

列传一百八十三

吴文镕 潘铎 邓尔恆

吴文镕，字甄甫，江苏仪徵人。嘉庆二十四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屡膺文衡，称得士。六迁为翰林院侍读学士。督顺天学政，剔弊清严，在任累擢詹事、内阁学士。召回京，署礼部侍郎，寻实授。调刑部，兼署户部侍郎。迭命偕大学士汤金钊赴安徽、浙江、江苏及南河按事。道光十九年，出为福建巡抚，时方严烟禁，英吉利窥伺沿海，偕总督邓廷桢筹防，敌兵至，不得逞，二十年，调湖北巡抚，未行，暂护闽浙总督。明年，入觐，改江西巡抚。值岁祲，力筹抚恤，裁减漕丁陋规。在江西数年，举廉惩贪，吏治清明。捕教匪戴理剑等，及南安、赣州会匪，并置诸法。

二十八年，调浙江巡抚。入境过衢州，廉得游击薛思齐贪劣，劾戍新疆；又劾不职县令五人。因官多调摄，徒烦交代，政无考成，奏革其弊，风气为之一变。以覈办清查，本省官吏不可信，请简派户部司员来佐理，诏不许。未几，命偕侍郎季芝昌清查浙江盐务，奏筹变通章程以专责成，除浮费为要务，盐课日有起色。浙东渔山岛为盗藪，檄水师捕获百余人，毁其巢。二十九年，大水，文镕以遇灾恐惧，上疏自劾请罢，诏以其言近迂，严斥之。文镕亲赴嘉、湖诸属察灾轻重，力行赈抚。秀水令江忠源勤廉称最，治赈治盗及塘工皆倚办，以忧去。文镕叹曰：“贤如江令，可令其无以归葬乎？”自支养廉五百两

畀之，奏办赈功，以忠源首列。三十年，海塘连决，文镕驰勘，落水几殆，自劾疏防，革职留任。塘工竣，复职。

擢云贵总督。咸丰元年，入觐，文宗甚重之，嘉其忠诚勇於任事，勛以察情伪，惜身体，文镕益感奋。永昌边外夷匪肆掠，久不靖，文镕至，檄土守备左大雄深入搜捕，擒斩数百，匪遁雪山外。粤匪日炽，文镕疏论提督向荣冒功托病，恐误军事，诏选将才，奏保游击巴扬阿等九人。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治团练剿土匪，令得便宜从事，疏荐之。江忠源在广西军中，文镕致书曰：“永安贼不灭，若窜湖南，不可制矣！”二年，调闽浙总督，未行，而粤匪果由湖南北窜，破武昌。三年春，遂踞江宁，东南大震。云南永昌回匪亦蠢动，文镕调兵扼险，亲驻寻甸督剿。

寻调湖广总督。粤匪方自下游上窜，连陷黄州、汉阳。文镕九月抵任，是日田家镇诸军失利，武昌戒严，城昼闭，居民一夕数惊。巡抚崇纶欲移营城外为自脱计，文镕誓与城存亡，约死守待援，议不合。贼已逼城，文镕坐城上激励将士，守数旬，围解。崇纶转以闭城坐守奏劾，诏促进复黄州。文镕方调胡林翼率黔勇来会剿，又约曾国藩水师夹攻，拟俟两军至大举灭贼。崇纶屡龇之，趣战益急。文镕愤甚，曰：“吾受国恩厚，岂惜死？以将卒宜选练，且冀黔、湘军至，收夹击之效。今不及待矣！”四年正月，督师进薄黄州，屯堵城。大雪，日行泥淖，拊循士卒，而辘粮不时至。贼分路来犯，都司刘富成击却之。贼复大至，文镕挥军力战，后营火起，众溃，投塘水死之。崇纶奏称失踪，署总督台涌至，乃得实以闻。诏依总督阵亡例赐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文节，祀京师昭忠祠。

逾数月，曾国藩进兵黄州，访询居民，备言战歿状，皆流涕。於是疏陈当时无水师，不能制贼。文镕筹置之难，为崇纶

倾陷牵掣，以至於败；且讳死状，欲以诬之。文宗震怒，逮崇纶治罪，文镕志节乃大白。同治中，湖北请建专祠。

潘铎，字木君，江苏江宁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散馆改兵部主事，充军机章京。洊升郎中，迁御史。二十年，出为湖北荆州知府，擢江西督粮道。历广东盐运使、四川按察使、山西布政使，署巡抚。

二十八年，擢河南巡抚。时议漕粮酌改折色，铎疏言：“户部有南漕折价交河南等省采买之议，是他省且须在河南采买。若将本省额徵之米分别改徵折色，於政体两歧，於仓储有损无益。河南历年办运踴跃，一经改徵，转滋流弊，循旧章为便。”议遂寝。贾鲁河经祥符朱仙镇，为商贾舟楫所集。自黄河决於中牟，贾鲁河淤塞，责工员赔濬，久未复。铎勘镇街南北淤最甚，议大濬，请率属捐银五万两兴办；又奏择要增培沁河民堤以资捍御；并如所请行。咸丰元年，坐所荐陈州知府黄庆安犯赃，降二级调用，授山西按察使。二年，迁湖南布政使。粤匪方由湖南北窜，汉阳、武昌相继陷，巡抚张亮基擢署总督，以铎暂代之，命赴岳州督防。三年，巡抚骆秉章至，乃以病乞罢，许之。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疏荐，诏赴山西会办防剿事宜。寻因前在湖南布政使任内岳州等城失守，下部议，俟补官日降二级调用。复以病乞退，居山西久之。

十一年，予二品顶戴，起署云贵总督。云南回、汉相仇，稔乱已久。巡抚徐之铭倾险，挟回自重，总督张亮基为所齟齬去。布政使邓尔恆擢陕西巡抚，行至曲靖，之铭嗾副将何有保遣党戕害，以盗杀闻，命铎往治之。亮基亦被命赴滇督办军务。时之铭已为回众所挟持，所陈奏多夸诞，莫可究诘。铎、亮基先后取道四川，与骆秉章筹商，冀资其兵力以规进取。四川乱亦未平，遽不得要领。滇将林自清为亮基旧部，与回众不协，

率所部入川。之铭虑亮基至於己不利，嗾回众扬言拒之，亮基益观望。铎秉性忠正，诏屡敦促，命赴贵州按事，遂由黔入滇，仅从仆数人。在途或以危词相怵，不之顾。

同治元年九月，抵任，治邓尔恆被戕之狱。何有保已前死，捕凶犯诛之。见抚局初定，省城稍安，屡密疏陈：“徐之铭尚能抚回，被劾各款，请俟张亮基到后会同查办。”又云：“马如龙求抚出於诚心，岑毓英鯁直有战功，加以阅历，乃有用之材。”铎意欲因势利导，徐图补救。於是诏亮基移署贵州巡抚，滇事专责铎与之铭，盖羁縻之也。回人掌教马德新，之铭所谄事。初见铎貌为恭顺，后渐跋扈。武职多越级僭用翎顶，之铭所擅赏，铎面斥之。元新营参将梁士美乃临安土豪，不与回教联和。马如龙誓欲剿灭，铎不可，强出师，与岑毓英同败归，欲添调兵练，铎复阻之。回绅田庆馀议设公局，通省粮赋税釐悉归之，文武职官亦由公举，铎以非政体斥止，由是马如龙等皆不悦。

马荣者，迤西回酋杜文秀之党，之铭檄署武定营参将。二年正月，荣忽率二千人至省城，踞五华书院，铎令出，迁延三日，乃亲往谕遣，荣抗恣不听，其所部回练遽攒刺，铎临殒骂不绝口。云南知府黄培林、昆明知县翟怡曾同被害。荣遂纵兵大掠，官衙民居悉遍。惟岑毓英勒兵守藩署，之铭遁往潜匿。越两日，毓英始殓铎尸。回众拥马德新为总督。马如龙在临安，闻警驰至，马荣已率众携所掠散去。如龙杀馀匪数十人及附乱者百馀，谓马德新不当为总督，取关防授之铭兼署。之铭以巡抚让如龙，如龙不受，遂令署提督，一切拱手听之。事闻，诏嘉铎“万里赴滇，不避艰险，见危授命，大节懔然”。依总督阵亡例赐恤，赠太子太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入祀云南昭忠祠，谥忠毅。子四人，并录授京职。

当铎之亲谕马荣也，约之铭同往，竟不至。事定，疏奏谗为杜文秀勾结武定匪犯省城，又讳匿马荣委署参将事。论者谓荣之为乱，之铭实与知之。於是褫之铭职，听候治罪。授劳崇光总督，贾洪诏巡抚，皆不能至。云南军事分隶於马如龙、岑毓英，崇光驻贵阳遥制之，至五年，始入滇履任。马荣已先为如龙等剿除，之铭亦死，迄未就逮云。

邓尔恆，字子久，江苏江宁人，总督廷楨子。道光十三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出为湖南辰州府知府。父忧，服闋，补云南曲靖府。平寻甸叛回马二花，弥勒土匪吴美、朱顺，招抚昆阳回匪，甚有声绩，擢盐法道，累迁按察使、布政使。咸丰十一年，擢贵州巡抚，未行，调陕西。徐之铭袒回，营将多与通。副将何有保者，之铭私人，尤不法。虑尔恆入覲发其罪，讽有保害之以灭口。尔恆互行次曲靖，宿於知府署。有保使其党史荣、戴玉棠伪为盗，戕之，掠其行橐。有保索所劫物不得，执拷二人。玉棠潜逸，纠党攻杀有保。铎至，擒二人诛之。诏尔恆依阵亡例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文愬。

论曰：吴文镛由卿贰出膺疆寄，凡十馀年，风采严峻，时推其治行亚於林则徐。潘铎亦负端人之望。二人者晚任艰危，并受事於岌岌之日，守正不阿，尽瘁完节，不可复以成败苛论矣。其死也，皆由同官所构陷。国家於岩疆要地，督抚同驻，岂非以资钤制，备不虞哉！然推谗牵掣，因之而生；甚且倾轧成衅，貽祸封疆。楚、滇覆辙，盖其昭著者也。至光绪中，其制始改焉。

列传一百八十四

陆建瀛 杨文定 青麟 崇伦 何桂清

陆建瀛，字立夫，湖北沔阳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直上书房，洊迁中允。大考擢侍讲，转侍读。二十年，出为直隶天津道，累擢布政使。时英吉利扰浙江，沿海戒严，徵西北兵聚畿辅，建瀛供防军，处善后，皆应机宜。所历有名绩。

二十六年，擢云南巡抚，俄调江苏。先是，南漕缺额，部议设局江苏，官民捐米运京以裕仓储。当陶澍抚苏，即以漕河费钜病国，议行海运，官吏争挠之，暂行辄罢。至是建瀛与两江总督壁昌主海运甚力，合言其便，议苏州、松江、太仓白粮改由海运，从之。后复推至常、镇诸府。二十九年，廷臣会议南漕改折，建瀛与总督李星沅极言其窒碍，事遂不行。

擢两江总督。值大水，民饥，招徕米商，筹议抚恤，并疏消积水，请筹拨帑一百五十万备赈。吴城六堡河决阻运，命偕侍郎福济往勘，疏陈通筹湖、河大势，添塘避傍，对坝逼溜，攻刷海口各事宜，并如议行。淮盐积敝，自陶澍创改淮北为票盐，稍稍苏息；而淮南擅盐利久，官吏衣食於盐商，无肯议改者，建瀛悉其弊。会淮南盐大火於武昌，官商折阅数百万，课大亏，引滞库绌。三十年，乃疏请立限清查运库，并统筹淮南大局，改订新章十条，务在以轻本敌私，力裁繁文浮费。鸿臚寺少卿刘良驹亦请变通淮南旧章，仿淮北行票法，与建瀛所议

同。方施行矣，而给事中曹履泰奏请复根窝旧制，御史周炳鉴言淮南改票不便，并下建瀛议。覆疏辨驳详至，文宗颔之，诏综斡全局，除弊兴利，以裨国计。建瀛议於扬州设局收纳，以清运署需索之源；於九江等处验发，以清楚西岸费之源。正杂钱粮并纳，则课额不亏；新旧商贩一体，则引额无缺。灶私场私，专责江南；江私邻私，兼责各省；而以徠商贩，积帑赋，自总其成。由是夺官吏中饱岁百馀万，谗谤丛作，建瀛锐自发舒，不之恤。朝廷信任益专，命有掣肘挠法者罪之。湖北盐道邹之玉沿用整轮，江西盐道庆云强索月给，湖北同知劳光泰作移岸三论，刊板传播，并劾罢之。

咸丰元年，河决丰北，命建瀛往勘，奏请以工代赈，偕南河总督杨以增督工。二年，以盛涨停工，降四品顶戴。

是年秋，粤匪洪秀全犯湖南，越洞庭而北，势张甚。建瀛犹在丰工，疏上战守事宜，文宗嘉之，谕以审度军情，如须亲往，可速筹方略，不遥制。既而汉阳、武昌相继陷。十二月，复建瀛头品顶戴，授钦差大臣，督师赴九江上游扼守。建瀛由工次还江宁，徵调仓猝。三年正月，贼弃武昌，蔽江东下，建瀛欲行，或谓贼锋锐难骤当，建瀛尚轻之，檄寿春镇总兵恩长为翼长，领标兵二千当前锋，自率兵千馀进次九江。恩长猝与贼遇，战死江中，师大溃。建瀛途逢溃卒白败状，从兵尽骇。江西巡抚张芾壁九江，亦引军退走，贼遂陷九江。建瀛驾小舟经小孤山不敢留，过安庆，巡抚蒋文庆邀之，不入；径回江宁，收芜湖、太平兵屯东西梁山，闭城为守御计。布政使祁宿藻故不满建瀛，面责之。将军祥厚兵防内城，无任战守者。建瀛大窘，称疾谢客者三日。於是祥厚、宿藻等疏劾建瀛弃险失机，进退无据，并及江苏巡抚杨文定违旨去江宁，上大怒，谕曰：“陆建瀛一战兵溃，不知收合馀烬，与向荣大军协力攻击；并

不力守小孤山，扼贼入皖之路；又不亲督兵据守东西梁山，以障金陵。仓皇遁归，一筹莫展，以致会垣惊扰，士民播迁。杨文定藉词出省，张皇自全，罪均难逭。建瀛已革职，交祥厚拿问，解刑部治罪。”寻籍其家，革其子刑部员外郎锺汉职。时建瀛收兵乘城，阅十三日，城破遇害。事闻，诏建瀛尚不失城亡与亡之义，复总督衔，如例议恤，并还其家产。御史方俊论之，乃撤恤典。

建瀛才敏任事，喜宾礼名流，又善事要津，多为延誉，由是闻望益起，朝寄日隆。乃昧於军旅，略无宿备，一败失措，名城陷为贼窟，糜烂东南，遂独撓天下之重咎云。子锺汉，后官江苏知府，咸丰十年，在军治粮饷，遇贼江阴，死之，赠太仆寺卿。

杨文定，安徽定远人。道光十三年进士。由刑部主事洊升郎中，出为广东惠潮嘉道，累擢江苏巡抚。咸丰三年，文定奏江南兵力柔脆，节经徵调，城内兵单，请济师，命山东兵二千赴援。未至，奉命守江宁，闻建瀛兵败，退守镇江。江宁陷，贼分党犯镇江，副都统文艺集兵七百守陆路，文定自率艇船八、舢板十二泊江中，贼至不能御，镇江复陷，退江阴，诏革职逮治，论大辟。六年，减死遣戍军台，寻歿。

青麟，字墨卿，图们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道光二十一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中允。大考二等，擢侍讲。五迁至内阁学士。督江苏学政有声。咸丰二年，擢户部侍郎。学政任满，命督催丰北塞决工程。三年，回京，复出督湖北学政，调礼部侍郎。

时粤匪由江西回窜湖北，青麟按试德安，闻警停试，督率知府易容之募乡勇筹防守，府城获全。疏陈军事，请湖北、江西、安徽三省合剿，以期得力。四年，授湖北巡抚。城中兵仅

千人，荆州将军台涌署总督，未至；而贼由黄州进至汉阳、汉口，渡江欲扑武昌。青麟督总兵杨昌泗、游击侯凤岐与副都统魁玉水陆合击，却之；复败之豹子海、鲁家港，毁贼垒五。已而贼扑塘角、鲇鱼套，逼攻省城，青麟武胜门督战，城中忽火起，土匪内应，兵尽溃，遂失守。青麟将自经，众拥之趋长沙，折赴荆州。

初，文宗闻其出家赏犒军，甚嘉之，至是愤武昌屡失，弃城越境，罪尤重，诏曰：“青麟简任封圻，正当贼匪充斥，武昌兵单饷匱。朕以其任学政时保守德安，念其勤劳，畀以重任。省垣布置，屡次击贼获胜。八十馀日之中，困苦艰难，所奏原无虚假，朕方严催援兵接应。六月初间，魁玉、杨昌泗等连破贼营，但能激励力战，何致遽陷？婴城固守，解围有日，犹将有功论功。纵力尽捐躯，褒忠有典，岂不心迹光明？乃仓皇远避，径赴长沙，直是弃城而逃。长沙非所辖之地，越境偷生，何词以解？若再加宽典，是疆臣守土之责，几成具文，何以对死事诸臣耶！朕赏罚一秉大公，岂能以前此微劳，稍从末减？俟到荆州时，交官文传旨正法。”遂弃市。

逾数月，曾国藩复武昌，奉命查历任督抚功罪，疏言：“武昌再陷，实因崇纶、台涌多方贻误，百姓恨之，极称吴文镕忠勤爱国，於青麟亦多恕辞。查文镕既没，青麟帮办军务，崇纶百端龃：求弁兵以护卫，不与；请银两以制械，不与；或军务不使闻知，或经旬不得相见。自贼踞汉阳、汉口，纵横蹂躏，庐舍荡然。百姓尚恃有青麟督兵驱逐，出示怜民。崇纶则并此无之矣。”疏入，乃斥罢台涌，论崇纶罪。

崇纶，喜塔腊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内阁贴写中书充军机章京，洊升侍读。出为陕西凤邠道，调直隶永定河道，历云南按察使、广东布政使。

咸丰二年，擢湖北巡抚，时武昌方为贼踞，次年春，贼弃武汉东下，分扰江南、江西，崇纶始抵任。既而贼复上窜，陷兴国州田家镇，进黄州。崇纶疏言：“武汉民迁市绝，饷乏兵单。请移内就外，以剿为先。”未几，贼犯汉阳，窥武昌。总督吴文镕初至，与崇纶意相迁。及贼退，崇纶遂以闭城株守劾之。文宗虑两人不能和衷，且债事，命文镕出剿，而责崇纶防守。文镕率师薄黄州，崇纶运输饷械不以时，惟促速战。四年正月，文镕兵败，死之。崇纶自请出剿，谋脱身走避，文宗烛其隐，不许。会丁忧，青麟代之，仍命崇纶留湖北协防。又以病乞罢，上怒，褫其职。六月，武昌陷，崇纶先一日出走，径往陕西。及曾国藩论劾，命逮治。服毒自尽，以病故闻。

何桂清，字根云，云南昆明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赞善，直南书房。五迁至内阁学士。二十八年，擢兵部侍郎，以忧去，服闋，补原官，调户部。咸丰二年，督江苏学政。粤匪扰江南，桂清疏陈兵事，劾疆吏巽奕债事，侃侃无所避，文宗奇之。四年，调仓场侍郎，旋授浙江巡抚。

自贼踞江宁，东南震动。安徽徽州、宁国二府为浙江屏蔽，桂清严防要隘，别遣一军屯守黄池，扼苏、浙之冲，贼来犯，会提督邓绍良击卻之。五年，檄道员徐荣剿贼黟县、石埭，战颇利，贼众大至，徽勇溃走，荣众寡不敌，遂战歿。桂清因言徽、浙唇齿，宜主客一心，事乃济。疏入，谕戒地方官吏不分畛域。时贼陷徽州各属，桂清檄知府石景芬、副将魁龄等，攻复徽州府城及休宁，分布所部於昌化、於潜、淳安，杜贼来路。安徽巡抚时移驻庐州，徽、宁二郡悬绝江南，不能遥制，命桂清兼辖之。江西贼侵入浙境，陷开化，犯遂安，桂清檄邓绍良等合击之，贼退徽境。周天受、石景芬等连复黟县、石埭。桂清疏请添改镇道员缺，俾专责成，以石景芬为徽宁池太道；豫

祺为总兵，不得力，复以江长贵易之。又用桂清议，命前侍郎张芾驻皖南治团练，督办徽、宁防务，寻命兼顾浙江衢、严两郡，与桂清协力制贼。六年，檄邓绍良、秦如虎、都兴阿等合攻宁国，别遣江长贵击败赣贼之袭太平者，连捷，克宁国府城。朝廷益嘉桂清，思大用之。

杭州知府王有龄最为桂清倚用，擢权运、臬两篆，为通判徐徽讦控。桂清覆奏，辞悻悻，被诘责。遂以病乞罢，诏慰留之。会两江总督怡良解职，文宗以筹饷事重，难其人，大学士彭蕴章荐桂清饷徽军无缺，可胜任。七年春，命以二品顶戴署两江总督，寻实授。力荐王有龄，擢任江苏布政使，专倚饷事。江宁久为贼窟，总督驻常州，军事由将军和春主之，而提督张国樑为帮办，前督怡良但任运馈而已。桂清屡疏陈方略称旨，谕飭和春和衷商酌。是年冬，克镇江，以济饷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年春，又因克九洲洲，晋太子太保。桂清意气发舒，倚畀益重，甚负时望。

大军屡捷，合围江宁，贼势窘蹙，四出求援。伪忠王李秀成乃谋窜浙，分大军之势，由安徽广德径趣杭州。仓猝城陷，惟将军瑞昌守驻防内城未下，诏促桂清、和春遣军速援。於是檄提督张玉良率兵驰赴，至则内外夹击，贼遽走。临安、孝丰、安吉诸城相继复。诏嘉桂清功，予优叙。时贼已围金坛，陷江阴，遣总兵马得昭、熊天喜、曾秉忠，副将刘成元水陆分路御贼，兵分益单。贼乃合众十馀万出建平、东坝，一由东坝趋江宁，一由溧阳窥常州，桂清闻之，几失所措。会马得昭、周天孚分援苏、常，贼已趋金坛，陷句容。句容为大营后路，自此隔绝。张玉良回军抵常州，和春飞檄调援大营，桂清留勿遣，复调马得昭，亦莫之应。王有龄已擢浙江巡抚，贻书桂清戒勿离常州一步，且曰：“事棘时危，身为大臣，万目睽睽，视以

动止。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。”盖规之也。

会大雨雪，大营兵冻馁，索饷不得，乃譟乱，相率尽溃。和春、张国樑退守丹阳。桂清疏陈：“丹阳以上军务，和春、张国樑主之；常州军务，臣与张玉良主之。”部署稍定，即进规溧阳，而贼已迳犯丹阳，国樑死之，和春奔常州，桂清大惊。总理粮台查文经等希其意，请退保苏州。桂清即疏陈军事付和春，自驻苏州筹饷。将行，常州绅民塞道请留，从者枪击，死十余人，始得脱。张玉良留守，寻亦走。士民登陴，数日城陷，屠焉。桂清至苏州，巡抚徐有壬拒勿纳，疏劾其弃城丧师状。和春退至无锡，伤殒。桂清托言借外兵，遂之上海。苏州亦陷，有壬殉之，遗疏再劾桂清，诏褫职逮京治罪。

会各国联军犯京师，车驾幸热河，迁延两年。王有龄及江苏巡抚薛焕皆其故吏，叠疏为乞恩，不许。言官数劾奏，同治元年，始就逮下狱，谳拟斩监候。大学士祁俊藻等十七人上疏论救，尚书李棠阶力争，谳乃定。桂清援司道稟牍为词，下曾国藩察奏。国藩疏言：“疆吏以城守为大节，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。大臣以心迹定罪，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。”是冬，遂弃市。

桂清由侍从出任疆事，才识明敏。在两江值英吉利构衅，迭陈应付之策。偕大学士桂良等议税则，多中肯綮，亦不能尽用其言。晚节败裂，误国殄民，虽廷议多有袒之者，卒难挠公论云。

论曰：陆建瀛、何桂清皆以才敏负一时之望，膺江表重寄。建瀛当军事初起，不能预有规画，临事仓皇。桂清无料敌之明，又失效死之节。二人者身名俱陨，罪实难辞。青麟受事於危急之秋，艰难支柱，终以越境被诛，论者犹有恕词焉。

列传一百八十五

宗室祥厚 霍隆武 福珠洪阿 恩长 陈胜元 祁宿藻 陈克让
刘同纓 瑞昌 杰纯 锡龄阿

宗室祥厚，隶镶红旗，袭骑都尉世职，授銮仪卫整仪尉。累擢镶红旗蒙古副都统，历山海关、熊岳、金州副都统。道光二十八年，擢江宁将军。

咸丰三年正月，粤匪既陷武昌，两江总督陆建瀛赴上游督师，祥厚偕江苏巡抚杨文定留守江宁。贼已蔽江而下，寿春镇总兵恩长战歿，建瀛遽退，文定亦不候旨迳赴镇江。祥厚偕副都统霍隆武、提督福珠洪阿、布政使祁宿藻疏言：“督臣藉口江宁吃紧，赶回布置，沿途险要，并不屯扎，上驶师船，一概撤回，专守水路之东西梁山。芜湖为江苏门户，亦不设防。十八日只身抵省，遂致阖城惊扰。臣等函劝速统舟师迎击，乃督臣晏坐衙斋，三日不覆。抚臣执意移驻镇江，挽留不顾，民情加倍惊惶。自今固结民心，尚恐缓急难恃；若任其纷纷迁徙，土匪因而窃发，奸细尤易勾结。是未御外侮，将成内变。现在督抚臣首鼠两端，进退无据，以致省城震动。虽有旗兵志切同仇，无如兵力太单。贼船顺流下窜，朝发夕至，守御万分紧迫，督同道府等官及八旗协领，激励官兵，安慰居民，竭尽血诚，认真办理。请飭琦善、陈金绶迅速绕出贼前，协力堵剿，以固省城根本，维持南北大局。”疏入，诏逮建瀛治罪，命祥厚兼署总督，与霍隆武、福珠洪阿、祁宿藻悉心防御，以在籍前广

西巡抚邹鸣鹤熟悉贼情，命同筹办。

江宁城周九十六里，合旗、汉兵仅五千，城外江宁镇、龙江关、上河分驻乡勇不及三千，临时召募，皆不足恃。贼过芜湖，福山镇总兵陈胜元率舟师战歿，遂无御者，长驱直抵城下，四面环攻。守逾旬，贼於仪凤门穴地轰城，倾十馀丈，复由水西门、旱西门、南门缘梯而登，城遂陷。祥厚偕霍隆武敛兵守驻防城，妇女皆助战，逾日亦陷。祥厚手刃数贼，身被数十创，死之。事闻，赠太子太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勇。入祀京师昭忠祠，於江宁建专祠，死事者附祀焉。

霍隆武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福州驻防。由武举前锋校历官福建水师旗营协领。咸丰元年，擢江宁副都统。贼围城，偕祥厚登陴固守，历十馀昼夜，外城陷，同守内城，策马督战，受伤堕，力竭阵亡，赠都统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果毅。

当时驻防旗兵战最力。锡龄额者，事母孝，将军本智异之，擢为参领。曰：“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门。”事急，戒其妻：“国家豢养，无所报；脱不利，当阖门死。”自守城，即不返家，举室皆殉。炳元，官佐领，勇力冠军。仪凤门之陷，率死士奋斗，贼为之卻，忽有狙击者，殒於阵。贼破内城，屠戮尤惨，男妇几无子遗。

福珠洪阿，苏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副都统佛安子。由銮仪卫整仪尉累擢总兵，历镇箴、伊犁、西宁、天津诸镇。道光末，授江南提督，调陕西。粤匪起，江南筹防，仍调回旧任，驻守省城，所部兵仅数百人。地雷发，迎击於城缺，斩悍贼，而诸门先后破。贼四面至，往来巷战，死之。赠太子少保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壮敏。

恩长，赫舍里氏，满洲镶红旗人。由亲军、十五善射，累

迁安徽宁国营副将。道光中治江防，被奖。累擢寿春镇总兵。初率兵守安庆，陆建瀛赴九江上游，调充翼长，为军锋。与贼战江中，毁贼船三十馀艘，众寡不敌，死之。赠提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武壮。

陈胜元，福建同安人。由行伍历官福建参将。捕洋盗有功，累擢江南福山镇总兵。率水师防江，贼至太平四合山，迎击，追至芜湖，中砲落水，死之。赠提督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刚勇。

祁宿藻，字幼章，山西寿阳人，大学士俊藻弟也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以召对受宣宗知，特简授湖北黄州知府，调武昌。连年大水，城几没，堵御获全。治急赈，煮粥施钱及衣棺药饵，全活灾民甚众，政声最。超擢广东盐运使，迁按察使，又迁湖南布政使。会韶州数县土匪起，诏留宿藻督兵往剿，七战皆捷，匪首就擒。事平，赐花翎。调江宁布政使。咸丰元年，河决丰北，山东、江北皆被水。大学士杜受田奉命临赈，疏请以宿藻督办江北赈务，章程出其手定，奏颁两省行之。

及粤匪将东下，宿藻驰返江宁，括库储治军械，尽移兵精及南门外商市囤米入城，号召义勇之士备战守。见督抚仓皇失措，各存意见，劝谏不听，乃偕祥厚等密疏上闻。建瀛既被罪失众心，宿藻独任事，贼至，力疾登陴指挥，历三昼夜，城大兵单，援师不至，知事不可为，在城上呕血数升，卒。文宗悼惜，加等优卹，赠右都御史，廕一子以知州用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兄俊藻遣寻其遗柩，得之城北僻地。曾国藩以闻，请附祀祥厚专祠，追谥文节。当城陷时，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、江安粮道陈克让、江宁知府魏亨逵、同知承恩、通判程文荣、上元知县刘同纁、江宁知县张行澍同死之。

克让，奉天承德人。道光三年进士，授吏部主事。累擢四

川綏远知府，调成都。咸丰元年，擢江安粮道，居官清正。贼将至，或劝以督运出。克让曰：“江宁东南都会，失则大局危。去将焉往？”又请徙其孥，其妻泣曰：“去为民望，不如死！”宿藻死而不瞑，克让抚之曰：“库尚有储金，当募死士以成君志。”克让守清凉山，督兵战，殒於阵。弟克诚，子松恩，同遇害。妻李，自经死。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本籍请建专祠，追谥忠节。

同纓，江西石城人。拔贡。历官盐城、泰兴、江浦、上元、六合、江宁诸县，皆有声。江宁治防，储粮练团，胥赖其力。贼初至，假向荣书请入城，同纓察其诈，却之。砲裂城，率死士御击复完。及城陷，赋绝命词，投水死，恤典加等，赠道衔，谥武烈。

瑞昌，字云阁，钮祜禄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六世祖敖德，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。瑞昌由拜唐阿授銓仪卫整仪尉，累迁冠军使。道光二十九年，擢正白旗汉军副都统，历金州、吉林副都统。

咸丰三年，擢杭州将军，未之任，率盛京兵赴淮、徐，专办山东防剿。寻从僧格林沁、胜保剿贼畿辅。四年，连战静海、河间、东光。五年，会攻连镇，扼河西，毁贼巢木城。贼首林凤祥就擒，被诏嘉奖，命赴本任。十年二月，粤匪由广德入浙境，省城兵单，分防湖州、孝丰、馀杭。贼分股突犯杭州，瑞昌令副都统来存出武林门御之，自守钱塘门，偕巡抚罗遵殿布置甫定，贼已麇至，纵火扑城。越十日，地雷发，城陷。瑞昌率旗兵迎击於涌金门，杀伤相当。退守驻防子城，贼屡攻，力拒却之。相持六日，会张玉良率援兵至，夹击，贼弃城走，遂复杭州，特诏嘉奖，赐黄马褂，予二等轻车都尉世职。

既而江南大营溃，常、苏两郡陷。张玉良以罪黜，命瑞昌

总统江南诸军，江长贵副之，规复苏州，而贼已陷长兴、武康，复谕先顾杭城，再图进取。嘉兴寻为贼踞，命瑞昌督张玉良往攻，亦未果。十月，贼陷富阳、馀杭，复扑杭州，瑞昌亲督副都统杰纯、副将吴再升击走之。十一年，贼势益张，由嘉兴进陷石门，湖州亦被围，浙东诸郡相继失守。自绍兴为贼踞，杭州愈危，遂被围，瑞昌偕巡抚王有龄婴城固守逾两月。张玉良战城下，伤殒，军心益涣。外援不至，粮道皆绝。瑞昌忧愤成疾，旗兵精壮多伤亡，乃集将校，誓死报国，家给火药。及城陷，瑞昌先举火自焚，阖营次第火起，同死者，杭州副都统关福及江苏粮储道赫特赫纳以下男妇四千余人。事闻，诏优恤，赠太子太保，晋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壮。入祀京师昭忠祠，杭州建专祠，死事者附祀焉。

同治三年，杭州复，左宗棠奏瑞昌妾吴，於城破时挈两幼子绪成、绪恩出走失散。事定，寻得绪恩，护送回京。诏念瑞昌忠烈，命本旗传交其长子内阁中书绪光收养，饬宗棠购访绪成下落，迄未得。后以两世职并为三等子爵。

杰纯，布库鲁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杭州驻防。由骁骑校累迁协领。忠勇得士心，为瑞昌所倚。杭州初破，瑞昌欲自刭，杰纯与副都统来存言贼以偏师疾至，未有后继，犹可力保驻防城以待外援，瑞昌从之，乃登陴守御。杰纯当武林门，日与贼战，长子前锋校纳苏铿阵亡，不之顾，殓其尸，不哭，曰：“汝先得所归矣！”及援兵至，怒马突出，贼披靡，追击出城十里外。以复城功，赐花翎。擢宁夏副都统，留浙协同团练大臣统率练勇，出省复富阳。是年冬，贼复犯杭州，迎剿於观音桥，手刃数贼，率西湖水勇截击，斩馘甚众，又连破扑城之贼，追至留下，进克馀杭，赐号额腾伊巴图鲁。调授乍浦副都统，仍留防省城。

十一年，城再陷，杰纯战一昼夜，所部伤亡略尽，遣次子出避，以存宗祀，阖门自焚，独策马入贼阵，死之。诏嘉其一门忠烈，依都统例赐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杭州、乍浦并建专祠，子妇孙仆皆附祀。后复加恩入祀京师昭忠祠，谥果毅。擢次子固鲁铨知府，改归京旗。

锡龄阿，扎哈苏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荆州驻防。以佐领率兵从战沔阳、监利、潜江、应城、汉阳、宜昌。积功累擢福州副都统，调乍浦副都统。十一年，贼来犯，督兵出战，城中内应起，折回巷战，全军皆没，与两子荣辉、荣耀同殒於阵。赠都统衔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武烈，入祀京师昭忠祠。嗣以荆州绅民感念保境功，请建专祠。子荣辉、荣耀并予云骑尉世职。

论曰：清制，行省要区置旗兵驻防，其尤重都会，兵额多者，以将军领之。盖监制疆臣，备不虞也。承平恬嬉，非复国初劲旅，小有变动，可资镇慑；钜寇燎原，力不足以御之。江南之失，误於陆建瀛不预设防。祥厚仓猝专任，以孤城当方张之寇，宁有幸焉。杭州初陷，贼仅偏师，故瑞昌能守内城以待援；及苏、常既失，辅车无依，终不能保，大势然也。然二人者，皆能以忠义激励，城亡与亡，妇孺皆知效死，烈已！祁宿藻孤忠尽瘁，杰纯智勇能军，并一时杰出之才。炎冈同烬，世尤惜之。

列传一百八十六

吕贤基 邹鸣鹤 戴熙 汤贻汾 张芾 黄琮 陶廷杰 冯培元
孙铭恩 沈炳垣 张锡庚

吕贤基，字鹤田，安徽旌德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、给事中，持正敢言，数论时政得失，多所采用。文宗即位，应诏上封事，请懋圣学，正人心，育人才，恤民隐，尤被嘉纳。迁鸿胪寺卿。咸丰元年，超擢工部侍郎。二年，以时事可危，疏请下诏求言，略曰：“粤西会匪滋事，二年以来，命将出师，尚无成效，甚至围攻省城，大肆猖獗。南河丰工未能合龙，重运阻滞，灾民屯聚，在在堪虞。河工费五百万，军需费一千馀万，部臣束手无措，必致掊克朘削，邦本愈摇。今日事势，譬之於病，元气血脉，枯竭已甚，外邪又炽，若再讳疾忌医，愈难为救。惟有开通喉舌，广觅良方，庶可补救万一。请特旨令大小臣工悉去忌讳，一改泄沓之故习，各抒所见，以期集思广益。”疏入，谕部院大臣、九卿、科道有言责者，各据见闻，直言无隐。

三年正月，命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及周天爵办理防剿事宜，贤基疏言：“江宁以东西梁山为要隘，必先扼守。庐州为江准门户，宜令重臣驻扎。巢湖出江当梁山上游，地方匪徒宜招抚，免为贼用，且可与梁山为犄角。”上嘉纳，不及施行，而安庆、江宁先后陷。奏调给事中袁甲三、知府赵昀帮办团练防剿，又调编修李鸿章等襄军事。偕周天爵疏言：“事

当分任。团练专令歼除土匪；牧令守本境，统帅剿贼，不得远驻百里之外，以免推诿。”上韪之。

安徽境内无大枝劲旅，团练亦散漫无可恃。七月，湖北败贼窜陷英山，扰太湖，分犯洪家埠，贤基檄游击庚音太、伍登庸击走之。八月，贼复自江西窜踞安庆，贤基赴舒城、桐城劝募团练，为官军声援。庚音太、伍登庸战歿於集贤关。贼犯桐城，绅士马三俊率练勇迎战失利，遂失守。已革按察使张熙宇退驻大关，贤基抗疏劾之。时方驻舒城，或告以无守土责，未辖一兵，贼锋甚锐，可退守以图再举。贤基曰：“奉命治乡兵杀贼，当以死报国。敢避寇幸免乎？”十月贼至，登陴守御，城陷，死之。

文宗初闻舒城失守，即曰：“贤基素怀忠义，必能大节无亏。”及奏上，深悼惜之，赠尚书衔，加恩於舒城建专祠，擢其子编修锦文以侍读用，赐银三千两，命锦文即日回籍治丧。予骑都尉世职，祀京师及本籍府城昭忠祠。后安徽请祀乡贤，特谕：“贤基品行端正，居官忠直，名副其实。”即报可。

邹鸣鹤，字锺泉，江苏无锡人。道光二年进士，云南即用知县。亲老告近，改发河南，署新郑，补罗山，有惠政。母丧，去官。巡抚程祖洛疏陈鸣鹤政绩，罗山绅民簪请保留河南，特旨允俟服阕以南、汝、陈、光四府州所属酌补选缺，异数也。

寻补光山，调祥符，擢兰仪河工同知，护开归陈许道。以治河劳，晋秩知府。历卫辉、陈州、开封。二十一年，河决祥符，水围省城，鸣鹤露宿城上，尽力堵御。有议迁省城於洛阳者，鸣鹤上议有六不可。钦差大臣王鼎等据以疏陈，乃决议坚守。凡历七十馀日，水退城安。论功，晋秩道员。二十三年，河决中牟，褫职留工，工竣，复原官，仍在工效力。丁生母忧，服阕，署彰卫怀道，寻授江西督粮道。文宗即位，诏举贤才，

户部侍郎侯桐、两江总督陆建瀛交章以鸣鹤荐，擢顺天府尹。

咸丰元年，擢广西巡抚。匪乱方炽，大学士赛尚阿督军事，鸣鹤课吏治，治团练，抚恤被兵灾民。二年，贼由永安突犯桂林，城中兵仅千人，仓猝防御，提督向荣驰援，民心始定。总兵秦定三等续至，鸣鹤以诸军无所统属，自请督战。分遣诸将击贼，相持月馀，贼百计攻城，屡卻。贼遂分窜，赛尚阿促向荣追击，鸣鹤坚留防贼回窜，互疏争。贼寻陷兴安、全州，入湖南，诏褫鸣鹤职，以守城功免治罪。

洎回籍，贼已陷武昌。三年正月，陆建瀛赴九江督师，疏请起鸣鹤筹办沿江防务。已病，或沮其行。曰：“此吾补过报国之日也！”建瀛旋退江宁，获罪，命鸣鹤与将军祥厚等筹商守御。建瀛见其病甚，欲为奏请还家养病，鸣鹤不可。及江宁陷，书绝命词曰：“臣力难图报称，臣心仰答九重。三次守城尽节，庶几全始全终。”遣人持付其子，自率队出，至三山街，贼见识之，曰：“此守桂林之邹巡抚也！”呼其名诟之。鸣鹤亦骂不绝口，被支解而死。事闻，赠道衔，赐恤。

同治初，江南既平，曾国藩疏陈鸣鹤生平政绩及殉节状，请加恩优恤。御史朱震言鸣鹤匿民居遇害，非临阵捐躯者比，请罢之。编修朱福基等复以鸣鹤被难闻见各殊，呈请下两江总督马新贻确查。新贻覆奏绅耆咸称鸣鹤协同防守，誓以身殉，骂贼被戕，无避匿民居之事。诏依巡抚例议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壮节。后祀河南名宦祠。

戴熙，字醇士，浙江钱塘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大考二等，擢赞善，迁中允。十八年，入直南书房。督广东学政，任满，请终养。二十五年，服阕，未补官，复督广东学政，累迁内阁学士。二十八年，授兵部侍郎，仍直南书房。

先是，广东因士民阻英人入城，相持者数年。至二十九年，英人慑於民怒，暂罢议。宣宗嘉悦，以为奇功，锡封总督徐广缙子爵，巡抚叶名琛男爵。会熙召对，论及之。熙言广东民风素所谙悉，督抚所奏，恐涉铺张，非可终恃，上不恠。寻命书扇，有帖体字，传旨申饬。越日，命南书房书扁额，内监传谕指派同直张锡庚，戒勿交写误字之戴熙。未几，罢其入直。熙知眷衰，称病请开缺，上益怒，降三品京堂休致。

咸丰初，诏举人才，尚书孙瑞珍以熙荐，召来京候简用，因病未至。粤匪踞江宁，浙江戒严。熙偕官绅劝谕捐输，举行团练。八年，粤匪由江西扰浙东，熙助巡抚晏端书筹调兵食，乞援邻境。援师至，贼未得逞，渐退。以治团练劳，加二品顶戴。杭州初有民兵八百人，又选锋数百，事缓，以资绌，减少半。十年，粤匪由安徽广德入浙，连陷数县，犯湖州、武康。熙以所部练勇付按察使段光清，会旗兵防独松、千秋等关。贼至，敛兵入城守。熙谓用兵无独守孤城之理，宜分营城外相犄角，又议乘贼初至迎击，皆未行。熙与弟焘助守西北隅，砲毙黄衣贼一人，贼遽退匿山后。众谓贼且遁，熙料其诈，侦之，果转赴西南。昼夜环攻，久雨，兵疲。贼於宋镇湖门故址穴地轰城，遂陷，熙赴水死之。弟煦、媳金、及甥王朝荣，同殉。事闻，赠尚书衔，建专祠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文节。弟煦，精算学，自有传。

熙雅尚绝俗，尤善画。当视学广东，陛辞，宣宗谕曰：“古人之作画，须行万里路。此行遍历山川，画当益进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后以直言黜。及殉节，遂益为世重。同时汤贻汾画负盛名，与熙相匹。亦殉江宁之难，同以忠义显，世称戴、汤云。

贻汾，字雨生，江苏武进人。祖大奎，官福建凤山知县，守城殉节，父荀业同死，见忠义传。贻汾少有俊才。家贫，以

难廕袭世职，授守备，累擢浙江乐清协副将。历官治军捕盗有声。尚气节，工诗画，政绩文章为时重。晚辞官侨居江宁。及粤匪炽，贻汾见时事日亟，语人曰：“吾年七十有七，家世忠孝。脱有不幸，惟当致命遂志，以见先人。”江宁筹防，大吏每有咨询，尽言赞画。城陷，从容赋绝命词，赴水死。事闻，文宗以其三世死事，特诏优恤，加一云骑尉，谥贞愍。

张芾，字小浦，陕西泾阳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迁庶子，直南书房。大考一等，擢少詹事，超迁内阁学士，督江苏学政。二十五年，授工部侍郎，任满回京，仍直南书房，调吏部。二十九年，督江西学政。文宗即位，应诏陈言，请明黜陟，宽出纳，禁糜费，重海防，上嘉纳。命按巡抚陈阡被劾各款，得实，罢之。阡亦许芾收受陋规，诏免议。

咸丰二年，调刑部侍郎。任满，留署江西巡抚，寻实授。时粤匪方围长沙，诏芾偕在籍尚书陈孚恩筹防。未几，岳州陷，芾驻守九江。三年正月，总督陆建瀛至九江，芾移守瑞昌，贼来犯，击走之，而九江遂陷，革职留任，退守南昌。贼既踞江宁，分股溯江而上。芾奏调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来援，甫至而贼船直抵城下，芾率官绅婴城固守，贼穴道轰城，坏而复完。总兵马济美战歿城外，赖江忠源迭战卻贼，被围凡三阅月，贼乃东走，由九江趋安徽。芾以守城劳，复原官。奏将将吏猥多，部议覈减，芾疏争，严旨切责。会因截留滇、黔铜铅银，又陈孚恩被劾，芾为申辨，上怒，褫芾职。

芾既罢，道梗不得归，侨居绍兴。贼窥徽、宁急，巡抚驻庐州不能兼顾。侍郎王茂蔭荐芾，乃命交和春、福济差遣。芾至，练团劝捐，以千人守徽州，提督邓绍良、总兵江长贵分扼要隘。五年，复休宁、石埭，予六品顶戴。六年，贼扰婺源、祁门，连破之於七里桥、屯溪口，徽境得安，加五品顶戴。是

年冬，贼复由江西窜踞休宁，击走之。母丧，夺情留军，命俟服阕后以三品京堂候补。七年，邓绍良战歿湾沚，祁门、婺源皆告急。遣参将王庆麟破贼於清华街，又击走祁门贼。九年，复婺源，贼西窜，授芾通政使，寻迁左副都御史。太平、石埭连战皆捷，诏皖南四府一州军务归芾督办。十年，贼复陷泾县、旌德，由绩溪进犯徽郡。芾督江长贵及知府苏式敬、道员萧翰庆，连克太平、旌德、石埭、泾县，而贼由江苏、浙江回窜，复连陷建平、广德、泾县。芾先以失机自劾，暂行革职留军，至是复自请治罪，遂命以皖南军事畀两江总督曾国藩，召芾还京，请回籍补持服，允之。

十一年，粤匪、捻匪合扰关中，起芾助治团练御贼。事甫平，而回匪乱作，连破数州县，逼省城，诏芾督办陕西团练，会同巡抚瑛棨防剿。瑛棨巽懦，计无所出，谓芾大臣有乡望，谕之宜可解。芾慨然率数骑往，历高陵、临潼至渭南仓头镇，晓以利害，回众颇感动。其酋任老五惧摇众心，噉党拥出折辱之，芾据地大骂不绝口，遂被支解。时同治元年五月十三日也。子师劬，往觅遗骸，仅得骨数节。事闻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文毅。命於省城、仓头镇并建专祠，随行遇害之临潼知县繆树本、山西知县蒋若讷及家属在泾阳被害者五十二人，从死仆人金榜等六人，并附祀。赐师劬举人。江西、徽州并建专祠，后祀江西名宦。

黄琮，云南昆明人。道光六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累擢兵部侍郎，以亲老乞养回籍。咸丰七年，云南回乱方炽，命琮偕在籍御史窦垵治团练。时饷绌兵单，疆臣主且剿且抚，而汉、回仇隙素深，团练骄悍不听约束，往往抚局将成，练勇擅杀降回，益纷扰。总督吴振械劾琮及窦垵办理失当，皆褫职。事稍定，振械疏陈纵容练勇诸事，皆出窦垵主持。琮当省城被

围时，登陴固守有劳，又劝捐出力，诏复原官。同治二年，逆回马荣诈降，入城戕总督潘铎，肆杀掠，琮遇害，赠右都御史。光绪中，巡抚潘鼎新为请，予谥文洁。

陶廷杰，贵州都匀人。嘉庆十九年进士，由编修迁御史、给事中。道光中，出为江苏苏松粮储道。历甘肃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，署巡抚。二十五年，休致。咸丰三年，贵州土匪起，命廷杰在籍会同地方官办理团练。六年，古州、黄平、都匀先后陷，廷杰率团练御贼，死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文节。

冯培元，字因伯，浙江仁和人。道光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，授编修，入直南书房。咸丰元年，改直上书房，授惇郡王奕劻读。二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讲。寻督湖北学政。数月中，连擢侍讲学士、光禄寺卿。

时粤匪已犯长沙，人情汹惧。培元幼孤，家贫，母何贤明苦节，抚之成立。及至湖北，将迎养。闻岳州陷，驰书止母行。母报曰：“如果有变，见危授命，大节不可夺。其遵吾教！”培元奉书，涕泣自矢。贼至攻城，培元偕在城文武登陴同守。城陷，投井死。三年正月，贼去，向荣率兵入城，有以告者，始出而殓之，尸如生。事闻，文宗以武昌之陷，阖城文武殉难，恤典特优，赠侍郎，建专祠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文介。后两子学瀚、学澧皆赐举人。

孙铭恩，字兰检，江苏通州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累迁詹事。咸丰二年，典试广东，还京，道出九江。粤匪已由岳州东下，陷汉阳。铭恩疏上江防十二事，下江南督抚施行。三年，连擢内阁学士、兵部侍郎，督安徽学政。

时安庆已为贼踞，故事，学政驻太平府，铭恩激励绅民，举行团练，捐廉为倡。溃兵时至，侮官劫市，铭恩谕以大义，稍定。四年，以父病请开缺省视，会有旨命偕在籍前南河总督

潘锡恩防守徽、宁，铭恩未之知也。疏入，文宗疑其规避，严旨切责，允其回籍，俟假满以三四品京堂降补。未逾月，贼犯太平，从者请避之。铭恩曰：“城亡与亡，以明吾心！”城陷，贼至，衣冠坐堂上，抗骂，被执，囚於江宁，仆范源从。铭恩不食，贼胁源劝降，源叱之，断其舌，同遇害。诏嘉其抗节不屈，遇害甚惨，赠内阁学士，入祀京师及安徽、江苏昭忠祠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文节。范源同议恤。

沈炳垣，字紫卿，浙江海盐人。道光二十五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，迁中允。咸丰四年，督广西学政。广西自洪秀全北犯后，群匪迭起。炳垣至，与巡抚劳崇光议战守策，崇光深器之。

七年春，按试南宁毕，警报日至，居民汹汹惊避。炳垣倡言城险可保，条列守御法，捐俸济饷，守三昼夜。贼知有备，引去。浔州陷，江路梗塞，间道至梧州。艇匪陈开等众数万突来犯，炳垣率知府陈瑞枝等婴城固守，凡三阅月，粮尽援绝。官吏以炳垣无守土责，遣兵卫之出，炳垣不可。八月，城陷，仰药未死，贼拥去，厚遇之。炳垣骂贼，求死不得。久之，乘间为书致巡抚刘长佑，请出兵袭城，密约城内民夹击。事泄，贼恨甚，磔而焚之。有老卒睹炳垣惨死状，走省城首於官。赠内阁学士，谥文节，建专祠桂林。

张锡庚，字星白，江苏丹徒人，大学士玉书裔孙。道光十六年二甲一名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擢顺天府丞，丁父忧，服阕，补原官。疏论绿营冒滥顶名及缉捕诸弊，诏下其疏於各直省，实力整顿。又疏言殿试贡士不限字数，听其发抒，删去颂辞，下部议行。历太仆寺卿、左副都御史。

咸丰八年，督浙江学政，擢刑部侍郎，仍留学政任。十年，杭州陷而旋复，锡庚助城守，其子恩然率家属自焚，锡庚以闻，

予旌恤。团练大臣王履谦劾巡抚王有龄筹饷按缺派捐，命锡庚访按。锡庚以有龄一月内更易州县二十馀员，非政体，请予处分，从之。十一年，任满，代者未至，杭州复被围，锡庚同守城。城陷，或劝之去，锡庚曰：“吾大臣也，不可辱国！”遂自缢，贼称其忠，为具棺敛。赠尚书衔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祀浙江昭忠祠，谥文贞。

论曰：吕贤基以忠鯁受主知，其治兵安徽也，志欲大有所为，当残破之余，骤无藉手，仓猝殒身，文宗惜之。邹鸣鹤久著循声，戴熙亦负清望，张芾守江西、防皖南，虽无伟绩，备历艰难。三人以在籍搢绅治团筹防，虽久暂不同，皆事权不属，或以城亡与亡，或以犯难遇害。黄琮初因措置失宜获咎，继亦原之，而终不免於难。冯培元、孙铭恩、沈炳垣、张锡庚，文学之臣，职非守土，死皆惨烈，朝廷报忠之典悉从优渥，固不以成败论已。

列传一百八十七

何桂珍 徐丰玉 张汝瀛 金云门 唐树义 岳兴阿 易容之
温绍原 金光箸 李孟群 赵景贤

何桂珍，字丹畦，云南师宗人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年甫冠，乞假归娶。散馆授编修，督贵州学政。入直上书房，授孚郡王读。文宗在潜邸，即受知。桂珍乡试出倭仁门，与唐鉴、曾国藩为师友，学以宋儒为宗。及文宗即位，以所撰大学衍义刍言奏进，优诏嘉纳。数上疏论时政得失，言琦善、牛鉴债军之将，不宜任兵事。咸丰三年，出为福建兴泉永道。巡防大臣贾桢等奏请开缺，留京随办城守事宜。

四年，畿辅解严，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。安庆久陷，巡抚福济驻庐州之店埠。桂珍所治在江南，阻於贼，遂留江北。檄募勇从征，饷无所出，久之，得二百人，至霍山，号召乡团，增为三千人，激以忠义，破捻匪李兆受於霍城，追击至麻埠，进逼流波眈；檄商城、固始乡团截其北，金寨练勇拒其东，自率所部遏其西，兆受大惧，与其党马超江等同降，解散胁从万计，民欢呼载道，馈糗粮不绝。福济令桂珍援庐江，檄至，城已陷，驰救不及，劾罢职。是年，曾国藩破贼田家镇，进围九江，桂珍通牒言战状，国藩以闻。袁甲三军临淮，欲资桂珍兵西与楚师会，至蕲水而九江军失利，武昌再陷。国藩入江西，文报不相闻。桂珍乃提孤军转战潜、霍间。五年春，克蕲水、英山，歼贼首田金爵。和春上其功，予六品顶戴，留驻英山。

自桂珍受事，至是八阅月，仅支饷银三百两。民团相从者踵至，益以李兆受降众，饿不得食，五月，师遂溃。

兆受之降也，桂珍请福济羁以官，不听，不能无觖望。未几，马超江被杀，兆受乞拘仇，弗获，则大悲，议为超江复仇，设位受吊，捻党大集。於是安徽、河南皆以兆受复叛入告，兆受诣桂珍自陈，抚慰之，稍定。会福济密书嘱先发绝其患，书由驿递，为兆受所得，谓桂珍卖己。十月，阳置酒，伏兵英山小南门外，桂珍遂遇害，左右四十余人皆从死。事闻，依道员阵亡例赐恤，赠光禄寺卿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曾国藩疏言桂珍率乡团剿贼，饥饿艰难，历人间未有之苦，机事不密，为叛人所戕，天下冤之。诏晋世职为骑都尉，予谥文贞，建祠英山县。

徐丰玉，字石民，安徽桐城人。父鏞，嘉庆十四年进士，官至太仆寺卿。丰玉少应科举不遇，捐纳铨授贵州平远知州。署威宁，捕斩大盗，总督林则徐嘉异之，调黄平。苗寨盗魁保禾日聚众剽掠。丰玉清保甲，理屯军，请兵会剿。巡抚乔用迁虑激变，不许。既而苗益恣，从知府胡林翼往剿，保禾遁。时广西匪起，蔓及贵州境。丰玉练民兵，入山搜捕，多得盗魁，诛之。云南巡抚张亮基过黄平，悉其状，密疏荐。迁郎岱同知，署思州府。

咸丰二年，擢湖北黄州知府。甫莅任，而张亮基调湖南，奏调丰玉往襄军事，助守长沙。寻从总督徐广缙赴岳州，武昌已陷，丰玉请广缙速移镇黄州，截贼下窜。广缙不能用，得罪去，张亮基代之。三年，擢湖北督粮道，署汉黄德道。广济民变，戕县令。黄州知府邵纶及新令鲍开运往抚，均遇害。丰玉偕按察使江忠源往剿，捕斩数百人，乃定。

会粤匪由江宁分窜上游，忠源率师援江西，亮基令丰玉统

湖北防军驻田家镇。镇当江北岸，后有高山曰黄金塔，小山曰磨盘，下有河直入江中，与南岸半壁山接。山势水湍，舟行必循湍绕河乃得过，最据形势。丰玉列营诸山，於河上联筏作城，列砲以守。半壁山背倚湖，湖通兴国，入湖处曰富池口。丰玉欲分营半壁山上而兵单，仅遣兵弁了望而已。九月，贼由南昌退九江，遂上犯田家镇。丰玉偕总兵杨昌泗凭墙砲击沉贼船，又毙陆路扑营贼，乘胜追压乃退。次日，贼船拥至，分三路迎击，毙贼甚众，毁其大船。贼由富池口分船数百犯兴国，会江忠源由江西回援，贼复由兴国会於富池口。荆门知州李樛轻军袭之，丰玉遣兵夹击，败挫，樛阵歿。忠源闻田家镇危急，调九江兵驰援，未达，忠源独挈亲兵数十人至。见贼众兵单，惊曰：“不可守矣！”次晨，大风作，贼连檣骤至，环扑我营。丰玉偕汉黄德道张汝瀛督战，筏城被焚，营垒皆不守。丰玉手佩刀杀贼，遂自刭，汝瀛同殉焉。忠源亲随仅存数人，收集馀众，退驻广济。事闻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光绪中，大学士李鸿章疏陈丰玉政绩、死事状，予谥勇烈，建专祠。

张汝瀛，山东乐陵人。道光元年举人。官广西知县，历贵县、苍梧，以剿匪功洊升知府，亦为张亮基所荐拔。咸丰三年，擢汉黄德道。甫抵任，偕丰玉同守田家镇，歿於阵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追谥勇节。

金云门，安徽休宁人。道光十三年进士，官浙江云和知县。改湖北，历天门、崇阳、随州。以擒崇阳匪首鍾人杰功，晋知州。洊擢安陆知府，署粮储道，护按察使，调署黄州。自田家镇失利，贼遂进陷黄州，云门死之，赠太仆寺卿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后京山士民以政绩卓越请建祠，谥果毅。

唐树义，贵州遵义人。嘉庆二十一年举人，官湖北咸丰、监利、江夏知县，洊擢湖北布政使。以病归，在籍办团练。张

亮基奏调湖北，署按察使。及田家镇军事亟，率兵防江北陵路，驻广济。既而黄州、汉阳相继陷，树义剿贼德安，进军淝口。咸丰四年，战失利，褫职留任，率舟师御贼金口，船破，死之。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威恪。

岳兴阿，博尔济吉特氏，满洲正蓝旗人。考授内阁中书，出为河南南阳知府，洊擢湖北布政使。四年，武昌陷，死之。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刚节。

易容之，广东鹤山人。捐纳铨授湖北德安知府。四年，德安陷，骂贼死之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李榕自有传。

温绍原，字北屏，湖北江夏人。少负奇略。入赀为两淮盐运司经历，改知县。咸丰二年，署六合，减赋役，蠲苛法，民戴之。

粤匪陷武昌东下，绍原以六合为南北要冲，劝民积穀储群堡，修城垣，治守具。团练四乡，合为一气，别募壮勇训练。三年春，江宁陷，贼游骑至境，辄歼之。既而大至，御於龙池，以兵单失利，练总徐琳、达成荣战死，绍原退保南关。会日暮，贼营火，乘乱攻之，斩伪丞相一、伪统制四，馀众歼焉。绍原益增守要隘，浚品字坑伏地雷。守备秦淮阳，千总夏定邦、王家幹，皆能战，贼屡至，随机御之，每擒斩过当，贼惧之，不敢逼。钦差大臣向荣、总督怡良先后上其功，以知府升用，赐花翎，特诏嘉奖；并以绅民深明大义，蠲免六合一年丁漕，增广学额，以示旌异。

四年，贼屯九袱洲，结篱置砲，翼以战舰，顺流下，至八卦洲，绍原夜以小舟袭之，纵火焚篱几尽，偕总兵武庆、江浦知县曾勉礼，分路进攻九袱洲。天大雾，架浮桥袭贼营，大破之，平其垒，被议叙。

五年，署江宁知府，在县设治，督办府属团练事宜。贼屡

纠悍党自浦口来扑，皆不得逞。六年，大军攻镇江、瓜洲急，贼数路来援。其自芜湖来者，绍原要之於江，七战皆捷，进划南岸七里洲贼垒，毁其舟。贼乃出陆路，窜踞高资港、下蜀街，巡抚吉尔杭阿檄绍原赴援。绍原令其弟温纶率千人往战，数有功。江北托明阿军溃，扬州陷。绍原由仪徵往援，而贼陷江浦，犯浦口，踞六合葛塘集，偕张国樑驰击於龙池，大破之；又破之於盘城集，连复江浦、浦口。捷闻，擢道员。未几，贼再陷江浦，进犯六合，绍原合水陆击走之。

时军事分隶江南、江北两大营。六合地居江北，绍原以孤城为保障，且数出境渡江助大军攻剿立功，向荣深推重，令充南军翼长。德兴阿督北军，意嫌之。七年，天长、来安土匪起，遣兵破之。列上所部战绩，德兴阿谓越境邀功，置勿录，绍原力争，遂以干顶保举疏劾褫职，仍留六合带勇防堵。寻有旨命兼管江宁、江浦团练。总督何桂清疏言：“绍原以一县倡募水陆各勇，激励绅团，屡歼贼众，出奇制胜。且余力上搃江浦，下救仪徵，北援来安，江北大营得免西顾之忧。自来安至庐州，尚有一线运道可通者，亦惟绍原是赖。才足匡时如绍原者，实不多见。请复原官，以维系众心。”诏允开复知府。八年，从大军克来安，加盐运使衔。

悍酋李秀成、陈玉成大举援江宁，先陷江浦。德兴阿退六合，三战皆败，又退扬州。贼久憾绍原，合力围攻。文宗恐其有失，诏促德兴阿、胜保速援，皆不至。绍原坚守几及一月，力竭城陷，死之。张国樑既克扬州，即日驰赴，於城陷次日始至，闻者莫不嗟悼。诏嘉绍原“六载守城，久为江北重镇。援师未集，力竭捐躯，深为悯惜”，赠布政使衔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於六合建专祠，谥壮勇。

夏定邦，六合人；王家幹，睢宁人。从绍原守御，及八卦

洲、九洑洲、江浦诸战，皆有殊绩，并擢官都司。城陷，同死难。

金光箬，字濂石，直隶天津人。捐纳通判，分甘肃，署巴燕戎格，改安徽知县。青阳民因岁荒抗徵，几酿变，光箬奉檄单骑谕解之。补建平，调定远。定远多盗，巡缉无间，捕土匪陈小唤子置之法。又调寿州。

咸丰三年春，粤匪连陷安庆、江宁，皖北盗蜂起，光箬集民团备战守。陆遐龄者，定远巨猾，系安庆狱。城陷，贼令归结党为北路应，扰定远、寿州、合肥，势甚张。巡抚周天爵兵少不能制，令光箬图之。先布间谍，散其党羽，然后进攻庄木桥。光箬设奇计，亲率勇士擒遐龄父子及其党四十余人，戮之。天爵特疏荐，晋秩知府，赐花翎。

四月，贼由江宁、扬州分股北窜临淮，扰及凤阳、怀远。光箬於两河口立水营，八公山杂张旗帜为疑兵，列砲要隘。获贼谍逃兵，并斩之以徇，寿州获安。五月，贼复由六合扑正阳关，光箬调练勇千，屯三十里铺及两河口迎击，歼贼二百余人，乃引去。招降附近土匪谈家宝、张茂等党众数千，皆效用。是年冬，粤匪陷庐州。四年，六安继陷，北路捻匪日猖獗。和春督大军规庐州，不暇北顾。袁甲三剿捻，徬徨於皖、豫之交。正阳为要冲，距州城六十里。光箬扼关以御，捻党数来犯，五战皆捷。季学盛踞于家围，而马四、马五、王亮彩、邓三虎等诸捻党出没州境，先后平之。庐州大军无后顾之忧者，光箬之力也。

五年，大军克庐州，光箬署知府，抚流亡，严斥候，数歼伏匪。六年，遂实授。寻巡抚福济疏列其治行上闻，以道员记名，署庐凤道。时和春移督江南大军，袁甲三再起军临淮，捻势南趋。光箬甫出兵，捻首张洛行已破周镇、王庄，犯三十里

铺。光箸背水为阵，令曰：“有进无退！”分三路击之，以八百人破贼数万。七年春，擒匪龚德等掠正阳关，光箸偕副都统德勒格尔渡河袭击，毙贼八百余，追七十里。将捣其巢，闻六安复为粤匪所陷，回保寿州。粤匪骤至，围城。破其地雷，夜乘雾出城，分三路袭贼营，乡团应之。贼惊溃，追击，毙贼千余，围立解。捷入，加按察使銜。乘胜合水陆进剿，毁贼营四十余处，克正阳关，赐号鏗色巴图鲁。闰五月，擒匪复踞正阳关，钦差大臣胜保率兵至八里垛，光箸请夹击於沫河口，建浮桥先渡马队。贼忽由后路钞来，光箸立船头督战，左腿中枪，犹指挥进击，缆断溜急，舟覆，没於河。诏赠布政使銜，依赠官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刚愍，於寿州建专祠。

光箸吏治战绩为安徽第一。尝言：“大兵宜攻不宜守。郡县吏宜守四境，不宜守孤城。”皖北倚为保障。及其歿后，擒氛乃益炽，人尤思之云。

李孟群，字鹤人，河南光州人。父卿穀，道光二年举人，四川长宁知县，累擢湖北督粮道，署按察使。咸丰四年，粤匪陷武昌，巡抚青麟走湖南，卿穀守城殉难，赠布政使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愍肃。

孟群，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广西即用知县。历署灵川、桂平，以剿匪功擢南宁同知。咸丰元年，匪首洪秀全犯盘龙河，孟群手执藤牌督战杀贼，鏖战连日，贼不得渡。擢知府，调赴永安军营。二年，授泗城知府。贼犯桂林，孟群赴援，连战北门外及古牛山、五里墟、夹山口、睦邻村，迭挫贼锋。围解，加道銜。进平浔州艇匪，擢道员，署浔州知府。三年，调江西九江府，仍留广西剿贼。

四年，曾国藩在籍治水师，闻孟群名，奏调率千人往偕杨载福、彭玉麟东下，攻拔城陵矶，克岳州，调广西平乐府。贼

陷武昌，孟群闻父殉难，誓灭贼复仇，仍请终制，诏留军。国藩屯金口，塔奇布进扼洪山，定三路攻武昌之策。孟群偕载福、玉麟中流直下，舰分二队，前队冲盐关出贼背，后队自上击下，毁贼船二百餘艘。会诸军剷沿江木栅，破汉关及金沙洲、白沙洲，抵鲇鱼套，西渡攻汉阳朝宗门。贼扬帆下窜，尸蔽江。毁晴川阁下木栅、大别山下木垒，武昌、汉阳同日收复。孟群奔赴父死所恸哭收殓，一军感动。捷闻，加按察使銜，赐号珠尔杭阿巴图鲁。

於是国藩进规江西，孟群率水师抵九江，战两岸及湖口皆捷。五年春，师挫於湖口，贼溯江上犯，陷汉阳，武昌大震。孟群回援，偕彭玉麟败贼汉阳。署湖北按察使，以在忧辞，诏不允。武昌寻为贼陷，从胡林翼屯金口，改统陆师。五月，合击贼，四战皆捷。七月，贼纠党扑金口，孟群拒战失利，陆营溃。诏以众寡不敌原之，命攻汉阳。六年，从总督官文迭进攻，十一月，孟群据龟山俯击，总兵王国才攻西南各门，城中贼乱，遂克汉阳，加布政使銜，以布政使遇缺题奏。

七年，安徽北路捻匪方炽，粤匪自桐城进陷六安、英山、霍山，庐州危急。巡抚福济请援，孟群率陆师二千五百人赴之，途次授安徽布政使。进兵克英山、霍山，攻独山，驻军麻埠。霍山复为贼陷，寻复之。八年，粤匪由潜山、太湖窜扰河南固始。孟群自六安赴援，偕胜保力战解围，被奖叙。剿商城匪党，平之，回军克六安。七月，福济卒於军，暂摄巡抚，未十日，庐州为粤匪所陷，褫职，留军效力。收集溃军，驻庐州西官亭、长城一带。

皖北赤地千里，协饷不至，所部号四千，饥疲已甚。湘军李续宾方克桐城、舒城，飞书乞援，而续宾战歿於三河，势益孤危。九年二月，六安复陷，贼六七万逼长城，营垒被围，死

守十馀日。垒破，手刃数贼，受伤被执，拥至庐州，贼首陈玉成优礼之，绝粮不食，赋诗四章书於绢，付人使出报大营，遂死之。

胜保等先已疏陈孟群杀贼阵亡，诏复原官，赐恤，谥武愍。十年，巡抚翁同书以寻获遗骸入奏，命送回籍。袁甲三复奏孟群死事实迹，诏於庐州建专祠，依巡抚例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穆宗即位，以孟群父子殉节，忠烈萃於一门，与赐祭死事诸臣之列焉。

赵景贤，字竹生，浙江归安人。父炳言，嘉庆二十二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历官湖南巡抚。

景贤，道光二十四年举人，误註乌程籍，被黜。捐复，授宣平教谕，改内阁中书。豪迈有大略。咸丰三年，在籍倡团练，以劝捐鉅款，晋秩知府，分发甘肃，未往。十年，尚书许乃普荐之，命从团练大臣邵灿治事。闻粤匪陷广德，自苏州驰归，筹布守城。总兵李定太、参将周天孚先后来援失利。景贤收集溃兵，为战守计。侦知江南援军至，出城夹击，擒斩数千，立解城围。从张玉良复杭州，克长兴、德清、武康。既而贼扰嘉兴，景贤分兵屯南浔，扼其冲。四月，贼由太湖、夹浦犯湖州。道员萧翰庆来援，战歿，招其溃兵入伍，出北门击贼，血战数昼夜，贼遁。五月，率砲船进攻平望镇，与楚军合击，克之。会贼酋陈玉成由溧水窜浙境，景贤回救，合民团要击走之，赐号额尔德木巴图鲁，以道员用。六月，进复广德，交军机处记名简放。十月，贼犯杭州，景贤驰援。湖州告警，速回师，贼已至南门外岷山。副将刘仁福率广勇来援，有通贼状，诱擒仁福，斩之以徇。贼夺气，分扰四乡，旋犯西门。合水陆击退，尽破附近诸山贼垒，围复解，加按察使銜。

十一年，复长兴。寻贼踞洞庭东、西两山，长兴不能守，

郡北七十二淩时被扰。景贤於大钱口增驻水师，联络民团，分顾各路，屡战皆捷。五月，贼踞菱湖镇。率水师进攻，毁贼舟，又破之於澈山溪。九月，贼又逼郡城，鏖战五昼夜，追奔出境。时杭州久被困，景贤率兵滚营前进，连破贼卡二十馀处。贼复乘虚袭大钱口，景贤且战且退，掩击之，贼遁。闻杭州再陷，叹曰：“湖郡孤注，惟当效死弗去，以报国恩耳！”是年冬，授福建督粮道。同治元年春，诏念景贤杀贼守城，於团练中功称最，特加布政使銜。自贼氛逼城，仅大钱口可通太湖粮道。会大雪湖冻，贼由洞庭东山履冰来犯，大钱遂为所踞。

贼以屡战伤亡多，恨景贤次骨，掘其父墓，戒不与战，但断绝粮道以困之。景贤迭出战不利，密寄帛书至上海与其叔炳麟诀，誓以死守。朝廷惜其才，命曾国藩、左宗棠设法传谕轻装出赴任，景贤益感奋，选壮士三千人，分出斫贼营，夺其粮而还。被围既久，兵日给米二合五勺，官民皆食粥糜，道殣相望。五月，城陷。

景贤冠带见贼，曰：“速杀我，勿伤百姓。”贼首谭绍洸曰：“亦不杀汝。”拔刀自刎，为所夺，执至苏州，诱胁百端，皆不屈。羁之逾半载，李秀成必欲降之，致书相劝。景贤复书略曰：“某受国恩，万勿他说。张睢阳慷慨成仁，文信国从容取义，私心窃向往之。若隳节一时，贻笑万世，虽甚不才，断不为此也。来书引及洪承畴、钱谦益、冯铨辈，当日已为士林所不齿，清议所不容。纯皇帝御定贰臣传，名在首列。此等人何足比数哉？国家定制，失城者斩。死於法，何若死於忠。泰山鸿毛，审之久矣。左右果然见爱，则归我者为知己，不如杀我者尤为知己也。”秀成赴江北，戒绍洸勿杀。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，秀成去，日惟危坐饮酒。二年三月，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，将袭苏州，召诘之，景贤谩骂，为枪击而殒。

自湖州陷，屡有旨问景贤下落。至是死事上闻，诏称其：“劲节孤忠，可嘉可悯”，加恩依巡抚例优恤，於湖州建专祠，宣付史馆为立特传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忠节。长子深彦，年十二，在湖南，闻湖州陷，即自酖死。先被旌，附祀景贤祠。次子滨彦，赐官主事；溱彦、涑彦皆以通判用。

论曰：何桂珍儒臣出为监司，以忠义激励饥军，竟抚悍寇；误於庸帅，仓猝殒身。徐丰玉才裕匡济，兵单致败。温绍原守六合，金光箸守寿州，并以弹丸一邑，出奇制胜，砥柱狂澜，其有关於江淮全局者大矣。李孟群战功卓著，至皖北兵食俱绌，卒不复振，父子继死国事，为世所哀。赵景贤以乡绅任战守，杀敌致果，继以忠贞。当时团练遍行省，自湖湘之外，收效者斯为仅见。诸人不幸以节烈终，未竟其勋略，惜哉！

列传一百八十八

向荣 和春 张国樑

向荣，字欣然，四川大宁人，寄籍甘肃固原。以行伍隶提标，为提督杨遇春所识拔。从征滑县、青海、回疆，常为选锋。积功擢至甘肃镇羌营游击。道光十三年，直隶总督琦善知其才，调司教练，累迁开州协副将。海疆戒严，率兵驻防山海关。擢正定镇总兵，调通永镇。二十七年，擢四川提督。三十年，调湖南，平李沅发之乱，调固原。

广西匪起，巡抚郑祖琛不能制。荣於旧将中最负时望，文宗特调为广西提督，倚以办贼。是秋至军，由柳州、庆远进剿，以达宜山、象州，连破贼於索潭墟、八旺、陶邓墟、犹山等处，贼氛稍戢。惟洪秀全等踞桂平金田，狡悍为诸贼冠。荣移兵往剿，贼以大黄江、牛排岭为犄角。咸丰元年春，攻大黄江，贼分出诱战，率总兵李能臣、周凤岐合击，大破之，歼千数百人，赐号霍钦巴图鲁。水陆合攻牛排岭，捣其巢，又追击於新墟、紫金山，贼乃窜踞武宣东乡。时周天爵为巡抚，与荣同剿贼，议不合，数战未得利，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率兵来会。四月，贼突围窜象州。荣被谴，褫花翎，降三级留任，天爵亦罢军事。大学士赛尚阿代李星沅督师，命荣与乌兰泰节制镇将以下，迭诏戒荣同心协力，以赎前愆。贼踞象州中坪，其要路东曰桐木，西曰罗秀，荣与乌兰泰分扼之。六月，荣由桐木进兵，偕乌兰泰合剿，迭败贼於马鞍山及架村、黄瓜岭、西安村，遂回窜桂

平新墟、紫金山，恃险负隅。荣偕乌兰泰等迭夺猪仔峡、双髻山要隘，进破风门坳。八月，贼冒雨窜逸，官军失利於官村，遂陷永安州，坐褫职留营。十一月，合攻永安，获胜，复原官。

初，荣所部湖南兵，因荣子继雄用事，军心不服，故武宣、象州之役战不力，皆归咎之。文宗排众议，仍加倚任，而调四川兵以易湖南兵。赛尚阿不知兵，专倚荣与乌兰泰。二人复不协，围永安久不下。荣建议缺北隅勿攻，伺贼逸击之。二年二月，天大雨，贼由北突出，迺犯桂林。荣由间道驰援，先贼至，贼冒荣旗帜袭城，击走之。偕巡抚邹鸣鹤急治守具，屡出奇兵击贼城下，俘斩甚众。经月馀，援军集，贼乃解围北窜。诏嘉其保城功，已夺职复之，予议叙。贼由兴安、全州入湖南。荣顿兵桂林，为总督徐广缙论劾，褫职戍新疆。赛尚阿疏请暂缓发遣，令援湖南。九月，至长沙，破贼浏阳门外，又破之於见家河、渔网洲、岳麓山。至冬，围乃解。贼北窜，陷岳州，入湖北，进犯汉阳、武昌，官军遥尾之，莫敢击。赛尚阿、徐广缙先后罢黜，诸将无一能军。诏以荣屡保危城，缓急尚欲恃之，予提督衔，帮办军务，责援武昌。寻复授广西提督。荣至，数奏捷，而武昌寻陷，褫职，仍留军。调署湖北提督，未几实授，命为钦差大臣，专办军务。贼既踞武昌，势益炽，不可复制矣。

三年正月，大举东犯，连舟蔽江，弃城而去。荣以克复闻，诏促蹙追。荣所部兵多疲弱，遣撤六千馀名，料简精锐，率总兵和春、李瑞、秦定三、玉山、福兴沿江蹙贼；令提督苏布通阿率川兵，总兵晋德布率滇兵来会。至九江，无舟，留半月，贼已掠安庆，陷江宁，为久踞计。荣至江宁，屯孝陵卫。时镇江、扬州皆为贼踞，诏琦善剿江北，荣剿江南，分任军事。荣所部一万七千馀人，攻通济门外及七桥甕贼垒，连破之，进屯紫金山，结营十八座，赐黄马褂。江宁城内士民谋结合内应，

屡爽期，迄无成功。贼已分股由安徽北扰河南，而镇江、扬州南北互应，大江上下游贼势相首尾。荣遣提督邓绍良率兵八千规镇江，总兵和春以舟师伺便夹击，屡战，进壁城下。六月，绍良军为贼所袭，退守丹徒镇，荣令和春往援，遂代领其军。贼注意苏、常诸郡，以和春军相持不得进，乃欲取道东坝。十月，贼船入芜湖，陷高淳，遣兵击走之，令邓绍良驻防。既而皖北贼炽，和春赴援，荣请以提督余万清代督镇江军。

四年七月，贼犯东坝，遣副将傅振邦等协剿，贼退高淳，进复其城。贼乘江宁大营空虚，大举来扑，率诸军拒之，擒伪丞相谭应桂，俘斩三千馀。总兵叶长春、吴全美以水师克下关水栅砲台，殄伪燕王秦日纲，进扼三山，营江路上游。贼聚太平府，与江宁相应。张国樑连克贼垒，乘胜复太平，歼贼首韦得真等。江宁贼出营於上方桥，三路来扑，又扑七桥瓮，分击败之，三战殄贼二万馀。八月，毁上方桥贼垒，进逼雨花台，捣其巢，追奔至城下。贼复由观音门出趋栖霞，令总兵德安追击，败之於高资汛，又与余万清合击於夹江，擒斩殆尽。万清亦屡败贼於镇江。

五年春，湖北窜贼入芜湖，邓绍良御之於黄池。瓜洲贼出鮎鱼套犯高资，击走之。五月，贼由芜湖犯湾沚，却之。吴全美率水师破贼於东梁山，德安、明安泰率陆师进攻芜湖，会邓绍良大破安庆援贼，遂复芜湖。馀贼犹滨江结垒，以广福矶、弋矶为犄角，数路死力来援，绍良、全美等水陆苦战，迭败之而不能克也。时巡抚吉尔杭阿既克上海，诏帮办军务，专任镇江一路，督攻甚急，江宁贼百计赴援。十一月，荣督总兵德安、张国樑、秦如虎等，迭击之於燕子矶、观音门、甘家港、栖霞街、石埠桥等处，贼窜回江宁，令德安驻军东阳镇扼之。十二月，上游芜湖、两梁山、金柱关及江北瓜洲、金山、庐州、三

河诸贼同趋江宁，约城中悍贼冲出：一由神策门至仙鹤门抄缀大营；一由观音门沿江至栖霞，直趋镇江；一由南路秣陵关来犯。荣令张国樑、秦如虎迎击於仙鹤门，大捷，回击石埠桥，贼亦退，又败之於龙脖子及元山、板桥等处。檄邓绍良自芜湖回援，余万清自镇江移驻龙潭、下蜀街。

六年春，贼踞仓头，为往来要道，余万清、张国樑迭击不退，邓绍良至，令统前敌诸军，屡战不利。贼日增多，蔓延炭渚、桥头，改以张国樑为总统，国樑力战，连破桥头、下蜀街、三汊河、张杨村诸垒，贼始窜走，复合镇江贼入瓜洲，将军托明阿军溃，江北大震。荣令绍良援扬州，偕德兴阿复其城。国

樑援六合，进克江浦、浦口，江北稍定。四月，宁国告陷，苏、浙戒严，令绍良驰御之。江长贵亦退守黄池，而镇江军事复急。国樑进攻小丹阳未下，吉尔杭阿战歿於烟墩山，镇江京岷山营垒皆失，荣令余万清代领其军。明安泰扼小丹阳，福兴、张国樑率兵防剿，以固苏、常门户。国樑破贼於丹徒镇，进扼马陵，而贼已陷溧水，由高资、下蜀街趋江宁，分屯太平、神策门外。

五月，上游贼麇至，屯城北。荣大营兵仅数千，急促国樑回援。贼分十馀路来扑，营垒尽失，退守淳化镇，再退丹阳，自请治罪，诏原之，褫职，仍留钦差大臣，督办军务。丹阳当镇江、江宁两路要冲，荣率张国樑、虎嵩林扼守。令西林防句容，明安泰攻溧水，江长贵扼溧阳，张国樑仍总统诸军。贼更番至，恃国樑力御却之。疏请增兵，未至，荣忧愤成病，七月，卒於军。

遗疏上，文宗震悼，诏嘉其忠勤，虽未恢复坚城，数年保障苏、常，尽心竭力，复原官，依例赐恤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谥忠武。命建专祠，又入祀江苏名宦祠。克复江宁后，赐

祭一坛，入昭忠祠。子继雄，候选道，袭世职。

和春，字雨亭，赫舍里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由前锋、蓝翎长授整仪尉，累迁副护军参领。出为湖南提标中军参将，擢永绥协副将。

咸丰元年，从向荣赴广西剿匪，战武宣东乡，赐花翎。破贼於中坪，进攻紫金山，夺双髻山、猪仔峡要隘，功最，赐号鏗色巴图鲁。又夺风门坳，克古调村贼巢，擢绥靖镇总兵。二年，援桂林，力战解围，加提督銜。追贼至全州，败之。贼入湖南，迭战於道州、桂阳，遂犯长沙，和春从向荣赴援，数出奇破贼。贼去陷岳州，坐追剿迁延，褫职留军。

三年春，会攻武昌。贼弃城东下，追至九江，遇贼，袭击之。从向荣抵江宁，分军攻通济门外贼垒。寻偕总兵叶长春、吴全美等率舟师攻镇江，破贼甘露寺下。驻金山扼江路，又掠鮎鱼套，击败贼船。偕总兵瞿腾龙攻太平门，填壕逼城，歼贼甚众。六月，提督邓绍良师溃於镇江，诏和春署江南提督，率所部广东、湖南兵驰援。移军丹徒镇，进复京岷山旧垒。贼数千来争，歼戮殆尽。贼锐稍挫，两军相持，苏、常得无事。寻实授提督。

是年冬，安徽军事急，命和春分兵移防滁州，遂进援庐州。巡抚江忠源困守危城，陕甘总督舒兴阿率援军至，不敢战，忠源疏言和春忠勇可恃，请命总督援军，诏允之，而所部仅千人，请舒兴阿分兵，不听。未几，庐州陷，忠源殉。军事专属和春，福济继任巡抚，为之副。

四年，疏言：“皖省军情重大，兵勇虽有万馀，多未经战阵。请调镇江旧部湖南兵，并拨金陵得力官兵三千，交总兵秦定三、郑魁士率之来助剿。”时庐州属县皆陷，与安庆踞贼联络一气，城大贼众，和春驻军三里冈，屡率郑魁士等进剿，贼

抗拒不下。乃沿河筑垒构桥，分三路更番攻击。夏，知州茅念劬率民团克六安，秦定三破贼於三连桥，进攻舒城。贼由霍山扑六安，击走之。扎筏载大砲轰庐州城，贼分出拒战，迭败之。别遣军复英山、庐江，而和州、含山一路贼时窥伺，疏请饬袁甲三严防乌江，以断贼援。冬，臧纆青、刘玉豹由庐南规桐城，连夺大关等隘，逼城下，而纆青战歿，玉豹退保六安，和春为贼牵制不能救。秦定三攻舒城，亦久不下，迭诏切责。初，和春专剿庐州，袁甲三扼临淮，军事多相关，而意不合。五年，偕福济疏劾甲三，罢之，命和春遣员接统其军。夏秋连击败援贼，督诸军急攻庐州，至十月克之，城陷将两年矣。诏嘉和春功能补过，赐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六年，复舒城，大破贼於三河，克之，再复庐江。会向荣卒於军，命和春代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江南军务。

自向荣兵挫，退守丹阳，江宁贼益骄，内鬩，自相残杀，故荣歿后，张国樑等得以抚辑馀军，规复东坝、高淳。和春至，饷械并绌，诏下各省接济月饷四十万两，江苏粮台不能时给，疏劾总督怡良、巡抚赵德辙，诏勉其和衷。溧水、句容为贼精锐所聚，力攻数月，七年夏，先后克之，加太子少保。围攻镇江，贼数纠悍党来援，督诸将迭破之。十一月，克镇江，赐双眼花翎。将军德兴阿督江北诸军攻瓜洲，同日克复，军声大振。进攻江宁东北路，夺太平、神策两门外贼垒。八年春，贼迭出城，力斗却之。合水陆诸军克秣陵关，加太子太保。又破贼三汊河，夺要隘，江宁之围渐合。

贼由皖南犯浙境，用以牵掣大军。诏和春兼办浙江军务，先遣兵二千往援，命亲往督师，以病未行。寻浙事缓，罢其行。贼复沿江来援，击走，筑长围困之。七月，贼大举出扑，张国樑破之城下。八月，陈玉成纠合捻匪犯江浦、浦口，德兴阿兵

溃，仪徵、扬州、六合先后陷。和春遣冯子材渡江赴援，复失利。张国樑继往，力战，复扬州、仪徵。九月，和春授江宁将军。江宁贼乘间出扑，溧水亦陷，急调国樑回援。十月，复溧水，而上游贼犯黄池、湾沚，邓绍良战没。

九年春，招降擒首薛之元，献江浦城，复约李世忠破贼，复浦口。因劾德兴阿纵寇状，诏罢德兴阿。江北不复置帅，诸军并归和春节制。提督郑魁士亦克湾沚、黄池，进规芜湖，军事转利。疏言：“揆察现势，先尽力於金陵一路，绝其根株，则枝叶自萎。欲破金陵，必先断浦口。请添募精锐万人，由张国樑统率，一面力攻，一面进扎营垒，断贼粮路，兼却外援。臣当相度事机，剋期蔽功。”诏允之。是年冬，陈玉成由六合犯扬州，分党渡江窥秣陵关，欲抄大营后路，东坝、溧水皆告警。寻大举犯江浦，提督周天培死之，遂陷浦口。张国樑、冯子材援剿获胜，扬州解严，浦口仍为贼踞。

十年春，国樑督水陆军攻九洑洲，大捷，破其老巢。九洑洲为江宁水陆咽喉，既得，已成合围之势，而贼复由皖南犯浙，遽陷杭州，苏、常震动。诏和春仍兼办浙江军务，先后分兵万余，提督张玉良总统赴援，甫至，贼即弃杭州。闰三月，由广德分犯建平、东坝、溧阳，遂窥常州，急调张玉良回援，贼已分路迳趋江宁。时贼酋陈玉成、李秀成、李侍贤、杨辅清，纠诸路众十数万，力破长围，城贼应之。大营军心不固，惟恃张国樑力御。战数昼夜，诸营同时火起。总兵黄靖、马登富、吴天爵阵亡，全军大溃，退守镇江。和春坐褫职留军。又退丹阳，贼踵至，张国樑死之。和春夺围走常州，督兵迎敌，被重创，退至无锡，卒於军。总督何桂清弃城走，常州、苏州相继陷。江南军自向荣始任，凡历七年，至是燬焉，苏、浙遂糜烂。事闻，诏念和春前功，虽兵机屡挫，尚能血战捐躯，复原官，依

例赐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，合前世职并为二等男爵，谥忠壮，附祀江宁昭忠祠。子霍顺武，候选参将，袭爵。

张国樑，字殿臣，广东高要人，初名嘉祥。少材武任侠，为里豪所辱，毁其家，走山泽为盗，不妄杀。流入越南，后归镇南关。按察使劳崇光闻其名，招降，剿匪多得其力。咸丰元年，破剧贼颜品瑶，斩於阵，尽歼其党。积功擢守备，继隶向荣军。二年，从解桂林围，复全州、永兴，擢都司。赴援湖南，迭破贼於醴陵、益阳、湘阴。援武昌，战於洪山，皆为军锋。

三年，至江宁，逼城而军。国樑屯七桥瓮，攻鍾山贼垒，先登受伤，温旨垂问，益感奋，遇艰险，一往直前。擢湖南永州营游击。雨花台为近城要地，屡力攻，几克之，赐号霍罗琦巴图鲁。四年夏，复太平。太平在江宁上游，贼踞之以通粮运。府城三面阻水，惟东路通陆。贼聚千艘结四垒，设防甚密。国樑分三队进，设伏纵火，自率精锐四百人突贼营，一战克之，时称奇捷。擢广西三江协副将。又攻雨花台，平贼垒，毁砲台。剿南路窜贼，追入秣陵关，歼戮殆尽。五年，擢福建漳州镇总兵。大军急攻镇江、瓜洲，江宁贼时出窥伺，江北贼亦乘隙进图牵制。国樑随方截击，奔命不遑。六年，贼聚仓头、炭渚、下蜀街，以断镇江、江宁之师。国樑总统诸军合击，旬日之间，杀贼万馀，贼不得逞，乃渡江犯瓜洲，江北诸军皆溃，又陷江浦、浦口。国樑驰援，连破贼於毛许墩、葛塘，复江浦、浦口。特诏嘉奖，加提督衔。未几，巡抚吉尔杭阿战歿，镇江告急，溧水被陷，国樑回军克之，而贼数路趋江宁，夹攻大营。向荣不能御，急调国樑回援，血战累日，左足被枪伤，偕荣退保丹阳。时大江南北诸军，贼所尤畏者，惟国樑一人。贼势忽南忽北，多方肆我，皆牵制国樑之计，果为所败。

荣既病，军事一倚之。将军福兴与国樑不协，诏福兴移军

江西，以国樑帮办江南军务。贼屡至，皆挫之。荣卒於军，命和春代将，未至，国樑激励将士，解金坛围，复东坝、高淳，进攻句容。七年，擢湖南提督。克句容，赐黄马褂。督诸军规复镇江。高资为镇江、江宁要冲，两路悍贼麇聚力争，连营二十馀里，国樑大破之，斩伪安王洪仁等，又连破之於龙潭，援贼尽歼。镇江粮尽援绝，遂克其城，城陷贼已历五年。捷闻，文宗大悦，诏嘉国樑谋勇超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於是偕和春进规江宁。

八年，克秣陵关，赐双眼花翎。复薄江宁城下，自春徂夏，迭战破贼。筑长围，至秋乃成。皖贼大举来援，江浦、浦口、仪徵、扬州、六合先后陷。国樑渡江援剿，复扬州、仪徵。调江南提督，晋三等轻车都尉。然贼仍踵故智，国樑兵至则走，去则复来。九年，提督周天培战死江浦，国樑坐褫世职。

十年，合水陆诸军克九洲，沿江贼争投款，约期攻上下两关，招抚五千余人。军方谓坚城旦夕可下，而浙江告警，兵分益单，馈运不继。和春用翼长王浚策，兵饷三分留一，约待克城后补给，士卒皆怨，国樑力谏不听。闰三月，贼猝大至，四路受敌，大营不守，偕和春退丹阳。国樑以冯子材在镇江未败，进谋扼守。寻率师援丹阳，遇贼城外，兵忽溃，策马渡河，没於水。事闻，文宗震悼，犹冀其不死，命军中侦访，不得。逾数月，乃下诏优恤，追赠太子太保，祀昭忠祠，谥忠武，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。

国樑骁勇无敌，江南恃为长城。其歿也，数郡遂沦陷。士民哀思，私立庙祀。传述战绩，与古名将同称，往往附会过实，然益见威烈入人之深。同治三年，江宁克复，伪忠王李秀成就擒，言贼中咸重国樑，礼葬於丹阳尹公桥塔下，乃得遗骸焉。诏加给三等轻车都尉，合前世职并为一等男爵。祀江宁忠义祠，

复与向荣合建专祠。子廕清，袭男爵。

论曰：粤匪初起，向荣与诸帅不和，致无成功，援桂林、长沙，为时所称，故文宗终用之。其规江南也，近未破镇江、瓜洲犄角之势，远未清长江上游，无以制贼死命，数年支拄，暂保吴疆，固昧远猷，亦限兵力。和春继克镇江，又以援浙分兵，垂成之败，祸更烈焉。张国樑一时健者，使尽其用，功不止此。善夫胡林翼之言曰：“未扼贼吭，江宁原难遽复。”观湘军之所以成功，与向荣、和春等之所以蹉跌，兵事固无幸焉者矣。

列传一百八十九

乌兰泰 长瑞 长寿 董光甲 邵鹤龄 邓绍良 石玉龙
周天受 弟天培 天孚 饶廷选 文瑞 彭斯举
张玉良 鲁占鼇 刘季三 双来 瞿腾龙
王国才 虎坤元 戴文英

乌兰泰，字远芳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由火器营鸟枪护军从征回疆有功，升蓝翎长，累擢护军参领、营总、翼长。军政卓异，道光二十七年，擢广东副都统。善训练，讲求火器。

咸丰元年，广西匪炽，诏乌兰泰帮辦军务，选带適用器械及得力章京兵丁赴军，以广东绿营精兵五百人隶之。四月，偕向荣、秦定三等围贼於武宣，贼窜象州，自请治罪。诏以其初至，免议，命偕向荣节制镇将。时军中将帅不和，文宗忧之，密谕乌兰泰实陈勿隐。上疏略曰：“周天爵奏向荣曲徇其子，致失众心，不为无因。武宣之役，秦定三、周凤岐、张敬修连营防御，其堵剿不利，追贼迟延，咎当同任。天爵劾定三、凤岐，不及敬修，人心不服。向荣将官傅春、和春失利，天爵责定三不并力，后访知实非退缩，诬为向荣推卸之言。因之天爵、荣、定三皆有隙。天爵年老，直强、耳聩，其子光岳干预，致失人心。”又言：“向荣初剿贼屡捷，未免轻贼。及其子招嫌，楚兵藉口，遂多诬卸。然在军镇将无及荣者。更易其兵，仍可立功。”上下其疏，命赛尚阿覈奏，赛尚阿请不咎既往，令乌兰泰与向荣分任军事，以专责成。

贼踞象州中坪，乌兰泰督贵州三镇兵，由罗秀进梁山村，

逼近贼巢。贼乘驻营未定，猛扑，连击败之，殄贼千馀。是年秋，贼窜桂平新墟，乌兰泰分四路进攻，破伏贼於莫村，一日七战皆捷，斩级数千，赐花翎。贼屯紫荆山，新墟为山前门户，双髻山、猪仔峡为山后要隘，负隅死拒。向荣偕巴清德连夺双髻山、猪仔峡，合攻风门坳，破之。进逼新墟，迭攻不下，其附近村落扫荡几尽。闰八月，贼编木牌欲渡河，乌兰泰迭击，大败之，诏嘉奖，加都统衔。於是贼弃新墟他窜，向荣等追至平南，败绩，贼遂陷永安州。乌兰泰追至，战於水窠、圜岭，皆大捷，赐黄马褂。永安地险，贼皆死党固结，仅乌兰泰一军久战已疲，故不能制之。

向荣自平南败后被谴，托病逗留梧州、平乐者两月有馀。至冬始抵永安，攻北路，乌兰泰攻南路，毁水窠贼巢。向荣亦进夺楨岭要隘，合击迭挫贼。赛尚阿亲莅督战，期在必克。江忠源号知兵，隶乌兰泰军，倚其赞助；每言贼凶悍，久蔓将不可制，必聚而歼之。乌兰泰主锁围困贼，向荣谓围城缺一面，乃古法，宜纵贼出击，两人意不合。会荣克城西砲台，二年元旦，同诣赛尚阿贺岁。赛尚阿遇荣特优，乌兰泰愤甚，忠源解之，然益不相能。忠源以母忧，辞归。时严诏促战，春雨连旬，士卒疲困。二月，贼弃城冒雨夜走，北犯桂林。乌兰泰率兵急追至昭平山中，路险雨滑，为贼所乘，败绩，总兵长瑞、长寿、董光甲、邵鹤龄死之。向荣径收州城，由间道趋桂林，先贼至。乌兰泰踵贼后，战於南门外，争将军桥，砲中右腿，创甚，退屯阳朔，越二十日卒於军。乌兰泰忠勇为诸将冠，文宗深惜之，赐银一千两治丧，予轻车都尉世职，谥武壮。

长瑞、长寿，瓜尔佳氏，满洲正白旗人。父塔思哈，道光初，官喀什噶尔帮办大臣。叛回张格尔作乱，殉难，予骑都尉世职。长瑞袭世职，授三等侍卫，累擢直隶天津镇总兵；长寿

以廕授蓝翎侍卫，累擢甘肃凉州镇总兵：并从赛尚阿赴广西剿匪，同领湖南兵。长瑞战风门坳有功，新墟御贼失利，夺职留营。及贼由永安出窜，从乌兰泰蹙追至龙寮岭，地险，左右止勿进。长瑞曰：“军令孰敢违者！死耳，勿复言。”以母老，令长寿母相从，长寿泣曰：“贪生忘国，非孝也。”卒偕行。值大雾，贼以巨砲扼山间。军士两日不得食，为贼冲溃践踏，死无算。长寿坠马，长瑞挺矛救之，身被数十创，同遇害。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难，深惜之，并赠提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存问其母，赐银三百两。长瑞谥武壮，长寿谥勤勇，於永安建祠曰双忠，同死者附祀焉。

董光甲，直隶河间人。嘉庆十四年武进士，授守备。累擢河南河北镇总兵。从向荣攻永安，夺槓岭、摩天岭、天鹅岭诸要隘。追贼至昭平，迭击贼於古束、龙寮岭，次黄茆岭。贼反扑，力战死之，赠提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勇烈。

邵鹤龄，山东招远人。嘉庆二十五年进士，授三等待卫。累擢湖北鄖阳镇总兵。偕长瑞等同追贼龙寮岭，殁於阵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威确。

邓绍良，字臣若，湖南乾州人。由屯弁累擢守备。从剿崇阳土匪李沅发，率五百人破贼金峰岭，擒沅发，擢都司，赐花翎、扬勇巴图鲁名号。遂从向荣赴广西剿贼，浔州牛排岭之战，以精骑张左右翼，击两路贼，皆挫之。又战象州、永安州，皆有功。咸丰元年，授楚雄协副将。二年，援桂林，屯西门，力战却贼。追贼入湖南，援长沙，入任城守，地雷发，持刀屹立，砲洞左臂，不动，殪先登贼，贼退，城复完，军中称其勇。洎贼解围窜湖北，巴陵土匪晏仲武勾结肆掠，绍良偕总兵阿勒经阿剿平之。

三年，擢安徽寿春镇总兵，诏率所部从向荣援江南，廷臣

多荐绍良者，寻擢江南提督。荣令分剿镇江踞贼，进击观音山，合攻瓜洲，皆捷。逼城而军，贼设伏北固山下，而自城突出扑营，火四起，官军不能御。退守丹阳，褫职议罪，仍隶向荣军，带罪自效。贼两次窥伺东坝，荣令绍良击走之。四年，克太平，绍良移军驻守，又破贼采石。向荣疏陈战功，为乞免罪，允之。时贼由芜湖窥徽州、宁国，绍良屯黄池，贼酋石国宗纠各路贼万余来犯。绍良兵少，设伏山沟，多张疑兵，诱贼入，痛歼之。五年春，贼复乘夜扑营。伏枪砲，俟近骤发，歼贼无算。诏嘉绍良力遏贼锋，保全甚大，予三品顶戴，复花翎。贼既退归，复图袭徽、宁，以窥浙境。绍良奉命驰往，统各路援兵，至则简精锐，伏要隘伺击，屡破贼，克婺源、黟、石埭诸县，复提督衔。贼聚於芜湖，窥南陵、黄池。绍良由湾沚进剿，连破贼，焚其舟，遂克芜湖，授陕西提督。

六年春，江宁贼上窜，踞仓头镇，势甚炽。向荣令绍良往督战，而诸将意不愜，转不尽力，於是战不利，绍良受伤，坐褫花翎。德兴阿军溃，扬州陷。诏绍良渡江赴援，帮办江北军务。破药王庙贼垒，环攻扬州六昼夜，克之，又追破贼於三汊河。会宁国告陷，复命帮办皖南军务。移军赴援，扼金河桥，大破贼於东溪桥，又迭击贼於泾县，挫之，调浙江提督。贼纠党数万来援，败之於杨柳铺。副将周天受遇贼夏家渡，战未利。绍良乘隙纵击，贼大溃，遂督诸军连夺夏家渡、团山诸贼垒，破七里冈贼巢，进攻宁国，十二月，克之。七年，丁母忧，夺情留军。绍良以宁国为浙之屏蔽，而泾县为咽喉要冲，屯军扼之，贼屡犯不得逞。既而大军复镇江、瓜洲，急攻江宁，贼图牵掣，大举犯南陵，绍良击走之。八年，进屯湾沚。贼合捻匪踞黄池，绍良回援，出贼不意，大破其众，复黄池。会浙江军事日棘，分兵赴援。十一月，贼乘虚悉马步数万醵而涉水，断

黄池山后接应，突攻湾沚营垒。总兵戴文英由江宁来援，战歿，遂合围。军中饷绝食尽，绍良举火自燔其营，率亲兵血战，死之。

事闻，诏念绍良桂林、长沙保城前功，转战徽、宁之间，凡历五载，力竭捐躯，深致悯惜。赠太子少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忠武。於殉难地方建专祠，并赐其父白金四百两，子亨先候录用。寻以遗骸不得，文宗尤悯之，赐亨先员外郎衔。后湖南巡抚骆秉章疏请附祀表忠祠，允之。

石玉龙，湖南凤凰人。以练勇从征，隶向荣、邓绍良军，积功至游击。咸丰六年，总兵秦如虎驻防泾县，以忧去，代者难其人，绍良荐玉龙，以游击充统将。玉龙感奋，遇战益力。从绍良复湾沚、黄池，又破贼万级岭，累擢副将。九年冬，贼大举犯泾县，迎击於蓝山岭，初胜，贼至益众，围之数重，身被十馀创而殒，赠总兵加提督衔，谥刚介。

周天受，字百禄，四川巴县人。咸丰初，从向荣剿贼广西，转战湖南、湖北、江南，积功至游击，赐号沙拉吗依巴图鲁。五年，皖南军事亟，前江西巡抚张芾治徽、宁两郡防务，乞援於向荣，乃令天受率川兵赴援，偕诸军克婺源、休宁、石埭。六年，援太平，连破贼於花桥、西溪，进规泾县。大败贼於双坑寺，复其城，擢副将。会休宁复为贼踞，官军战不利，张芾檄天受助剿，连捷。进毁石岭、万安街贼垒，会攻休宁，再复之，以总兵记名。七年，再复婺源，授福建漳州镇总兵。贼踞陵阳镇，值中秋令节，夜半出不意纵火攻之，尽毁贼营。复破贼於祁门五里牌，捣其巢，擒斩甚众。八年，援浙江，将军福兴令守衢州。天受以浙西完善地，不可为贼扰，主扼樟树潭。贼窜龙游，天受留军守垒，自率千人趋汤溪、宣平，贼引去。

和春疏言天受知兵，能占先著，而力单，遣其弟天培往助

之，诏加提督衔，督办浙江防剿事宜。天受严守金华，令天培复武义，又会江南军复永康。张芾劾其骄纵，纵兵抢掠，诏罢总统，仍责剿贼。天受方连克缙云、宣平、温州，於是浙江巡抚晏端书疏陈援浙功，为白被劾之枉。诏以浙事渐平，命偕弟天培及总兵饶廷选等进援福建，连战皆捷，复浦城，而贼回窜江西，复犯皖南。命署湖南提督，回军防徽州，节制诸军，从张芾之请也。九年，进军宁国，贼犯石埭、太平、泾县，皆遣将击走之。十年春，官军连捷於泾县、旌德，贼复入浙境，坐防剿不力，褫勇号，革职留任。

时江南大营再溃，军事愈棘。张芾疏言：“宁防将弁大半籍隶湖南，皆邓绍良旧部，习气甚深。天受虽力求整顿，转滋疑谤，请归曾国藩节制。”国藩亦言其兵不可用，别调募新军，仓猝不能至。天受偕江长贵再复泾县，而贼纠大股犯宁国，势甚张，天受激励饥军力御。既而徽州陷，饷道梗绝，遣去城中居民万馀，誓以身殉。八月，兵败於庙埠。天受督队守北门，大雨，火器不燃，城陷，巷战死之。诏复天受原官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忠壮；以其弟天培、天孚先皆殉节，命於四川省城及本县合建专祠。

天培，由行伍从征广西，累擢守备，隶向荣军。咸丰六年，从破高资蔡家窑及坝西贼垒，赐号卫勇巴图鲁。七年，克东坝，平宝堰贼巢。连战於邬山、尖山，克溧水，又破贼於镇江虎头山，累擢贵州定广协副将。克瓜洲，以总兵记名。八年，授云南鹤丽镇总兵。先后偕张国樑破贼秣陵关及江宁南门外，功皆最。和春知其善战，令赴浙江援其兄天受，迭克武义、龙泉，追贼入闽，克浦城。会江南、北军事急，天培回援。九年春，贼分六路攻浦口，张国樑督诸军御战，天培首先跃马冲阵，各军乘之，歼贼无算。贼筑垒於双阳、萧家圩，别由九洑洲出悍

众来扑，天培分兵击之，三战三捷，功出诸将上，擢湖北提督，遂驻防浦口。是年冬，匪首陈玉成纠众十数万犯江浦，天培乘其初至，痛歼之。既而贼麇集，后路为所抄袭，裹创血战，力竭阵亡。优诏赐恤，赠太子少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武壮。

天孚，从兄天受军转战，以功洊保参将，留江苏补用。咸丰九年，贼犯皖南，副将石玉龙战死泾县南山岭。天孚屯湾沚，驰百里往援，要击於章家渡，大破之，由是以骁勇名。寻援金坛，会诸军连战解其围。十年，江南大营溃，闰三月，贼首李世贤大举复围金坛。天孚偕总兵萧知音、参将艾得胜、知县李淮同守之。淮素得人心，兵民合力，屡却贼。时江南军事大坏，孤城援绝。天孚驰书兄天受，始疏闻，屡诏促镇江副都统巴栋阿偕总兵冯子材赴援，卒不至。凡守百四十餘日，粮尽，军无固志。知音等原率兵民突围走镇江，淮不可，誓死守，乃中止。屡获贼内应，斩之。城陷先一日，侦知将有变，竟夜登陴，至旦，分半队休息，值大雾，叛兵遽起，先戕天孚。贼乃梯登，知音、得胜突围出，淮死之。事闻，赠天孚总兵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威毅。

饶廷选，字枚臣，福建侯官人。以行伍洊升千总。道光中，从剿台湾有功，擢守备。从水师提督窦振彪出洋擒海盗，擢漳州营都司。迁游击，治匪无株连，得民心。咸丰三年，奉檄赴诏安治械斗，而潮州会匪袭漳州，伏兵於城中突起，镇道皆遇害。廷选闻变，问道驰还，号召乡民千馀，城民应之。贼遁，旋复大至。廷选率乡团固守，迭战破贼，擒贼首谢厚等，遂署漳城镇总兵。外剿内抚，期年始平。总督王懿德荐其才可大用，四年，授贵州安义镇总兵，留署福建陆路提督。

五年，粤匪陷广信，浙江戒严。廷选赴援，扼衢州。寻楚

军克广信，贼知浙境有备，走徽州。六年，贼酋杨辅清复图广信以扰浙。广信兵仅数百，知府沈葆楨驰书告急。廷选方驻甲玉山，曰：“贼得广信，则玉山不守，而浙危矣。”值大雨水涨，驶舟急行，抵广信。贼已至城西太平桥，初谍城中无兵，及见旌旗，贼为夺气。廷选所部仅千余人，屡出奇击贼。既而贼大至，部将毕定邦、赖高翔皆勇敢，献计曰：“今贼不知我虚实，以我能战，后路必有大兵。若稍退，贼追我，且立尽。当速决死战。”廷选用其言，明日开城奋击，自晨至日暮，毁其长围，军声大振。越二日，贼引去，赐号西林巴图鲁。闽、浙大吏与江西督防者不嫌，檄廷选速回师保浙。廷选待接防兵至始行，广信民感其义。

七年，调衢州镇总兵，会皖军克婺源。八年，贼首石达开大举犯浙，廷选分军援广丰，自守衢州。贼骤至，穴地攻城，城圯者三，皆击却之，守七十馀日。巡抚晏端书劾其久未解围，又失江山、常山、开化三县，夺职。未几，围解，三县皆复，授南赣镇总兵。王懿德檄召回援闽境，以病未行，遽劾，革职留营。八年，会克连城、龙岩，仍补南赣镇。曾国藩奏以代沈葆楨守广信，从民望也。

十年，粤匪复犯浙，廷选赴援，复淳安，擢浙江提督。十一年秋，攻克严州，进规浦江，贼大至，不敌，退保诸暨，而杭州被围急。巡抚王有龄促回援，廷选旧部仅漳勇数百、楚军二千。事急，收集江南溃卒，皆不任战，徒激忠义，勉以当贼。贼於城外海潮寺、凤凰山为坚壁，隔绝内外。困守七十馀日，粮尽，士卒饥饿。十一月，城陷，巷战死之，赠太子少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果壮。入祀昭忠祠，於杭州建专祠。兄廷杰，弟廷夔，同战死，附祀焉。既而曾国藩、沈葆楨以廷选守广信功，奏请建祠广信，以副将毕定邦、赖高翔附祀。

文瑞，克什克特恩氏，蒙古镶蓝旗人，荆州驻防。由骁骑校从军，转战湖北、安徽，累擢江西抚标中军参将。咸丰十年，赴援浙江，克馀杭，以总兵记名。解湖州围，赐号唐木济特依巴图鲁。授处州镇总兵，进剿金华。贼围浦江，文瑞婴城固守，屡出奇破贼营，逾月乃陷，诏免其处分。回援杭州，入城助守，城陷死之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果毅。

彭斯举，湖南平江人。以团练剿贼，从李元度为平江军营官。战湖口、东乡、贵溪、安仁、玉山，积功晋秩知府。元度罢去，留所部五营隶斯举，始独将一军。会攻景德镇，饶廷选见而器之，调援浙江，破贼於淳安，复其城，擢道员，留浙补用。驻守千秋关，贼大至，搏战竟日，溃围出，移防海宁。会攻严州，下之。进援广信，而所部留驻常山者索饷譁溃，斯举率亲兵赴杭州，乞解军事回籍，巡抚王有龄留管营务处。斯举建议，省城米粮来自宁、绍，钱塘江距城三里，当筑甬道，兵护之，运道乃无虞。未及行而贼至，城中竟以绝粮陷。斯举分守涌金门，死之。

张玉良，字璧田，四川巴县人。咸丰初，由行伍从征广西，积功至千总。四年，从向荣至江南，战江宁城外，屡有功，累擢永州左营游击。六年，败贼於丹阳、金坛，赐号鼍勇巴图鲁。又败贼於溧水西门，毁其砲台，擢处州营参将。七年，克句容，加总兵衔，擢三江口协副将。破镇江援贼於江滨，克镇江，叙功以总兵记名。八年，大破江宁援贼，擢甘肃巴里坤总兵。攻太平、金川诸门，贼众突出，痛歼之。驰援溧水，毁红蓝埠贼垒，克其城，斩贼千馀级，加提督衔。九月，会攻浦口，大捷。而九洲洲之贼来援，玉良率后队截击，贼大溃。十年春，遂乘胜克九洲洲，诏遇提督缺出题奏，寻调肃州镇总兵。

江南大营诸将善战者，向荣旧部多蜀将，张国樑所部多粤

将。蜀将以虎坤元为首，周天培及玉良次之。时浙江军事亟，议分军赴援，咸属望於张国樑，而围攻江宁，功在垂成，国樑为全军所系，不克行。坤元、天培已前歿，乃命玉良总统援浙诸军，专办浙江军务，未至而杭州陷，将军瑞昌独坚守驻防内城，与贼相持。玉良率六百人驰至，出贼不意，毁武林、钱塘诸门外贼垒，梯城而上，遂复杭州。捷闻，诏嘉为奇功，赐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擢广西提督。

贼之扰浙也，原以牵制江南军，故见玉良至，则不战遽去，由广德分路趋江宁。总督何桂清驻常州，檄玉良回援，而贼别队已侵江南大营后路。桂清留玉良於常州以自卫。未几，江宁兵溃，张国樑、和春先后殉，诏玉良代节制其军。常州陷，御贼於无锡高桥，贼由间道出九龙山袭无锡。玉良前后受敌，退保苏州，入城计守御，未定，溃兵应贼，苏州亦陷。玉良奔杭州，褫职，隶瑞昌军。瑞昌令规复严州，继克常山，复原官。十一年，复遂安，而严州又陷。玉良自江南败衄后，兵心已涣，不能复振。贼再攻杭州，驰援，军不用命，自知事不可为，战杭州城下，辄身临前敌，力斗，中飞砲，歿於军。赠太子少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祀本籍昭忠祠，谥忠壮。

鲁占鼇，四川成都人。由行伍官平番营守备，从向荣剿贼广西、江南。继从吉尔杭阿克上海，攻镇江，战皆力，累擢川北镇总兵，调建昌镇。苏州陷，为贼所执，骂贼被裔割，死之。赠提督衔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

刘季三，广西武宣人。以武举从右江道张敬修战桂林、全州，授左江镇标守备。从向荣至江南，积功至副将，赐号直勇巴图鲁。咸丰八年，大兵攻秣陵关，季三於葛塘寺设伏，出贼不意，斩关入，火之，又破六郎桥贼巢，功皆最，擢直隶通永镇总兵。十年，张国樑督诸军攻江宁，季三任上关一路，寿德

洲守贼秦礼国献垒内应，破上关，拔出难民千馀，解散胁从五千馀人。从张玉良援浙江，克余杭、临安，进秩提督。是年秋，贼陷严州，掠富阳，季三孤军往援，战竟日，死之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忠毅。

双来，徐氏，汉军正白旗人。由拜唐阿累迁銮仪卫治仪正，出为甘肃碾伯营都司，擢秦州营游击。道光二十七年，赴援回疆，行至黑孜布依遇贼。兵少，被围，相持十馀日。援至，合力破贼。方围急，贼塞水源以断汲路，越日泉涌盈塘。宣宗闻之，嘉叹曰：“此将士忠义所感也！”命以参将用，赐花翎、法福哩巴图鲁勇号。寻败贼於骆驼脖子，加副将衔。历灵州营参将、永固协副将。

咸丰二年，调赴钦差大臣琦善军，擢肃州镇总兵。三年，从琦善攻扬州，勇锐为一军之冠，战辄手执大旗以先，迭破贼，毁西北隅土城，悉夺其营垒。贼遁入城死守，围攻两阅月。双来发砲坏城垣丈馀，作桴渡河，逼城布云梯，鼓勇先登，纵火，贼於城上苦斗，枪弹如雨。双来伤颊，折二齿，晕跌，扶下，从卒多伤亡，以无继援而退。特诏褒奖，加提督衔，他将观望者并被谴。越旬日，双来复督队攻城，力战逾时，中砲，洞穿右股，犹大呼登城杀贼。翌日，创甚，卒於军。

文宗素知其勇，事闻，震悼，手批其疏曰：“双来何如是不幸？朕陨涕览奏，不胜悲愤！然视彼贪生退缩者，奚啻霄壤。”诏依提督例优恤，赐银一千两，命枢归时专奏入城治丧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忠毅。后都统德兴阿疏言双来与总兵瞿腾龙战绩尤异，先后於江北阵亡，请在扬州建双忠祠合祀，诏允之。

瞿腾龙，字在田，湖南善化人。由行伍补千总，剿瑶匪赵金龙及乾州苗有功，累擢古丈坪营都司，署镇筴镇标游击。咸

丰元年，率标兵赴广西剿匪，迭破贼於武宣桐木、马鞍山，永安古排塘。二年，援桂林，以巨砲击贼於文昌门，歼毙甚众，赐号莽阿巴图鲁，擢永绥协副将。追贼入湖南，迭战於宁远、耒阳、永兴、安仁。贼围攻长沙，腾龙率苗兵千人赴援，偕邓绍良破南门外贼栅。贼以地雷轰城，圯十馀丈，腾龙守城缺力御，斩悍贼三百余人，城复完，加总兵銜。

三年，从向荣战武昌，遂尾贼东下，擢湖北郧阳镇总兵。抵江宁，贼已分党北犯，命率所部驰赴山东、河南防剿。行至高邮，琦善疏留其军会攻扬州。腾龙身先士卒，与总兵双来并号军锋。既而双来以伤殒，遂兼领其军，充翼长，琦善甚倚之。扬州久不克，而贼之踞瓜洲者尽力来援。腾龙扼三汊河，贼至，十倍我军，腾龙下令“有进无退，回顾者斩”，下马持大刀闯入阵，士卒皆喋血战，贼退，夜乘雷雨突之，贼不辨众寡，自相践踏，及晓，尸骸狼藉，毙贼二千有奇。寻贼扬帆迳趋扬州南门，登东岸，复驰击走之。於是树巨樁以阻河路，城贼屡突围，击退。十一月，贼全队冲出，并入瓜洲，乃复郡城。

初，向荣疏调腾龙回军江宁，不许。至是诏率兵援安庆，琦善奏三汊河要冲，恃腾龙力守，仍请留。贼於运河南岸筑数垒以逼三汊河，进攻破之。四年正月，进攻瓜洲，设伏诱贼出，伏起，大破之。二月，复进攻，乘夜雪袭贼，连破二垒，深入，贼倾巢出，钞官军后，围数重，战竟日，被伤，下马步战，力竭死之，年六十有四。赠提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威壮。

王国才，字锦堂，原姓罗氏，云南昆明人。以武举效力督标，洊升守备。道光末，剿弥渡回匪，擒贼首海老陕，赐号胜勇巴图鲁，擢都司。从剿广西贼，转战大黄江、永安州有功。寻撤滇军归伍。咸丰二年，平寻甸回匪，擢山东青州参将。

三年，吴文镕移督两湖，疏调率所部赴湖北，行至天门，遇贼，以亲兵七十人击走之。会文镕战歿黄梅，国才将返滇，过荆州，将军官文留之，予兵千二百、练勇五百，守城北龙会桥。贼万馀猝至，军士气沮，国才曰：“贼如潮涌，不进何以求生！”亲以鸟枪毙执旗贼，大呼陷阵，贼披靡，坠河无算。追至马湟山，贼败窜，军中称其勇。官文令整饬诸县团练，荆州获安，赐花翎，以副将升用。四年，署督标中军副将，从总督杨霈防德安。

会湘军规大冶，国才当右路，连破贼，克蕲州。杨霈以川练千人益其军，进攻九江。五年，率部将毕金科战城下，数捷。会扬霈师溃，国才回援武昌，夜至，城已陷，未知也；先驱入城，始觉。贼由汉阳悉众来拒，国才突围出，驻金口，进大军山。寻屯沌口，偕水师合攻汉阳，设伏诱贼出，歼之。贼屡袭金口、沌口，皆击退。破大别山贼垒，授竹山协副将，署鄖阳镇总兵。总督官文进逼汉阳，国才屡从破贼。六年，诸军合攻，国才越壕逼城下，一拥而入，巷战，杀贼甚众，加总兵衔，记名简放。复黄梅，守之，改隶将军都兴阿。七年，贼由太湖来犯，以空城诱贼入，斩获无算。追至九江对岸，连破贼段窑、枫树坳、狗山镇。云南回匪炽，调回援，官文、胡林翼疏留不遣。黄梅城僻隘，国才谓不足屏蔽，请守双林驿。都兴阿不许，乃屯城西，分副将石清吉守城，贼屡犯，却之，授贵州安义镇总兵。六月，皖贼陈玉成纠贼数十万上犯，国才被围，力战，歿於阵。赠提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建专祠，谥刚介。

虎坤元，字子厚，四川成都人。父嵩林，咸丰初，以湖南游击调广西剿匪，从向荣战紫荆山，攻永安，解桂林、长沙围，并有功。从至江南，累擢湖北宜昌镇总兵。偕巡抚吉尔杭阿克上海，遂从攻镇江，屡破贼於宝盖山、仓头、下蜀街、高资。

在江南军中称宿将。

坤元，年十七，从父军，勇力过人，战辄先登，军中号曰“小虎”。初至江宁，夺鍾山贼垒，功最，擢守备。四年，克高淳、太平，赐花翎、鼓勇巴图鲁勇号，擢川北镇标都司。五年，援湾沚，焚贼舟，乘胜取芜湖，坤元跃登城，杀守陴贼，遂克之。六年，江宁贼出援镇江，坤元元旦驰至三汊河，击败之。又战於下蜀街，破贼垒，追贼直至仙鹤门，擢建昌镇标游击。从总兵秦如虎援浙江，而宁国告陷，遇贼於宣城红林桥，设伏，身率数骑诱贼，败之。进攻宁国未下，回援镇江，嵩林为贼所困，驰入重围掖之出。会江南大营溃，向荣等退守丹阳，贼蹑至，势甚张，坤元偕张国樑力战却之。遂从嵩林移驻珥陵，扼贼犯常州之路。未几，国樑战五里牌，伤胯，急召坤元夜至，简精锐，未晓即出，逾简渎河，东攻黄土台贼垒，跃上垒墙，毁其柵，大队拥入，劲骑钞截，贼无脱者，连破五垒。国樑亦破河西贼垒，贼势始挫。

坤元以是名出诸将上，乘胜进兵，逾月遂解金坛之围，擢参将。进攻东坝，填壕登城，负创力战，手斩悍贼，复之。又克高淳，以副将佟先升用。七年，会攻溧水。贼屡来援，与城贼夹攻官军。坤元迭破之於邬山、拓塘、博望、天里山、小茅山，凡十馀战，歼戮无算，擒伪迓天侯陈士章，鏖斗城下四昼夜，跃登南门，复溧水，授贵州定广协副将。又败贼於高阳桥，克湖墅、龙都。张国樑攻句容，贼坚守未下，檄坤元往助。值贼出扑，率数十骑突之，进逼南门，纵火焚城楼，大军继之，遂克句容。叙功，以总兵记名简放。从国樑规镇江，时贼由江宁来援，蚁聚七星观、仓头。坤元以轻骑诱敌入伏中，大败之，追击，立破三垒。贼退至三汊河，伏兵又起，无去路。坤元大呼：“弃戈者免死！杀贼首者赏！”降者数百人。是役斩馘及

淹毙者三千有奇，生擒三百。寻败贼於西堰冈，援贼复於仓头、顾家坝筑垒。坤元於山后树帜为疑兵，自率小队冲锋，殄悍贼。而贼以大队来拒，诸军环击，乘势全毁贼营，镇江守贼遂遁。追至龙潭，痛歼之。坤元甫授直隶通永镇总兵，文宗手批其谢恩疏曰：“闻汝父子在军营甚为奋勇。汝年未三十，已膺显秩。务自勉励，以副朕望。”至是复下部优叙。寻丁母忧，夺情留军。

八年，攻秣陵关，逼贼巢为垒。贼出斗，败之，穷追，单骑独前，惟游击刘万清从，疑有伏，止之，勿听，进至石桥，中枪而殒，万清夺其尸还。和春疏闻，言：“坤元从军八载，忠勇性成。善以少击众，自为都守。父子所入之货，悉以养勇士。故旌旗所指，无不披靡。历经颁给御赐金牌六次，受二等伤四次，头等伤十二次。灼颈落指，濒死者屡矣。既歿，大江南北同声悼惜。”诏从优恤，於溧水、湖墅及死事地方建专祠，谥忠壮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。未娶无子，以弟坤冈袭。是年，其父嵩林守溧水，为贼陷，坐褫职，以坤元阵亡故，获免治罪。嵩林回籍助剿滇匪，命襄治团练，寻卒於家。

戴文英，广东罗定人。由行伍从剿罗镜凌十八有功，擢千总。咸丰三年，从向荣援江宁。初至进攻，文英偕张国樑穿越深林丛箬十馀处，潜袭雨花台贼营后，大败之，赐号色固巴图鲁。四年，剿贼七桥甕，往来冲锋，又偕总兵德安破贼营。五年，战高资，皆以勇锐称，累擢惠州营都司。六年，攻镇江，战於京岷山。驰马入贼阵，枪毙悍贼甚多，擢南诏营游击。从张国樑援金坛，率精锐过河奋击，解金坛之围。两江总督怡良荐举将才，文英与其选。大兵克东坝贼垒，平宝堰贼巢，文英率茅村团练独当一路，斩获多，擢淮安营参将。七年，从张国樑攻镇江，驻红花山。贼众来扑，文英冲入贼中，手刺杀悍酋

数人，贼大败，擢江南督标中军副将。是年冬，攻克镇江府城，记名总兵。八年，克秣陵关，授直隶通永镇总兵。

时江宁长围渐合，贼百计溃围，屡出冲突。文英从张国樑四面兜剿，直抵外壕，焚毁望楼。皖北援贼陷溧水，文英偕张玉良驰赴会剿，分攻红蓝埠，逼河砲击，乘夜渡河，踏平贼垒，遂复溧水。而贼复自西路来援，文英自督前队，以劈山砲迎击，骑兵包抄，毙贼无算。会提督邓绍良在宁国为贼所困，文英驰援，遇贼於湾沚，连战皆捷，而贼至愈众，力竭，歿於阵。

文英在军中以善战名，为张国樑所倚，甫擢专阃而殁。文宗惜之，优诏赐恤，称其所向有功，克溧水，破援贼，功为尤著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武烈。

论曰：乌兰泰忠勇冠军，与向荣不合，致无成功，时论多右之。邓绍良、周天受老於军事，保障皖南，军律不严，终不能保全浙境。张玉良后起，号骁健，江南师溃之后，竟不复振。诸人皆当一面，以死勤事，其成败有足鉴者。双来、瞿腾龙、王国才、虎坤元、戴文英并以善战名，志决身殁，时论惜焉。

列传一百九十

胜保 托明阿 陈金绶 德兴阿

胜保，字克斋，苏完瓜尔佳氏，满洲镶白旗人。道光二十年举人，考授顺天府教授。迁赞善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讲，累迁祭酒。屡上疏言事，甚著风采。历光禄寺卿、内阁学士。

咸丰二年，因天变上疏论时政，言甚切直，略谓：“广西贼势猖獗，广东、湖南皆可忧。赛尚阿督师无功，请明赏罚以振纪纲。河决不治河员之罪，刑轻盗风日炽，应明敕法以肃典常。臣工奏摺多留中，恐滋流弊。一切事务，朱批多而谕旨少。市井细民，时或私论圣德。”疏入，下枢臣传问疏末两端，令直言无隐。覆奏曰：“朱批因事垂训，臣工奉到遵行，他人不与闻，非若谕旨颁示天下。近日诸臣条奏虽依议，而原奏之人不知；交部重案，覆奏依议，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。古者象魏悬书，俾众属目。似宜通行宣示，以昭朝廷之令甲，而杜胥吏之蔽欺。至愚贱私议，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，或谓勤俭之德不及先皇。今游观之所，焕然一新。释服之后，必将有適性陶情之事，现在内府已有采办犁园服饰以备进御者。夫鼓乐田猎，何损圣德。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书曰：‘无于水监，当于民监。’诚不可不察也。”文宗不恚，明谕指驳，以其意存讽谏，不之罪也。寻因自行撤回封奏，降四品京堂。

会粤匪犯武昌，胜保疏陈办贼方略，命驰往河南，交钦差大臣琦善差遣。三年春，偕提督陈金绶率兵援湖北、安徽，而

江宁告急。至则城已陷，驻兵江浦。胜保疏陈军事称旨，命以内阁学士会办军务，克浦口而贼陷扬州，偕陈金绶进剿。击贼镇海寺南，破之，薄扬州城下，赐花翎。又连破贼於天宁、广储门外。

奉命赴安徽剿贼，而贼已入河南，渡河围怀庆。胜保会诸军进击，将军托明阿军其东，胜保军其南。时督师大学士讷尔经额遥驻临洺关，援军数路久顿城下，惟二军战较力，命胜保帮办河北军务。七月，分三路进攻贼垒，大破之，怀庆围解，加都统衔，赐黄马褂，予霍奎巴图鲁名号。贼窜山西，连陷数县，诸军迁延，惟胜保率善禄、西凌阿兵四千尾追，一破之封门山口，再破之平阳，绕出贼前，扼韩侯岭，寻复洪洞、平阳。劾逗留诸将托云保、董占元、乌勒欣泰等，罪之；诏嘉胜保果勇有为，授钦差大臣，代讷尔经额督师，节制各路，特赐康熙朝安亲王所进神雀刀，凡贻误军情者，副将以下立斩以闻。

贼既不得北窜，转而南，由泽、潞间道入直隶境。讷尔经额师溃於临洺关，贼复猖獗，窜顺德、赵州、正定。胜保由井陘一路迎截，坐追贼不力，镌二级。命惠亲王绵愉为大将军，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，驻军涿州，直隶军务仍责胜保专任，而以西凌阿、善禄副之。贼东窜，由深州、河间窥天津，胜保转战追贼至静海。贼由独流分踞杨柳青，迭击之，遂聚於静海、独流，负隅久踞。诏僧格林沁进军合剿。四年春，贼突围走阜城，追击，歼贼数千，阵毙悍酋吉文元。而援贼由江北偷渡黄河扰山东，命胜保移兵往剿，临清失守，坐褫职，戴罪自效。寻破贼，克临清，馀贼南走，追击迭破之，解散甚众。及窜入丰县，仅千余人，蹙之河岸，悉数歼除。捷闻，复职，加太子少保。僧格林沁围林凤祥、李开芳於连镇，久未下，命胜保回军会剿。开芳突出，分股窜山东，胜保亲率轻骑追之，

贼陷高唐踞守，围之数月不能克。迭诏诘责，褫职逮京治罪，遣戍新疆。直隶、山东贼既平，予蓝翎侍卫，充伊犁领队大臣。

六年，召还，发往安徽军营差遣。七年，予副都统衔，帮办河南军务。擒匪方炽，胜保至，连破之方家集、乌龙集、柳沟集，克三河尖老巢。又克河关，复霍丘，大捷於正阳关，斩擒首魏蓝奇等，加头品顶戴。八年，平酆家集、乔家庙、赵屯诸擒巢。粤匪大股围固始，击破之，歼贼万馀，斩伪显天侯卜占魁等，固始围解。诏嘉谋勇兼优，遇都统缺出题奏，复黄马褂、巴图鲁，免其弟廉保遣戍罪。粤匪陈玉成、李侍贤合陷庐州、凤阳，授胜保镶黄旗蒙古都统，命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安徽军务，连破贼於定远池河、高桥。督军抵三河，贼遁走。擒首李兆受久踞江、淮间，与粤匪勾结。及见粤匪屡挫，渐持两端。胜保亲至清流关密招之，许归诚后免罪授官。兆受以其部下家属在江宁，请缓发。至是进攻天长，兆受内应，克之，遂献滁州，奏授参将职，改名世忠，安置降众，自为一军。九年，克六安，擒首张元龙以凤阳降，复临淮关。进克霍山、盱眙，破贼清水镇，斩其酋吴加孝，遂克怀远，而庐州、定远久未下，贼仍蔓延。丁母忧，夺情留军。

十年，罢钦差大臣，命赴河南剿匪。御史林之望论劾，降授镶蓝旗汉军副都统。复坐剿匪不力，降授光禄寺卿，召回京。甫至，会英法联军内犯，命率八旗禁军驻定福庄，偕僧格林沁、瑞麟进战通州八里桥，败绩，胜保受伤，退保京师。停战议和，胜保收集各路溃军及勤王师续至者共万馀人。疏陈京兵亟应训练，拟议章程以进。命兼管圆明园八旗、内务府包衣三旗，亲督操练，是为改练京兵之始。

十一年，擢兵部侍郎，擒匪扰山东，诏分所部五千人畀僧格林沁往剿。寻命胜保赴直、东交界治防，连克丘县、馆陶、

冠县、莘县，破贼老巢。招降擒首宋景诗，率众随军。复朝城、观城，命督办河南、安徽剿匪事宜。河北肃清，予优叙。

是年七月，文宗崩於行在，穆宗嗣位，肃顺、载垣、端华等辅政专擅。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，肃顺等颇忌憚之。洎回銮，上疏曰：“政柄操之自上，非臣下所得专。皇上冲龄嗣位，辅政得人，方足以资治理。怡亲王载垣、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，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；今竟揽君国大权，以臣仆而代纶音，挟至尊而令天下，实无以副寄托之望，而履四海之心。该王等以承写朱谕为辞，居之不疑。不知皇上缙承大统，天与人归，原不以朱谕之有无为重。至赞襄政务，当以亲亲尊贤为断，不当专以承写为凭。先皇帝弥留之际，近支亲王多不在侧。仰窥顾命苦衷，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，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，待皇上自择而任之，以成未竟之志也。嗣圣既未亲政，皇太后又不临朝，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。其托诸掣签简放，铃用符信图章，以此取信於人，无如人皆不信，民曷可畏，天下难欺。近如御史董元醇条陈，极有关系，应准应驳，惟当断自圣裁，广集廷议，以定行止。乃径行拟旨驳斥，已开矫窃之端，大失臣民之望。道路之人皆曰：‘此非吾君之言也，非母后圣母之意也。’一切发号施令，真伪难分。众情汹汹，咸怀不服。夫天下者，宣成皇帝之天下，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者也。昔我文皇后虽无垂帘之明文，而有听政之实用。为今之计，非皇太后亲理万几，召对群臣，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；非特简近支亲王佐理庶政，尽心匡弼，无以振纪纲而顺人心。惟有籥恳皇上俯察刍蕘，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，而於近支亲王择贤而任，仍秉命而行，以成郅治。”奏上，会大学士周祖培等亦以为言，下廷议，从之。肃顺等并伏法。寻授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。

时捻匪肆扰皖、豫间，以张洛行为最强。苗沛霖自踞寿州，逼走巡抚翁同书后，佯称就抚，阴与粤匪陈玉成勾结。署巡抚贾臻被围於颍州，久不解。楚军已克安庆，陈玉成退踞庐州。朝廷本意安徽军事属之李续宜，用为巡抚。沛霖旧隶胜保部下，心惮楚军，扬言胜保来始薙发。贾臻以闻，诏促胜保援颍州。同治元年，遣军先进，为贼所挫。三月，胜保至，击破贼垒，围乃解，加兵部尚书衔。多隆阿等克庐州，陈玉成遁走，沛霖诱擒之，献於胜保军。诏於军前诛玉成，赦沛霖罪，许立功后复官。沛霖拥众号十万，所属二百餘圩。与张洛行势敌相仇，自请剿之，心实叵测。诏询曾国藩、官文、李续宜、袁甲三等，皆主剿。独胜保一意主抚，上疏言事权不一，身为客军，地方掣肘，请以安徽、河南两巡抚帮办军务，允之。迭诏训饬，褒其才略，戒其骄愎。卒不悛，力言沛霖无他，而为李续宜所疑，恐激变。续宜奉旨进驻颍州，亦迄不至。

会陕西回乱炽，多隆阿援军阻隔不能遽达。遂授胜保钦差大臣，督办陕西军务。八月，转战至西安，解其围。降捻宋景诗中途率众叛走。东路同州、朝邑犹为回踞，诏责胜保专剿东路，命多隆阿进军分任西路。胜保力不能制贼，而忌多隆阿，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，严诏斥阻，不听。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，乃止。於是中外交章劾胜保骄纵贪淫，冒饷纳贿，拥兵纵寇，欺罔贻误，下僧格林沁及山西巡抚英桂、西安副都统德兴阿察实奏上，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，传旨宣布胜保罪状，褫职逮京，交刑部治罪，籍其家。

二年，王大臣会鞫，胜保仅自承携妾随营，呈诉参劾诸人诬告之罪。诏斥其贪污欺罔，天下共知，苗沛霖已戕官踞城，宋景诗反覆背叛，皆其养策贻患，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；念其战功足录，从宽赐自尽，并逮其从官论罪有差。当其被逮也，

降擒李世忠已擢至提督，请黜己官为之赎罪，不许。御史吴台寿疏言胜保有克敌御侮之功，无失地丧师之罪，请从未减。台寿兄台朗在胜保军中，诏斥党附，褫台寿职。

托明阿，栋鄂氏，满洲正红旗人。由侍卫擢护军参领，出为山东兖州营游击。从巡抚武隆阿征回疆，以功赐花翎。累擢曹州镇总兵，调四川松潘、重庆二镇。道光二十四年，擢四川提督，以病去职。二十七年，起授乌鲁木齐提督。调陕西，擢绥远城将军，整饬戎政，勤于训练。

咸丰三年，粤匪林凤祥等陷扬州，逼淮、徐，命率所部赴江南、山东交界防堵，进屯清江浦。贼窜滁州，托明阿赴援，与周天爵会剿。遂追贼至河南，迭战於睢州、杞县、陈留、中牟，进克汜水，歼贼千馀，被珍赆，命襄办军务。贼窜河北，围怀庆，乃渡河会诸军分路进攻，迭有斩获。贼筑土城树木栅以拒，合攻破之，擒斩数千。贼始遁，怀庆围解。论功，赐黄马褂，予西林巴图鲁名号。追贼山西，诏以胜保督师，命托明阿襄办。贼窜入直隶境，坐降五级留任，寻以伤剧解职回旗。四年春，病痊，命赴直隶，仍帮办僧格林沁、胜保军务。贼方踞阜城，坚守不出，诸军围之。托明阿屯东北，贼来扑，辄击退，突由东南隅窜出，踞连镇，夹运河。托明阿与都统西凌阿军东西两岸，围复合。

会琦善督师扬州，卒於军，命托明阿为钦差大臣，驰往代之，授江宁将军。自贼踞江宁，镇江、扬州皆陷，南北梗阻，大军分两路，向荣军江南，琦善军江北。江北军攻扬州不能克，贼弃城去，聚於瓜洲，与南岸镇江相犄角。江宁贼时乘钜舰顺流而下，陆师不能扼，水师力薄，亦不能制贼。上游浦口最当冲要，贼於沙洲结营，时图进窜。恃总兵武庆一军及道员温绍原六合练勇为屏蔽，亦不能进取。托明阿至军，令副将鞠殿华

毁运河铁钑巢，提督陈金绶循东岸进攻，小有斩获。又截击贼旂，毙伪丞相黄起茅。自督舟师渡江，略北固山、金山而还。五年，瓜洲、镇江贼合犯仪徵，令副都统德兴阿、总兵李志和击退。又进军三汊河，诱贼败之。托明阿见僧格林沁於连镇、冯官屯皆以围墙制贼，议仿其法，於瓜洲筑长围以困之。然瓜洲滨大江，江路不断，且地势袤长不易守，实无足恃。围成，屡偕陈金绶进攻，无大胜利。江宁贼踞江浦石矶桥，武庆、西昌阿等驰击，克之。巡抚吉尔杭阿督师攻镇江甚急，於是议南北同时进剿。

六年二月，江宁贼大举援镇江，未得逞。渡江与瓜洲贼合，突越土围，四出纵火。官军战士桥竟日，伤亡多。托明阿营垒被毁，退三汊河，又退秦家桥，几不能军。陈金绶、雷以誠等亦退走，扬州遂陷。诸营溃散，惟德兴阿犹整军力战。向荣遣邓绍良渡江来援。越十日，复扬州，而江浦亦为贼踞。诏褫托明阿职，留营效力，寻以病归。

八年，予头等侍卫，率兵驻杨村防英兵内犯，授直隶提督，迁西安将军。同治元年，以伤病乞休，四年，卒。

陈金绶，四川岳池人。从剿教匪，授把总，积功至都司。道光初，从征回疆，破贼於佳噶赖，功最，赐号逸勇巴图鲁，擢留坝营游击。十三年，直隶总督琦善调司教练，累擢督标中军副将，琦善倚之，以堪胜总兵荐，擢天津镇。

二十二年，擢直隶提督。及琦善督师剿粤匪，率所部三千以从。诏金绶为杨遇春旧部，命帮办军务，率兵先发。又以其不谙文字，命胜保偕行。咸丰三年春，趣援江宁，偕胜保克浦口，诏责专防江北。扬州陷，由六合、仪徵趋援。琦善大军始至，合攻扬州。琦善军其北，金绶、胜保军其西，累战皆捷。贼坚守数月不下，而瓜洲一路通江，兵少不能合围。贼分犯浦

口踞之，进陷滁州，遂北窜。胜保率兵赴安徽应援，迭诏以孤城久抗，责攻益急。总兵双来奋进，缘梯登城，金绶策应。兵不听命，双来以无援负创退，寻歿於军，自此不敢力攻，而贼时由瓜洲窥伺来援，屡却之。十一月，贼陷仪徵，两路同时来犯。参将冯景尼守杨子桥，先溃，诸军多失利。城贼拥輜重突出趋瓜洲，琦善、金绶不能截击，并坐褫职留军。扬州虽复，贼久踞瓜洲。四年春，琦善卒於军，金绶暂署关防。托明阿至，偕金绶进攻瓜洲，毁贼砲台。寻攻新桥贼垒，金绶之侄能义及游击海明殁於阵。

江北军多疲玩，金绶年老，文宗以其谨愿，姑容之。阅时辄报小捷，屡以虚饰被斥。至托明阿兵溃土桥，金绶及雷以誠驻万福桥，望风而走。事后饰辞自辨，又奏随同克复扬州，为德兴阿论劾，应治罪，金绶已先歿於军矣。

德兴阿，乔佳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黑龙江驻防。道光末，由驻京前锋授蓝翎侍卫、乾清门行走，累擢头等侍卫。以善骑射受文宗知，曾手擒奔马，赐黄马褂。

咸丰二年，命率黑龙江兵赴琦善军。三年，从攻扬州，屯蒋家庙，为通仪徵要路，城贼窜出，奋击败之。瓜洲援贼进踞虹桥，与守备毛三元夹击於三汊河。德兴阿单骑陷阵，射殪其酋，大破贼，加副都统衔。别贼破仪徵，分两路来犯。德兴阿急趋东石人头，毁贼浮桥。而瓜洲贼又进筑土城於河西，偪三汊河，与仪徵贼相犄角。德兴阿偕总兵瞿腾龙渡河毁贼营，贼乃不能西进。是年冬，贼弃扬州城退踞瓜洲，官军进复仪徵，授正白旗汉军副都统。四年，偕瞿腾龙进攻瓜洲，腾龙深入，为贼所袭，殁於阵。德兴阿率劲骑驰援，贼败走，军赖以全，赐号博奇巴图鲁。寻复败贼三汊河，贼埋地雷诱官军，德兴阿侦知，挥军绕路而前，贼伏垒不出，遂分军两路夹攻，斩馘过

当，夺获大砲地雷。捷闻，晋御前侍卫。五年，迭攻瓜洲贼垒，又截击窜贼於虹桥、八江口等处，皆获胜。六年，托明阿兵败於土桥，扬州复陷，诸军涣散，独德兴阿军未动。诏黜托明阿，以德兴阿为钦差大臣，加都统銜。败贼薛家楼，进规郡城。贼万人迎敌，德兴阿身先士卒，斩贼酋一，诸军乘之，贼大溃，乘胜复扬州。同时江浦、浦口并为贼踞，令总兵武庆攻克之。

德兴阿战功素为江北诸军冠，惟不晓汉文，命少詹事翁同书为帮办。添调新兵，军声稍振，进规瓜洲。七年，参将富明阿破贼於土桥、四里铺，水师又击沉贼船，斩伪将军陈磊。是年夏，合水陆诸军进攻，毁贼舰及砲台。德兴阿亲督战，更番进逼，至十一月，大破之，复瓜洲。贼负隅历四年，至是始克。诏嘉调度有方，赐双眼花翎，予骑都尉世职。乘胜逼金山，剿平新河口、龙王庙等处馀匪。江南军亦同日克镇江，专力进攻江宁。八年春，德兴阿进军江浦，获胜。江宁贼势日蹙，悍党陈玉成等由安徽纠众来援，德兴阿兵败於浦口，退保六合，褫双眼花翎，革职留任。贼连陷江浦、天长、仪徵，德兴阿不能救，扬州亦陷，褫世职。寻张国樑率兵渡江复扬州，而德兴阿拥兵邵伯，观望不前，严旨斥责。温绍原守六合历数年，为江北屏蔽，至是亦以援绝被陷，绍原死之。翌日而张国樑驰至，已无及。国樑以江宁军事急，移军渡江，诏责德兴阿规复六合，军已不振，迄无功。

何桂清疏劾：“德兴阿秉性粗率，初赖翁同书相助，得克瓜洲。自同书调任安徽巡抚去后，左右无人，毫无谋略，贻误军事。”和春亦劾其举动乖谬，难以图功。文宗犹念其前劳，未遽加谴，九年，以围攻六合久不下，革任召还。自此江北不置帅，军务统归和春节制。寻予六品顶戴，交僧格林沁差遣。

十一年，署密云副都统。同治初，授西安右翼副都统，留

办山西防务，又移驻陕西同、朝一带防剿。五年，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授正红旗汉军副都统，帮办新疆北路军务。六年，丁母忧回旗。寻卒，依都统例赐恤，谥威恪。

论曰：胜保初以直谏称。及出治军，胆略机警，数著功绩。然负气凌人，虽僧格林沁不相下。自馀疆臣共事，无不齟互劾。文宗严驭之，屡蹶屡起，盖惜其才也。始终以客军办贼，无自练之兵，无治饷之权；抚用悍寇而紊纪律，滥收废员而通贿赂，又纵淫侈不自检束。卒因袒庇苗沛霖，与楚军不相能，朝廷苦心调和而不之喻，遂致获罪，功过固莫掩也。托明阿、德兴阿皆战将，非独当一面之才，负乘僨事，宜哉。斯又不足与胜保并论矣。

列传一百九十一

僧格林沁 舒通额 恆龄 苏克金 何建鼇 全顺 史荣椿 乐善

僧格林沁，博尔济吉特氏，蒙古科尔沁旗人。本生父毕后，四等台吉，追封贝勒。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，尚仁宗女。公主无出，宣宗为选於族众，见僧格林沁仪表非常，立为嗣。道光五年，袭封科尔沁札萨克多罗郡王爵。十四年，授御前大臣，补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、正蓝旗蒙古都统，总理行营，调镶白旗满洲都统。出入禁闱，最被恩眷。

咸丰三年，粤匪林凤祥、李开芳等北犯，命僧格林沁偕左都御史花沙纳等专办京师团防。八月，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师溃临洺关，贼窜正定。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，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，上御乾清宫亲颁关防，赐纳库素光刀，命率京兵驻防涿州。十月，贼陷静海，窥天津。兵进永清，又进王家口。贼不得前，乃踞独流镇。四年正月，僧格林沁会钦差大臣胜保军乘夜越壕燔其垒，贼西南逸，追击之子牙镇南，擒斩甚众，赐号湍多巴图鲁。复连败贼於河间束城村、献县单家桥、交河富庄驿。贼窜踞阜城县城，附城村堡皆为贼屯。僧格林沁偕胜保率副都统达洪阿、侍郎瑞麟、将军善禄等诸军围击，毁堆村、连村、杜场诸贼屯，砲殄悍酋吉文元，贼犹顽抗，攻之累月不下。粤匪复自江北丰县渡河扰山东，浸近直隶境，欲以牵掣大军，胜保及善禄先后分兵迎剿，迭诏责僧格林沁速攻阜城，於是穴地为重壕长围困之。四月，贼乘风突围出，窜东光连镇。连镇跨运河，分东西两镇，村落相错，贼悉踞之。僧格林沁自

率西凌阿屯河东，令托明阿屯河西，别遣马队扼桑园。会胜保已破贼山东，回军合攻连镇。五月，贼酋李开芳以马队二千馀由连镇东突出趋山东，胜保率骑兵追之，遂窜踞高唐州。诏斥僧格林沁疏防，责速攻连镇自赎。会霖雨河涨，贼聚高阜，官军屯洼地，势甚棘。於是议开壕筑堤，以水灌贼营。堤成，蓄水势如建瓴，贼大困，屡出扑，皆击退。九月，东西镇各出贼数千，欲突围而窜，为官军所扼，粮尽势蹙。附近村庄皆收复，合力急攻，凡数十战。十二月，毙伪检点黄某。悍党詹启纶出降，焚西连镇贼巢，仅馀死党二千馀人，以大砲环击。五年正月，破东连镇木城，贼冒死冲突，尽歼之，擒林凤祥，槛送京师诛之。畿辅肃清，锡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，擢其子二等侍卫伯彦讷谟祜御前行走，敕移师赴高唐州督办军务。

先是，胜保围攻高唐久不下，密诏僧格林沁查办，至即劾罢之。贼闻连镇既下，丧胆欲遁。大军数日即至，故疏其防。贼果乘隙夜走，亲率五百骑追奔五十里，至茌平冯官屯，贼踞以守。合军围攻，四面砲击，贼掘地为壕，盘旋三匝，穴堀潜藏，穿孔伺击，攻者伤亡甚多。复议用水攻，挑河筑坝，引徒骇河水灌之。贼屡冲突，皆击退。四月，水入贼窖，纷纷出降。擒李开芳及其死党黄懿端等八名，械送京师诛之。北路荡平，文宗大悦，加恩世袭亲王罔替。五月，凯撤回京，上御养心殿，行抱见礼，赐朝珠及四团龙补褂。又御乾清宫，恭缴参赞大臣关防，赐宴勤政殿，从征将士、文武大臣并预焉。林凤祥、李开芳为粤匪悍党，狡狠善战，两年之中，大小数百战，全数殄灭，无一漏网，僧格林沁威名震於海内。

时英吉利在粤东开衅，乘东南军事方棘，多所要挟，每思北犯。故近畿肃清后，命西凌阿分得胜之师赴援湖北，而僧格林沁遂留京师。六年，丁本生母忧，予假百日，在京持服。寻

调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。七年四月，英吉利兵船至天津海口，命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军务，驻通州，托明阿屯杨村，督前路。仓猝徵调，兵难骤集，敌兵已占海口砲台，闯入内河。议掘南北运河泄水以阻陆路，别遣议和大臣桂良、花沙纳赴天津与议条约。五月，议粗定，英兵退。未尽事宜，桂良等赴上海详议。於是筹议海防，命僧格林沁赴天津，勘筑双港、大沽砲台，增设水师。以瑞麟为直隶总督，襄理其事。奏请提督每年二月至十月驻大沽，自天津至山海关海口，北塘、芦台、涧河口、蒲河口、秦皇岛、石河口各砲台，一律兴修。九年，桂良等在上海议不得要领。五月，英、法兵船犯天津，毁海口防具，驶至鸡心滩，轰击砲台，提督史荣椿中砲死。别以步队登岸，僧格林沁督军力战，大挫之，毁敌船入内河者十三艘。持数日，敌船引去。

九年六月，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国兵百餘艘复来犯，知大沽防御严固，别於北塘登岸，我军失利。敌以马步万人分扑新河、军粮城，进陷唐兒沽，僧格林沁力扼大沽两岸。文宗手谕曰：“天下根本在京师，当迅守津郡，万不可寄身命於砲台。若不念大局，只了一身之计，有负朕心。”盖知其忠愤，虑以身殉也。寻於右岸迎战失利，砲台被陷，提督乐善死之。僧格林沁退守通州，夺三眼花翎，褫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。迭命大臣议和，不就。敌兵日进，迎击，获英人巴夏礼送京师。战於通州八里桥，败绩。瑞麟又败於安定门外，联军遂入京。文宗先幸热河，圆明园被毁，诏褫僧格林沁爵、职，仍留钦差大臣。

十年九月，和议成，命遣撤残军，驰赴行在，未行，会畿南土匪蜂起，山东捻匪猖肆，复僧格林沁郡王爵，命偕瑞麟往剿。师至河间，匪多解散。诏促赴济宁、兖州督师。十一月，至济宁，贼已他窜回巢。疏陈军事，略曰：“捻首张洛行、龚

瞎子、孙葵心等，各聚匪党无数。此外大小头目，人数不少。每年数次出巢打粮，辄向无兵处所。迨官兵往剿，业经饱掠而归。所至抢掳货财粮米，村舍烧为赤地，杀害老弱，裹胁少壮。不从逆，亦无家可归。故出巢一次，即增添人数无算。此捻匪众多之情形也。匪巢四面一二百里外，村庄焚烧无存，井亦填塞。官兵裹粮带水，何能与之久持？一经撤退，匪紧蹙，往往因之失利。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，不能进攻之情形也。每次出巢，马步数十万，列队百馀里。兵贼众寡悬殊，任其猖獗，无可如何。前此粤、捻各树旗帜，近年彼此相通，联为一气。官兵在北，粤匪在南，捻匪居中，以为粤匪屏蔽。若厚集兵力，分投进剿，捻匪一经受创，粤匪蠢动，非竭力相助，即另图北犯，以分我兵势。此剿捻不易之情形也。臣原带马步六千，续调陕甘、山东绿营及青州旗兵，共一万二千余人。拟俟齐集，会合傅振邦、德楞额二军，相机直捣老巢。”疏入，诏：“捻匪正图北犯，应坐镇山东，以杜窥伺，毋轻举以误全局。”寻捻匪由徐州北窜，迎击於钜野羊山，亲率西凌阿、国瑞当其东，瑞麟及副都统格绷额当其西，杀贼甚众，而格绷额阵亡。瑞麟伤退，劾罢之，荐西凌阿、国瑞帮办军务。又劾团练大臣杜不能御贼，供应扰民，罢其任，团练归巡抚督办。邹县教匪宋绍明集众数千戕官，令国瑞、西凌阿击剿解散。

十一年，捻匪五旗并出，僧格林沁率诸将由金乡迎剿。遇贼於菏泽李家庄，战失利，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阵亡，回师驻唐家口。二月，令西凌阿驰赴汶上，会都统伊兴额、总兵滕家胜追贼至杨柳集，战歿。僧格林沁亲驻汶上，令西凌阿回守济宁。贼由沙沟渡运河，盘踞东平、汶上。德楞额追击於小汶河北岸，破之，贼始东窜。四月，令舒通额进剿，解滕县围。德楞额克沙沟营、临城驿，贼分两路奔窜。其入曹州境者，勾结

长枪会匪扰郛城、钜野，令知府赵康侯集诸县乡团御之。教匪宋继明复纠众踞邹县凤凰山，令国瑞、德楞额攻之，连破贼圩，继明寻遁走乞抚。六月，亲赴曹州进剿会匪，连破之於曹县安陵集、濮州田潭，擒其渠李灿祥、陈怀五等。八月，擒匪渡运河，犯泰安、济南。僧格林沁亲率大军追蹙，败之於孙家镇，贼走青州。九月，袭击於临朐县南，沿诸城至沂水，黑旗捻党跨河抗拒，分兵击之，追及兰山兰溪镇歼焉。捷闻，复御前大臣，赏还黄缰，授正红旗汉军都统，管理奉宸苑。穆宗即位，特诏嘉其勤劳，复博多勒噶台亲王爵。

是年冬，会东军攻曹郡会匪，破濮州红川口贼圩，搜斩无遗。毁刘家桥、郭家唐房贼巢，又破定陶贼於大张寺，复范县。西凌阿等攻擒匪於钜野境，大捷，定陶踞匪闻风遁走。会匪郭秉钧自河西来犯，连击之於崔家坝，至黄河南岸，屡挫贼锋，曹郡渐清。疏陈军事，略曰：“擒匪老巢多在宿州、蒙城、亳州境内，其北来，每由归德之虞、永、夏，徐州之丰、沛、萧、砀，直入山东之曹、单、鱼台，或由宿、徐北至韩庄、八闸。今领重兵进驻亳州，偏於西南一隅。北至徐州三百馀里，再东更虑鞭长莫及。如派队轮转，由西路进攻贼圩，即使得手，距亳州尚远，东路捻众岂能坐待，势必由丰、砀、韩庄抄袭我军之后，我军不得不回顾北路。一经移动，则亳东之贼尾随，受其牵掣。故屯兵亳州之议，在豫省为良策，若欲卫东省兼顾北路藩篱，则未可行也。臣拟俟曹属肃清，移营单县，观皖捻动静，剿抚兼施。邹县教匪踞险难攻，暂准投诚，以示羁縻，留兵镇压。待南捻稍松，相机办理。滕、峰之匪，德楞额招安刘双印、牛际堂等，若有反侧，仍应往剿。河北教、捻各匪，本年两次鸱张，众不过一二万。臣令西凌阿、国瑞两次会剿，胜保等方能得手。胜保於此匪尚不能独力剿除，岂能当十馀万之

擒众？寿张及曹属一带，臣已办理就绪，毋须胜保前来会剿。
“疏上，诏从之。

同治元年正月擒匪二万馀由江北丰县犯金乡、鱼台，令翼长苏克金击走之。二月，毫擒张洛行合长枪会匪西窜，势甚张。僧格林沁率马队追至河南杞县许冈，贼列队横亘十馀里。苏克金等奋击，毙贼二千馀。西路援贼至，豫军亦来会剿，婴城而守，连日鏖战。以马队伏壕边伺贼懈，城中突出劲骑冲贼营，伏赴夹击，毁贼垒七，斩馘千馀。越日余际昌率步队至，与苏克金合击，冲贼为两，追杀二千馀。於是先破赵圩贼寨，合攻焦寨，援贼数至，皆击卻，贼宵遁。是役三路合剿，歼匪万馀，捷闻，特诏褒奖。僧格林沁督率诸将穷追窜匪，破之於尉氏东。贼踞民寨坚守，围攻之，旋虚东面诱之出，至樊家楼，尽歼焉。五月，补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。长枪匪党董智信窜东明，苏克金驰剿，受降。营总富和破坦头集擒巢，招抚被胁数十圩寨。恆龄破焦桂昌於曹州，乞降，诛之。

六月，进攻商丘金楼寨。教匪郝姚氏及金鸣亭久踞金楼，其党尤本立、常立身尤凶悍，官军屡攻不克。僧格林沁先遣谍用间，谕令投诚，金鸣亭潜允降而不出，其子线驹居郭家老寨，密捕之。会有贼党通教匪，以鸣亭稟词示常立身，立身遂杀鸣亭，贼中自相疑忌。至是合兵进攻，游击许得等率降人为导，先攻入，大军继之，巷战，斩郝姚氏及其两子，常立身、尤本立、杨玉聪同授首，馀贼尽歼，夷其寨。乘势连破援贼於邢家圩、吴家庙、营廓集，前锋直抵亳州境。僧格林沁移驻夏邑，疏陈将帅市恩麾下，督抚见好属员，保举冗滥，吏治废弛，州县捏灾私徵，军饷不足，言甚切至。诏嘉其公忠，命统辖山东、河南军务，并直隶、山西四省督、抚、提、镇统兵大员均归节制。

八月，令恆齡、卓明阿等追擒匪姜台凌至裕州博望驿，大破之，餘众遁入山。别股李城、赵浩然等乘大军分队西行，纠众扰永城，复由砀山北窜。副都统色尔图喜追至鱼台罗家屯，战不利。僧格林沁促恆齡等回援，亲督进战於钜野满家洞，令马队诱贼深入，回击之，恆齡、国瑞分合冲突，毙贼数千。复连败之於子山集，贼东南窜。亳北白旗擒首李廷彦以邢大庄为老巢，附近贼圩互相首尾。九月，僧格林沁自攻卢庙，令国瑞、恆齡攻邢大庄及张大庄。廷彦见事急，诈称投诚，诱出诛之，党羽多乞降，惟孙老庄匪首孙彩兰不肯出。令降匪李菊奇为导，攻入寨，擒斩彩兰，诸寨皆下。亳东黑旗擒首宋喜沅，因与苏天柏相仇杀，诸悍党攻破王大庄、刘大庄两寨来降。诸小寨头目闻风归顺，亳北肃清。於是诸擒慑震兵威，多思反正。

二年正月，马林桥、唐家寨、张家瓦房、孟家楼、童沟集诸贼巢先后剿平，著名擒首魏喜元、苏天才、赵浩然、李大个子、田现、李城等或降或遁。张洛行为巨憨首恶，见势败，时思窜逸。会孙丑、刘大、刘二、杨二等由鹿邑西窜，令舒通额、苏克金等追之，战於魏桥，歼戮甚众。洛行欲由宿州趋徐州，为知州英翰所截。又闻西路诸匪被创，洛行遂潜回雒河集老巢。尹家沟、白龙庙与雒河集为犄角，二月，令舒通额等进攻尹家沟。贼出扑，击溃，遂攻雒河集。洛行夜遁，追至淝河北岸，拒战，歼贼过千，擒斩擒首韩四万等。逸匪多潜匿各庄寨，分军驻索。西洋寨擒首李勤邦投诚，诱擒张洛行及其子张熹以献，磔之。擒匪自蒙、亳创乱，已历十年，至是扫除。诏嘉僧格林沁谋勇兼备，加恩仍以亲王世袭罔替，并准服用上赐章服，以示优异。

时北路窜擒与教、会各匪勾结肆扰，僧格林沁回师，令恆齡、苏克金驰赴直、东交界会剿，自剿淄川踞匪刘德培。六月，

贼倾巢出扑，追败之於田庄，遂克县城。德培遁大白山，擒斩之，进攻邹县。白莲池匪首宋继明屡降屡叛，拥众二万馀，恃险抗拒。令总兵陈国瑞、郭宝昌猛攻，破其山寨，败窜红山，死守经月，粮尽欲遁。令舒通额等设伏岭下，陈国瑞於山北攻上焚其寨，杀贼过半。其窜山下者，伏起并歼。擒匪首李九，获宋继明尸及其家属。留国瑞暂驻，搜缉馀匪。即日令陈国瑞赴皖剿苗沛霖。

沛霖倔强淮北，当张洛行伏诛，惧，请散练归农。及僧格林沁北行，又袭攻蚌埠、怀远、寿州，围蒙城，皖军不能制。至是僧格林沁督军讨之。陈国瑞先至，连战皆捷，匪党丧胆。十月，大军进亳州，连克蒋集、杨家寨。与陈国瑞合攻，绝其粮道，破蔡家圩，淮河两岸贼垒悉尽。沛霖昏夜越壕出窜，为其党刺杀。总兵王万清斩首以献，逆党苗憬开等均伏法。寻破西洋集，擒匪首葛春元，颍、亳、寿境圩寨悉定，淮甸渐清。

时擒匪张洛行之侄总愚扰河南，令苏克金率马队往会剿，而降擒李世忠，官至江南提督，素跋扈，盘踞淮南，将为隐患。诏曾国藩密为处置，命僧格林沁驻军镇慑。三年春，世忠自请解兵柄。会汉南粤、擒诸匪纠合下窜，与张总愚相应接，将图南犯，为江宁踞贼声援。僧格林沁乃督师赴许州，进南阳，与河南、湖北诸军会剿，迭破贼於信阳、应山、郧阳之间。六月，江宁克复，大赉诸军，诏嘉僧格林沁转战勋勤，加一贝勒，命其子伯彦讷谟祜受封，复以所部蒙古马队最得力，保举素无冒滥，命择尤奏奖，赏兵丁银一万两。

七月，粤、擒诸匪麇聚麻城，令苏克金、张曜、英翰等分路进击，破贼垒数十。擒首陈得才以万众来扑，战於红石堰。苏克金力战，歼贼甚众，遽病喝卒，以成保代之。贼窜麻城南境闵家集，结垒为固，成保攻破之。总兵郭宝昌克蔡家畈，贼

窜河南光山、罗山。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，战於萧家河，援贼大至，稻陇地狭，马队失利，自翼长舒通额以下，阵亡将领十二人。八月，复战於光山柳林寨，先胜，中伏，为贼所围，力战始退，总兵巴扬阿死之。九月，张总愚东窜，与上巴河、蕲州之贼勾合，踞风火山，僧格林沁会鄂军进剿，连战破之。贼趋安徽境，分窜潜山、太湖、英山。十月，连破之於土漠河、乐兒岭、陶家河。匪目黄中庸率千人来降，追至黑石渡，令黄中庸为前锋，袭贼营，大军继之，冲贼为两段，贼目温其玉等率九千余人投械乞降。侦知贼分三路，遣兵分剿，擒首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，原为前敌。贼党甘怀德诱擒伪端王蓝成春出献，磔於军前。馀党汪传第、吴青泉、吴青泰、范立川等各率众乞抚，先后受降十数万人，著名匪首仅存数人。陈得才寻亦穷蹙自尽，惟张总愚、陈大猷西窜河南、湖北境，复猖獗。

十一月，僧格林沁督军追剿，败之於光山境，进至枣阳。粤匪赖文光、邱元才，擒匪牛洛红、任柱、李允等窜踞襄阳黄龙垱、峪山，官军进击小挫，而张总愚、陈大猷乘间与合，图犯樊城。大军追击於邓州唐坡，贼倾巢出扑，两面包钞，官军失利，伤亡甚多。僧格林沁自请严议，诏宽之，乃驻军南阳。十二月，贼由南召、鲁山窜踞宝丰张八桥。大军进逼，令郭宝昌、何建鳌分南北两路，恆龄、成保以马队护之。北路逼贼而营，贼来扑，成保横出钞袭，乘胜压过山冈；南路诱贼深入，从旁更番进击：两路皆捷，合军追击，直抵张八桥。贼夜遁入山，北趋河、洛。僧格林沁督军由洛阳取道宜阳，驻韩城镇。

四年正月，贼折而南犯鲁山，大军追及，战於城下。前锋得利穷追，后路为贼钞袭，翼长恆龄等阵亡。舒伦保、常顺马队接应，陈国瑞横突扼桥上，始得全师退，而舒伦保、常顺亦以伤殒。贼遂窜叶县、襄城，陈国瑞乘雪夜袭攻，纵火焚之。

贼东北窜新郑、尉氏，追及於双溪河，翼长诺林丕勒等击走之。贼南趋，由临颖、鄆城扰西平，裹胁愈众，遂犯汝宁。二月，僧格林沁进抵汝宁，贼由息县、罗山窜信阳。大军抵信阳，贼又北窜，追至确山。陈国瑞等步队亦到，令与全顺、何建鳌、常星阿、成保数路合击。郭宝昌设伏山口，僧格林沁登山督战，诸悍贼齐集，合力死斗。国瑞鏖战最力，宝昌伏起冲突，贼大败，尸横遍野，由遂平、西平、鄆城、许州、扶沟直走睢州。官军追至，又奔入山东境，渡运河至宁阳，折向曲阜。

官军驰追匝月，日行百里，往返三千馀里，马力久疲。自苏克金、舒通额、恆龄等殁后，得力战将渐稀。朝命先调湘淮军著名兵将，多观望不至，僧格林沁亦不原用之。至是匪踪剽忽，盘旋於亮、沂、曹、济之间。由汶上窜郛城水套，句结伏莽，众至数万。僧格林沁督师猛进，再战再捷。至曹州北高庄，贼拒战。军分三路合击，皆挫败，退扎荒庄，遂被围，兵不得食，夜半突围乱战，昏黑不辨行，至吴家店，从骑半没。僧格林沁抽佩刀当贼，马蹶遇害。时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内阁学士全顺、总兵何建鳌同殉於阵。

事闻，两宫震悼，诏嘉其忠勇性成，视国事如家事，饰终典礼视亲王，从优议恤。命侍卫驰驿迎柩至京，上奉两宫皇太后亲奠，赐金治丧，祀昭忠祠，於立功地方建专祠，配享太庙，谥曰忠，预绘像紫光阁。七年，捻平，遣官赐祭一坛。光绪十五年，皇太后归政，敕於京师安定门内建专祠，祠曰显忠。子伯彦讷谟祜袭亲王爵，孙那尔苏袭封贝勒，次孙温都苏封辅国公。

僧格林沁所部骑兵最号劲旅，骁将以舒通额、恆龄、苏克金为最，均先殒。及从难，仅全顺、何建鳌二人。两次治海防，倚提督史荣椿、乐善，先后死事焉。其将勇营者，陈国瑞、郭

宝昌最有名，并自有传。

舒通额，苏里氏，满洲镶白旗人，齐齐哈尔达呼尔。咸丰三年，以领催从军江北，隶德兴阿部下。攻江浦，矢殫黄衣执纛贼。迭著战功，洊升协领，赐号图萨泰巴图鲁。九年，僧格林沁督师天津，调充马队营总。十年冬，从赴山东剿捻匪，擒首赵浩然犯济宁，舒通额败之羊山。十一年春，战於菏泽李家庄，分三路进击，不利。舒通额将右翼，独杀贼多，全师而退，擢充翼长。败贼於泰安、宁阳，解滕县围。擒窜丰、沛，阻於水，复折而西，分窜钜野，合长枪会匪，甚张，舒通额破之，斩馘数千。击会匪郭秉钧、刘占考於城武柳林集，复破贼徐官庄。偕协领色尔固善败捻匪於郯城红花埠、马陵山，擒贼首李灿漳於曹州安陵集。复破郭秉钧田潭老巢，追剿捻匪於青、沂之间。累功记名副都统，加头品顶戴，赐黄马褂。败捻匪刘天祥於滕县冈山，败会匪刘占考於范县，又破刘天祥於曹州袁家园。

同治元年，授阿勒楚喀副都统，从剿商丘金楼寨教匪，克之。偕恆龄平亳州张大庄捻巢，偕苏克金败捻魁张洛行於张桥。二年，擒匪刘狗、孙丑犯鹿邑，复与苏克金要击於魏桥。破尹家沟、雒河集贼巢，张洛行就擒。六月，擒首张守义陷淄川，他军战不利。舒通额突击之，冲贼为四。守义弃城遁入凤凰山白莲池寨，与李成、宋继明、刘双印合，众二万余，负隅抗拒。舒通额攻其北，夺西寨门、枣园诸险，总兵陈国瑞由东南登山，纵火焚之。继明自杀，馀贼奔溃，舒通额覆诸山下，俘斩数千，擢正黄旗汉军都统。从剿苗沛霖，平之。三年，粤、捻诸匪合扰豫、皖、楚三省间。八月，追至罗山，贼退萧家河。舒通额蹶其后，悍党四面至，援军阻绝，骑兵不得驰骋。舒通额下马持短刀搏斗，突围不出，遂战死，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

职，谥威毅。

恆龄，郭贝尔氏，满洲镶黄旗人，呼伦贝尔达呼尔。咸丰九年，以佐领从提督傅振邦剿捻匪，破贼於夏邑李家洼，勇常冠军，擢协领。十年，振邦遣率兵千五百人入卫京畿。寻从巡抚文煜折回山东剿捻，解济宁围，遂从僧格林沁充营总。十一年，迭败贼於东昌、青州、沂州，积功记名副都统，赐黄马褂、达春巴图鲁名号。是年冬，会匪刘占考窜范县，副都统舒明阿战死，恆龄突击走之。援贼至，贼返斗，恆龄与舒通额夹击，追至簸箕营。舒通额攻其圩，恆龄逐逸贼至范县西，斩千馀级。同治元年，败长枪会匪於曹州杨家集，歼焦桂昌。侍郎国瑞攻亳州邢大庄不下，恆龄夜袭克之。二年，偕舒通额破捻匪於鹿邑魏桥，偕侍卫卓明阿败贼於杞县许冈，围其寨。贼三路来援，偕苏克金、卓明阿分击，斩馘二千，又追败之於博望驿。贼走山东，恆龄回援，大战於钜野大义渠。贼翻山遁，偕国瑞逐北，歼五千人。驻军永城，抚定亳北诸圩寨。偕舒通额、苏克金毁涡河南北捻巢，蹙追至肥河北，张洛行就擒，伏诛。时降捻张锡珠、宋景诗复叛，扰畿南。恆龄偕苏克金率马队驰援，署直隶提督。击散张锡珠党众，进剿宋景诗於堂邑。三路合击，景诗遁走，畿辅解严。从僧格林沁剿苗沛霖，奏充翼长。会诸军克蔡圩，沛霖就歼。三年，从剿粤、捻诸匪於河南、湖北边境，破贼於随州，授正黄旗护军统领。迭战麻城、罗山间，贼北趋，恆龄与何建鳌等败之张八桥。四年三月，追贼抵鲁山城下，贼潮至，恆龄将右翼，与常星阿、成保合蹙贼。贼逾沙河走，恆龄追之，反斗，伏起，殒於阵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壮烈。

苏克金，倭勒氏，满洲正黄旗人，爱珥驻防。咸丰初，以骁骑校从僧格林沁剿粤匪，克连镇、冯官屯，积功擢佐领。五

年，从都统西凌阿剿贼湖北，克德安。七年，从副都统德楞额剿颍上捻匪，转战河南，肃清河、陕、汝三郡，擢协领，加副都统衔。八年，阜阳教匪王廷楨扰洛阳、新蔡，苏克金破西炉贼巢，毙王廷楨於阵。会德楞额疾，代领所部，追贼寨河集、陈家阪，尽歼之，赐号伊固木图巴图鲁。邀击捻匪於夏邑、宁陵，走之。寻又自亳州窜入河南境，败之邓六庄。坐赴援周家口失期，革职留营。寻破贼虞城，复原官。九年，克睢州。十年，僧格林沁调充天津行营翼长，遂从剿捻山东。十一年，从攻红川口，歼贼渠刘占考、梁继海，赐黄马褂，记名副都统。

同治元年，从剿张洛行於河南杞县、尉氏，屡败之。攻金楼寨教匪，先登，斩郝姚氏及其二子，授福州副都统。二年，偕舒通额败捻匪於鹿邑魏桥，破尹家沟贼巢，擒捻首韩四万、陈二坎，蒙、毫悉平，加头品顶戴。偕恆龄赴援畿辅，驻防河间。时河北多伏莽，乡团跋扈。苏克金谓疆吏姑息所致，言於僧格林沁，劾之。从剿苗沛霖，克淮南北各圩寨。馮捻走河南，张总愚最狡悍。三年，僧格林沁督师进剿，令苏克金先驱扼鲁山。贼畏大军马队，盘旋山地。苏克金在诸将中号持重，善审地势，持数月未战。诏屡促之，会张总愚出邓州，急起追击，连破之赤眉城、双桥、安春寨，总愚负伤遁。而粤匪陈得才、蓝成春等由汉中回窜，麇集麻城，苏克金偕皖、豫诸军进攻，力战兼旬，毁贼垒数十。七月，战於红石堰，苏克金指挥列阵，忽中喝，疾作，坠马，舁归遽卒。诏依都统例赐恤，谥壮介。

何建鳌，汉军镶红旗人。由武举补京营把总，初从达洪阿赴广西剿匪，继从僧格林沁战阜城、连镇、冯官屯，积功擢守备，回京营供职。咸丰七年，调赴河南，从剿角子山捻匪、阜阳教匪，洊升游击。九年，调守天津大沽，击退英国兵舰，加副将衔。及从剿捻匪，转战山东、江北，以破曹州红川口会匪，

擢副将。歼亳州擒首李廷彦，记名总兵。平张洛行，赐号雄勇巴图鲁，授中营副将。历从剿捻豫、楚之交，常为军锋。曹州之败，兵分三路，建鳌当其西，中路失利，贼萃於建鳌，士卒多死，退从僧格林沁守空堡，短刀杀贼，歿於阵。诏嘉其至死不离主帅，依提督例优恤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果毅。

全顺，萨尔图拉氏，蒙古正蓝旗人。咸丰六年，繙译进士，历官中允。十年，僧格林沁治防天津，疏调从军，累迁翰林院侍读学士。在军充翼长，从剿商丘金楼寨、亳州邢大庄，及平张洛行，并著战绩，赐黄马褂。擢内阁学士，授西安左翼副都统。从僧格林沁阵亡，恤典加等，依尚书例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谥忠壮。舒通额、恆龄、苏克金、何建鳌、全顺并附祀僧格林沁专祠。

史荣椿，顺天大兴人。由行伍洊升京营参将，历从扬威将军奕经、大学士赛尚阿军中。继从都统胜保剿粤匪，攻独流贼垒，战阜城，破贼堆村，赐号洽希巴图鲁。僧格林沁荐其堪膺专阃，咸丰五年，擢大名镇总兵。洎近畿军事平，都统西凌阿率师移剿湖北，留马队千五百人隶荣椿防畿辅。寻赴援河南、安徽，连破捻匪於鹿邑、归德。调徐州镇，破捻匪於沁治天津海防。九年，英国兵舰犯海口，荣椿偕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力战，中砲，同歿於阵。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建专祠，谥忠壮。

乐善，伊勒忒氏，蒙古正白旗人。由拜唐阿洊升云麾使。拣发陕甘参将，剿番匪有功。从胜保剿粤匪，战独流、阜城，赐号巴克敦巴图鲁。咸丰六年，率马队剿捻匪河南，连破贼於鹿邑、颍川。七年，擢河北镇总兵。克方家集捻巢，从胜保克正阳关，解固始围，赐黄马褂。九年，命赴僧格林沁天津军营，擢直隶提督。英兵闯入海口，乐善扼击，敌不得逞，寻退去。论功最，被优叙。十年七月，英兵复至，大沽砲台陷，乐善力

战，死之。赠太子少保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於海口建专祠，谥威毅。寻封二等男爵，子成友袭。

论曰：僧格林沁忠勇朴诚，出於天性，名震寰宇，朝廷倚为长城。治军公廉无私，部曲诚服，劳而不怨。其殄寇也，惟以杀敌致果，无畏难趋避之心。剿捻凡五年，扫穴擒渠，馀孽遂为流寇，困兽之斗，势更棘焉。继事者变通战略，以持重蔽功，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。然燕、齐、皖、豫之间，遐思久而不沫，於以见功德入人之深。有清藩部建大勋者，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，同膺侑庙旷典，后先辉映，旂常增色矣。

列传一百九十二

曾國藩

曾國藩，初名子城，字涤生，湖南湘乡人。家世农。祖玉屏，始慕乡学。父麟书，为县学生，以孝闻。

國藩，道光十八年进士。二十三年，以检讨典试四川，再转侍读，累迁内阁学士、礼部侍郎，署兵部。时太常寺卿唐鉴讲学京师，國藩与倭仁、吴廷栋、何桂珍严事之，治义理之学。兼友梅曾亮及邵懿辰、刘传莹诸人，为词章考据，尤留心天下人材。

咸丰初，广西兵事起，诏群臣言得失。奏陈今日急务，首在用人，人才有转移之道，有培养之方，有考察之法。上称其剴切明辨。寻疏荐李棠阶、吴廷栋、王庆云、严正基、江忠源五人。寇氛益炽，复上言：“国用不足，兵伍不精，二者为天下大患。於岁入常额外，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，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。至岁出之数，兵饷为钜，绿营兵额六十四万，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。自乾隆中增兵议起，岁糜帑二百餘万。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，嘉、道间两次议裁，不及十之四，仍宜汰五万，复旧额。自古开国之初，兵少而国强，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，饷愈多则国愈贫。应请皇上注意将才，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餘镇足为心腹，则缓急可恃矣。”又深痛内外臣工谄谀欺饰，无陈善责难之风。因上敬陈圣德预防流弊一疏，切指帝躬，有人所难言者，上优诏答之。历署刑部、吏部侍郎。

二年，典试江西，中途丁母忧归。

三年，粤寇破江宁，据为伪都，分党北犯河南、直隶，天下骚动，而国藩已前奉旨办团练於长沙。初，国藩欲疏请终制，郭嵩焘曰：“公素具澄清之抱，今不乘时自效，如君父何？且墨经从戎，古制也。”遂不复辞。取明戚继光遗法，募农民朴实壮健者，朝夕训练之。将领率用诸生，统众数不逾五百，号“湘勇”。腾书遐迩，虽卑贱与钧礼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，莫不往见，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。四境土匪发，闻警即以湘勇往。立三等法，不以烦府县狱。旬月中，莠民猾胥，便宜捕斩二百余人。谤讟四起，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，至以盛暑练操为虐士。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，未有以难也。一日标兵与湘勇鬪，至阑入国藩行台。国藩亲诉诸巡抚，巡抚漫谢之，不为理，即日移营城外避标兵。或曰：“曷以闻？”国藩叹曰：“大难未已，吾人敢以私愤渎君父乎？”

尝与嵩焘、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，欲剿贼非治水师不可，乃奏请造战舰於衡州。匠卒无晓船制者，短桡长桨，出自精思，以人力胜风水，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。募水陆万人，水军以褚汝航、杨载福、彭玉麟领之，陆军以塔齐布、罗泽南领之。贼自江西上窜，再陷九江、安庆。忠源战歿庐州，吴文镕督师黄州亦败死。汉阳失，武昌戒严，贼复乘势扰湖南。国藩锐欲讨贼，率水陆军东下。舟师初出湖，大风，损数十艘。陆师至岳州，前队溃退，引还长沙。贼陷湘潭，邀击靖港，又败，国藩愤投水，幕下士章寿麟掖起之，得不死。而同时塔齐布大破贼湘潭，国藩营长沙高峰寺，重整军实，人人挪揄之。或请增兵，国藩曰：“吾水陆万人非不多，而遇贼即溃。岳州之败，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；湘潭之战，陆师塔齐布、水师载福各两营：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。故诸葛败祁山，且谋减兵损食，勤求己

过，非虚言也。且古人用兵，先明功罪赏罚。今世乱，贤人君子皆潜伏，吾以义声倡导，同履危亡。诸公之初从我，非以利动也，故於法亦有难施，其致败由此。”诸将闻之皆服。

陆师既克湘潭，巡抚、提督上功，而国藩请罪。上诘责提督鲍起豹，免其官，以塔齐布代之。受印日，士民聚观，叹诧国藩为知人，而天子能明见万里也。贼自岳州陷常德，旋北走，武昌再失。国藩引兵趋岳州，斩贼臬将曾天养，连战，下城陵矶。会师金口，谋取武昌。泽南沿江东岸攻花园寇屯，塔齐布伏兵洪山，载福舟师深入寇屯，士皆露立，不避铅丸。武昌、汉阳贼望见官军盛，宵遁，遂复二郡。国藩以前靖港败，自请夺官，至是奏上，诏署湖北巡抚，寻加兵部侍郎衔，解署任，命督师东下。

当是时，水师奋厉无前，大破贼田家镇，毙贼数万，至於九江，前锋薄湖口。攻梅家洲贼垒不下，驶入鄱湖。贼筑垒湖口断其后，舟不得出，於是外江、内湖阻绝。外江战船无小艇，贼乘舢舨夜袭营，掷火烧坐船，国藩跳而免，水师遂大乱。上疏请罪，诏旨宽免，谓於大局无伤也。五年，贼再陷武汉，扰荆襄。国藩遣胡林翼等军还援湖北，塔齐布留攻九江，而躬至南昌抚定水师之困内湖者。泽南从征江西，复弋阳，拔广信，破义宁，而塔齐布卒於军。国藩在江西与巡抚陈启迈不相能，泽南奔命往来，上书国藩，言东南大势在武昌，请率所部援鄂，国藩从之。幕客刘蓉谏曰：“公所恃者塔、罗。今塔将军亡，罗又远行，脱有急，谁堪使者？”国藩曰：“吾计之熟矣，东南大局宜如是，俱困於此无为也。”嵩焘祖饯泽南曰：“曾公兵单，奈何？”泽南曰：“天苟不亡本朝，公必不死。”九月，补授兵部侍郎。

六年，贼酋石达开由湖北窜江西，连陷八府一州，九江贼

踞自如，湖南北声息不相闻。国藩困南昌，遣将分屯要地，羽檄交驰，不废吟诵。作水陆师得胜歌，教军士战守技艺、结营布陈之法，歌者咸感奋，以杀贼敢死为荣。顾众寡，终不能大挫贼。议者争请调泽南军，上以武汉功垂成，不可弃。泽南督战益急，卒死於军。玉麟闻江西警，芒鞋走千里，穿贼中至南昌助守。林翼已为湖北巡抚，国藩弟国华、国葆用父命乞师林翼，将五千人攻瑞州。湖南巡抚骆秉章亦资国荃兵援吉安，兄弟皆会行间。而国藩前所遣援湖北诸军，久之再克武汉，直下九江，李续宾八千人军城东。续宾者，与弟续宜皆泽南高第弟子也。载福战船四百泊江两岸，江宁将军都兴阿马队、鲍超部队驻小池口，凡数万人。国藩本以忧惧治军，自南昌迎劳，见军容甚盛，益申儆告诫之。而是时江南大营溃，督师向荣退守丹阳，卒。和春为钦差大臣，张国樑总统诸军攻江宁。

七年二月，国藩闻父忧，迳归。给三月假治丧，坚请终制，允开侍郎缺。林翼既定湖北，进围九江，破湖口，水师绝数年复合。载福连拔望江、东流，扬风过安庆，克铜陵泥汊，与江南军通。由是湘军水师名天下。林翼以此军创始国藩，杨、彭皆其旧部，请起国藩视师。会九江克复，石达开窜浙江，浸及福建，分股复犯江西，朝旨诏国藩出办浙江军务。

国藩至江西，屯建昌，又诏援闽。国藩以闽贼不足虑，而景德地冲要，遣将援赣北，攻景德。国荃追贼至浮梁，江西列城次第复。时石达开复窜湖南，围宝庆。上虑四川且有变，林翼亦以湖北饷倚川盐，而国藩又久治兵，无疆寄，乃与官文合疏请国藩援蜀。会贼窜广西，上游兵事解，而陈玉成再破庐州，续宾战歿三河，林翼以群盗蔓庐、寿间，终为楚患，乃改议留国藩合谋皖。军分三道，各万人。国藩由宿松、石牌规安庆，多隆阿、鲍超出太湖取桐城，林翼自英山乡舒、六。多隆阿等

既大破贼小池，复太湖、潜山，遂军桐城。国荃率诸军围安庆，与桐城军相犄角。安庆未及下，而皖南贼陷广德，袭破杭州。

李秀成大会群贼建平，分道援江宁，江南大营复溃，常州、苏州相继失，咸丰十年闰三月也。左宗棠闻而叹曰：“此胜败之转机也！江南诸军，将蹇兵疲久矣。涤而清之，庶几后来可藉手乎？”或问：“谁可当者？”林翼曰：“朝廷以江南事付曾公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於是天子慎选帅，就加国藩兵部尚书衔，署理两江总督，旋即真，授钦差大臣。是时江、浙贼氛炽，或请撤安庆围先所急。国藩曰：“安庆一军为克金陵张本，不可动也。”遂南渡江，驻祁门。江、浙官绅告急书日数十至，援苏、援沪、援皖、援镇江诏书亦叠下。国藩至祁门未数日，贼陷宁国，陷徽州。东南方困兵革，而英吉利复失好，以兵至。僧格林沁败绩天津，文宗狩热河，国藩闻警，请提兵北上，会和议成，乃止。

其冬，大为贼困，一出祁门东陷婺源；一出祁门西陷景德；一入羊栈岭攻大营。军报绝不通，将吏惴然有忧色，固请移营江干就水师。国藩曰：“无故退军，兵家所忌。”卒不从，使人间行檄鲍超、张运兰亟引兵会。身在军中，意气自如，时与宾佐酌酒论文。自官京朝，即日记所言行，后履危困无稍间。国藩驻祁门，本资饷江西，及景德失，议者争言取徽州通浙米。乃自将大军次休宁，值天雨，八营皆溃，草遗囑寄家，誓死守休宁。适宗棠大破贼乐平，运道通，移驻东流。多隆阿连败贼桐城，鲍超一军游击无定居，林翼复遣将助之。十一年八月，国荃遂克安庆。捷闻，而文宗崩，林翼亦卒。穆宗即位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加国藩太子少保衔，命节制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四省。国藩惶惧，疏辞，不允，朝有大政，咨而后行。

当是时，伪天王洪秀全僭号踞金陵，伪忠王李秀成等犯苏、

汭，伪侍王李世贤等陷浙杭，伪辅王杨辅清等屯宁国，伪康王汪海洋窥江西，伪英王陈玉成屯庐州，擒首苗霨霖出入颍、寿，与玉成合，图窜山东、河南，众皆号数十万。国藩与国荃策进取，国荃曰：“急捣金陵，则寇必以全力护巢穴，而后苏、杭可图也。”国藩然之。乃以江宁事付国荃，以浙江事付宗棠，而以江苏事付李鸿章。鸿章故出国藩门，以编修为幕僚，改道员，至是令从淮上募勇八千，选良将付之，号“淮军”。同治元年，拜协办大学士，督诸军进讨。於是国荃有捣金陵之师，鸿章有征苏、汭之师，载福、玉麟有肃清下游之师；大江以北，多隆阿有取庐州之师，续宜有援颍州之师；大江以南，鲍超有攻宁国之师，运兰有防剿徽州之师，宗棠有规复全浙之师：十道并出，皆受成於国藩。

贼之都金陵也，坚筑壕垒，饷械足，猝不可拔。疾疫大作，将士死亡山积，几不能军。国藩自以德薄，请简大臣驰赴军，俾分己责，上优诏慰勉之，谓：“天灾流行，岂卿一人之咎？意者朝廷政多缺失，我君臣当勉图禳救，为民请命。且环顾中外，才力、气量无逾卿者！时势艰难，无稍懈也。”国藩读诏感泣。时洪秀全被围久，召李秀成苏州，李世贤浙江，悉众来援，号六十万，围雨花台军。国荃拒战六十四日，解去。三年五月，水师克九洑洲，江宁城合围。十月，鸿章克苏州。四年二月，宗棠克杭州。国藩以江宁久不下，请鸿章来会师，未发，国荃攻益急，克之。江宁平，天子褒功，加太子太傅，封一等毅勇侯，赏双眼翎。开国以来，文臣封侯自是始。朝野称贺，而国藩功成不居，粥粥如畏。穆宗每简督抚，辄密询其人，未敢指缺疏荐，以谓疆臣既专征伐，不当更分黜陟之柄，外重内轻之渐，不可不防。

初，官军积习深，胜不让，败不救。国藩练湘军，谓必万

众一心，乃可办贼，故以忠诚倡天下。其后又谓淮上风气劲，宜别立一军。湘勇利山径，驰骋平原非所长，且用武十年，气亦稍衰矣，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。至是东南大定，裁湘军，进淮军，而捻匪事起。

捻匪者，始於山东游民相聚，其后剽掠光、固、颍、亳、淮、徐之间，捻纸燃脂，故谓之“捻”。有众数十万，马数万，蹂躏数千里，分合不常。捻首四人，曰张总愚、任柱、牛洪、赖文光。自洪寇、苗练尝纠捻与官军战，益悉攻斗，胜保、袁甲三不能御。僧格林沁征讨数年，亦未能大创之。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，一日夜三百馀里，曰：“此於兵法，必蹶上将军。”未几而王果战歿曹州，上闻大惊，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，节制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，而鸿章代为总督，廷旨日促出师。国藩上言：“楚军裁撤殆尽，今调刘松山一军及刘铭传淮勇尚不足。当更募徐州勇，以楚军之规模，开齐、兖之风气；又增募马队及黄河水师，皆非旦夕可就。直隶宜自筹防兵，分守河岸，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。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，臣不能也。如以徐州为老营，则山东之兖、沂、曹、济，河南之归、陈，江苏之淮、徐、海，安徽之庐、凤、颍、泗，此十三府州责之臣，而以其馀责各督抚。汛地有专属，则军务乃渐有归宿。”又奏：“扼要驻军临淮关、周家口、济宁、徐州，为四镇。一处有急，三处往援。今贼已成流寇，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，必致疲於奔命。故臣坚持初议，以有定之兵，制无定之寇，重迎剿，不重尾追。”然督师年馀，捻驰突如故。将士皆谓不苦战而苦奔逐，乃起张秋抵清江筑长墙，凭运河御之，未成而捻窜襄、邓间，因移而西，修沙河、贾鲁河，开壕置守。分地甫定，而捻冲河南汛地，复突而东。时议颇咎国藩计迂阔，然亦无他术可制捻也。

山东、河南民习见僧格林沁战，皆怪国藩以督兵大臣安坐徐州，谤议盈路。国藩在军久，益慎用兵。初立驻军四镇之议，次设扼守黄运河之策。既数为言路所劾，亦自以防河无效，朝廷方起用国荃，乃奏请鸿章以江督出驻徐州，与鲁抚会办东路；国荃以鄂抚出驻襄阳，与豫抚会办西路：而自驻周家口策应之。或又劾其骄妄，於是国藩念权位不可久处，益有忧谗畏讥之心矣。旬病假数月，继请开缺，以散员留军效力；又请削封爵：皆不许。

五年冬，还任江南，而鸿章代督军。时牛洪死，张总愚窜陕西，任柱、赖文光窜湖北，自是有东西捻之号。六年，就补大学士，留治所。东捻由河南窜登、莱、青，李鸿章、刘长佑建议合四省兵力堵运河。贼复引而西，越胶、莱、河南入海州。官军阵斩任柱，赖文光走死扬州。以东捻平，加国藩云骑尉世职。西捻入陕后，为松山所败。乘坚冰渡河窜山西，入直隶，犯保定、天津。松山绕出贼前，破之於献县。诸帅勤王师大至，贼越运河窜东昌、武定。鸿章移师德州，河水盛涨，扼河以困之。国藩遣黄翼升领水师助剿，大破贼于茌平。张总愚赴水死，而西捻平。凡防河之策，皆国藩本谋也。是年授武英殿大学士，调直隶总督。

国藩为政务持大体，规全势。其策西事，议先清陇寇而后出关；筹滇、黔，议以蜀、湘二省为根本。皆初立一议，后数年卒如其说。自西人入中国，交涉事日繁。金陵未下，俄、美、英、法皆请以兵助，国藩婉拒之。及廷议购机轮，置船械，则力赞其成，复建议选学童习艺欧洲。每定约章，辄诏问可许不可许，国藩以为争彼我之虚仪者可许，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也。既至直隶，以练兵、饬吏、治河三端为要务，次第兴革，设清讼局、礼贤馆，政教大行。

九年四月，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，毁教堂，伤教民数十人。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，民不服。国藩方病目，诏速赴津，乃务持平保和局，杀十七人，又遣戍府县吏。国藩之初至也，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，备兵以抗法。然当是时，海内初定，湘军已散遣，天津咫尺京畿，民、教相闻，此小事不足启兵端，而津民争怨之。平生故旧持高论者，日移书谯让，省馆至毁所署楹帖，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，和战利害，惟自引咎，不一辩也。丁日昌因上奏曰：“自古局外议论，不谅局中艰苦，一唱百和，亦足以荧上听，挠大计。卒之事势决裂，国家受无穷之累，而局外不与其祸，反得力持清议之名，臣实痛之！”

国藩既负重谤，疾益剧，乃召鸿章治其狱，逾月事定，如初议。会两江缺出，遂调补江南，而以鸿章督直隶。江南人闻其至，焚香以迎。以乱后经籍就燬，设官书局印行，校刊皆精审。礼聘名儒为书院山长，其幕府亦极一时之选，江南文化遂比隆盛时。

国藩为人威重，美须髯，目三角有棱。每对客，注视移时不语，见者竦然，退则记其优劣，无或爽者。天性好文，治之终身不厌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。其论学兼综汉、宋，以谓先王治世之道，经纬万端，一贯之以礼。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，乃辑补盐课、海运、钱法、河堤为六卷；又慨古礼残缺无军礼，军礼要自有专篇，如戚敬元所纪者。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、营规，其於军礼庶几近之。晚年颇以清静化民，俸入悉以养士。老儒宿学，群归依之。尤知人，善任使，所成就荐拔者，不可胜数。一见辄品目其材，悉当。时举先世耕读之训，教诫其家。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，故虽严惮之，而乐为之用。居江南久，功德最盛。

同治十三年，薨于位，年六十二。百姓巷哭，绘像祀之。

事闻，震悼，辍朝三日。赠太傅，谥文正，祀京师昭忠、贤良祠，各省建立专祠。子纪泽袭爵，官至侍郎，自有传；纪鸿赐举人，精算，见畴人传。

论曰：国藩事功本於学问，善以礼运。公诚之心，尤足格众。其治军行政，务求踏实。凡规画天下事，久无不验，世皆称之，至谓汉之诸葛亮、唐之裴度、明之王守仁，殆无以过，何其盛欤！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，画像赞记，以为师资，其平生志学大端，具见於此。至功成名立，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，疆臣阃帅，几遍海内。以人事君，皆能不负所知。呜呼！中兴以来，一人而已。

列传一百九十三

骆秉章 胡林翼

骆秉章，原名俊，以字行，改字籀门，广东花县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稽察银库，劾陋规，严检阅。吏不便其所为，欲齟齬去之，会发其奸，不得逞。历给事中、鸿胪寺少卿、奉天府丞兼学政。二十三年，银库亏帑事发，坐失察，褫职，罚分赔。及谳定，宣宗知秉章独持正无私，特旨以庶子用。寻丁母忧。服阕，补右庶子，先后命赴山东、河南、江苏按事。词臣奉使出异数，所治狱悉称旨。二十八年，擢侍讲学士。出为湖北按察使，迁贵州布政使，调云南。三十年，擢湖南巡抚。

咸丰元年，广西匪炽，诏湖广总督程矞采赴湖南督办防务，秉章及提督余万清副之。大学士赛尚阿督师过境，以供张薄，有嫌，密奏湖南吏治废弛。二年，诏秉章开缺来京，而粤匪已由桂林北窜入湖南。矞采闻警，由衡州退长沙，寻复往驻。万清守道州，被贼陷。江华、嘉禾、桂阳、郴州、攸县相继失，万清逮治。秉章坐未能预防，革职留任。先议修长沙城，甫毕工，而贼由醴陵突犯长沙。秉章婴城固守，悍贼萧朝贵预诃城坏，故以轻军来袭，未得逞，寻毙於砲。副将邓绍良赴援最先至，入城任战守。贼屡以地雷坏城，皆击卻之。新授巡抚张亮基至，秉章奉旨暂留同守城。及贼首洪秀全大举来攻，援军向荣、和春、张国樑等亦并集，且守且战，历八十馀日。贼引去，

陷岳州，趋湖北。赛尚阿、程裔采并坐失机罢谴。秉章以守城功，免议，召来京。寻命留湖北襄办防守事宜，未至而武昌陷。三年春，官军收复武昌，暂署湖北巡抚。诏赴徐州筹粮台，未行，复署湖南巡抚，寻实授。

在籍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，始立湘军，秉章力赞成之。又延湘阴举人左宗棠襄理戎幕，广罗英俊之士，练勇助剿，军威渐振。先清境内，遣军分路破江西贼於桂阳，破广西贼於永明、零陵、江华，破广东贼於兴宁，又破江西贼於茶陵，而常宁、永兴土匪皆平。贼由湖北进陷岳州，令王珍、曾国葆水陆截击，败之，岳州遂复。令贵州道员胡林翼率黔勇追贼逼界口。四年，总督吴文镕师溃黄州，汉阳复陷。曾国藩水师成，进援湖北，前敌失利，岳州复陷。贼犯靖港及樟树港，距长沙数十里，并陷宁乡、湘潭。秉章调抚标兵益塔齐布军，令偕杨岳斌、彭玉麟同援湘潭。国藩亲率水师战靖港，复失利。布政使徐有壬、按察使陶恩培请奏劾罢其军。秉章曰：“曾公谋国之忠，不可以一时胜败论也。”会次日塔齐布等大破贼於湘潭，复其城，靖港贼亦遁走，长沙获安。贼绕西湖陷华容、龙阳、常德，令胡林翼专剿此路。塔齐布、罗泽南进规岳州、崇阳、通城，未几，各城皆复，而武昌再陷。国藩整军东征，饷械悉力资之无缺，十月，遂克武昌。湘军之名自此显。

五年，武昌三陷，胡林翼署巡抚，飞书告急。秉章令鲍超率水师先赴，彭玉麟募勇继之。起杨岳斌於家，统其众以固北路，而南路广东、广西群贼扰境，土匪纷起应之。令田兴恕御东路，王珍剿南路，先清土匪，克东安，斩广西贼首胡有禄。馀贼复扰永明、江华，击走之。克桂阳、永兴、茶陵、郴州、宜章，毙广东贼首何禄，南路遂定。贵州苗犯晃州、沅州、麻阳，并击走之。当武昌陷后，总督杨需奏饬胡林翼渡江上扼汉

川，以固荆襄。秉章上疏争之，略曰：“杨霈始终坚执防贼北窜，然以现在形势论之，江西、湖南尚称完地。若使湖北水陆两军移驻汉川，长江千里，尽委之贼，其将置东南於不问乎？未解者一也。移驻汉川，祇能御上窜襄阳之路，其於荆州并无轻重。若贼水陆并进，荆州门户，其孰当之？未解者二也。水陆两军相为依附，胡林翼既驻汉川，则水军非退守监利，即移泊岳州，为湖南门户计，尚未为失。然武汉门户岂能度外置之乎？未解者三也。若谓贼众兵单，不思广济失利之初，以总督万馀之兵，不能当千馀之贼，乃退守黄州，未一日即退汉川，由此而德安，而随州，今又退至枣阳。北窜者贼也，引之北窜者谁欤？未解者四也。扼贼北窜，必固荆襄，欲保荆襄，必守武汉，此一定之局。汉阳未复，不能绕至汉川，况武汉均为贼屯，胡林翼纵至汉川，以孤军驻四面皆贼之地，又能为荆襄门户计乎？未解者五也。”霈之专防北窜，原出迎合上意。疏入，诏斥所诋霈者过当。然上意开悟，未久罢霈，以官文代之，与胡林翼合规武汉。秉章悉力资给林翼军，如所以助曾国藩者。泊林翼与罗泽南破石达开於咸宁，达开折入江西，连陷瑞州、临江，而吉安、抚州、建昌属城多被扰。

国藩自上年九江之挫，久留南昌，孤军难进展。秉章至是锐意东援，令江忠济出通城以固岳州，令刘长佑、萧启江率军分路入江西。六年，刘长佑等连克萍乡、万载，进攻袁州。江忠济战歿通城，以王珍代之，连克通城、崇阳、蒲圻、通山诸县。至冬，长佑克袁州、分宜、新喻，赵焕联自茶陵收永宁，余星元自酃县收永新、莲花。初议规江西分三路，北路出瑞州，中路出袁州，南路出吉安。刘长佑袁州一路兵逾九千，饷难再筹。至是始令周凤山、曾国荃各募勇二千，合趋吉安。诏嘉秉章不分畛域，越境殄寇，赐花翎。

七年，武汉既复，下游无警，湘军乃四出。以蒋益澧率永州军援广西，以王珍军增援江西，以兆琛等军援贵州，需饷益钜。湖南自军兴停漕运，米贱，而徵折犹沿旧价，民困赋绌。秉章减浮折，覈中饱，民减纳而赋增。仿扬州例，抽收盐货釐金，岁入百数十万，给军无缺。王珍战江西，屡破悍寇，克乐安，寻卒於军，以张运兰及珍弟开化分统其众。刘长佑攻临江，至十二月克之。八年，京察叙功，加头品顶戴。刘长佑以疾归，以刘坤一代领其军。进规抚州、建昌，先后克复。八月，诸军齐集，克吉安。石达开败窜浙江，江西略定。秉章以兵合不易，应乘胜进取。疏请起曾国藩督师援浙，留萧启江、张运兰两军随征，馀军尽撤。盖自五年援江西，糜湖南饷凡二百六十万，协济之数不预焉。

石达开由浙入闽、粤，徘徊五岭之上。九年春，复由江西入湖南。秉章调魏喻义、陈士杰扼岷河，起刘长佑於家，令与刘坤一募勇四万备迎击。调萧启江、张运兰於江西，调田兴恕於贵州，未集而贼至，陷桂阳、宜章、兴宁，窥衡州，为岷河之军所扼，回窜嘉禾、新田、临武、宁远。达开大队窜永兴，以据上游。刘长佑出祁阳，与之相持。回犯东安、新宁，刘坤一再挫之，乃趋宝庆，众号三十万，多乌合。秉章下免死令，散数万人。时赵焕联、田兴恕等军先至，营城外。贼营环二百里，包诸军於中。胡林翼遣李续宜率军赴援，秉章令刘长佑、刘岳昭、何绍彩分三路进。六月，战宝庆城下，内外夹击。贼人众乏食，再战再败，遂东窜。萧启江军遇於永州，又击败之。乃由全州窜广西，启江尾追，刘长佑继进，败之於大榕口，又败之桂林，贼窜庆远。秉章令长佑留镇广西，田兴恕回贵州，萧启江出沅江，兼顾川、黔。时广东贼又扰边境，令张运兰、黄淳熙分击於江华、宜章，并歼之。

十年，命赴四川督办军务。时左宗棠已奉命募勇援浙，聘湘乡刘蓉赞军事。湘军名将多从曾国藩、胡林翼，惟刘岳昭、黄淳熙在湖南。调两军随行，受代将发，石达开复由广东犯湖南境，吏民乞留。遣岳昭、淳熙会剿，贼寻引去。十一年正月，始启行，抵宜昌，闻陈玉成犯湖北，分遣岳昭赴援，自率五千人入川。

四川之乱，始於咸丰九年。滇匪蓝大顺又名朝柱，李短搭又名永和。结党私贩鸦片，其党被捕，聚众陷宜宾，攻叙州，扰嘉定，众号十数万，群盗遂四起。总督有凤、曾望颜等不能制，徵兵湖南，先遣萧启江一军赴之。启江寻病歿，诏曾国藩赴川督师，中止未行，成都将军崇实署总督。秉章奉命后，虑客军易遭齟齬，犹观望。崇实驰书促行，开诚迎候，发夔关税以给军，军至，乃出望外。时贼首李永和、卯得兴踞青神，蓝朝柱围绵州，张第才、何国樑围顺庆，蹂躏四十馀县，将逼成都。秉章至万县，即令黄淳熙援顺庆，战於定远，阵斩何国樑，贼大败。追至潼川二郎场，中伏，淳熙阵亡，然贼惊湘军勇锐，引去。秉章由顺庆进驻潼川，令胡中和、萧庆、何胜必率萧启江旧部，曾传理代领黄淳熙之众，刘德谦率亲军，唐友耕率川军，合万九千人，援绵州，别以他军缀青神，分扼东北。会穆宗即位，擢授秉章四川总督。八月，师会绵州城下，连破贼十馀垒，贼败退，渡涪水屯守。官军作五浮桥以济，又击败之。贼遁走，由什邡、崇庆趋丹棱，秉章始入成都。

莅任，奏劾布政使祥奎、中军副将张定川不职，罢之。荐刘蓉，诏超擢署布政使。军事吏治，振刷一新，於是分剿诸贼，急攻蓝、李二股。令唐友耕扼眉州洪堰，断青神之援，胡中和等诸军围丹棱，作长壕木城，节节进逼。贼弃城走，追毙蓝朝鼎於阵。馀贼分路逃散，为民团汛兵截杀几尽。蓝朝柱率二百

人遁入山，寻出合诸匪陷新宁，复为官军击散。其后陕西盩厔匪溃走兴安，为民团所获，有自称为蓝大顺及弟三顺至九顺，并戮之。李永和见丹棱已克，亦遁走，分军追击，围之於铁山。同治元年，京察，诏嘉秉章殄寇迅速，整顿地方，加太子少保。寻克青神，李永和、卯得兴由铁山遁走，追至宜宾，擒之。道员张由庚克新宁，贼分窜，张第才遁陕西，曹灿章入老林。总兵周达武解涪州围，追擒周绍涌於大竹，又擒郭刀刀於巴州。周鼐鼐由云南入岳池、合州、新宁，张由庚击走之，诸城皆复。至冬，川南北一律肃清，诏嘉调度有方，予优叙。

石达开见川中兵事方殷，屡由黔、楚窥伺来犯。是年春，陷石柱，扑涪州，为刘岳昭军所阻，窜黔境。寻又入叙永，攻江安，陷长宁，分扰珙、高、庆符，刘岳昭、曾传理等击败之。退滇境，分窜筠连、高县，官军扼金沙江以守。贼谋三路入川，秉章调诸将及土司兵分防。二年正月，赖裕新自宁远犯冕宁，至越嶲，为工部土司岭承恩击毙。馀贼散扰川西十余县，多为官军民团截杀，尽歼於平武山谷中。三月，石达开渡金沙江，为唐友耕等军所扼，由小径趋土司紫打地。大渡河水涨，官军伺半济击之，退扑松林、小河，又为土司王应元所扼。岭承恩夜袭破马鞍山贼营，断其粮道。复连扑两河，皆不得渡，粮尽，杀马采树叶而食。唐友耕等汉、土官兵合击，焚其巢，堕岩落水无数。馀七八千人奔老鸦漩，复为土兵所阻。达开率一子及其党三人乞降，解散四千人，馀党尽诛之。五月，槛送达开至成都，磔於市。捷闻，诏深嘉之，加太子太保，将士奖擢有差。李福猷为达开死党，初约由黔入川。令刘岳昭与黔军合剿，寻於黔境就歼。达开馀孽遂尽。

粤匪扰陕西，围汉中，秉章令道员易佩绅率军解其围，张由庚驻防川境。至是复令萧庆高、何胜必赴剿。诏擢刘蓉为陕

西巡抚，督诸军。秉章病目请告，命力疾视事。三年，江宁克复，诏录前后功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赐双眼花翎。四年，陕西粤匪为诸军击败，窜甘肃阶州，令周达武会剿平之。回剿南坪番匪，匪首欧利哇降。又剿马边，擒匪首宋士杰，边境悉平。令刘岳昭援黔，由绥阳抵遵义，道路始通，后由黔规滇，皆秉章遗策也。六年夏，疾愈视事，命以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。十一月，卒於官，优诏赐恤，称其“公忠诚亮，清正勤明”，赠太子太傅，入祀贤良祠，四川、湖南建专祠。赐其子天保郎中、天诒举人，诸孙并赐官，谥文忠。

秉章晚年愈负重望，朝廷要政多谘决，西南军事胥倚之。所论荐人才，悉被任用，著勋名。川民感其削平寇乱，出於水火，及其歿，巷哭罢市。遗爱之深，世与汉诸葛亮、唐韦皋并称云。

胡林翼，字润之，湖南益阳人。父达源，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，官至少詹事，学宗宋儒。林翼少时，即授以性理诸书，而林翼负才不羁，娶总督陶澍女，习闻绪论，有经世志。

道光十六年，成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二十年，充江南副考官，坐失察正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，降一级调用。丁父忧，服阕，捐纳内阁中书，改贵州知府。署安顺、镇远，皆盗藪，用明戚继光法练勇士，搜捕林箐，身与同甘苦。屡擒剧盗，靖苗氛，以功赐花翎。又因防剿新宁匪李沅发，以道员用。总督吴文镠、巡抚乔用迁并荐堪大用。咸丰元年，补黎平，实行保甲团练，千五百馀寨，建碉楼四百馀座，严扼要隘，储穀备城守。地邻湘、桂，匪戢而民安。三年，剿甕安榔匪，诛其魁。湖南巡抚张亮基、骆秉章两次奏调，以贵州留不行。御史王发桂疏荐林翼剿匪成效，诏赴湖北委用。

四年，擢贵东道，率黔勇千人行次通城，而总督吴文镠战

歿黃州，遂進援武昌。賊尋犯湖南，駱秉章調林翼回防，平安化土匪，擢四川按察使，尋調湖北。曾國藩既克武昌，檄林翼與羅澤南會攻九江，屯湖口，破賊梅家洲。五年春，擢湖北布政使。總督楊需師潰黃梅，林翼率所部回援武昌，別以副將王國才一軍隸之，未至，漢陽陷，會攻不克，屯沌口。武昌復陷，潛師渡江規武昌，為賊所圍，兵少食盡，退金口。詔林翼署理湖北巡撫，楊需奏令上扼漢川。林翼疏陳形勢，宜急攻武漢，方能內固荊襄，上俞之。時武、漢、黃、德四郡皆為賊踞，後路崇陽、通城多伏莽，公私赤立，兵餉皆絀。林翼馳書四出乞貸，發家穀給軍。添募兵勇，兼顧南北兩路，凡數十戰，時有克捷，亦屢瀕於危。七月，攻克漢口鎮，奪大別山賊卡。未几，援賊由漢川至，焚漢口。崇、通匪勾結武昌城賊，扑金口大營。詔念林翼素善用兵，勉以重整散卒。尋退麥山，餉絕兵潰，下部議處。林翼移營大軍山，收集潰兵，駐新堤、嘉魚。水陸合萬人，半出新募，賊至常數萬，軍中奪氣。林翼鎮靜相持，以忠義激勵將士，始漸定。奏調羅澤南由江西來援，連克通城、崇陽，林翼自往迎之於蒲圻。合破援賊韋俊、石達開於咸寧，復其城。乘勝進攻武昌，自率所部普承堯、唐訓方軍由中路，羅澤南當西路，楊岳斌以水師會金口，總督官文亦令都興阿率騎兵駐北岸。林翼和輯諸將，軍勢遂日振，屢戰皆捷。

六年三月，羅澤南急攻城，傷於砲，驟卒。以李續賓代領其軍，攻戰不少輟。石達開自咸寧敗後，竄江西，連陷數郡。曾國藩屢調羅澤南回援，不克往。林翼分遣劉騰鴻、普承堯兩軍赴之。詔以武漢久不克，督戰急。林翼疏陳，略曰：“臣頓兵城下五月餘矣。血肉之軀，日當砲石，傷亡水陸士卒三千餘，喪將領羅澤南、周得魁百餘人，李續賓中丸墮馬者數矣。夫兵易募而將難求，臣觀前史，李左車告韓信，以頓兵城下，情見

事继为戒。战易攻难，自昔已然。故臣自四月后乃禁仰攻，分兵咸、蒲以取义宁，四战皆捷。分水师以清下游，直达九江。臣自率兵五千扼武昌南路，李续宾率六千三百扼洪山东，分剿北路。水师六营下驻沙口。贼由九江、兴国分路来援，臣豫拨三千余人战於百里之外。微臣之志，誓与兵事相终始。万一变生意外，决不敢退怯苟且，自取羞辱。”文宗览奏，特慰勉之。

五月，贼於武昌城外豹子澚等处增垒掘壕，林翼抽调诸军击之，遂於要隘掘壕困贼。贼屡扑，皆击退。谍知九江贼古隆贤来援，已至樊口，先遣党数千进踞葛店。令蒋益澧率精锐迎击，战於葛店，大破贼，焚其舟。追至樊口，杨载福水师亦至，合击，毙贼数千。攻克武昌县城，遂渡江攻黄州。而石达开由江西窜江宁，复纠众上犯，分数路。七月，急调黄州军回援。贼由金牛趋葛店，古隆贤亦起应之。林翼督水陆军分御，连战於油坊岭、鲁家港、姚家岭、窑湾、沙子岭、小龟山，旬日内二十馀捷，擒斩无算，解散胁从万馀，追奔百馀里，至华容，贼悉遁。九月，杨岳斌追贼至蕲州，焚其舟，直抵田家镇。贼援既绝，添募陆勇五千，水师六营，为长图计。十一月，咨会官文克期大举。杨岳斌断拦江铁锁，焚贼船尽。贼倾城出扑，鏖战三时，大败狂奔，诸军逐之，遂复武昌。擒贼酋古文新等，骈诛数百人，生降四千。同日官文亦克汉阳。诏实授林翼湖北巡抚，加头品顶戴。遂分兵收复武昌县、黄州府及兴国、大冶、蕲水、蕲州、黄梅。令李续宾乘胜规九江，都兴阿、杨岳斌、鲍超屯小池口，自驻武昌筹全局。

上疏论军事吏治，略曰：“湖北军务不饬已久，无论贼之多寡强弱，闻警先惊，接仗即溃。上下相蒙，恬不知耻。误於使贪使诈，而实为贪诈所使。川、楚、河南勇目，招合无赖投效，以一报十，冒领口粮。交绥即败，又顾之他。帑项至艰，

徒饱无赖欲壑。遣散不得其方，又相聚为盗。近年湖北募勇之大患，绿营则怯懦若性，正额虚浮，军政营制，荡然无存。此为兵事急应整顿之要。自古用武之地，荆襄为南北关键，武汉为荆襄咽喉。武汉有警，则邻疆胥震。四年之中，武昌三陷，汉阳四陷。东南数省，受害惟武汉为甚。夫善斗者必扼其吭，善兵者必审其势。今於武汉设重镇，则水陆东征之师，恃为根本军火米粮委输不绝，伤痍疾病休养得所。平吴之策，必先保鄂，明矣。保鄂必先固汉阳。湖北之失，在汉阳无备。下游小挫，贼遂长驱直入。应请於武汉设陆师八千，水师二千，日夜训练。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，临事有千里折冲之势。且东征之师，孤军下剿，苦战必伤，久役必疲。伤病之人，留於军中，不但误战，亦且误饷。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迭代，则士气常新，军行必利。此武汉宜急设防练之要。湖北莠民从贼者多，兵勇搜捕，徒滋扰害。惟有保甲清釐，族户緦献，分别斩释。然牧令不得其人，则法不能行。官吏之举动，为士民所趋向；绅士之举动，又为愚民所趋向。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，不察吏而能安民者。五年大熟，州县乃或报灾，六年大饥，州县转或徵赋。以丰为歉，是病国计；以歉为丰，是害民生，而终害於国计。歉岁官吏私收蠲缓，实惠不及於民。有所谓挖徵、急公等名目，无一非蠹国病民。凡下与上交接之事，谄之幕友；官与民交接之事，谄之门丁。词讼案牘，病在积压；盗贼奸宄，弊在因循。州县之小事，即百姓之大事，今日之小贼，即异日之大贼。厝火积薪，隐忧方大。又如捐输则有踩堂、贗见之费，牙帖则有勒索之费，釐金则有私设之费。臣受事以来，迭次特参，在国自有刑章，在臣甘为怨府。惟思劾贪非难，求才为难。前者劾去，后者踵事，而巧避其名，弊将不可胜言。臣愚以为必严禁官场应酬陋习，与群吏更始，崇尚敦朴，屏退浮华。行之数年，

庶可改观。目下州县悬缺待人，请敕下部臣，暂勿拘臣文法资格。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。武汉甫经收复，人或以为已治已安，臣窃忧之。如以为治安，则前收复已二次矣。况江西七府俱沦於贼，旁轶横出，不仅九江、安庆为足虑也。未收复之前，事势极难，文武尚有惧心；收复之后，布置尚易，而特恐文武均萌肆志。外省粉饰之习，久在圣明洞鉴。不揣愚昧，用以直陈。“疏入，上嘉纳焉。於是裁浮勇，练新军，蠲四十六州县田赋以苏民困。设清查局，稽核全省仓库盈虚之数；设节义局，表彰死难官绅士女；设军需局，以备东征饷械。严课吏治，纠劾文武数十人，推廉尚能，手书戒勉将吏如子弟。初，将吏颇构督、抚异同，下令曰：“敢再言北岸兵事吏事长短者，以造言论罪。”官文亦开诚相与，无掣肘。军政吏治，皆林翼主稿，林翼推美任过，督抚大和。湖北振兴，实基於此。襄阳土匪猖獗，扰及河南境，令唐训方等剿之。

七年春，擒匪首高先二等。陈玉成由皖北上犯，诸军不能御。林翼赴黄州督师，贼众十馀万环踞巴河东。会水涨，林翼令毁三台河石桥，扼河而守。潜师出回龙山，遏贼上窜。调李续宜率湖勇驰至，督诸军合击於孙家嘴、马家河、月山，贼大败遁走。都兴阿、李续宾亦连破贼於黄梅、宿松，楚北肃清。遂视师九江，定合围方略而还。八年四月，李续宾等攻九江，克之，磔贼首林启荣。诏嘉林翼调度有方，加太子少保。林翼乃急规安庆，杨岳斌率水师出九江，都兴阿出宿松、望江，逼安庆为围师。李续宾规复太湖、潜山、桐城，与都军为犄角。五月，丁母忧，诏予假百日治丧，假满仍署巡抚。七月，庐州陷，李续宾轻军赴援，战歿三河。林翼方奉母柩回籍，诏急起视师，林翼闻命，痛哭起行，逐次黄州，军心始定。

九年，进屯上巴河，与李续宜整饬部伍，日夜训练，谋大

举。会石达开由江西犯湖南，围宝庆。林翼令李续宜率所部赴援，舒保马队助之，又以水师分扼河道，宝庆围得解，於是与曾国藩合力图复安徽。国藩循江而下为第一路，多隆阿、鲍超攻取潜山、太湖为第二路，林翼自出英山、霍山为第三路，李续宜由松子关出商城、固始为第四路。十月，由黄州移营英山。陈玉成在贼中最狡悍，见太湖围急，纠合捻匪张洛行、龚瞎子众数十万来援。林翼集诸军精锐全力备战，欲一鼓歼之。与曾国藩部署诸将，指挥战略。谋前敌总统，以多隆阿谋勇兼优，而鲍超素不相下，手书劝勉，十数往复，始定议。又备意外，令金国琛、余际昌以八千人出潜山天堂拊贼背。十二月，贼至，鲍超营小池驿，当其冲，贼聚攻之。多隆阿虑分兵掣全势，置不救，调唐训方往助。事且急，金国琛等由山中鼓行而出，贼乃夺气。十年正月，多隆阿攻罗山冲为西路，鲍超出小池驿为东路，朱品隆、蒋凝学、唐训方等合击，金国琛等亦同时并进，大破贼，歼毙先后二万馀，遂克太湖城，潜山亦复。是役为仅见之大捷，安庆之势遂孤。

既而江南大军溃，苏、常尽陷，曾国藩授两江总督，督师。林翼为画分路大举之策，国藩不尽用，率鲍超等次祁门，为规复江南计，以其弟国荃围安庆。林翼令多隆阿围桐城，李续宜屯青草壩，为两军援，都兴阿别出师江北，分兵济饷，林翼悉任之。十月，多隆阿、李续宜大破贼於桐城挂车河。林翼进驻太湖，度贼援安庆不利，必深入湖北腹地以分我军势。令余际昌屯霍山乐兒岭，成大吉屯罗田松子关，戒贼至勿浪战，坚守待援。十一年春，贼果合捻匪西犯，成大吉破之松子关，歼捻渠龚瞎子。霍山守者违节度，为贼所败，遂进陷黄州、德安、孝感、随州，林翼令李续宜回援。贼复分股回略蕲、黄，趋安庆，约城贼夹击。檄成大吉下援，鲍超亦由南岸至，破贼於集

贤关，擒斩数千，磔其渠刘瑄林。多隆阿亦破援贼於桐城，贼计不得逞，城中粮将尽，势益蹙。南岸之贼复由江西犯兴国、大冶，南及崇、通，武汉震动。林翼方病咯血，自率师回援，而围攻安庆益急，及抵湖北，贼已闻风遁。八月朔，遂克安庆。曾国藩推林翼为首功，诏加太子太保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桐城、庐江、舒城以次复，黄州、德安之贼先后擒斩，楚境悉平。

林翼久病，闻文宗崩於热河行在，大恸呕血，八月，卒。诏赠总督，祀贤良祠，湖北、湖南并建专祠，赐其子子勋举人，谥文忠。同治元年，复诏：“林翼未竟全功，遽就溘逝，迹其功勋卓越，名播寰区，至今江、鄂士民称颂。命於原籍家祠赐祭一坛。”泊江南平，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子子勋袭，后并两世职为男爵。光绪中，以孙祖蔭袭，官邮传部参议。

林翼貌英伟，目岩岩，威棱慑人。事至立断，无留难。尤长综覈，釐正湖北漕粮积弊，以部定漕折为率，因地量加轻重，民岁减钱百馀万缗，岁增帑四十馀万两，提存节省银亦三十馀万两。两湖自淮盐阻绝，率食川盐，於宜昌、沙市、武穴、老河口设局徵税，视旧课增至倍蓰。时东南各省皆抽釐助饷，惟湖北多用土人司榷，覈实无弊。其治军务明纪律，手订营制，留意将才。尝曰：“兵之器者无不罢，将之贪者无不怯；观将知兵，观兵知将。为统将必明大体，知进退缓急机宜；其次知阵法，临敌决胜；又其次勇敢：此大小之分也。”驭将以诚，因材而造就之，多以功名显。察吏严而不没一善，手书褒美，受者荣於荐剡，故文武皆乐为之用。士有志节才名不乐仕进者，千里招致，於武昌立宝善堂居之，以示坊表。尝曰：“国之需才，犹鱼之需水，鸟之需林，人之需气，草木之需土。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。才者无求於天下，天下当自求之。”荐举不尽相识，无一失人。曾国藩称其荐贤满天下，非虚语。尝自以闻

道晚，刻自绳检，欲然常若不足。家有田数百亩，初筮仕，誓先墓，不以官俸自益。父著弟子箴言行世，承其志为箴言书院，教人务实学。病革，曰：“吾死，诸君赙吾，惟修书院，无贍吾家。”所著读史兵略、奏议、书牋，皆经世精言。

论曰：骆秉章休休有容，取人为善。胡林翼综覈名实，幹济冠时。论其治事之宽严疏密若不相侔，而皆以长驾远馭，驱策群材，用能丕树伟绩。所莅者千里方圻，规画动关军事全局。使无其人，则曾国藩、左宗棠诸人失所匡扶凭藉，其成功且较难。缅怀中兴之业，二人所关系者岂不鉅哉？

列传一百九十四

江忠源 弟忠济 族弟忠信 罗泽南

江忠源，字岷樵，湖南新宁人。道光十七年举人。究心经世之学，伉爽尚义。公车入京，初谒曾国藩，国藩曰：“吾生平未见如此人，当立名天下，然终以节烈死。”大挑教职，回籍。察教匪乱将作，阴以兵法部勒乡里子弟。既而黄背峒盗雷再浩果勾结广西莠民为乱，一战破其巢，擒再浩戮之。以功擢知县，拣发浙江。秀水灾，奉檄往赈，遂权县事。赈务毕举，擒剧盗十数，邑大治。巡抚吴文镕待以国士，补丽水，檄治海塘。文宗即位，曾国藩应诏荐其才，送部引见，寻以父忧去官。

咸丰元年，大学士赛尚阿督师剿粤匪，调赴军前，副都统乌兰泰深倚重，事必谘而行。忠源招旧所练乡兵五百人，使弟忠濬率以往，号“楚勇”。贼氛方炽，官兵莫撓其锋。忠源勇始至，偪贼而垒。贼轻其少，且新集，急犯之。坚壁不出，逼近始驰突，斩级数百，一军皆惊。累功赐花翎，擢同知直隶州。贼聚永安，向荣与乌兰泰不协，忠源调和，勿听，知必败，引疾回籍。

二年春，贼果突围出犯桂林。忠源闻警，增募千人，偕刘长佑兼程赴援，未至，乌兰泰伤歿於军，自是独领一军，进扼桂林城外鹧鸪洲，三战皆捷，围寻解，擢知府。贼窜全州，将趋湖南，忠源偕诸军进击。贼陷城不守，复出窜，悉载輜重舟中，期水陆并下。忠源发树塞河，截贼蓑衣渡，鏖战两昼夜，悍酋冯云山中砲死。贼弃舟夜遁，尽获其輜重。忠源先请扼东

岸，未用其策，贼由东窜入湖南，陷道州。又议贼众不满万，虑日久裹胁众，分防不如合剿，远堵不如近攻。於是诸军合攻道州，贼坚壁，意在久踞。购城中内应，约期袭之。贼走蓝山、嘉禾，犯桂阳，陷郴州。忠源谓后路进剿愈急，前路攻陷愈多，请仍申合剿之议，当事不省，贼益张，径犯长沙。忠源偕总兵和春驰援，至则贼已踞城南，窟穴民廛，攻城甚急。忠源望见天心阁地势高，贼栅其上，惊曰：“贼据此，长沙危矣！”率死士争之，贼败退。趣移垒逼贼，共汲一井，击柝相闻。忠源弟忠济自郴州尾贼至，约夹击，为伏贼所伤。縋入城商方略，因语众曰：“官军四面集，惟河西一路空虚。贼夺民舟渡江掠食，食尽将他窜。宜重兵扼回龙塘。”巡抚张亮基韪之，而诸将逡巡莫前。时赛尚阿罢，徐广缙代之，未至，城内外巡抚三，提督二，总兵十，莫相统摄。忠源赴湘潭，请於广缙，不省。贼卒由回龙塘窜陷岳州，遂破武昌。忠源痛谋不见用，不欲东。张亮基奏留守湖南，剿平巴陵土匪，调赴浏阳剿徵义堂会匪周国虞，斩馘七百，解散万人。浏阳平，擢道员。

三年正月，授湖北按察使，张亮基署总督，兵事悉倚之。剿平通城、崇阳、嘉鱼、蒲圻诸匪，擒其渠刘立简、陈百斗、熊开宇等。文宗知忠源忠勇可恃，命率所部赴向荣军，寻命帮办江南军务。濒行，上疏切论军事，略曰：“粤寇之乱，用兵数年，糜饷二千万，人无固志，地罕坚城。臣出入锋鏑，於今年，谨策其大端，惟圣明裁察：一曰严军法。将不行法，是谓无将；兵不用法，是为无兵。全州以失援陷而左次相仍，道州以弃城陷而溃逃踵接；岳州设防而不能为旦夕之守，九江列舰而不能遏水陆之冲。岂有他哉？畏贼之念中之也。贼尝致死於我，而我不能致死於贼。贼之战也，驱新附於前，以故党乘其后，卻则击杀。故贼退必死而进乃生，我退必生而进则死，

不待战阵，而胜负分焉已。诚欲反怯为强，莫若易宽为猛。皇上执法以驭将帅，将帅执法以驭偏裨，偏裨执法以驭兵士。避寇者诛，不援者诛，未令而退者诛。法令既严，军声自壮。此讨贼之大端也。一曰撤提镇。承平既久，宿将凋亡，提镇大臣，积资可待。位尊则意为趋避，偏裨不敢与争；权重则法难骤加，督抚不能擅决。人情当齿壮官卑之日，辄思发奋为雄，位高则进取念衰，必不能踔厉以赴时会。且军兴数载，馈饷滋艰，提镇所需，较副参悬绝。裁一提镇，养精兵二百而有馀。奚取以有限脂膏，奉此无益之提镇？诚择一深明将略者统制其间，馀则悉归休致。副将以下，量擢其才。此整军之要道也。一曰汰冗兵。选兵胆气为上，坚朴次之，技艺又次之。质实耐苦之人，令进则进，令退则退，其身听命於将而不知它。浮怯之徒，无事则趋踰观美，临阵则退缩旁徨，论功则钻刺以图美官，遇败则推诿以逃咎戾，宜汰者一也。征调烦烦，或羸老备籍，坐耗资粮，或部曲散亡，惊魂甫定。当此饷糈匱绌，岂容更益虚糜，宜汰者二也。诚敕各营将领，讨部曲而严察之，气充胆壮者备攻剿，朴实坚苦者备屯防。舍此二端，尽归釐汰，此致强之急务也。一曰明赏罚。胜有赏，败有罚，亘古不变之常经也。顾胜有赏而赏非胜，则不如无赏；败有罚而罚非败，则不如无罚。无赏无罚，人犹冀赏罚之时；赏非其功，罚非其罪，则惩劝之用乖，怨讟之声作，而军事不可为矣。今战胜有功，固当赏录，左右侍从，奖叙尤多；且未尝行一失律之诛，按一纵寇之罪。胜败本兵家之常，主兵者每言胜而讳败；功过本无妨互见，主兵者辄匿过而言功。治承平天下且不可，况危乱之世哉？夫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。胜固当赏，或旅进取斩级以冒功，或追击贪货财而得小，则当罚；败固当罚，或迈勇先驱，后援不继，或大军已卻，一将独前，则当赏。今大帅据营将之言，营将恃

左右之口。功罪之实，非采访所可知，好恶之心，因毁誉而多舛。求是非洽乎人心，难矣。自非亲历行阵，开诚布公，何以慰军士之心而振披靡之习？此风气不可不急为振拔者也。一曰戒浪战。用兵之道，能守而后能战，能制人而后不制於人，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。臣自广西以来，深观贼势，结营则因地筑垒，环以深壕；置阵则正兵敌前，奇兵旁袭；止则遍购徒党，伺吾虚实；行则遥壮声威，乘吾张皇。故尝以为贼止则当扼要以断其馈济，严兵以截其奔逃；贼行则当逆击以遏其锋，设伏以挠其势。乃我之围贼不严守而攻坚，追贼不截归而尾击，小有挫失，士气先颓。此兵法不可不变计者也。一曰察地势。势者非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。视贼出入之途，先为之防，察贼分合之机，遥为之制；则渐车之澹，数仞之冈，苟形势在所必争，即事机不容或失。全州蓑衣渡之战，寇焰已摧，宜速壁河东断其右臂；道州之役，寇锋已挫，宜分屯七里桥扼其东趋；长沙将解围，则宜坚壁回龙潭、土桥头，使贼不得西犯。它若道州莲花池、莲涛湾，死地六十里，而纵之使生；湘阴临资口、岳州城陵矶皆必争之区，而纵之使遁。祸机在咫尺之间，流毒遂在千里之外。此败辙之不可不深鉴者也。一曰严约束。杀贼所以安民，安民乃可杀贼。粤寇惨虐，不可胜言，然择肥而噬，穷檐不暇搜求。或伪结民心，多偿市直。兵则攫取奸污，穷户且难幸免。故於贼且有怨词，於兵能无怨毒。且长夫估客，游荡无常，托伪营装，恣行淫掠，乡民畏惧，莫敢谁何。应敕诸营首严防制，备册时稽。犯则军法按行，绝其芽蘖。此结民心愆后患之要图也。一曰宽胁从。粤寇徒党，丧亡实多，煨烬之餘，类多附胁。平昔会徒盗贼，宽典相蒙，监禁军流，乘时放逸，命为前导，尤所甘心。凡此法无可遁，自尔获焉必杀。至若良民驱迫，骨肉羈縻，此中进退维谷之忧，艰苦颠连之状，

每一念及，辄用隐伤。宜敕各营刊示射达，临阵建免死之旗，令其倒戈以赴，曲赐保全。既可探贼情，复以携贼党。此尤好生盛德，讨贼机宜之大权也。行此八者，破格以揽奇才，便宜以畀贤帅，择良吏以固根本，严综覈以裕饷源。如此而盗贼不灭，盛治不兴，原斩臣首以谢天下。”疏入，上嘉纳之。

行至九江，闻南昌被围，方有旨促援凤阳，疏请先援江西，率兵千三百人，三昼夜驰抵南昌。巡抚张芾举王命旗牌授忠源，战守事悉听指挥。忠源火城外廛庐，斩逃者，谓章江门最受敌，自当之，日登城督战。贼穴地轰城，崩数十丈。刃毙先登贼，囊土填缺。数突门出战，夜遣死士縋下焚贼营。诏嘉奖，被珍赆。寻湖南援师至，分军扼樟树镇，遣罗泽南剿平泰和、万安、安福土匪。守南昌九十馀日，至八月，屡砲毁贼垒，沉贼船，乘风纵火，贼乃遁。诏嘉其功，加二品顶戴。贼退据九江，分扰湖北兴国，迺犯田家镇。忠源赴援，部兵二千，途阻不能遽达，先挈亲兵数十人抵田家镇。甫一日，贼舟乘风大至，道员徐丰玉等死之。忠源自劾，诏原之，降四级留任，寻擢安徽巡抚。

贼已陷黄州、汉阳，围武昌。沿江击贼，败之，武昌解严。疏请增兵万人，当淮南一路，而湖北留其兵不尽遣，仅率兵二千冒雨行。将士疲顿，忠源亦遘疾。至六安，贼已陷桐城、舒城。吏民遮留，不可，留千人守六安，舁疾抵庐州。部署未定，贼已大至。城中合援兵团勇仅三千人，忠源力疾守陴，迭挫扑城之贼。地道轰城屡圯，皆奋击却之。诏嘉忠源力保危城，躬驰战阵，赐号霍隆武巴图鲁。时陕甘总督舒兴阿兵万馀，畏蕙不进。忠源弟忠濬偕刘长佑来援，驻城外五里墩，阻不得前。被围月馀，庐州知府胡元炜阴通贼，贼知城中食乏，军火将尽，攻益急。水西门圯，且战且修筑。贼突自南门缘梯入，忠源挈

刀自刎。左右持之，一仆负之行，忠源奋脱。转战至水闸桥，身受七创，投古塘死之。布政使刘裕珍，池州知府陈源亮，同知邹汉勋、胡子雝，县丞兴福、艾延辉，副将松安，参将马良、戴文渊，同时殉难。胡元炜竟降贼。忠濬募人求其尸。后八日，部卒周昌迹得之，负出，面如生。

事闻，文宗震悼，赠总督，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，入祀昭忠祠，谥忠烈。同治初，江南平，追念前功，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，湖南、江西并建专祠，湖北省城与罗泽南合祀三忠祠。忠源歿逾年，湖南有寇警，弟忠淑奉檄募勇助剿。母陈出私财助饷，并悬重赏以励众。事定，巡抚骆秉章以闻，特旨予忠源父母三代一品封典。忠源弟三人，忠濬、忠济、忠淑，族弟忠义、忠信，皆自忠源初起即从军中。忠濬、忠义自有传。

忠济，从守长沙，城坏，堵缺口，杀登城贼数十，以勇名。三年，忠源赴湖北，以旧部千人付忠济留长沙。忠源剿贼通城，兵单不利，忠济倍道赴援，战於桂口，斩贼首陈申子於阵，又破何田俊等，焚其巢；及援南昌，两塞城缺，斩贼之先登者。巡抚张芾疏称其精敏勇敢，军中畏服，累功擢候选知府。江西解严后，忠济回籍侍母。忠源既歿，有旨仍用忠济及忠濬率兵剿贼。忠濬方赴援庐州，从和春攻剿。忠济为骆秉章调赴蓝山、宁远剿土匪，连破贼解围，擢道员。五年，驻防岳州。胡林翼攻武昌未下，贼勾结崇阳、通城土匪，忠济遣兵复通城，遂留驻。六年春，江西贼由义宁窜至，忠济进击，连破贼垒，而悍党集数万，为所围，力战三日，营陷，死之。赠按察使銜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壮节。

忠信，少趯弛不羁，年十六，从忠源赴广西军。犯军令，忠源将斩之，众为乞免。及遇贼，骁捷敢战，常为军锋，累加擢千总。闻忠源被围庐州，从忠濬赴援。比至，壁西门外五里

墩不得进。忠信夜率壮士十余人，潜越贼营，縋入城，告以援至。留城中，屡完城缺，縋出攻贼垒，杀贼，擢守备，赐花翎。及城陷，忠源挥之去。五年，从忠濬复庐州，功多，擢游击，赐号毅勇巴图鲁。忠濬假归，代统其众。六年，从和春克三河、巢县，累擢副将。从秦定三规桐城，建议出奇兵夹击，连破贼营十有六，进逼城下，贼大出，迎击，进至东门外，跃马越壕擒贼将，砲丸中左腋，殁於阵。予云骑尉世职，谥忠节。忠济、忠信并附祀忠源专祠。

罗泽南，字仲岳，湖南湘乡人。诸生，讲学乡里，从游甚众。咸丰元年，举孝廉方正。二年，粤匪犯长沙，泽南在籍倡办团练。三年，以劳叙训导。曾国藩奉命督乡兵，檄剿平桂东土匪，擢知县。江忠源援江西，乞师於国藩，乃令泽南率以往。所部多起书生，初临行阵，战南昌城下，争奋搏，死者数人。国藩闻之，喜曰：“湘军果可用。”及围解，剿安福土匪，以三百人破贼数千，擢同知直隶州。归湖南，剿平永兴土匪，所部增至千人，屯衡州。与国藩简军实，更营制，教练历半载。

四年六月，偕塔齐布进攻岳州，以大桥为贼所必争，坚扼不动，伺便突出击之，三战皆捷，歼贼千。闰七月，破高桥贼垒九，贼退踞城陵矶，偕塔齐布乘胜进击，连破贼营，贼遂遁走，擢知府，赐花翎。自是湘军名始播，以泽南与塔齐布并称。转战而东，复崇阳，击走咸宁贼，再败之金牛，进驻紫坊。曾国藩会诸将於金口，议攻武昌。泽南绘图献方略，谓由紫坊出武昌有二道，请以塔齐布扼洪山，而自攻花园。贼万馀踞花园，筑坚垒，一枕大江，一濒青林湖，一跨长堤，深沟重栅，峙江东岸，与虾蟆矶对垒。列巨砲向江内外，分阻水陆两路。泽南率队直趋花园，贼凭木城发砲。士卒蛇行而进，三伏三起，已逼贼垒，分兵夺贼舟，舟贼退，营贼亦乱，三垒同下。翌日又

破鲇鱼套贼营，其窜洪山者，为塔齐布所扼，贼夜弃城走。武昌、汉阳皆复，距会议仅七日。捷闻，以道员记名，寻授浙江宁绍台道，国藩请仍留军。

贼据兴国，分陷大冶。泽南驰克兴国，塔齐布亦克武昌、大冶，乃规取田家镇。贼以铁锁截水师，而踞半壁山为犄角，夹江而守。泽南进驻马岭坳，距半壁山三里许。贼数千突来犯，而由田镇渡江来援者近万人。泽南兵仅二千，令坚伏，度贼懈，奋击，贼大溃，后路为我军所阻，坠崖死者数千，遂夺半壁山，水师断横江铁锁，燔贼舟，克田家镇，赐号普铿额巴图鲁，加按察使銜。时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，总督杨霈督江北岸军，泽南偕塔齐布攻其南，曾国藩督水师循江下。霈不能军，贼复北趋，乃偕塔齐布改北渡江，复广济、黄梅。贼退踞孔陇驿、小池口，泽南约诸军会攻。渡江未半，贼来犯，军少卻，泽南伤臂，仍指挥冲突，分兵破街口贼垒，贼酋罗大纲引去。是役也，五千人破贼二万，贼乃尽撤沿江诸营，并守九江。塔齐布围攻之，泽南别剿盩山，遏湖口援贼。会水师入鄱阳湖，为贼所袭，輜重皆失。国藩驰入泽南营，而水师阻湖口不得出。

五年，湖北官军屡败，武昌复陷。泽南从国藩入南昌，赴援饶州，战於陈家山、大松林，大破贼，复弋阳。又援广信，破贼於城西乌石山，复之。连复兴安、德兴、浮梁，进剿义宁。败贼於梁口、鼇岭，复义宁，加布政使銜。泽南见江西军事不得要领，上书国藩，略曰：“九江逼近江宁，兼牵制武昌，故贼以全力争之。犯弋阳，援广信，从信水下彭蠡，抄我师之右；据义宁，守梅岭，从修水下彭蠡，抄我师之左。今两处平定，九江门户渐固，惟湖北通城等处群盗如毛。江西之义宁、武宁，湖南之平江、巴陵，终无安枕之日。欲制九江之命，宜从武昌而下；如解武昌之围，宜从崇、通而入。为今之计，当以湖口

水师、九江陆师截贼船之上下，更选劲旅扫崇、通以进武昌，由武昌以规九江。东南全局，庶有转机。”国藩据以上闻，遂命泽南移师湖北会剿，以塔齐布旧将彭三元、普承尧所部宝勇隶之，凡五千人。

九月，至通城。贼号数万，皆乌合，一战而溃。进夺桂口要隘，克崇阳，驻军羊楼峒。悍贼韦俊、石达开合党二万馀自蒲圻来犯，截击走之。胡林翼来劳师，合攻蒲圻，复其城，乘雾进克咸宁。自是武昌以南无贼踪。十一月，师抵紫坊，与林翼议进取次第。泽南屯洪山，林翼屯城南堤上，水师驻金口。贼於城外筑坚垒十三，与城埒。初战，贼二万出十字街，林翼与交绥，数卻数进。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潜抄贼垒，破十字街营，尽毁城东南诸垒。八步街口为我军通江要路，塘角为贼粮运所出，先后攻破之，焚其船厂，环西北贼垒亦尽。贼又由望山门外葺石垒二，挥军踢平之；又迭於窑湾、塘角逐贼，歼戮数千，贼遂闭城不出。

石达开自崇阳败后，窜入江西，势复张。曾国藩檄泽南回援，泽南以武汉为南北枢纽，若湘勇骤撤，胡林翼一军不能独立，现在贼粮将尽，功在垂成，舍之非计。其父年八十，贻书军中勸以忠义，林翼以闻，六年二月，诏特予泽南祖父母、父母二品封典，以示旌异。三月，贼开门出扑，泽南亲督战。援贼大队继至，我军自洪山驰下，奋击追逐，直抵城下，飞砲中泽南左额，血流被面。驻马一时许，归洪山，犹危坐营外，指画战状。翌日，卒於军。文宗震悼，诏依巡抚例议恤。赐其父嘉旦头品顶戴，子兆作、兆升皆举人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入祀昭忠祠，本籍、湖北、江西建立专祠，谥忠节。及江南平，穆宗追念前劳，加一云骑尉世职。

泽南所著有小学韵语、西铭讲义、周易附说、人极衍义、

姚江学辨、方輿要览诸书。体用兼备，一宗程、朱，学者称罗山先生。尝论兵略，谓大学首章“知止”数语尽之，左传“再衰”、“三竭”之言，其注脚也。弟子从军多成名将，最著者李续宾、李续宜、王珍、刘腾鸿、蒋益澧，皆自有传。其早死兵事名未显者，有锺近衡，少事泽南，以克己自励，日记言动，有过立起自责。泽南语刘蓉曰：“吾门为己之学，锺生其庶几乎！”从平郴、桂土匪，叙从九品。咸丰四年，粤匪由江宁上窜犯岳州，偕弟近濂各将五百人从王珍破贼於靖港，追至蒲圻羊楼峒，战失利，死之。王珍退保岳州，贼又大至，近濂亦战歿。易良幹、谢邦翰，并战死南昌城下。邦翰死后，李续宾代领其众，所称“湘右营”者是也。诸人皆湘乡人，后并附祀泽南专祠。

论曰：湖南募勇出境剿贼，自江忠源始。曾国藩立湘军，则罗泽南实左右之。朴诚勇敢之风，皆二人所提倡也。忠源受知於文宗，已大用而遽殒。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，功未竟而身殁，天下惜之。忠源言兵事一疏，泽南筹援鄂一书，为大局成败所关，并列之以存龟鉴。此大将风规，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。

列传一百九十五

李续宾 丁锐义 曾国华 李续宜 王鑫 弟开化
刘腾鸿 弟腾鹤 蒋益澧

李续宾，字迪庵，湖南湘乡人。诸生，膂力过人，善骑射。罗泽南讲学里中，折节受书。咸丰初，泽南募乡勇杀贼，续宾奉父命往佐之，从平桂东土匪。三年，援江西，令将右营。泽南每战，续宾皆从。归湖南，屯衡州，复永兴。

四年夏，从泽南规岳州，湘军仅千人，战於大桥，续宾率数骑驻山冈，贼至不动，俟兵渐集，亲搏战，驰斩贼目，夺其旗，追北十馀里。次日，塔齐布至战地，服其勇，由是知名。连旬与贼战，续宾曰：“贼不得掳掠，今且尽，可乘机薄其垒。”塔齐布从之。会风雨，奋击，连破贼垒，贼乃弃岳州而遁。论功，累擢知县。从泽南克崇阳、咸宁，规武昌，大战於花园，及破鲇鱼套贼营，功皆最。武汉复，擢直隶州知州，赐花翎。进攻田家镇，贼水陆数万，塔齐布阻於富池口，湘军合宝勇仅二千六百人，咸色沮，续宾手刃逃者三人，军心始固。大战於半壁山，杀贼数千，焚其巢，遂平田家镇。擢知府，赐号挚勇巴图鲁。寻授安庆知府。

於是罗泽南、塔齐布连复广济、黄梅，破贼於翟港、孔垅，每战率为军锋。进规九江，九江城坚，贼所聚合，攻不能下。议分兵剿湖口、梅家洲，从泽南屯盩山。十二月，水师失利，入彭蠡湖，为贼所扼。续宾愤甚，请於曾国藩，自率千人渡江攻小池口，塔齐布率二十人偕行。塔齐布与续宾皆恃勇，

每合战，逼贼，席地坐，枪弹如雨，不顾，忽跃起突阵，横厉无前，习以为常。至是众寡悬绝，战竟日不能克，暮收队，而塔齐布失踪，欲再渡江入贼垒觅之，塔齐布旋自返。

五年春，粤匪由江宁大股上犯，武昌再陷。曾国藩顿兵江西，续宾偕泽南从之。寻分赴赣东攻剿，连复弋阳、广信、德兴、义宁，记名以道员用。是年秋，回援湖北，克通城、崇阳，分兵趋羊楼峒。策贼远道赴援利速战，坚守俟之。明日贼至，相持至暮，瞰其怠，突击之，大溃。蒲圻、咸宁相继复，加盐运使衔。十一月，进攻武昌，破塘角贼垒，又败贼於窑湾，屡战皆捷，蹋平城外贼垒。六年二月，罗泽南以砲伤卒於军，军中失帅，人情汹汹，贼复增垒抗拒。巡抚胡林翼奏以续宾代领其众，军势复振，尽铲平城外新垒，连於赛湖堤、小龟山、双凤山破城中出窜之贼。七月，石达开纠江南、江西各路贼七八万来援，城贼将应之，续宾御之鲁家港，旬日内大小二十馀战，解散胁从万馀，破贼二十馀垒，加布政使衔。贼闭城不出，乃开壕引江水灌入，为长围困之。十一月，克武昌，记名以按察使用。

渡江克黄州，连复大冶、兴国，直薄九江城下。九江贼首林启荣坚守苦战。续宾复用攻武昌法，濬长壕三十里。七年三月，壕成，湖口、安庆贼迭来援，皆击走之。六月，贼犯蕪州、黄梅，续宾渡江迎击於广济童司牌，大破之。合水师进攻小池口，毁其城。策九江贼恃湖口为犄角，不拔湖口，九江不可得。九月，令弟续宜攻梅家洲，自率师扬言往宿松，潜伏湖口后山。水师并至，分攻，贼方悉锐以拒。续宾率士卒攀萝至山椒，破空下，贼大骇，尽歼其众。立克湖口县城，梅家洲贼亦遁，乘胜克彭泽及小姑洲。捷闻，授浙江布政使。於是贼援遂绝。八年四月，以地雷轰城百馀丈，梯而登，殄贼万馀，擒林启荣及

李兴隆等磔之。九江平，加巡抚銜，赐黄马褂，许专摺奏事。

续宾既下九江，请假省亲，抵湖北，陈玉成陷麻城、黄安，移兵击走之。时续宾威望冠诸军，浙人官京师者，合疏请饬援浙江。胡林翼议大举进规安徽，诏将军都兴阿、总兵鲍超由宿松趋安庆，续宾由英山趋太湖。续宾乃留弟续宜屯武昌，自率八千人行，会起曾国藩视师，续宾复分所部千人与之，至太湖而署巡抚李孟群师溃庐州，改道赴援。八月至九月，克枫香铺、小池驿、梅心驿，复太湖、潜山、桐城、舒城，贼望风溃走。军无留行，进规庐州。

贼於三河镇筑城，外列九垒，凭河设险，我军非得三河不能进。续宾克桐城、舒城后，各留守兵，所率临敌仅五千人。十月，分三路攻贼，九垒皆下，杀贼七千馀，我军伤亡亦逾千人。趣后军未至，而陈玉成、李世贤纠合捻匪来援，众十万，连营十馀里。诸将议退守桐城，续宾不可。夜半，部勒各营，旦日迎击，至樊家渡，天大雾，贼分队包抄，我军惊溃，副将刘祐山，参将彭友胜，游击胡廷槐、邹玉堂、杜廷光，皆战死。续宾冲荡苦战，贼集愈多，营垒皆破。或劝突围出，图再振，续宾曰：“军兴十年，皆以退走损国威。吾前后数百战，出队即不望生还。今日必死，不原从者自为计。”诸将士皆曰：“原从公死！”日暮上马，开壁击杀数百人。总兵李续焘、副将彭祥瑞越垒冲出，贼踞其垒，决河堤，断去路。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，取所奉廷旨及批摺焚之，曰：“不可使宸翰污贼手。”跃马驰入贼阵，死之。同知曾国华，知府何忠骏，知州王揆一，同知董容方，知县杨德闾，从九品李续蓺、张溥万，皆殉焉。道员孙守信、运同丁锐义犹守中右营，越三日营陷，同死之。是役文武官弁死者数百人，士卒数千人。

时方有旨命会办安徽军务，及死事上闻，文宗流涕，手敕

曰：“惜我良将，不克令终。尚冀忠灵不昧，他年生申、甫以佐予也！”赠总督，入祀昭忠祠，立功地建专祠，谥忠武。赐其父一品封典，子光久、光令并赐举人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续宾既歿，曾國藩疏上其生平战绩，略曰：“续宾随罗泽南征剿，循循不自表异。岳州之战，所将白旗，号为无敌，田家镇以少胜众。九江之败，士卒多逃，独所部依依不去，众称其能得士心。军中人人以气节相高，独默然深藏。然忠果之色，见於眉宇。远近上下，皆信其大节不苟。臣所立湘勇营制，行之既久，各营时有变更，独续宾守法，始终不变。历年节省饷项及廉俸，不寄家自肥，概留备军中非常之需。量力济人，不忍他军饥而已军独饱。驭下极宽，而弁勇有罪，往往挥泪手刃之。至於临阵，专以救败为务。遇贼则让人御其弱者，自当其悍者。分兵则以强者予人，而携弱者自随。弱者渐强，又易新营。军中每言肯携带弱兵，肯临阵救人者，前惟塔齐布，后惟续宾。三河之败，亦由分兵所致。此军民所由感泣不忘者也。

“於是特诏嘉其有古名将风，以国藩疏宣付史馆，用示褒异。洎江南平，軫念前劳，加二等轻车都尉，并为男爵，子光久袭。

丁锐义，字伯冕，长沙人。治乡团有声，咸丰四年，从胡林翼援湖北，募壮士百人，后增至千人，号义字营。战武汉，以勇闻。六年，罗泽南伤殒，贼酋古隆贤率众犯官军后路。诸将以新失帅，皆主坚守。锐义曰：“我军顿城下六阅月，求战不得。今贼来乘我，出其不意，可一鼓灭。”林翼壮之，令与唐训方、蒋益澧、孙守信等夜出掩击，大破贼於豹子海。又战葛店、华容，夺樊口贼舟，克武昌县，围黄州。会大水，退军屯青山。武汉复，擢知县。驻防蕲、黄间，屡与乡团却敌。八年，破黄泥畈、青天畈贼垒，擢同知。又破贼於南阳河、阿弥镇，擢运同。遂从李续宾进剿安徽，破石牌贼垒，连下数县。

将进攻三河，锐义谏曰：“孤军深入，留兵四城，分力之半，死伤复多，士罢将骄，贼援将集，而贪进不已，此所谓强弩之末也。使贼断绝我饷道，舒、桐、潜、太兵少，见胜则怠，见败必溃，四城将并覆。乃令退师桐城，休息待援，仅可不败耳。”续宾不听，锐义乃驰书湖北请援。续宾让之曰：“君尝以千人破贼数万，乃何怯耶！”及续宾军败，锐义率所部急救，身被数创。续宾突围战死，锐义偕孙守信坚守其壁。三日垒破，死之。锐义耳聋，喜论兵，战每孤军勇进。独三河之役主持重，而说不见用。恤赠盐运使，加太常寺卿、骑都尉世职。

孙守信，亦长沙人。由内阁供事叙从九品，官湖北，从军积功，累擢道员。未尝独将，与锐义为友，临危不去。同及於难。赠按察使，加太常寺卿、骑都尉世职。

曾国华，字温甫，国藩弟。咸丰五年，国藩兵困於江西，国华请於父，赴湖北乞师。胡林翼令刘腾鸿，吴坤修、普承尧率五千人往援，以国华领其军。攻克咸宁、蒲圻、通城、新昌、上高，以达瑞州。腾鸿战城南，国华偕承尧战城西北，屡破贼。国藩至，乃合围，掘堑周三十里，断贼接济。会丁父忧，偕国藩奔丧去军。与李续宾姻家，招佐军事。当连克四县，军势锐甚，国华以常胜军家所忌，时与续宾深语，并书告国藩。及军败，从续宾力战死，赠道衔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愍烈。

李续宜，字希庵，续宾弟。同事罗泽南。以文童从军，援江西、湖北，积功累擢同知，赐花翎。武昌、汉阳复，胡林翼疏陈续宜功多为续宾所掩，诏以知府选用。从续宾攻九江，贼由安徽上犯蕲、黄以牵我师。咸丰七年，续宜率兵千七百人回援湖北，战於黄州坝崎山，分三路进，毁贼垒，次蕲水、黄冈界。上马家河、火石港、郴柳湾贼垒林立，倾巢出扑，续宜伏兵山下，骤起突击，贼大乱，譟，乘之，破垒四十，移屯蕲水。

遇援贼於月山，诱至山角，发砲击之，溃，直捣其巢，焚屯聚数十处，破伪城五。会克小池口，以道员用，赐号伊勒达巴图鲁，由是续宜之名与其兄相颉颃。

回军江西，会攻梅家洲，克湖口。十月，贼酋韦俊率众二万复犯湖口。续宜驻蠓虬山，分兵三路，一出马影桥，一出流淝桥，一扼劳家渡，贼来，击卻之。而贼由西洋桥、排龙口、二贤寺直趋蠓虬山，续宜麾诸路奋击，斩获千馀。驰抵磨盘山，设伏破泰坪关援贼，贼乃遁。八年，九江既克，陈玉成由安徽窜蕲、黄，陷黄安。续宜驰援不利，续宾继至，合击。续宜攻北门，破其垒，贼夜遁，复黄安。进至麻城，贼不战引去。续宾出师规安徽，胡林翼疏请留续宜固楚疆。泊三河师燬，续宾战歿，续宜在黄州，收辑残部，思乡者遣归，原留者归伍，差汰罪将，简用其良，申儆训练，经岁军气始复振。

九年，授荆宜施道。石达开由江西窜入湖南，众号三十万，围宝庆府城。胡林翼檄续宜率兵五千驰援，诸援军悉归统属。时援军三万馀，城被围两月。贼众，食且尽，野掠无所得，闻续宜至，攻愈急。续宜渡资江而军，与刘长佑军当贼冲，四战而围解，贼窜广西境。诏嘉续宜赴援迅速，加布政使銜。

十年，迁安徽按察使。曾国荃方围安庆，多隆阿攻桐城，续宜率万人屯青草壩，在安庆、桐城之间。陈玉成以十万众来援，续宜与多隆阿夹击於挂车河，尽破棠梨山、尊上庵、香铺街、望鹤墩贼垒，斩馘无算，追奔二十馀里，玉成走庐江。捷闻，赐二品顶戴。十一年，擢安徽巡抚，疏言：“陈玉成图解安庆之围，悉锐西窜，以攻我之所必救。湖北为众军根本，臣宜提师回援，不能遽任皖抚之事。”比抵武昌，贼已陷黄州、德安两府五县，乃会彭玉麟水师夹攻孝感，乘夜纵火，复其城，进攻德安，穴地道克之。武昌、通城、咸宁、蒲圻诸县相继皆

下，赐黄马褂。胡林翼病歿，诏授续宜湖北巡抚，驻黄州督师。擒匪犯光化、穀城、均州及枣阳、襄阳，皆击走之，调安徽巡抚。

同治元年，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。时苗沛霖叛服无常，胜保袒之。诏密询续宜剿抚机宜，覆疏略谓：“苗沛霖官至道员，公犯不韪，围抚臣於寿州，陷其城，屠其众。乃复谎言求抚，此岂足信？不过假称反正，号召近县，养成羽翼。若正彼叛逆之名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宽其党羽，使为我用，彼势孤，终成擒耳。”上韪之。续宜驻临淮，令提督成大吉、总兵萧庆衍，渡淮援颍州，破擒匪张洛行於大桥集，颍州围解。又令蒋凝学克霍丘，抚绥各圩，解散逆党。沛霖慑湘军兵威，请讨擒自赎，而胜保终欲养沛霖以自重，转嫉湘军，势不相下。会袁甲三以病请去，命续宜代为钦差大臣，督办安徽全省军务。续宜旋丁母忧，夺情留军。三疏陈谢，举唐训方自代，允假百日。回籍病咯血，六次诏促起视师，不能赴，二年十一月，卒於家。诏加恩依总督军营病故例赐恤，立功地方及原籍建专祠，谥勇毅。赐其父人蔭四两，地方官以时存问。子光英，予官直隶州知州。

续宜治军严整，与兄续宾同负重名。曾国藩尝论其昆弟为人，续宾好盖覆人过，续宜则嫉恶稍严。续宾战必身先，骁果缜密，续宜则规画大计，不校一战之利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王珍，字璞山，湖南湘乡人。诸生，从罗泽南学，任侠好奇。咸丰二年，粤匪犯长沙，上书县令朱孙诒，请练乡兵从泽南教练，屯马坨埔，以团防劳叙县丞。剿桂东土匪有功。广东边境匪犯兴宁，率死士百人驰击，殄贼甚多，累擢同知直隶州。

三年，罗泽南援江西，初战多死伤。珍请於曾国藩，增募三千人，将往援，会南昌围解。国藩议裁汰其军，巡抚骆秉章见所募勇可用，留二千四百人防湖南。珍精於训练，令士卒缚

铁瓦习超距。自以意为阵法，进退变动，异於诸军。四年，粤匪踞岳州，珍由湘阴进攻，败贼於杉木桥，乘胜克岳州，曾国藩率水陆军并至。珍出境进剿，遇贼羊楼峒，失利，贼蹶其后，岳州复陷。珍所部死者千人，坐轻进夺职，留营效力。既而罗泽南从国藩东征，珍收集散众，留未遣，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徇郴州。

时两广交界土匪蜂起，朱连英、胡有禄最强，各拥万人，称王号，时时扰湖南边境，珍与参将周云耀协防江华，数击走之。援道州，解其围。策贼必乘虚袭江华，日驰百馀里，先至，待贼至迎击，大破之。进捣桃州，出龙虎关，破恭城贼於栗木街，回军解宁远、蓝山围。别贼掠零陵，周云耀困於隘。珍率数十人驰进，令曰：“寇众，退且死！”据险夹击，逐北数十里，转战深入九嶷山，贼氛渐清，复原官，赐花翎。五年，土匪何贱苟勾结朱连英陷富川、江华，进犯永明。珍偕周云耀往剿，迭败之。连州匪自龙虎关来犯，势甚张，疾趋迎击，殪贼二千，擢知府。馀贼走陷灌阳，复由全州袭陷东安。珍会广西军克灌阳，驰至东安城下，环攻两月，始克之。贼窜出，合胡有禄，将入四明山。分路抄袭，擒有禄，焚山中贼巢，馀党悉尽。时别贼何禄踞郴州，陈义和踞桂阳，分扰永兴、茶陵、耒阳，窥衡州。珍增募至千五百人，分兵守耒阳，自率千人攻桂阳，再战克之。贼聚粮於瓦蜜坪，火其屯，出奇兵攻郴州，贼遁走尚万馀，合乡团邀击於黄沙堡，追至两广墟，贼方食，纵击歼之。乘胜破永明、江华踞贼，穷追至连州，朱连英仅以身跳免。六年春，又破贼於阳山，贼遁英德。骆秉章上其功，迭诏嘉奖，予四品封典，以道员即选。

珍专办南防凡二年，湘、粤间诸匪诛殄几尽，军士死亡亦多。请假将还，会罗泽南卒於武昌，李续宾代将其军，粤匪石

达开自江西窥湖北，续宾招珍助剿。遂进屯岳州，转战崇阳、通城、通山、蒲圻，复四县，歼贼首张康忠、陈华玉等，兴国、大冶匪众亦解散。武昌寻克复，加按察使衔，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，仍驻军岳州。

七年，调援江西，五月，抵吉安。先是官军水陆合围吉安，其攻临江者，亦掘长壕困贼。贼渠胡寿阶、何秉权率众数万来援，据水东，与城贼夹江相望。珍沿赣江而南，自三曲滩济，结营水东东南山上。贼鼓噪乘之，珍登望楼，令士卒筑垒不辍，毋许仰视，贼疑不进。俄山后一军出贼背，鼓声起，筑垒者投耒大呼驰击，左右伏起，阵斩秉权，蹙贼众於水，馀走水东。军中方具餐，珍曰：“不克水东不遑食！”挥军捣贼垒。都司易普照，勇士也，先登中砲殒，众愤，争入垒，杀贼数千，寿阶遁。珍渡江壁藤田，寿阶自宁都、沙溪挟援众来犯，珍分兵击其左，自率百人捣其右，贼崩溃，蹙之瑶岭，擒寿阶，斩馘数千。是役悍贼俘斩殆尽。闰月，援贼复自宁都出永丰。珍以千二百人迎击之，追至宁都之钓峰。贼背水以拒，既败，尽没於水。斩贼首萧复胜等，拔难民万馀；六月，再破新城贼於东山坝，斩贼首张宗相等。

时悍贼杨辅清愤屡败，纠众十万踞广昌头陂，誓决死战。珍笑曰：“贼聚此，可一鼓歼也！”勒兵大战，先驰马陷阵，众从之，贼大溃，逐北六十里，斩馘无算。捷闻，诏嘉奖，称其以寡敌众，歼除钜寇，赐号给什兰巴图鲁。方拔乐安，进规抚、建两郡，会周凤山兵溃吉安，乞援。珍令乡团张己帜趋建昌，而潜返藤田规吉水。杨辅清闻珍去，以七万众围乐安。珍夜入城，诱贼至城下痛歼之。辅清屯林头，珍进击，贼以马队数千突阵，令火箭射之，藤牌兵俯首砍马足。刘松山、易开俊左右合击，自率精锐贯贼阵，斩级数千，获马三百匹，俘八百

人，辅清遁走。珍感疾返乐安，九月，卒於军，年仅三十有三。诏嘉奖纪律严明，身经数百战，前后杀贼十馀万，克复城池二十馀处，厥功甚伟，赠布政使銜，依二品从优议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江西、湖南建专祠，谥壮武。

珍貌不逾中人，胆力沉鸷，用兵好出奇制胜，驭众严而有恩。所著有练勇刍言、阵法新编，皆出心得。刘松山为湘军后起名将，旧隶部下，后其军皆用珍法。珍既歿，所部归其弟开化及张运兰分统之。

开化，年十七从珍军中，南防剿匪功最多，累擢知县。及援江西，宁都钓峰之战，率伏兵潜袭贼营，遂大捷，无战不与。骆秉章疏陈其功，擢知府。遂令分统珍军，偕张运兰攻吉安，连战皆捷。八年，克乐安、宜黄、崇仁、南丰、建昌，擢道员，加按察使銜。病归里。十年，左宗棠初出治军，开化从之，战鄱阳、乐平，皆有功。及宗棠大破李世贤於乐平，开化与刘典各当一路。是役官军不及万，破贼十万，称奇捷，加布政使銜。江西既平，从宗棠援皖南。十一年，卒於军。开化在军先后八年，勇毅亚於其兄。诏优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谥贞介。

刘腾鸿，字峙衡，湖南湘乡人。少读书，未遇，服贾江湖间。咸丰三年，夜泊湘江，遇溃卒数十辈行掠，诱至湘潭，白县令捕之，由是知名。

五年，巴陵土匪起，巡抚骆秉章令率五百人往战於毛田，擒贼渠，又败之於三林坳，散其党，遂驻岳州。从罗泽南攻通城，攀堞登城，克之。参将彭三元等战歿崇阳，泽南调腾鸿往，而石达开驱悍贼二万来扑，腾鸿与游击普承尧夹击破之。蒲圻贼垒临河，腾鸿由宝塔山截渡河贼，直抵城下，与普承尧循环攻击，克蒲圻。连下咸宁，抵武昌。腾鸿偕蒋益澧为后队，搜伏贼，歼毙甚众。论功，以从九品选用。罗泽南爱其才，令增

募五百人当前敌。腾鸿遂师事泽南，列弟子籍。攻克十字街、塘角贼垒，毁其船厂，进据小龟山。贼七八千由塘角沿湖而下，泽南自率中营出洪山西，令腾鸿出洪山东，夹击，毙贼无算，荡平贼垒。胡林翼奏腾鸿身先陷阵，七战皆在诸军前，超擢知县。六年春，贼踞赛湖以阻官军，腾鸿与战於堤上，追及长虹桥，遇伏，贼七倍我，奋击，杀贼五六百。罗泽南欲扼窑湾，贼出争，大战於小龟山，斩级六百，遂偕李续宾同驻其地。腾鸿所将号湘后营，树黑帜，贼望见辄走。

会江西军事棘，胡林翼令腾鸿率所部千人从曾国华赴援瑞州，道为贼梗，转战而前，连捷於羊楼峒、分水坳，擒斩伪总制三十余人，克上高、新昌。七月，进攻瑞州，郡治有南北二城，中贯一河，联以长桥。先拔南城，贼酋韦昌辉自临江来援，军容甚盛。腾鸿曰：“是羊质虎皮，不久见鞬。宜乘其敝攻之。”相持旬日，贼气衰。乃从北岸渡兵抄其后，与南城兵夹击，大败之。伪指挥黄姓来援，列阵出冈，两军对峙。别贼驰截我后路，图夹攻，俟其近，发劈山砲击之，再至，皆击退，追奔三十里。石达开適自九江来，勒贼复还，筑五垒於东北。腾鸿曰：“不急破之，垒成则难制矣。”令楚军防城贼，江军进剿，自率死士三百督战。贼见兵少，先犯之，三百人植立无声，伺近乃发砲，凡冲突六次不为动，贼气沮，诸营效力猛攻，贼大败，尽平其垒。捷闻，擢直隶州知州，归江西补用，赐号冲勇巴图鲁。

自克南城后，贼萃於北城。腾鸿欲断其接济，取南城砖石筑垒造桥，贼来争，且战且筑，又於北岸石封岭筑新城以逼之。七年春，曾国藩巡视瑞州，用腾鸿议，为长壕三十里，绝贼饷道。国藩寻以丧返湖南，嘱腾鸿主南路军事。先后遏贼於马鞍岭、阴冈岭，战皆捷，於是会诸军克袁州、分宜、上高、新喻。

刘长佑与贼战於罗防，不利，腾鸿往援，击败之。七月，回攻瑞州。时李续宾进兵九江，胡林翼疏调腾鸿回湖北。腾鸿以功在垂成，先分兵应之，而攻城益力，夺南门砲台，复扑东门，毁其城楼，身自督战，中枪子五，卧不能起。次日，裹创异往，城垂克，忽中砲，洞穿左胁，移时殒。语弟腾鹤曰：“城不下，无斂我！”一军皆泣，冒砲火登城，斩杀悍贼过半，即夕克瑞州，迎腾鸿尸入城治丧。事闻，恤典加等，依道员例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於瑞州建专祠，予其父母正四品封典。洎江南平，曾国藩追论前功，诏嘉其忠勇迈伦，加恩予谥武烈。

弟腾鹤，随军将中营。先数月，因攻城伤左臂，创甚。腾鸿命归，不可。及腾鸿殒於阵，腾鹤号泣督战，克竟厥功，遂代将其军。进援临江，复峡江。会攻吉安，当西南路，掘长壕久困之。八年秋，贼乘江涨突围出，两次皆击退，寻拔其城。率所部穷追，斩馘过半。调防九江，屯彭泽。九年二月，战牯牛岭，进攻建德风云岭贼巢，破其二垒。贼大至，被围，力战死之，年二十有八。官候选知府，诏依道员例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，附祀兄祠。

蒋益澧，字芑泉，湖南湘乡人。少不羁，不谐於乡里，客游四方。湖南军事起，从王珍攻岳州，以功叙从九品。复隶罗泽南部下，勇敢常先人，泽南异之，许列弟子籍。从克黄梅，擢县丞。进剿九江，连败贼於白水港、小池口。咸丰五年，进攻广信。大军驻城西乌石山，益澧屯山右。贼觇其垒未成，来攻。益澧坚壁不动，伺懈纵击，斩贼首於阵。进逼城下，诸军蚁附而登，复其城。进攻义宁，泽南潜师进鼇岭，令益澧分驻乾坑。贼来争，分数千人抄官军后。益澧曰：“今以数百人当大敌，不死战，将殒。”挥兵直薄之，当者披靡，遂会师鼇岭，乘胜复义宁，擢知县。

从泽南回援武昌。在军与李续宾论事不相下，及泽南歿，续宾代将。益澧屯鲁港，贼攻之急，请援，续宾置之。益澧大恚，凭垒死守，贼旋引去。益澧遂告归，不待报而行。嗣武汉克复，仍论前功，擢知府，赐花翎。

益澧家居，悒悒不得志，会广西匪炽，乞援於湖南，湖南宿将尽出征，骆秉章顾左右无可属者，益澧请行，乃令率千六百人赴之。七年五月，连破贼於卖珠岭、唐家市，复兴安、灵川；艇匪踞平乐二塘墟、沙子街，进破之，焚贼艇，薄平乐，克之：擢道员，赐号额哲尔克巴图鲁，加按察使銜。巡抚劳崇光疏请留於广西补用，八年，入屯桂林。时广西兵食并绌，率藉招抚馭盗，兵贼相糅，横行无忌，疆吏不能制。益澧至，乘兵威，悉按诛桀黠者，易置守军，人心始定。骆秉章奏助益澧军月饷二万，造船六十艘，募水师以益其军。省城既固，进规右江。贼踞柳州，连结洞砦，恃水师不能至。益澧具舟修仁，令军士舁舢板陆行九十里，置洛青水中，载砲而下，遇贼洛垢墟，火贼舟。次日，贼水陆并集，力战斩贼数千，进鹧鸪山，攻柳州克之，加布政使銜。偕右江道张凯嵩会剿庆远，掘长壕断贼出入，贼渡河窺，邀击败之。庆远平，以按察使记名。

九年，石达开窜湖南，前队掠全州，益澧分兵守柳州，自回援省城，授按察使，寻迁布政使。出剿恭城土匪，扼平乐。粤匪石国宗由全州、兴安窥桂林，势甚张。学政李载熙劾益澧失机及冒饷忌功等事，诏念益澧前劳，降道员，留广西，并下疆臣察奏。会湖南遣刘长佑、萧启江率师来援，益澧与合剿，解桂林围。骆秉章、曹澍鍾并为疏辨，得白。十年，贺县匪分扰昭平、平乐，益澧击走之。进破贼首陈金剛於大湾岭，焚沙田贼寨，复布政使原銜。又会广东援师破贼於竹洞岭。十一年，复授广西按察使，进驻平南。偕总兵李扬升复潯州，复布政使

原官。

益澧年少戇急，曾國藩、胡林翼素不滿之，而左宗棠特器重。至是宗棠規浙江，疏請以益澧為助。同治元年，調浙江布政使。自湖南增募八千人，道廣東，總督勞崇光資以餉械。九月，至衢州，分兵復壽昌。賊酋李世賢屯裘家堰，按察使劉典兵先進，益澧繼之，降賊李世詳為內應，襲破之，悉毀賊壘。二年，克湯溪，被珍賚優叙。宗棠進屯嚴州，規富陽，援賊饒至，益澧渡江筑壘新橋，分三路迎擊，大敗之。會游擊徐文秀等攻雞籠山，益澧自督戰，盡破十餘壘。八月，克富陽。自杭州至餘杭，賊營連數十里。益澧沿江下逼清波、鳳山兩門，据十里街、六和塔、萬松嶺，俯瞰城中，自駐東岳廟，賊屢出犯，皆擊退。分兵會道員楊昌濬、總兵黃少春攻餘杭，敗賊城下，匿不出。又破鳳山門、清泰門賊壘，由錢江入西湖，奪賊舟。平湖、乍浦、海鹽皆下，海寧守賊蔡元吉、桐鄉守賊何紹章先後投誠效用。三年，令紹章扼烏鎮，元吉會蘇師復嘉興，賊勢日蹙。二月，馒头山地雷發，坏城垣，諸軍擁入，戰竟日，悍賊多斃，餘夜遁，遂復杭州，餘杭亦下。詔嘉其功，賜黃馬褂，予云騎尉世職。分軍克德清、石門，進攻湖州。蔡元吉深入，為賊所圍，益澧自往援之。轉戰而前，距元吉營隔一河未達。時偽幼王洪福瑱遁入湖州，悍酋黃文金眾尚十餘萬。七月，作浮橋通元吉營，出湖跌漾襲賊后。降賊譚侍友出太湖攻袁家匯，賊弃城走，邀擊之，解散數萬人。浙境肅清，晉騎都尉世職。

左宗棠追賊赴福建，益澧護理巡撫。疏陳善後事宜，籌閩餉，濬湖汊，筑海塘，捕槍匪，又覈減漕糧，酌裁關稅，商農相率來歸。增書院膏火，建經生講舍，設義學，興善堂，百廢具舉。東南諸省善後之政，以浙江為最。逾歲，乃回本任。

五年，擢廣東巡撫，奏裁太平關稅陋規四萬兩，斥革丁胥，

改由巡抚委员徵收；五坑客匪投诚，分别安插高、广各府，另编客籍；设学额：并如议行。六年，以病乞休。寻为总督瑞麟疏劾，下闽浙总督吴棠按奏，坐任性不依例案，部议降四级，改降二级，以按察使候补，命赴左宗棠军营差委。寻授广西按察使，以病回籍。

十三年，日本窥台湾，召至京。未及任用，病卒。太常寺卿周瑞清疏陈益澧广西政绩，诏复原官，依巡抚例赐恤。浙江巡抚杨昌濬、梅启照先后疏言平浙功尤钜，诏允建祠，谥果敏。

论曰：李续宾果毅仁廉，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，戡定武昌、九江，战绩为一时之冠。李续宜独以持重称，殆鉴於其兄之锐进不终而然耶？王珍、刘腾鸿皆出奇制胜，骏利无敌，惜早殒，未竟其功。蒋益澧经挫折而奋起，平浙、治浙，并著显绩，信乎能自树立。诸人并湘军之杰，不以名位论高下也。

列传一百九十六

塔齐布 毕金科 多隆阿 孙寿长 鲍超 宋国永
娄云庆 谭胜达 唐仁廉 刘松山

塔齐布，字智亭，陶佳氏，满洲镶黄旗人。由火器营鸟枪护军擢三等侍卫。咸丰初，拣发湖南，以都司用，署抚标左营守备。以长沙守城功擢游击，署中军参将。侍郎曾国藩在籍治乡兵，月调官兵会操。每校阅，塔齐布从侍，国藩与语，奇之，试所辖兵，特精整。为副将清德所忌，嗾提督鲍起豹将加摧辱。国藩劾罢清德，荐塔齐布“忠勇可大用，如将来出战不力，甘与同罪”，加副将衔，兼领练军。巡抚张亮基亦特荐之，以副将用。

三年，剿平茶陵、安化土匪，赐花翎。四年，率所部进剿粤匪，至湖北通城、崇阳，贼由岳州上犯，奉檄援宁乡。未至，湘潭亦陷，贼势甚张，遂改援湘潭。长驱至高岭，猝遇贼，塔齐布手持大旗陷阵，麾军纵击，斩其酋数人，逐北数里，至城下。明日，贼大出，塔齐布伏兵山左右，贼近，砲殪百余人，伏起夹击，僵仆枕藉，燔城外贼栅皆尽。水师会战，焚贼舟，浮尸蔽江。贼弃城走，六日而湘潭平。时曾国藩师挫於靖港，长沙震动，赖此一战破贼，人心始定。捷闻，加总兵衔，赐号喀屯巴图鲁。诏斥鲍起豹畏葸不出战，罢之，即超擢塔齐布署提督，寻实授。初，所部辰勇与标兵私斗有衅，鲍起豹频齟齬之；至是代其位，遍赏提标兵，示无修怨意，标兵大讙。众见其由都司不三年立功骤膺专阃，莫不惊服，军气顿振。

贼自湘潭败后，退走岳州，分党陷常、澧。塔齐布驰抵新墙为援，进与罗泽南合军，会水师攻岳州，七月，克其城。贼退泊城陵矶，势犹盛，水陆夹击，屡挫之。曾国藩亲率新募水师至，战失利。越日，贼由城陵矶舍舟登陆踞险，三路来扑，塔齐布分路迎击，匹马陷阵，士卒皆猛进，破其中路，贼复包钞；愈战愈奋，贼败走，追至擂鼓台，斩馘八百，落水者无数。迭偕罗泽南合力攻贼，旬日三捷。水师乘隙进剿，贼势始衰，岳州危而不失。闰七月，偕罗泽南、李续宾进高桥，贼出二万人抗拒。塔齐布首先冲入，诸军继之，会大雨，贼砲不燃；逾沟入垒，连破贼营十三座，歼毙及逃散者数千。水师亦分路剿杀，贼遁走，追击二百馀里，破之於羊楼峒，又破之於崇阳，克其城，咸宁亦复。曾国藩师抵金口，令罗泽南攻花园，塔齐布趋洪山。八月，武昌贼遁走，塔齐布预设伏，贼至，要击，左右夹湖无去路，歼戮溺毙八九千人，武、汉同时克复。进攻大冶，克之。

十月，与罗泽南会攻田家镇，泽南攻半壁山，塔齐布屯富池口，中隔小河，作浮桥以通两军之路。贼以万人来争，泽南率李续宾奋战，塔齐布隔港对击，浮桥成。贼复由田家镇渡江扑富池口营垒，迎击败之。遂与水师约大举，杨岳斌、彭玉麟分队毁其横江铁锁，陆师从半壁山拥下，鏖战一昼夜，铁锁尽毁，贼舟尽焚。贼弃垒而遁，克田家镇，蕲州亦复，赐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偕罗泽南渡江至莲花桥，遇伏，前队少卻，塔齐布手刃贼目，追奔五十里，遂克广济。悍酋秦日纲、陈玉成、罗大纲效力守黄梅，以数万贼布小池口、孔垅驿，而大河埔、龙头寨皆立坚垒。军抵双城驿，贼突来袭，坚持不动，旋突起凭高下击，斩其渠。贼奔大河埔，纠党返斗，连击败之，殪三千馀，进攻

黄梅，肉薄而登。塔齐布被石击，流血被面，督战益力，克其城。贼麇聚孔垅驿，三面筑土城，塔齐布从西南进，累肩为梯，卓矛而跃，大破之。贼悉窜小池口，分党奔湖口，与九江之贼相犄角。曾国藩率水师抵九江，塔齐布偕罗泽南渡江会攻。诏嘉诸将转战直前，同心效力，特颁珍赆。十二月，攻九江西南门不克，骁将童添元死之。会水师为贼所袭，丧失輜重。罗泽南攻小池口，塔齐布亲率勇士二十人往督战，众寡不敌，且战且退，匹马冲突，为诸营扞蔽。有黄衣贼酋三来犯，塔齐布以套马竿圈一酋斩之，夺其马，馀贼皆靡，俟大队沿江上，始单骑渡江回营，已除夕三鼓。

五年正月，城贼出犯，斩获二百馀，又伏地雷诱贼来扑，毙之，战屡捷而城不下。三月，总督杨霨师溃，武昌复陷，塔齐布分兵遣将回援。时水师半顿鄱阳湖，半回湖北，陆师留攻九江，力甚单，贼益坚拒。六月，与曾国藩会於青山议军事，国藩谓宜移师东渡，剿湖口、东流、建德，塔齐布誓攻九江。七月，方传令薄城，遽气脱卒於军，年三十有九。事闻，文宗震悼，诏依将军例赐恤，湖南省城建专祠，谥忠武。同治三年，江南平，加三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入祀昭忠祠。

塔齐布忠勇绝伦，自擢提督，涅“忠心报国”四字於左臂。每战，匹马当先，不使士卒出己前。他军被围辄驰救。背负枪，挟弓矢，二卒持长矛、套马竿从，皆精绝，无虚发。每逼贼垒，觐形势，濒危辄免，贼惊为神，而从容谦退，未尝自伐其能。在岳州，率四骑觐擂鼓台，忽有悍酋狞髯睥目，持槊来犯。健卒黄明魁矛刺酋坠马，塔齐布手刃殄之，获其旗，知为伪丞相曾天养，骁桀称最，群贼夺气，寻皆引去。先是水师毁天养坐船，已报歼毙。塔齐布不欲争功，终不上闻。军中与下卒同甘苦，尝共中夜絮语家事，念及老母，泣下。其卒也，军民皆恸。

湘潭、岳州两捷，关系湘军大局。曾国藩尤痛惜焉。

毕金科，字应侯，云南临沅人。以征开化苗功，叙外委。从王国才赴湖北，破贼荆州龙会桥、天门丁司桥，累擢都司。曾国藩奇其才，令从攻九江，改隶塔齐布部下。及塔齐布歿，石达开扰江西。金科每战陷阵，骁勇为诸军冠。五年冬，破贼樟树镇，而周凤山军败，寻失之。六年，破贼章田渡，未几，饶州陷，又失之。金科愤为他部所累，募死士攻取饶州。誓曰：“今日上岸不破贼，吾不复归舟！”一鼓克其城，赐号呼尔察巴图鲁，补临沅镇都司，以游击升用。名大振而忌者众，军食不继，金科郁郁，思立奇功。江西大吏责其破景德镇始给饷。七年正月，骤往攻之，入市不见一人，率十卒搜捕，贼蜂起，伤其七，亡其三，只身纵横击刺，践血而出。贼以喷筒环攻於王家洲，殒焉。曾国藩为勒碑纪事，称其勇与塔齐布相埒。洎江南平，疏请优恤，赠总兵衔，谥刚毅，立祠景德镇。

多隆阿，字礼堂，呼尔拉特氏，满洲正白旗人，黑龙江驻防。由前锋补骁骑校。咸丰三年，从胜保剿粤匪，解怀庆围。及贼扰畿辅，僧格林沁督师，徵兵黑龙江，多隆阿率二起马队从克连镇、冯官屯，擢佐领。

五年，调援湖北，隶将军都兴阿部下。破贼黄州、新洲，从克广济。六年，克武昌、汉阳，加副都统衔，补协领，充行营翼长。进剿蕲州，败贼於曹家河，复广济，次孔垅；贼复来犯广济，击走之。时湘军围攻九江，贼於对岸小池口筑土城，环以坚垒，附近数十里内，段窑、枫树坳、独山镇等处贼垒凡数十。七年三月，都兴阿与鲍超攻小池口，令多隆阿趋段窑，甫至，贼数千来拒，一战破之，毁其垒。扬言攻独山镇，而暗袭枫树坳，贼三路分拒，分击之。别遣队绕山南袭贼营，贼阵乱纷窜，进殄三千馀，乘胜疾趋独山镇。四鼓至，月明如昼，

见贼垒浚深壕，木椿竹签环之，不易攻。以轻骑诱贼出，散队设伏，伺贼至，以劲骑冲突，又分队潜越壕纵火，贼大奔，追杀至晓，毙贼五千，生擒数百。自是贼畏其军，见旗辄走。

陈玉成率悍党踞黄梅，连营百里，官军屡挫。六月，多隆阿偕鲍超赴援，战於黄梅十里铺，分兵潜攻西路亿生寺贼垒，贼出不意，骇奔，而十里铺之贼亦大败；水师进毁童司牌贼垒，湘军自九江来援，合击，大破贼於黄蜡山，平贼垒凡百馀，逐北至宿松城下，遂克黄梅，以副都统记名。贼寻弃宿松而去，多隆阿率马队驻守。鲍超以步队屯二郎河。九月，贼陷太湖，分路来犯，偕鲍超合击於凉亭河，破之；又合击於枫香驿，贼死抗，鏖战逾时，尽破其垒，乃遁太湖。八年春，贼由渡船口等处上犯，将缀官军，以缓九江之攻。多隆阿伺其初至，急击走之。

四月，九江克复，多隆阿从都兴阿进规安庆，石牌为要冲，贼据山阻水为坚垒，水陆重兵守之。多隆阿攻上石牌，鲍超攻下石牌，同时并下。馀垒惊窜，马步截杀及落水溺毙者六千馀人，其酋以数十骑逃入安庆；遂进军逼安庆，破城外九垒，城贼屡出战，皆击败之。会李续宾战歿三河，桐、舒、潜、太诸县皆不守。安庆围师牵动，多隆阿退保宿松。次日，贼麇至，值大雾，多隆阿驱劲骑陷阵，敢死士随之，斫杀无算。鲍超军夹击，呼声震天，贼惊溃，自相践踏，陈玉成精锐损失过半。自三河失利后，得此捷，军声复震。

是年冬，都兴阿以病离营，奏多隆阿素当前敌，请所部悉令统带。诏责成督率将士，就近听胡林翼调度。九年春，进逼太湖。诸将犹谓贼锐，宜稍避，多隆阿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贼凭城出斗，力战挫之，营垒乃就。胡林翼遣唐训方会攻，而石牌复为贼踞，攻太湖城连月不克。多隆阿谓必先取

石牌而后太湖可下，乃选精锐，自茶婆岭进兵，用火攻困之。贼由潜山、安庆两路来援，分马队击卻之。九月，复猛攻，焚其垒，歼贼酋霍天燕、石廷玉等，遂克石牌，令部将雷正綰驻守之。时湘军围安庆，陈玉成纠合捻匪纵十馀万来援，太湖当其冲。胡林翼调集诸将为备，多隆阿已授福州副都统，战略威望最著，遂令前敌诸军并受节制。岁将尽，贼分三路至，鲍超屯小池驿，蒋凝学屯龙家凉亭，多隆阿自以马步各队驻新仓，朱品隆与唐训方合军仍围太湖，初战，中贼伏，颇有伤亡。贼势专趋小池驿，鲍军为所困。多隆阿虑牵动局势，仅分队为护饷道。会金国琛等军出潜山高横岭、仰天庵，密约夹攻。

十年正月，贼移垒罗山冲、白沙畈，与城贼互应。多隆阿定计以大围包裹援贼，以伏兵横截城贼，令步队诱敌，马队骤起围击。唐训方钞其后，朱品隆扼其右，鲍超遏其前，自率马步冲突陷阵，贼大败。次日，分军三路，鲍超等东出小池驿，朱品隆等西趋罗山冲，多隆阿自居中路，见贼屯袤广二十馀里，陈玉成踞罗山冲，尤为悍贼所聚，列队进攻，为贼阵所压，遂督中西两路效力攻山，奋呼直上，贼始败窜。鲍超亦由小池驿连破四路之贼，合队追奔，同攻贼垒，乘风纵火，贼栅、贼馆顷刻延烧，大小营垒百馀，一律平毁。金国琛等沿山兜击，贼前后受敌，夺路狂窜，连夜追剿，擒斩无算。城贼闻败，宵遁，伏兵四起，截杀未逸者，尽数歼之，即日克复太湖，乘胜追贼至潜山城下，亦克之。是役时称奇捷，推多隆阿首功，诏加头品顶戴。贼既败，回踞桐城，增垒为固。七月，多隆阿率军进逼城西，昼夜环攻，其西北山冈曰毛狗洞，贼垒最据形势，攻下之。俯瞰全城，掘隧道轰之，未克。陈玉成复纠捻匪自舒城来援，十月，於挂车河隔河而阵，连战败之。复与李续宜约期合攻，裹贼於中，战酣，以马队钞击，贼大败，歼殄近万，解

散胁从万馀，贼弃垒夜遁，赐黄马褂。

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挫，知不敌，乃谋犯湖北。是年冬，又纠众绕英、霍，陷蕲水，掠黄州、德安。十一年春，折回趋安庆，经挂车河，耀兵而过。多隆阿曰：“此示假道，不欲战也。”设伏山隘，令贼过呼噪勿击，而以轻骑蹙之，斩馘甚众。玉成入安庆，筑垒集贤关，多隆阿进驻高路埔。桐城、庐江诸贼二万馀，将与玉成联合。多隆阿分五路进击，迭败之於练潭、横山堡、金神墩、新安渡，馀贼遁回桐城。未几，悍贼黄文金纠众二万馀踞天林庄，击走之。陈玉成留悍党守集贤关，自率马步五六千窜马踏石，欲与桐城诸贼会合。多隆阿要击於河岸，卻之。四月，玉成复率诸酋合粤、捻三万余人图上犯，以解安庆之围。多隆阿分路设伏，扼之於挂车河，左右往来冲击，伏发，四面夹攻，歼毙八九千，追剿，五战皆捷。贼仍退桐城，安庆之援遂绝。

官文、胡林翼疏陈多隆阿朴诚忠勇，智略冠军，为众所悦服，於是奉帮办军务之命。八月，安庆克复，急令穆图善攻桐城，即日克之。数日中连克宿松、黄梅，而舒城贼亦弃城走庐州，予云骑尉世职。擢正红旗蒙古都统，又擢荆州将军。进规庐州，同治元年春，连破贼，绝其运道，贼党相率投诚，散遣千馀人。四月，大破援贼，陈玉成战败不敢入城，窜走，遂克庐州。令穆图善、雷正綰追玉成，玉成奔寿州，为练总苗沛霖擒献胜保营，诛之。捷闻，优诏褒嘉，加予骑都尉世职。

寻命督办陕西军务，率所部西征。时粤匪陈得才合捻匪姜台凌、张洛行众二十万，三路窥陕。多隆阿令雷正綰、陶茂林率三千人前驱，大军继之，七月，抵商南。陈得才蹑后路，图截饷道，乃率穆图善回军掩击，大破贼於荆子关。贼夜遁，令马队追贼，步队休息，自携数十人入商南，姜台凌大队突薄城

下。调卫队四营犹未至，阳示镇静，设伏城外，亲率百余人开城冲出，伏兵齐应，贼不知众寡，仓皇退窜。次日，复出城诱战，正与相持，总兵朱希广率四营由间道来援，连日力战，擒斩二千馀，贼乃西窜，檄温德勒克西马队要截，王万年步队蹑追。金顺守荆子关，陶茂林遏武关，自率亲军於捉马沟筑垒，贼夜来袭，俟其近，排枪砲击之，穆图善自外夹攻，毙贼无算。至晓，见贼蚁聚，亘数十里，令降俘指认贼旗居中之红边白旗为姜台凌，先集攻之。战方酣，自率穆图善从山侧绕击，贼败如山倒，斫杀万计，追至三角池，截其尾队。姜台凌仅以身免，张洛行闻风亦遁。诏嘉其旬日内剿除巨寇，颁赐黄马褂及江绸刀，以示优异。

时胜保入陕督师，移多隆阿赴南阳防剿，连败贼於樊城、唐县。寻复命赴陕。十一月，入潼关。胜保以罪逮，诏授多隆阿钦差大臣，督办军务。

回匪方炽，遍扰东西北三路，陕南则为粤、捻、川匪所出没。多隆阿令雷正綰任西路，自剿东路，克韩村、背坡诸贼营，同州解围。二年春，督军并攻王阁村、羌白镇，破之。回匪自倡乱，至是始被痛创，遂进攻仓头镇。多隆阿积劳致病，将士亦多染疫，遣将分攻庞谷、雷化、乔千、孝义诸镇，皆克，惟仓头为老巢，负嵎未下。四月，移营进逼，挥军纵击，破其土城，贼大奔，追杀无算，东路肃清。令曹克忠一军赴西安护运道，自率穆图善等攻高陵，分路夹击，八月，克之，扫荡附近贼巢。

关辅略定，而汉南诸贼纷扰。川匪蓝朝柱近踞盩厔，三年春，亲督兵力攻，城小而固，多隆阿愤甚，临高指挥督战，城已垂破，忽中枪，伤头目，将士攻城益力，旋克之。事闻，温诏慰劳，赐上方药，遣其子驰驿省视。寻命督办陕、甘两省军

务。四月，创甚，卒於军。赠太子太保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入祀京师昭忠祠，立功地建专祠，谥忠勇。未几，江宁复，加一云骑尉，并为一等男爵。子双全袭，官头等侍卫。

孙寿长，光绪中，官正黄旗满洲副都统，统奉天仁字军，因事革职。二十六年，俄兵入边，寿长力请战，召回京，未行，为俄人所执，不屈死。

鲍超，字春霆，四川奉节人。咸丰初，以行伍从提督向荣广西剿匪，寻入湖南协标。四年，曾国藩治水师，调充哨长。勇锐过人，每以单舸冲贼队，当者辟易。从克岳州、武昌、汉阳，破贼田家镇、武穴，积功擢守备，赐花翎。五年，武昌复陷，赴援，胡林翼拔充营官。击贼於汉阳小河口、鲇鱼套，屯沌口，破宗关贼垒，擢都司。会金口陆军溃，贼聚攻胡林翼於高庙。超飞棹往救，力战卻之。德安、应城之贼复由浚口来犯，火其舟，拔林翼於重围。进捣贼营，右肋中砲，裹创而战，复金口。论功最，擢游击，赐号壮勇巴图鲁。

六年，林翼疏荐超勇敢冠军，晓畅兵略，以水师总兵记名。夏，会攻汉阳，扼沙口，断贼往来，江面肃清，擢参将。武昌既复，林翼令赴长沙募勇三千，创立霆字五营，改领陆军。七年，补陕西宜君营参将。攻小池口，破贼於孔垅，援黄梅。时总兵王国才战歿濯港，贼甚张。众议水陆暂扼守，超不可，主速战，多隆阿赞之，以骑兵助攻亿生寺贼垒。战一日夜，伤左膝右臂，不退，遂破黄蜡山贼巢，生擒贼渠，斩馘五千有奇。擢副将，加总兵衔。乘胜焚黄梅后山，进屯宿松二郎河，平凉亭、祝家塆贼垒。陈玉成拥众数万踞枫香驿，连破之，夺其十三垒。八年，援麻城，克黄安，偕多隆阿进规太湖。超攻北门，烧贼火药库，破雷公埠、石牌贼营，斩馘万馀，授湖南绥靖镇总兵。进攻安庆省城，而三河军败，陈玉成纠捻众上犯，都兴

阿令超退守二郎河，遏贼冲。超偕多隆阿大破贼於宿松东北花凉亭，斩伪成天侯韦广新以下渠目三百馀，歼贼八千，散胁从数万。捷闻，优叙。

九年，会诸军围太湖，陈玉成纠众十馀万来援。多隆阿总统诸军，撤围分屯，备大战。超壁小池驿，十二月，贼至，压超军而垒，凡百馀座。超破其十馀垒，贼悉锐更番环逼，昼夜力御，棚帐皆为砲裂，士卒伤痍，粮道将断，超志气弥奋，相持二十馀日。十年正月，援军自潜山天堂出，诸军乃约期夹击。超空壁而出，贼围之数重，为方阵拒战，四路贼皆破。合诸军尽焚贼垒，斩馘无算，遂克太湖。官文等奏捷，谓：“非超勇鸷坚强，以二千人独御前敌，血战兼旬，则援应各师，必有缓不济急之势。”诏加提督衔。超与多隆阿不相下，为胡林翼故，勉强听节制。临危，多隆阿复不力救，虽成功，颇觖望，林翼慰解之，遂乞假省亲去军。

曾国藩方规皖南，奏令超增募万人以从，未至，悍贼黄文金由浙入赣，李秀成亦由芜湖上犯，取包围远势。诏促超赴军，而宁国陷，褫勇号，责图克复。贼已直犯祁门大营，国藩兵单，誓死守。超至休宁，闻警，日驰百馀里，连战皆捷，驱贼出岭，国藩亦不意超军遽至也。诏嘉其神速，赐号博通额巴图鲁。进援江西景德镇，与左宗棠会剿，因雨迟至。宗棠假霆军旗帜，贼见之卻走。复回踞洋塘、谢家滩。十一年正月，超至，大战破之。黄文金负创遁，追败之黄麦铺，复建德。曾国藩奏请以超军为江、皖游击之师。陈玉成与安庆城贼夹攻官军，颇为所困。超渡江援之，大破贼於赤冈岭，生擒悍党刘瑄琳。既而李秀成犯江西，连陷二十馀城。超破之於樟树镇，斩馘万馀，被珍赆。又进解抚州围。调援江北，至南昌，闻安庆已克复，回军战於贵溪、双港、湖坊河口，大破贼，遂克铅山，解广信围，

李秀成遁走。命遇提督缺出俟先题奏。规取青阳，败援贼，尽毁城外贼垒。

同治元年，诏推恩诸将，嘉超屡著战功，赐黄马褂，授浙江提督。时贼聚皖南，东连苏、浙，西濒江，上自建德、东流，下至铜陵、芜湖。超东西策应，解铜陵围，克青阳、石埭、太平、泾县，大破杨辅清於宁国，复其城，予云骑尉世职。贼首洪容海、张遇春先后投诚，受降，编其众为后化营、春字营，从战皆有功。是年冬，丁母忧，请终制，诏夺情留军。二年，战泾县。贼设伏来诱，超亦潜伏山坳以伺，断贼后路，夹击，大破之，遂克西河，湾沚。黄文金窜鄱阳，方欲赴援，李秀成又陷江浦、浦口，超驰救，破贼青溪镇，连克巢县、含山，和州、江浦、浦口，北岸肃清；遂会水师克九袱洲，而青阳又被围，驰至，贼遁，追破之於曹塘，进攻东坝贼巢，克之。贼酋先后率众降者数万，建平、溧水皆复。曾国藩奏以东坝为重隘，令超驻守，以备游击。

三年春，克句容、金坛。时苏、浙败贼聚於江西，命超驰援，破贼於丰城。会江宁克复，论功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七月，破许湾贼巢，连克崇仁、宜黄、东乡、奎谿、南丰。贼酋陈炳文以六万人降，受之。追贼赣南，解宁都围，歼贼万计，赐双眼花翎。贼酋汪海洋遣党诈降，整军以待，骤击之，溃，入瑞金，城下尸积为阜，城贼亦遁，追至福建境。洪秀全幼子福瑱为赣军所擒，诏锡封超一等子爵。

先是，超请回籍葬亲，赐银五百两，命俟江、皖肃清后予假。是年冬，申前请，允之，复命假满率旧部出关援新疆。所部多南人，畏远征，疆臣多以为言，请留剿粤匪馀孽，曾国藩亦请先留甘肃内地。超已令部将宋国永率八千人先发，四年春，至湖北金口，军溃。诏急起超於家，免其出关，改赴福建，命

沿途招抚溃勇。溃勇多降众，仍由江西趋粤与匪合，超由赣州进剿。时粤匪余党聚踞嘉应州，汪海洋已为闽军所歼，贼中推谭体元为首。十二月，战於平成铺，贼踞岭而阵。超合闽、粤诸军大破之，追至城下，宵遁。预设伏於黄沙障及北溪、白沙坝，五路兜击，谭体元中枪坠崖死，诸酋擒斩无漏网者，获叛勇欧阳辉、黄矮子等磔之。粤匪荡平，加一云骑尉世职。五年，仍授浙江提督，命移师剿捻，追逐於湖北、河南、陕西界上，贼望风辄走。疆臣争欲得其兵为助，以西安戒严，诏飭赴陕。

六年正月，抵樊城，闻捻匪至，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於安陆、永隆河夹击。铭传先至，为贼所败，夷伤颇重。超至，击贼背，大破之。任柱、赖文光遁走，俘其妻孥，夺回所失军装。超久为名将，铭传后起与之埒。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，而铭传咎其后至，李鸿章右铭传，超大愤，称病。迭诏慰勉，曾国藩及鸿章驰书相继。超终乞罢去军，所部三十营，令部将宋国永、唐仁廉分领。诏姜云庆代将，皆虑其军难制，遣散过半焉。

超既归，屡敕问病状。十三年，召来京，因病未复，仍续假。光绪六年，起授湖南提督，募军驻乐亭防俄罗斯，事定回任。八年，复以病请解职。十一年，法越战起，命率师驻云南马白关外。和议成，撤防回籍。十二年，卒，赠太子少保，赐银三千两治丧，立功地建专祠，谥忠壮。子祖龄袭爵，官浙江金衢严道。

超治军信赏必罚，不事苛细，得士卒死力。进战，疾如风雨，贼望而披靡，弃械跪马前，即不杀，以此服其威信。所部多骁将，宋国永、姜云庆最为所倚。谭胜达、唐仁廉亦并至专阃。

国永，四川人。由军功补千总。初从鲍超隶水师，以战金

口功，擢守备。破贼童司牌、黄蜡山，克麻城、黄安，累擢参将。霆军初立，为营官。咸丰十年，曾国藩调霆军赴皖南。鲍超方假归，国永暂统其军。及超至，从攻休宁，分兵复黟县，连破贼於羊栈岭、卢村、洋塘、黄麦铺，功皆最，超擢以总兵记名。十一年，补广西梧州协副将。从援江西，破贼樟树镇，加提督衔。克铅山，解抚州、广信围，以提督记名。同治元年，克青阳、宁国，授直隶宣化镇总兵。时杨辅清仍踞宁国附近图返攻，国永屯老祖山，迭破来犯之贼。二年，进克西河、湾沚，赐黄马褂。

三年，江南平，鲍超回籍，国永与娄云庆分领其军，调赴福建，未行。四年，鲍超将赴新疆，国永率所部由江西先发，军中索饷鼓噪，抚定之。道经湖北，复譁溃於金口。坐不能约束，褫职留营。从克嘉应州，复原官。从剿捻匪，自永隆河破贼后，鲍超乞病，军中事一倚国永。及超去军，国永先请散遣己所部众，余付娄云庆统之。八年，授云南鹤丽镇总兵。李鸿章疏陈国永战绩，称为胆识兼优、不可多得之才。留於两江委用，驻防镇江。光绪初，调赴福建。四年，卒，诏念前功，允祀四川、湖北霆军昭忠祠。

云庆，湖南长沙人。初入水师，累功至都司，寻充霆军营官。咸丰十年，小池驿之战，功最，擢参将。从战皖南，会鲍超赴援江西，留云庆率四营扼渔亭。贼闻大军远出，突来犯，击走之。追至岩勑，毙贼酋黄世瑚等，复击败上溪口贼。十一年，会克休宁。既而攻徽州，诸军失利，云庆仍挫贼，全军而退。寻会张运兰战卢村，遂克徽州，以总兵记名。从鲍超转战江西，数破贼，功最，授直隶正定镇总兵。同治元年，从克青阳，乘胜攻石埭，云庆率士卒负板薄城，蚁附而登，克之。时霆军威名益著，营队日增。曾国藩令云庆与宋国永为其军分统，

克宁国，以提督记名，赐黄马褂。三年，分兵克金坛。及江宁既下，调援江西。既而鲍超奉命西征，分兵令宋国永赴陕甘，云庆率万人援福建。国永军再譁溃，云庆军不远役，又得饷，未为摇动。寻从鲍超灭贼於嘉应，始赴正定镇本任。六年，鲍超病归，众虑霆军难制，曾国藩荐云庆才能应变，诏飭接统。遂裁撤全军，改募五千人，号曰霆峻营，驻防湖北。明年，捻平，云庆请归养。光绪初，复起授正定镇总兵。十七年，擢湖南提督。三十年，以老乞归，卒於家。

胜达，湖南长沙人。咸丰中，投效霆军，无役不从。石牌、羊栈岭、洋塘、赤冈岭诸战，功皆最，累擢至副将。从战双港，克铅山，赐号协勇巴图鲁。同治元年，赴援铜陵，战横塘，斩贼酋於阵。进攻城外贼垒，胜达偕唐仁廉冒砲烟逾壕，夺其一垒，餘垒皆下。贼夜遁，复铜陵，以总兵记名。又战於寒亭，胜达横冲贼队截为四，不能成伍，大破之，复宁国，加提督銜。二年，分兵解泾县围，连夺西河、湾沚要隘，诏遇总兵缺先行简放。三年，克句容，以提督记名。鲍超以东坝为重隘，令胜达守之。贼至，蔽山谷。胜达陷阵，刺杀其酋，贼大溃。践尸追击，歼毙数千。寻赴援江西，克新城，解宁都围。四年，霆军以索饷殴伤粮道段起，胜达坐褫职，寻复之。及嘉应殄灭粤匪，赐黄马褂，授直隶正定镇总兵。八年，始赴任，练军捕盗，濬河修堤，颇著劳勩。光绪元年，卒於官，赐恤，谥勇愬。

唐仁廉，湖南东安人。初隶杨岳斌部下。粤匪韦志俊以池州降，仁廉从彭玉麟往受之。贼党忽变，仁廉手刃其悍者数人，岳斌嘉其勇，令选降众立仁字营。咸丰十年，改隶霆军。从战太平、石埭间，擢守备。克黟县、建德，擢游击，赐号壮勇巴图鲁。破安庆援贼於赤冈岭，战丰城，克铅山，累擢副将。同治元年，克青阳，以总兵记名。三年，克金坛，以提督记名。

四年，战嘉应，粤匪荡平，赐黄马褂。五年，从剿擒匪，率马队逐贼於鄂、豫之交。六年，大破贼於永隆河，连败之於鍾祥池河、枣阳平林店。鲍超解军事，仁廉分统其众，从李鸿章剿匪。东擒平，论功，遇提督俟先简放。西擒张总愚犯畿辅，仁廉追贼於直隶、河南、山东三省之间，连败之濬县大伾山、海丰郝家寨、商河李家坊。又偕郭松林合击於沙河，总愚中枪遁，再败之於高唐卢寨。西擒平，以一等军功议叙。九年，从李鸿章援陕西，平北山土匪。寻调防畿辅，驻青县马厂。十三年，授通永镇总兵。光绪十年，擢广东水师提督。二十年，皇太后万寿恩，诏加尚书衔。日本犯辽东，时以唐仁廉为霆军旧将，召至京。仁廉奋发陈方略，请募二十营当前敌，允之。及成军出关，和议旋定，遂还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赐恤。

刘松山，字寿卿，湖南湘乡人。初应募入湘营，隶王珍部下，从平永州、郴、株诸匪，以功擢千总。咸丰七年，克崇阳、通山，擢守备，始领一营。从援江西，克广昌、乐安，擢都司。王珍卒，张运兰分领其军。松山从战克建昌，擢游击。贼由福建回窜江西，陷安仁。松山从破贼於青山铺，进攻安仁，攀堞先登，克之，擢参将。会剿广东连州踞贼，擒其酋，折回江西。

九年，转战至徽州，屯祁门。贼自卢村来犯，突击败之。会诸军克景德镇，追至浮梁，争渡桥，贼返斗，城贼出助。松山据桥血战，军赖以全，遂克浮梁，擢副将。十年，追叙连州功，加总兵衔，赐号志勇巴图鲁。十一年，克建德、黟县，进攻徽州，贼夜劫营，诸营皆溃，松山列队月下不少动，贼不敢逼。遮诸将曰：“我第四旗刘松山也！”戒勿奔，众始定。曾国藩自是待之以国士。贼再入黟县，再克之。毁樟岭、卢村贼垒，贼弃徽州遁，进克休宁，以总兵记名。杨辅清复纠党围徽州，松山四战皆捷。援军至，会击於岩市，贼引去。同治元年，

克旌德。张运兰以病归，松山与总兵易开俊分领其众。守宁国，大疫，士卒多病，松山加意抚循，力疾战守。二年，援泾县，破贼於金村、李村，而贼乘虚袭宁国，松山驰还，设伏敬亭山，伺贼至，分三路鼓噪而进，伏起夹击，伏尸塞途，蹙馀贼水滨多死。三年，大军克江宁，松山收降溃贼四千人。皖境肃清，署皖南镇总兵。

四年，授甘肃肃州镇总兵，仍调皖南镇。曾国藩督师剿捻匪，奏以松山独统湘军从征，屯临淮。时湘将久役思归，又不习北方水土，皆不原从。惟松山投袂而起，立率所部渡江。有譁饷者，诛数人而定。五年，败捻首张总愚、牛洛红於湖团，又败之於徐州西，追剿入河南。张总愚踞西华，牛洛红踞上蔡，设伏万金寨，图钞袭官军。松山与总兵李祥和击破之，进攻双庙，大破之，又败之鄆城、南阳、新野。总愚挟众窜陕西，自此与任柱等分，不复合，号为西捻。

时议遣援剿之师，因陕境残破，诸将皆观望。惟松山毅然自任，率师西行，曾国藩尤重之。六年，擢广东陆路提督。张总愚与回匪合，踞郿县，进击走之。转战扶风、岐山间，於泾阳要击窜贼，歼毙数千。追至富平，破其垒，而陕军战灞桥失利，贼犯同州、朝邑。松山疾趋，及贼於晋成堡、姜彦村，张两翼击之，贼败走。追至许家庄，复返斗，血战四时，大破之，同、朝围解，被珍赆。贼势犹张，渡渭犯西安，松山会战於城南，斩馘数千，解散万人。六月，左宗棠莅陕督师，张总愚复结回匪窥同州、朝邑，分党踞流曲镇、王寮镇以阻师。松山连拔二镇，绕北山趋朝邑，截贼前。贼走高陵，复渡泾而东，松山据泾，濬壕筑墙而守。贼铤走入北山，陷绥德州。十一月，松山偕郭宝昌击败之。

贼弃绥德城，践冰渡河，入山西，陷吉州、乡宁。松山偕

郭宝昌追剿，克二城，解河津、稷山之围，又追败之洪洞。贼由垣曲入河南境，七年正月，迕犯畿辅。松山间道逾太行，冒雪日行百数十里，先诸军抵保定，特诏嘉奖，优叙。败贼於献县商家林，又败之深州、博野。偕郭宝昌、张曜、宋庆合击於深泽，大破之，贼渡滹沱南窜。畿辅解严，晋号达桑阿巴图鲁。迭追击於河南延津、封丘，山东海丰，直隶长垣、庆云、沧州、吴桥，大小数十战，与淮、楚诸军长围困贼，六月，张总愚赴水死。擒匪平，赐黄马褂，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。从左宗棠还陕剿回。

松山在军十馀年，仅因募勇一归里，聘妇二十年未娶；至是妇家待於洛阳，成礼旬日即行。冬，抵陕，议先平土匪，乃可专力剿回。次绥德，分军攻怀远大理川回巢。自督攻小理川、店子寺、周家嶮，悉拔之。破定边回酋马万得、马棘子众数万。八年，部卒合会匪叛，踞绥德，松山驰捕首逆百余人而定，自请重处，革职留任。进剿西北路诸堡，收降董福祥等众凡十七万人，榆、延、绥、鄜四郡皆肃清。

秋，度陇规灵州，破李旺堡、黑城子回寨数百，克灵州，开复处分。败匪乞抚，察其诈，击之，平大小堡寨数十。进攻金积堡。堡酋马化隆悍狡为诸回之最，党众粮足，负嵎已久，官军屡为所挫。松山先筹粮运，败其党援，大举稳进。西宁、河州、临洮、靖远诸回皆震其威，不敢来救，先平堡北诸庄寨。九年正月，贼在秦渠南，踞石家庄及马五、马七、马八诸寨，负嵎抗拒。松山先破石家庄，督攻马五寨，破其援贼，毁外卡，纵火焚寨门。垂克，砲中左乳，坠马，诸将来视，叱令整队速攻，毋乱行列，遂破马五寨。松山创甚，顾诸将曰：“我受国恩未报，即死，毋遽归我尸，当为厉鬼杀贼。”遂卒，年三十有八。

事闻，诏嘉其谋勇兼优，无愧名将，赠太子少保，加骑都尉兼一云骑尉，入祀京师昭忠祠，立功地建专祠，谥忠壮。松山既歿，兄子锦棠代领其众，留其柩未归以系军心。次年，克金积堡，特诏赐祭一坛。十二年，甘回悉平，追论前功，加一等轻车都尉，并世职为二等子爵。嗣子熏袭，官至山西按察使。

论曰：曾国藩湘军初起，赖塔齐布为助，及规江宁，清江、皖后路，则鲍超之力为多。胡林翼由鄂规皖，悉倚多隆阿、鲍超二人。塔齐布不幸早歿。多隆阿才略冠时，朝廷倚以剿回，中道而殒，未竟其用。鲍超攻战无敌，动招众忌，功成身退，亦以保全之。刘松山后起，忠诚独著，左宗棠平捻、平回，胥资其力；使获永年，其建树未可量也。

列传一百九十七

彭玉麟 杨岳斌 王明山 孙昌凯 杨明海 谢濬奎

彭玉麟，字雪琴，湖南衡阳人。父鸣九，官安徽合肥梁园巡检。玉麟年十六，父卒，族人夺其田产，避居郡城，为协标书识以养母。知府高人鉴见其文，奇之，招入署读书，为附生。新宁匪乱，从协标剿捕。叙功，大吏误以为武生，拔补临武营外委，不就。至耒阳，佐当商理事。粤匪至，罄所有资助县令募勇筹防。贼知有备，不来攻，城获全。玉麟不原叙功，但乞偿所假钱，以是知名。

咸丰三年，曾国藩治水师，成十营，辟领一营。其九营多武员，白事悉倚玉麟，隐主全军，草创规制多所赞画。四年，初出师规岳州，不利，退长沙。玉麟偕杨岳斌援湘潭，会塔齐布陆师夹攻，贼舟连檣十里，分三队合击，同时纵火焚其辎重皆尽。贼弃城走，复湘潭，叙功以知县选用。六月，再进岳州，贼据南津以拒。玉麟伏君山，岳斌伏雷公湖，遣小舟挑战，贼舟争出，两翼钞之，毁百馀艘，贼来，迭败之。进攻擂鼓台，贼舟多於官军十倍。玉麟偕岳斌各乘舢板冒砲烟冲入，烧其坐船，贼还救，阵乱，大破之，玉麟伤指，血染襟袖，军中推二人勇略为冠。既而总兵陈辉龙至，率新军出战，军容甚盛，玉麟偕诸营从观战，挖罢胶浅，为贼所乘，急往救，水急风利，陷贼屯中，遂大败。辉龙等战歿，玉麟单舸退，自是水师专任彭、杨。

时陆军累捷，贼退走，水师并进。八月，屯沌口，规武昌。

玉麟与诸军议，请渡江先破城外贼屯。贼自塘角至青山，缘岸列砲，丸发如雨。将士皆露立舢板，棹船徐进，无一俯侧避砲者。贼望见夺气，沿江贼屯尽溃，悉烧屯垒及其舟。武昌、汉阳同日皆复，论功擢同知。群贼麇聚田家镇，夹江为五屯，依半壁山，连舟断江，缆以铁索，布竹木为大筏，施大砲。筏外护以舟，后列輜重，望之如大城。武昌既克，水师欲下攻，而为蕲州江岸贼所挠。玉麟掠江直下，十月，进逼田家镇。与杨岳斌议分四队，约陆师同时合击。头队皆小船，具炉 备椎斧，融炭以待。顺流急趋，至筏下，断锁缆得隙，挤而过，后者从之。大呼曰：“铁锁开矣！”贼惊噪，争走相践堕水。玉麟率二队顺流而下，岳斌率三队乘风而上，风起火烈，烧毁贼舟四千馀艘，夺获五百馀艘。玉麟虑军士互争，尽焚之。捷入，以知府记名。诏采其战法颁下江南北诸水军。遂会诸军进攻九江，连破贼於小池口、湖口。贼於九江夜袭水师大营，帅舟被燔，曾国藩移驻陆军。玉麟部将萧捷三追贼入鄱阳湖，贼断湖口。玉麟往救不利，乃还新堤筹济师。

五年，武、汉复陷，玉麟更募士造船，立新军，合三千人，与杨岳斌分统之。胡林翼约同攻汉口，玉麟自金口进，败贼鲇鱼套；北岸陆军为贼所挫，玉麟率众登岸截击，破之，攻塘角，焚贼船二百馀：授浙江金华知府。七月，自沌口进拔蔡店，及南北两岸石城。五显庙者，贼坚巢也。阻湖而屯，玉麟攻之不下，曰：“已入虎穴，非血战不能成功。”张两翼急桨而进，冲贼船尾，摧其卡，夺其船。复督队径越贼船，循两岸包钞。出襄河口，断铁锁浮桥，毁北岸火药库，仍入襄河。乘夜扑汉阳，擒贼酋萧朝富、吴会元。麾军攻拔五显庙，毁晴川阁木城，又破之叶家洲，烧贼船二百馀。初由沙口移军沌口，过经贼垒，砲如雨下，所乘船桅折覆水。玉麟援横枚漂江中流，杨岳斌舟

掠过，掉舢板拯之还。胡林翼疏陈称其忠勇冠军，胆识沉毅，诏以道员记名。

时曾国藩在江西，水军频挫，迭召往助。玉麟乞假回长沙，急赴之。袁、瑞两郡并陷贼，水陆道绝，易衣装为贾客，徒步数百里达南昌。重整内湖水师为十营，船六百艘。六年，擢广东惠潮嘉道。败贼樟树镇，又连破之於临江吴城、涂家埠，克南康。七年，国藩还籍治父丧，玉麟与杨岳斌同领其军。其秋，武、汉再克，水陆并下，围九江。玉麟约岳斌夹攻湖口，贼扼石钟山、梅家洲，力遏内湖军不得出。玉麟分军为三以进，贼穴山腹置巨砲，直船冲，舢板先出，前锋中砲，后船继进，伤十馀艘。玉麟愤曰：“此险不破，万不令将士独死，亦不使怯者独生！”鼓棹急赴，贼砲忽裂，船衔尾下，与外江水师合，欢声雷动。陆军由城背山下应之，贼大奔，乘胜夺小孤山，加按察使銜。八年，连破枞阳、大通、铜陵、峡口贼屯，合围九江，克之，晋布政使銜。杨岳斌进军黄石矶，自九江至武昌，置十二屯。

十年，玉麟移营与合屯。贼复上犯彭泽、湖口，分兵赴援，克都昌。十一年，授广东按察使。贼犯蕲、黄、德安，玉麟会陆军克孝感、天门、应城、黄州、德安，擢安徽巡抚。命帮办袁甲三军务，颖、寿各军悉归调遣，累疏固辞，谓：“久居战舰，草衣短笠，日与水勇、舵工驰逐於巨风恶浪之中。一旦身膺疆寄，进退百僚，问钱穀不知，问刑名不知，勉强负荷，贻误国家。”又谓：“从军八年，专带水师，弃舟而陆，无一旅一将供其指挥，仓猝召募，必致债事。”诏嘉其不欺，以李续宜代之，改职水师提督。

同治元年，授兵部右侍郎，节制镇将。军中重文轻武，玉麟与杨岳斌威望久埒，一旦名位超越，而相处始终无间，论者

谓其苦心协和不可及。别立太湖水师十营，并归统辖。曾国荃由安庆进规江宁，水师助之。克铜城闸，复巢县、含山、和州，袭破雍家镇、裕溪口，夺东西梁山，进攻采石，又克金柱关。诸将冲锋，玉麟每乘小船督战，以红旗为识，或前或后，将士皆惴惴尽力。间入陆军察战状，往来飘忽无定踪，所经行军民莫敢为奸宄。

二年，与杨岳斌合兵攻九洑洲。贼於洲筑垒数十，外作大城，众舟环之，与江宁相犄角；而拦江矶、草鞋峡、七里洲、燕子矶、中关、下关皆贼屯。玉麟列舟上流，南队向下关，北队向草鞋峡，岳斌攻燕子矶，破之。陆军亦分三队，掘洲埂攻中关，舢板环洲而阵。贼以枪砲相持，不能进。玉麟督诸军更番夜攻，下令曰：“洲不破，不收队。”选死士从火丛登岸，噪曰：“洲破矣！”诸军欢呼，腾蹕而上，立破洲边屯舟，贼争溃走。自田家镇以来，是战为最烈。於是贼党由江西犯池州，谋挠官军。玉麟还救青阳，解其围，复高淳，克东坝，并论九洑洲功，赐黄马褂。会杨岳斌赴江西督师，自是玉麟专统水师。三年，江宁复，论功，以创立水师为首，加太子少保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四年，命署漕运总督，再疏辞，允之，命筹商水师善后事宜。

七年，会同曾国藩奏定长江水师营制，自荆州至崇明五千馀里，设提督一员、总兵五员，以六标分汛；营、哨官七百九十八员，兵丁一万二千人，岁饷六十馀万两，以长江釐税供支，不烦户部。初，军事未定，军饷奇绌，而淮盐积滞。玉麟议定捆盐自卖，供水师月饷。及江路大通，曾国藩设三省督销局，招商领票，水师盐票大小数百，至是军饷有额支的款。馀银及票本巨万，玉麟一不私取，以五之一取息，助水师公费，且备外患仓猝之需。馀分解云、贵助饷二十万，甘肃助饷二十万，

以十万广本县学额，而以盐票犒诸将有大功者。

事既竣，疏请回籍补行终制，略曰：“臣墨经从戎，创立水师，治军十馀年，未尝营一瓦之覆，一亩之殖；受伤积劳，未尝请一日之假；终年风涛矢石之中，未尝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。诚以亲服未终，而出从戎旅，既难免不孝之罪，岂敢复为身家之图乎？臣尝闻士大夫出处进退，关系风俗之盛衰。臣之从戎，志在灭贼，贼已灭而不归，近於贪位；长江既设提镇，臣犹在军，近於恋权；改易初心，贪恋权位，则前此辞官，疑是作伪；三年之制，贤愚所同，军事已终，仍不补行终制，久留於外，涉於忘亲。四者有一，皆足以伤风败俗。夫天下之乱，不徒在盗贼之未平，而在士大夫之进无礼，退无义。伏惟皇上中兴大业，正宜扶树名教，整肃纪纲，以振起人心。况人之才力聪明，用久则竭，若不善藏其短，必致转失所长。古来臣子，往往初年颇有建树，而晚节末路陨越错谬，固由才庸，亦其精气竭也。臣每读史至此，窃叹其人不能善藏其短，又惜当日朝廷不知善全其长。知进而不知退，圣人於易深戒之，固有由矣。臣本无经济之学，而性情褊躁，思虑忧伤。月积年累，怔忡胸晕，精力日衰，心气日耗。若再不调理，必致贻误国事。恳请天恩开臣兵部侍郎本缺，回籍补行终制。报国之日正长，断不敢永图安逸也。”优诏从之。

八年春，还衡阳，作草楼三重，布衣青鞋，时往母墓，庐居三年不出。自设长江水师，东南无事，将士渐耽安逸，事多废弛。十一年，诏起玉麟简阅，疏陈整顿事宜，讽提督黄翼升自退，荐李成谋、彭楚汉二人，即以成谋代之，劾罢营哨官百数十人。入觐，命署兵部侍郎，复陈请开缺，仍命巡阅长江，专摺奏事。别饬两江、湖广为筹经费，玉效力辞不受。自筑别业於杭州西湖，曰退省庵。每巡阅下游，事毕，居之。自是水

师皆整肃，沿江盗踪敛戢，安堵者数十年。朝廷有大政，及疆吏重案，辄谘询，命按治。

光绪七年，命署两江总督，再疏力辞，乃以左宗棠代之。留督江、海防如故。言者议长江提督宜驻吴淞口外，玉麟疏言：“江南提督责在海防，请多畀兵轮，使立一军於海上。长江提督责在江防，请仍由臣督同巡阅，改驻吴淞，会操兵轮，以通江、海。”九年，擢兵部尚书，以衰病辞。

会法、越构兵，命赴广东会筹防务。玉麟募四千人从行，驻大黄。遣部将王之春、黄得胜等防琼州、钦州、灵山，娄云庆、王永章等驻沙角、大角，与粤军联合。增兵设垒，编沙户渔舟，分守内沙港汊。法兵竟不至。十一年春，粤军大捷於镇南关，进攻凉山。和议旋成，停战撤兵。玉麟疏请严备战守，以弭后患，陈海防善后六事。是秋，以病乞休，温诏慰留。十四年，扶病巡阅。至安庆，巡抚陈彝见其病笃，以闻，诏允开缺回籍，仍留巡阅差使。十六年，卒，年七十五，赠太子太保，依尚书例赐恤，建专祠立功地，谥刚直。

玉麟刚介绝俗，素厌文法，治事辄得法外意。不通权贵，而坦易直亮，无倾轧倨傲之心。历奉命按重臣疆吏被劾者，於左宗棠、刘坤一、涂宗瀛、张树声等，皆主持公道，务存大体，亦不为谿刻。每出巡，侦官吏不法辄劾惩，甚者以军法斩之。然后闻，故所至官吏皆危栗。民有枉，往往盼彭公来。朝廷倾心听之，不居位而京察屡加褒奖，倚畀盖过於疆吏。生平奏牍皆手裁，每出，为世传诵。好画梅，诗书皆超俗，文采风流亦不沫云。

杨岳斌，原名载福，字厚庵，湖南善化人，原籍乾州。祖胜德，乾隆末，从剿苗，战歿永绥。父秀贵，以廕官至直隶独石口副将。岳斌幼嫺骑射，补湘阴外委，从剿新宁匪。

咸丰二年，守湘阴有功，擢宜章营千总。三年，曾国藩创立水师，拔为营官。战岳州，水陆皆溃，独岳斌一营力拒不败。四年，战湘潭，焚贼舟数百，复其城，擢守备，赐花翎。国藩重整水师，进规岳州。岳斌与彭玉麟为前锋，伏船雷公湖，诱贼舟至，夹击，连战皆捷；贼再至，沿东岸斜击之，手挺矛刺杀贼酋在汪得胜，夺其舟，贼无还者：擢都司，赐号彪勇巴图鲁。进战擂鼓台，乘舢板冲贼屯纵火，贼阵乱，大破之，克岳州，擢游击。总兵陈辉龙率后队至，徇前胜，欲乘风攻城陵矶。岳斌曰：“顺风难收队，不可行也。”不从，遇贼伏，竟败。辉龙及知府褚汝航、同知夏奎、游击沙镇邦皆战死，岳斌军独完。既而贼为陆师所败，将遁，要击之，平两岸砲台，搜螺山、倒口贼舟。寻夜袭嘉鱼黄盖湖，岳斌先入，被火伤，舟覆落水，跃上别船，大呼陷阵，焚贼舟数十。遂会湖北军进屯金口，破汉阳关贼营，攻塘角，至青山，焚其垒，贼遁，焚其輜重。武昌、汉阳皆复，擢参将，授湖南常德营副将。诸军进规田家镇，岳斌由中路先发，克黄州及武昌县，破援贼於蕪州，逼田家镇，偕彭玉麟分队毁横江铁锁，焚贼船四千馀皆尽，漂尸数万，遂拔田家镇，蕪州贼亦遁去。岳斌昼夜进战，积劳呕血，诏嘉其劳勋最著，加总兵衔。

五年，水陆会攻九江，岳斌以疾留武穴，寻假归。水师特胜锐进，前队舢板入鄱阳湖，贼树栅湖口扼之，不得出，而留九江者，亦屡为贼所袭。岳斌闻败，驰救不及。贼复上犯，武汉再陷。曾国藩分水师回援，令岳斌回岳州，增募为十营，会屯金口，屡败贼。秋，退屯新堤，修船，汰疲卒十之三，简练以图大举。自武、汉为贼踞，长江商旅皆绝。及水师驻新堤，流亡归之，市廛始兴，渐为重镇。授鄱阳镇总兵，兼署湖北提督。六年，进屯沙口，距武昌三十里。岳斌念贼舟往来长江，

停则依垒，行皆乘风，恆避战，难得大创，乃谋袭烧之。募壮士驾千石大船，实硝黄芦荻，施火线。约曰：“近贼而发，急登舢板退。”应募者三百人，悬重赏。夜逼贼舟，於南岸嘴纵火，於是贼舟能战者多烬。前军直至黄州，旬日间转战数百里，击毁贼舟六百馀，夺其资粮火药，哨船掠巴河、蕲州、耀兵九江城下而还。武、汉水路援绝，乃益困。十一月，与李续宾陆师合攻。值大风扬沙，波涛汹涌，水师上下环击，贼大溃败走。二城同日克复，捷闻，加提督銜。

进规九江，曾国藩以忧归，荐岳斌接统其军，彭玉麟副之。分兵扼蕲州，破援贼。秋，会陆军克小池口，密与彭玉麟约期会攻湖口，克之。於是内湖外江水师始复合。乘胜夺小孤山，克彭泽，留军屯之。自率前锋至望江，贼望风遁，遂复东流。过安庆，攻枞阳、大通贼垒，克之。复铜陵，至芜湖鲁港，与江南师船会。诏嘉其转战千里，谋略过人，寻授福建陆路提督，许专摺奏事。八年四月，与李续宾会攻九江。岳斌当北门，临江地雷发，奋呼齐登，擒贼首林启荣，逸出之贼，尽为水师所歼，赐黄马褂。

诏促东下，疏言楚境肃清后始能会师，遂移屯黄石矶。连攻安庆、枞阳、大通，夺其垒，分兵复建德，调福建水师提督。九月，会都兴阿克集贤关，贼自池州来援，迎击於枞阳，破之。时李续宾三河师溃，贼复谋上犯湖北。岳斌遣兵分扼龙坪、邬穴、田家镇。九年，督剿南北两岸援贼，时出队薄安庆城，以牵贼势。十二月，贼酋韦志俊以池州降，令攻芜湖。其部下有叛者，还陷池州。岳斌察志俊无异志，分别遣留，得精锐二千五百人，令率以助战。陈玉成、李侍贤率众分窜楚、皖，水师移屯观音洲以备之。十年四月，大破贼於蠓矶，令韦志俊拔殷家汇，进攻池州，毁城外石垒，潜袭枞阳，拔其城。秋，遣将

攻池州，夺青溪关。李秀成循江岸上窜，连败之三山、光穴、子桥、白茅嘴、运漕镇。分兵入内湖，攻神庙山、镇山，断松林口浮桥。冬，由鲁港潜行百里，解南陵围，拔出总兵陈大富一军，及难民十数万，被珍赆。十一年，合攻安庆，偕陆军破赤冈岭援贼。战无为州神塘河，平其垒，焚贼船，划菱湖两岸贼屯。集攻安庆东门，乘胜拔城北诸垒，城贼穷蹙。八月，克安庆，遣总兵王明山、黄翼升克池州、桐城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岳斌屡乞假省亲，至是始归。

同治元年，以母病请展假，不允。五月，至军，移屯乌江。进攻金柱关，战龙山桥，歼贼万余。，贼寻复来犯阵，斩贼酋陈绪宾，破护驾墩、石埭贼垒。自是江宁大营后路始固。二年春，从曾国藩赴前敌大胜关、雨花台察视，与曾国荃定合围之策。三月，克黄池，悉收内河三里埂、伏龙桥、花津、护驾墩诸隘，以通宁国、芜湖之路。五月，克巢县、含山、和州及江浦、浦口，破下关、草鞋峡、燕子矶，趋九袱洲，力战拔之。自是长江无贼舟。十月，克高淳、宁国、建平、溧水，夺东坝要隘，江宁遂合围。岳斌因亲病请归养，诏赐其父母人役四两，慰留之。

三年，命督办江西、皖南军务，援军悉归节制。寻授陕甘总督，命俟江、皖贼氛净尽后赴任。江宁平，加太子少保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六月，岳斌抵南昌，遣诸将克崇仁、东乡、金谿、宜黄、南丰，解宁都围。秋，赴赣州，克泸溪、新城、雩都，先后收降贼十数万，防境肃清。复疏陈伤病亲老，请开缺，不允，乃回籍募兵。四年，率彭楚汉等新军十营从行，抵西安。会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诏岳斌移兵入卫京畿。自请开缺，专任剿匪，不许，仍命速赴甘肃，六月，履任。

时甘回方炽，通省糜烂。雷正綰、曹克忠新败於金积堡，

都兴阿、穆图善攻宁夏未下，且奉命将出关；本省兵皆疲弱，疏调各省援兵，无一至者，仅自率新募之数千人；又因兵荒耕作久废，馈运道塞，库空如洗。岳斌迭疏乞协饷，仅川、陕邻省稍稍接济，无以遍给。议进军先捣灵州，继规河、狄。未几，陶茂林、雷正綰两军相继溃变。五年春，岳斌亲赴泾州、庆阳视师。兰州标兵遽变，围署戕官，逼迫布政使林之望上疏，言粮饷独厚楚军，众心不服。岳斌闻警，先令曹克忠移师镇抚，寻自回省城，按诛首犯百余人，余不问。以在途拆阅林之望奏摺，自请议处，革职留任，降三品顶戴。迭疏请罢，诏以左宗棠代之，未至，六年春，复陈病剧，乃命穆图善暂署总督，许岳斌回籍。

光绪元年，命偕彭玉麟巡阅长江，整顿水师，屡以亲病请罢，五年，始允之。九年，法越战事起，诏岳斌会办福建军务，未至，复命赴江南帮办军务。十一年，率十二营赴援台湾，和议成，仍乞养归。

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赠太子太保，照总督例赐恤，建专祠，谥勇愬。岳斌与玉麟始终长江军事，所部以功叙擢至提、镇者不可胜数，实膺专阃者亦数十人。

王明山，湘潭人。初隶岳斌营，积功至守备。彭玉麟调领一营。战鹦鹉洲，登陆破贼，攻金口先登，累擢游击。咸丰六年，补乾州协都司。攻汉阳，焚东南门贼船，连破贼於黄州樊口、富池口。战武穴，伏芦洲，伺贼登岸，突击歼之。回击武昌援贼，累捷，擢参将。战蕲州，焚贼舟七十余。登岸诱敌，贼聚攻，别队乘虚袭城，克之，擢副将，赐号拔勇巴图鲁。进克黄州，会攻九江。八年，授浙江金华协副将。克东流，薄安庆，毁城外贼垒，以总兵记名。九年，乞假回籍。会石达开犯湖南，率队自衡州趋祁阳要击之，破贼於毛家埠。十年，授安

徽寿春镇总兵，破贼芜湖蜈矾、义桥。十一年，破贼练潭镇，斩其渠龚天福。复会陆师克赤冈岭，遂下安庆。杨岳斌假归，令明山代统其军。连复池州、铜陵、破泥汊口、神塘河诸垒。克无为州，别遣将遏巢湖口，克运漕镇，进拔东关。同治元年，擢福建陆路提督。克铜城傍，复和州、含山、巢县，歼逸贼於木桥、沙洲，又破之江心洲、西梁山。寻以伤病乞假归。明山在军十馀年，屡当大敌。江南平，遂不出。光绪中，图功臣像於紫光阁，明山与焉。十六年，卒於家，赐卹。

孙昌凯，清泉人。入水师，积功擢千总。昌凯旧业铁工，田家镇之战，领小舟为头队。冒枪砲鼓，备断铁锁，缆开，大呼猛进，筏上贼溃走。后队纵火，贼舟尽焚。功最，擢守备。咸丰五年，破贼汉口，擢都司。六年，从攻武昌，焚贼舟，授广东陆路提标游击。七年，从平蕲、黄贼巢，克小池口、湖口，擢参将。克九江，加副将衔，补两广督标参将。九年，回援湖南，防祁阳、衡州，擢惠州协副将。以母病乞养开缺。光绪中，彭玉麟疏荐昌凯诚实笃毅，骁果善战，授浙江海门镇总兵。丁母忧，改署任，留襄海防。事定，请终制。后仍补原官，调署处州镇。二十一年，卒，赐恤，附祀彭玉麟祠。

杨明海，长沙人。入水师，洊擢守备。咸丰十年，战枞阳、殷家汇、池州、蜈矾，迭破贼，擢都司。十一年，克南陵，擢游击。克安庆，擢副将。同治元年，从攻东梁山、金柱关，裹创血战，功最，以总兵记名，赐号忱勇巴图鲁。二年，大捷於九洲洲，以提督记名。战江宁小沙口，先登陷阵，砲子穿右股，率哨船渡江，从陆军进剿苏州，授山东兖州镇总兵。苏州复，遂留防。三年，杨岳斌赴甘肃，调明海偕彭楚汉率所募兵从行，破回匪於金县夏官营，晋号恪洪额巴图鲁。军食久乏，明海奉檄治粮运。八年，赴兖州镇本任。光绪元年，母忧去官。七年，

授狼山镇总兵。十一年，卒，赐恤。

谢濬畬，原名得胜，长沙人。充水师哨长，进攻武昌，濬畬自请为前锋。突盐关贼垒，薄鹦鹉洲，与陆师夹击，克武、汉，战蕲州田家镇，累功擢守备。克九江，擢都司。破贼赤冈岭，擢游击。同治元年，从彭玉麟克太平及金柱关、东梁山、秣陵关、九洑洲诸要隘，擢副将。江宁平，以总兵记名，授提标中军副将。光绪十八年，擢瓜洲镇总兵，兼署水师提督，调署汉阳镇。二十七年，卒於官，赐恤，附祀彭玉麟祠。

论曰：彭玉麟、杨岳斌佐曾国藩创立水师，为灭贼根本。两人勋绩，颉颃相并。岳斌后为朝旨强促西征，用违其才，债事损望。玉麟终身不任官职，巡阅长江，为国家纾东顾之忧。其疏论古人晚节之失，由於不能自藏其短，且惜朝廷不善全其长，洵至言也。后盛昱劾其辞尚书之命，乃谓抗诏鸣高，殆浅之乎测玉麟矣。

列传一百九十八

李鸿章

李鸿章，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。父文安，刑部郎中。其先本许姓。鸿章，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从曾国藩游，讲求经世之学。洪秀全据金陵，侍郎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，奏鸿章自助。咸丰三年，庐州陷，鸿章建议先取含山、巢县图规复。巡抚福济授以兵，连克二县，逾年复庐州。累功，用道员，赏花翎。久之，以将兵淮甸遭众忌，无所就，乃弃去。从国藩於江西，授福建延建邵道，仍留军。

十一年，国藩既克安庆，谋大举东伐。会江苏缺帅，奏荐鸿章可大用，江、浙士绅亦来乞师。同治元年，遂命鸿章召募淮勇七千人，率旧部将刘铭传、周盛波、张树声、吴长庆，曾军将程学启，湘军将郭松林，霆军将杨鼎勋，以行。又奏调举人潘鼎新、编修刘秉璋，檄弟鹤章总全军营务。时沿江贼屯林立，乃赁西国汽舟八，穿贼道二千馀里，抵上海，特起一军，是为淮军。外国人见其衣装朴陋，辄笑之，鸿章曰：“军贵能战，非徒饰观美。迨吾一试，笑未晚也。”旋诏署江苏巡抚。

是时上海有英、法二国军。美国华尔募洋兵数千，攻克松江、嘉定、青浦、奉贤，号南路军；学启等将湘、淮人攻南汇，号北路军。四月，贼悉众战败南路军，嘉定、奉贤再陷，华尔弃青浦走保松江。学启将千五百人屯新桥，贼围之数十重，践尸进。学启开壁突击，贼骇卻。鸿章亲督军来援，贼大奔，乘

胜攻泗泾，解松江围。外国军见其战，皆惊叹。自此湘、淮军威始振。诏促移师镇江，鸿章请先图沪而后出江。既定浦东县，伪慕王谭绍光来援，败之北新泾，贼走嘉定。九月，进克其城。谭绍光率数十万众，连营江口，犯黄渡。诸将分攻，简精卒逾壕伏而前，毙数人，贼阵动，学启乘之，裹创噪而进，贼大溃。捷入，授江苏巡抚。

初，美人华尔所将兵名常胜军，慈谿之役，殁於阵，其副白齐文怀异志，闭松江城索饷。鸿章裁其军，易以英将戈登，常胜军始复听节制，命出海攻福山，不克而还。二年正月，兼署五口通商大臣。初，常熟守贼骆国忠、董正勤举城降，福山诸海口俱下。伪忠王李秀成悉众围常熟，江阴援贼复陷福山。鸿章牒谕国忠固守待援，而檄鼎新、铭传攻福山，夺石城。国忠知援至，开城猛击，俘斩殆尽，遂解常熟围，进复太仓、昆山。因疏陈贼情地势，建三路进军之策：学启由昆山攻苏州；鹤章、铭传由江阴进无锡，淮、扬水军辅之；太湖水军将李朝斌由吴江进太湖，鼎新等分屯松江，常胜军屯昆山为前军援。

李秀成纠合伪纳王郅云官等水陆十万，偪大桥角而营，鹤章击之，败走，九月，复集，连营互进。鹤章立八营於大桥角，与之持。源章以贼麇集西路，志在保无锡，援苏州。乃令鹤章、铭传守后路，抽锐卒会学启合破贼屯，苏、锡之贼皆大困。贼陷江宁、苏、杭为三大窟，而苏则其脊膂也，故李秀成百计援之。谭绍光尤凶狡，誓死守，附城筑长墙石垒，坚不可猝拔。十月，鸿章亲视师，以砲毁之，城贼争权相猜，谋反正，刺杀谭绍光，开门纳军。时降酋八人皆拥重兵，号十万，歃血誓共生死，要显秩。学启言不杀八人，后必为患。鸿章意难之，学启拂衣出，鸿章笑语为解。明日，八人出城受赏，留饮，即坐上数其罪，斩之。学启入城谕定其众，搜杀悍党二千余人。捷

闻，赏太子太保銜、黄马褂。十一月，鹤章等复无锡，进攻常州，以应江宁围军。学启出太湖，图嘉兴，以应浙军。鼎新等军先入浙，收平湖、海盐，贼争应官军，所至辄下。三年二月，学启急攻嘉兴，亲搏战，登城，克之，中弹死。四月，克常州，擒斩伪护王陈坤书，赏骑都尉世职。常胜军惭无功，戈登辞归国，乃撤其军。

廷议江宁久未下，促鸿章会攻，鸿章以金陵破在旦夕，托辞延师。六月，曾军克江宁，捷书至。鸿章遂分军令铭传、盛波由东坝取广德，鼎新、秉璋由松江攻湖州，松林、鼎勋由沪航海援闽。贼平，封一等肃毅伯，赏戴双眼花翎。

四年四月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战歿曹州，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，督其军。鸿章署两江总督，命率所部驰防豫西，兼备剿京东马贼、甘肃回匪。鸿章言：“兵势不能远分，且筹饷造械，臣离江南，皆无可委托。为今日计，必先图捻而后图回。赴豫之师，必须多练马队，广置车骡，非可猝办。”诏寝其行。时曾国藩督军剿捻久无功，命回两江，而以鸿章署钦差代之，败东捻任柱、赖文光於湖北。

六年正月，授湖广总督。贼窜河南，渡运河，济南戒严。初，曾国藩议凭河筑墙，遏贼奔窜。鸿章守其策，而注重运西。饬豫军提督宋庆、张曜及周盛波、刘秉璋分守山东东平以上，自靳口至济宁；杨鼎勋分守赵村、石佛至南阳湖；李昭庆分守摊上、黄林庄至韩庄、八牌；皖军黄秉钧等分守宿迁、运河上下游：互为策应，使贼不得出运。六月，抵济宁，贼由濰县趋窜登、莱。鸿章复议偪入海隅聚歼之，乃创胶莱河防策，令铭传、鼎新筑长墙二百八十馀里，会合豫军、东军分汛设守。时贼集莱阳、即墨间，屡扑堤墙不得出。七月，贼由海神庙潜渡濰河，山东守将王心安不及御，胶莱防溃。朝旨切责，将罢防，

鸿章抗疏言：“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蹂躏，其受害者不过数府州县，若驱过运西，则江、皖、东、豫、楚数省之地，流毒无穷。”乃坚持前议，严扼运防。令铭传、松林、鼎勋三军往来蹙击。十月，追至赣榆，降酋潘贵升毙任柱於阵，捻势渐衰。赖文光挈众窜山东，战屡败，遁入海滨，官军围击之，斩获三万。赖文光走死扬州。东捻平，赏加一骑都尉世职。

七年正月，西捻张总愚由山右渡河，北窜定州，京师大震。诏夺职，鸿章督军入直，疏言：“剿办流寇，以坚壁清野为上策。东捻流窜豫东、淮北，所至民筑圩寨，深沟高垒以御之。贼往往不得一饱，故其畏圩寨甚於畏兵。河北平原千里，无险可守。截此则窜彼，迎左则趋右，纵横驰突，无处不流。且自渡黄入晋，沿途掳获骡马愈众，步贼多改为骑，趋避捷，肆扰尤易。自古办贼，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。贼未必强於官军，但彼骑多而我骑少。今欲绝贼粮、断贼骑，惟有严谕绅民坚筑圩寨。一闻警信，即收粮草牲畜老弱壮丁於内。贼至无所掠食，兵至转可买食。贼虽流而其计渐穷，或可剋期扑灭也。”二月，鸿章督军进德州，败贼安平、饶阳。三月，贼窜晋州，渡滹沱河，南入豫，复折窜直隶，扑山东东昌；四月，趋茌平、德平，出德州，西奔吴桥、东光，偪天津。下部议处，命总统北路军务，限一月殄灭。

鸿章以捻骑久成流寇，非就地圈围，终不足制贼之命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及左宗棠皆以为言，而直隶地平旷，无可圈围；欲就东海南河形势，必先扼西北运河，尤以东北至津、沽，西南至东昌、张秋为锁钥。乃掘沧州迤南捷地坝，泄运水入减河。河东筑长墙，断贼窜津之路。东昌运防，则淮军自城南守至张秋，东、皖诸军自城北守至临清，并集民团协防。闰四月，以剿贼逾限，予严议。时贼为官军所偪，奔突不常。以北路军势

重，锐意南行，回翔陵县、临邑间，旁扰茌平、德平，犯临清运防。鸿章虑久晴河涸，民团不可恃，且昼夜追奔疲士卒，议乘黄河伏汛，缩地扎圈。以运河为外围，以马颊河为里围。其时官军大败贼於德州扬丁庄，又追败之商河。张总愚率悍党遁济阳，沿河北出德州犯运防，上窜盐山、沧州。官军扼截之，不得出，转趋博平、清平。适黄、运暨徒骇交涨，东昌、临清、张秋、傍河水深不可越。河西北岸长墙绵亘，贼窜地迫狭，势益困。鸿章增调刘铭传军，期会前敌。分屯茌平之桃桥、南镇，至博平、东昌，圈贼徒骇、黄、运之内，而令马队周回兜逐，贼无一生者，张总愚投水死。西捻平，诏复原官，加太子太保銜，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。八月入觐，赐紫禁城内骑马。

八年二月，兼署湖北巡抚。十二月，诏援黔，未行，改援陕。九年七月，剿平北山土匪。值天津教案滋事，命移军北上。案结，调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。十月，日本请通商，授全权大臣，与定约。十二年五月，授大学士，仍留总督任。六月，授武英殿大学士。十三年，调文华殿大学士。

国家旧制，相权在枢府。鸿章与国藩为相，皆总督兼官，非真相。然中外系望，声出政府上，政府亦倚以为重。其所经画，皆防海交邻大计。思以西国新法导中国以求自强，先急兵备，尤加意育才。初，与国藩合疏选幼童送往美国就学，岁百二十人。期以二十年学成岁归为国效用，乃未及终学而中辍。鸿章争之不能得，随分遣生徒至英、德、法诸国留学。及建海军，将校尽取才诸生中。初在上海奏设外国学馆，及莅天津，奏设武备海陆军，又各立学堂，是为中国讲求兵学之始。尝议制造轮船，疏言：“西人专恃其砲轮之精利，横行中土。於此而曰攘夷，固虚妄之论。即欲保和局，守疆土，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。士大夫囿於章句之学，苟安目前，遂有停止轮船之

议。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，惟养兵设防、练习枪砲、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。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，国无与立，终无自强之一日矣。”

光绪元年，台湾事变，王大臣奏筹善后海防六策。鸿章议曰：“历代备边多在西北，其强弱之事，主客之形，皆適相埒，且犹有中外界限。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，各国通商传教，往来自如。阳托和好，阴怀吞噬，一国生事，诸国构煽，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。轮船电报，瞬息千里，军火机器，工力百倍，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。而环顾当世，饬力人才，实有未逮，虽欲振奋而莫由。易曰：‘穷则变，变则通。’盖不变通，则战守皆不足恃，而和亦不可久也。近时拘谨之儒，多以交涉洋务为耻，巧者又以引避自便。若非朝廷力开风气，破拘挛之故习，求制胜之实际，天下危局，终不可支；日后乏才，且有甚於今日者。以中国之大，而无自强自立之时，非惟可忧，抑亦可耻。”

鸿章持国事，力排众议。在畿疆三十年，晏然无事。独究讨外国政学、法制、兵备、财用、工商、艺业。闻欧美出一新器，必百方营购以备不虞。尝设广方言馆、机器制造局、轮船招商局；开磁州、开平煤铁矿、漠河金矿；广建铁路、电线及织布局、医学堂；购铁甲兵舰；筑大沽、旅顺、威海船砲台垒；遴武弁送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；筹通商日本，派员往驻；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。凡所营造，皆前此所未有也。初，鸿章办海防，政府岁给四百万。其后不能照拨，而户部又奏立限制，不令购船械。鸿章虽屡言，而事权不属，盖终不能竟厥功焉。

三年，晋、豫旱灾，鸿章力筹赈济。时直隶亦患水，永定河居五大河之一，累年漫决，害尤甚。鸿章修复金门傍及南、上、北三灰坝。卢沟桥以下二百馀里，改河筑堤，缓其溜势。

别濬大清河、滹沱河、北运河、减河，以资宣泄，自是水患稍纾。

五年，命题穆宗毅皇帝、孝哲毅皇后神主，赏加太子太傅衔。六年，巴西通商，以全权大臣定约。八年，丁母忧，谕俟百日后以大学士署理直隶总督，鸿章累辞，始开缺，仍驻天津督练各军，并署通商大臣。朝鲜内乱，鸿章时在籍，趣赴天津，代督张树声饬提督吴长庆率淮军定其乱，鸿章策定朝鲜善后事宜。九年，复命署总督，累乞终制，不允。

十年，法越构兵，云贵总督岑毓英督师援越。法乃自请讲解，鸿章与法总兵福祿诺议订条款，既竣，而法人伺隙陷越谅山，薄镇南关，兵舰驰入南洋，分扰闽、浙、台湾，边事大棘。北洋口岸，南始砲台，北迄山海关，延袤几三千里，而旅顺口实为首冲。乃檄提督宋庆、水师统领提督丁汝昌守旅顺，副将罗荣光守大沽，提督唐仁廉守北塘，提督曹克忠、总兵叶志超守山海关内外，总兵全祖凯守烟台，首尾联络，海疆屹然。十一年，法大败於谅山。计穷，复寻成。授全权大臣，与法使巴德纳增减前约。事平，下部议叙。是年朝鲜乱党入王宫，戕执政大臣六人。提督吴兆有以兵入护，诛乱党，伤及日本兵。日人要索议统将罪，鸿章严拒之，而允以撤兵寝其事。九月，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。

十二年，以全权大臣定法国通商滇粤边界章程。十三年，会订葡萄牙通商约。十四年，海军成船二十八，檄饬海军提督丁汝昌统率全队，周历南北印度各海面，习风涛，练阵技，岁率为常。十五年，太后归政，赏用紫缰。十七年，平热河教匪，议叙。十九年正月，鸿章年七十，两宫赐“寿”。二十年，赏戴三眼花翎，而日朝变起。

初，鸿章筹海防十馀年，练军简器，外人震其名，谓非用

师逾十万，不能攻旅顺，取天津、威海。故俄、法之警，皆知有备而退。至是，中兴诸臣及湘淮军名将皆老死，鲜有存者。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，器械缺乏不应用，方设谋解纷难，而国人以为北洋海军信可恃，争起言战，廷议遂锐意用兵。初败於牙山，继败於平壤，日本乘胜内侵，连陷九连、凤凰诸城，大连、旅顺相继失。复据威海卫、刘公岛，夺我兵舰，海军覆丧殆尽。於是议者交咎鸿章，褫其职，以王文韶代督直隶，命鸿章往日本议和。二十一年二月，抵马关，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议，多要挟。鸿章遇刺伤面，创甚，而言论自若，气不少衰。日皇遣使慰问谢罪，卒以此结约解兵。会订条款十二，割台湾畀之，日本悉交还侵地。七月，回京，入阁办事。

十二月，俄皇加冕，充专使致贺，兼聘德、法、英、美诸国。二十二年正月，陛辞，上念垂老远行，命其子经方、经述侍行。外人夙仰鸿章威望，所至礼遇逾等，至称为东方毕士马克。与俄议新约，由俄使经总署订定，世传“中俄密约”。七阅月，回京复命。两宫召见，慰劳有加，命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。

二十三年，充武英殿总裁。二十四年，命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。疏称迁民筑堤，成工匪易，惟择要加修两岸堤埝，疏通海口尾闾，为救急治标之策。下其奏，核议施行。

十月，出督两广。二十六年，赏用方龙补服。拳匪肇乱，八国联军入京，两宫西狩。诏鸿章入朝，充议和全权大臣，兼督直隶，有“此行为安危存亡所系，勉为其难”之语。鸿章闻警兼程进，先以兵剿畿甸匪，子身入京，左右前后皆敌军，日与其使臣将帅争盟约，卒定和约十二款。二十七年七月，讲成，相率退军。

大乱之后，公私荡然。鸿章奏陈善后诸务。开市肆，通有无，施粥散米，中外帖然。并奉诏行新政，设政务处，充督办大臣，旋署总理外务部事。积劳呕血薨，年七十有九。事闻，两宫震悼，锡祭葬，赠太傅，晋封一等侯，谥文忠。入祀贤良祠，安徽、浙江、江苏、上海、江宁、天津各建祠以祀，并命於京师特建专祠。汉臣祀京师，盖异数也。

鸿章长躯疏髯，性恢廓，处荣悴显晦及事之成败，不易常度，时以诙笑解纷难。尤善外交，阴阳开阖，风采凜然。外国与共事者，皆一时伟人。及八国定盟，其使臣大将多后进，视鸿章皆丈人行也，故兵虽胜，未敢轻中国。闻其薨，咸集吊唁，曰：“公所定约不敢渝。”其任事持大体，不为小廉曲谨。自壮至老，未尝一日言退，尝以曾国藩晚年求退为无益之请，受国大任，死而后已。马关定约还，论者未已，或劝之归。鸿章则言：“於国实有不能愬然之谊，今事败求退，更谁赖乎？”其忠勤皆类此。居恆好整以暇，案上置宋搨兰亭，日临摹百字，饮食起居皆有恆晷。长於奏牍，时以曾、李并称云。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，后生子经述，赏四品京堂，袭侯爵；经迈，侍郎。

论曰：中兴名臣，与兵事相终始，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。鸿章既平大难，独主国事数十年，内政外交，常以一身当其冲，国家倚为重轻，名满全球，中外震仰，近世所未有也。生平以天下为己任，忍辱负重，庶不愧社稷之臣；惟才气自喜，好以利禄驱众，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，缓急莫恃，卒致败误。疑谤之起，抑岂无因哉？

列传一百九十九

左宗棠

左宗棠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。父观澜，廪生，有学行。宗棠，道光十二年举人，三试礼部不第，遂绝意仕进，究心舆地、兵法。喜为壮语惊众，名在公卿间。尝以诸葛亮自比，人目其狂也。胡林翼亟称之，谓横览九州，更无才出其右者。年且四十，顾谓所亲曰：“非梦卜复求，殆不幸矣！”

咸丰初，广西盗起，张亮基巡抚湖南，礼辟不就。林翼敦劝之，乃出。叙守长沙功，由知县擢同知直隶州。亮基移抚山东，宗棠归隐梓木洞。骆秉章至湖南，复以计劫之出佐军幕，倚之如左右手。僚属白事，辄问：“季高先生云何？”由是忌者日众，谤议四起，而名日闻。同里郭嵩焘官编修，一日，文宗召问：“若识举人左宗棠乎？何久不出也？年几何矣？过此精力已衰，汝可为书谕吾意，当及时出为吾办贼。”林翼闻而喜曰：“梦卜复求时至矣！”

六年，曾国藩克武昌，奏陈宗棠济师、济饷功，诏以兵部郎中用，俄加四品卿衔。会秉章劾罢总兵樊燮，燮构於总督官文，为蜚语上闻，召宗棠对簿武昌，秉章疏争之不得。林翼、国藩皆言宗棠无罪，且荐其才可大用。詹事潘祖蔭亦诵言总督惑於浮辞，故得不逮。俄而朝旨下，命以四品京堂从国藩治军。初，国藩创立湘军，诸军遵其营制，独王珍不用。宗棠募五千人，参用珍法，号曰“楚军”。十年八月，宗棠既成军而东，

伪翼王石达开窜四川，诏移师讨蜀。国藩、林翼以江、皖事急，合疏留之。时国藩进兵皖南，驻祁门，伪侍王李世贤、忠王李秀成纠众数十万围祁门。宗棠率楚军道江西，转战而前，遂克德兴、婺源。贼趋浮梁景德镇，断祁门饷道。宗棠还师击之，大战於乐平、鄱阳，僵尸十数万，世贤易服逃，而徽州贼亦遁浙江。自是江、皖军势始振。

十一年，诏授太常寺卿，襄办江南军务，乃率楚军八千人东援浙。朝命国藩节制浙江，国藩荐宗棠足任浙事。宗棠部将名者，刘典、王开来、王文瑞、王沐，数军单薄，不足资战守；乃奏调蒋益澧於广西，刘培元、魏喻义於湖南，皆未至，而宗棠以数千人策应七百餘里，指挥若定，国藩服其整暇。已而壕州陷，复疏荐之，遂授浙江巡抚。

时浙地唯湖、衢二州未陷贼，国藩与宗棠计，以保徽州，固饶、广为根本。奏以三府属县赋供其军，设婺源、景德、河口三税局裨之，三府防军悉隶宗棠。贼大举犯婺源，亲督军败之。同治元年正月，诏促自衢规浙。宗棠奏言：“行军之法，必避长围，防后路。臣军入衢，则徽、婺疏虞，又成粮尽援绝之势。今由婺源攻开化，分军扼华埠，收遂安，使饶、广相庇以安，然后可以制贼而不为贼制。”二月，克遂安。世贤自金华犯衢州，连击败之。而皖南贼复陷宁国，遣文瑞往援，克绩溪。十一月，喻义克严州。二年正月，益澧及高连升、熊建益、王德榜、余佩玉等克金华、绍兴，浙东诸郡县皆定。

杭州贼震怖，悉众拒富阳。时诸军争议乘胜取杭城，宗棠不喜攻坚，谓皖南贼势犹盛，治寇以殄灭为期，勿贪近功。乃自金华进军严州，令刘典将八千人会文瑞防徽州，以培元、德榜驻淳安、开化，而益澧攻富阳。劾罢道府及失守将吏十七人，举浙士吴观礼等赈荒招垦，足裕军食。四月，授浙闽总督，兼

巡抚事。刘典军既至皖南，遂留屯。益澧攻富阳，军仅万余人，皆病疫，宗棠亦患症困惫，富阳围久不下，乃简练旧浙军，兼募外国军助之攻。七月，李鸿章江苏军入浙攻嘉善，嘉兴寇北援，於是水陆大举攻富阳，克之。益澧等长驱捣杭州，魏喻义、康国器攻余杭。宗棠以杭贼恃余杭为犄角，非先下余杭，收海宁，不能断嘉、湖援济，躬至余杭视师。是时皖贼古隆贤反正，官军连下建平、高淳诸邑。金陵贼呼秀成入谋他窜，独世贤踞溧阳，与广德贼比，中梗官军。鸿章既克嘉善，上言当益军攻嘉兴。会浙师取常州，而广德贼已由宁国窜浙。宗棠虑贼分扰江西、福建，乃檄张运兰率所部趋福建，召刘典防江西。海宁贼蔡元隆以城降，更名元吉，后遂为骁将。三年二月，元吉会江苏军克嘉兴。杭州贼陈炳文势蹙约降，犹虑计中变，乘雨急攻之，夜启门遁，杭州复，余杭贼汪海洋亦东走。捷闻，加太子少保衔，赐黄马褂。

移驻省城，申军禁，招商开市，停杭关税，减杭、嘉、湖税三之一。益澧为布政使，亦轻财致士，一时翕然称之。群贼聚湖州，乃移军合围，先攻菱湖。三月，江苏军克常州，贼败窜徽、婺，趋江西。世贤踞崇仁，海洋踞东乡，宗棠以贼入江西为腹心患，奏请杨岳斌督江西、皖南军，以刘典副，从之。六月，曾国荃克江宁，洪秀全子福瑱奔湖州，俄复溃走，蹙於南昌。七月，克湖州，尽定浙地。论功，封一等恪靖伯。

馀贼散走徽、宁、江西、广东，折入汀州，福建大震。乃奏请之总督任，以益澧护巡抚，增调德榜军至闽。四年三月，江苏军郭松林来会师，贼弃漳州出大埔。五月，进攻永定。世贤、海洋既屡败，伤精锐过半，归诚者三万。宗棠进屯漳州，蹙贼武平。於是贼窜广东之镇平，而福建亦定。

乃檄康国器、关镇平两军入粤，王开琳一军入赣防江西，

刘典军趋南安防湖南，留高连升、黄少春军武平，伺贼进退。六月，贼大举犯武平，力战卻之。世贤投海洋，为所戕，贼党益猜贰。诏以宗棠节制三省诸军。十月，贼陷嘉应，宗棠移屯和平琯溪。德榜虑帅屯孤悬，自请当中路。刘典闻德榜军趋前，亦引军疾进。猝遇贼，败，贼追典，掠德榜屯而过，枪环击之，辄反走。是夜降者逾四万，言海洋中砲死矣，士气愈奋。时鲍超军亦至，贼出拒，又大败之。合闽、浙、江、粤军围嘉应。十二月，贼开城遁，扼诸屯不得走，跪乞免者六万馀，俘斩贼将七百三十四，首级可计数者万六千，诏赐双眼花翎。

五年正月，凯旋。宗棠以粤寇既平，首议减兵并饷，加给练兵。又以海禁开，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，乃创船厂马尾山下，荐起沈葆楨主其事。会王师征西陲回乱久无功，诏宗棠移督陕、甘。十月，简所部三千人西发，令刘典别募三千人期会汉口，中途以西捻张总愚窜陕西，命先入秦剿贼。

陕、甘回众数至百万，与捻合。宗棠行次武昌，上奏曰：“臣维东南战事利在舟，西北战事利在马。捻、回马队驰骋平原，官军以步队当之，必无幸矣。以马力言，西产不若北产之健。捻马多北产，故捻之战悍於回。臣军止六千，今拟购口北良马习练马队，兼制双轮砲车。由襄、邓出紫荆关，径商州以赴陕西。经营屯田，为久远之规。是故进兵陕西，必先清关外之贼；进兵甘肃，必先清陕西之贼；驻兵兰州，必先清各路之贼：然后餽运常通，师行无阻。至於进止久速，随机赴势，伏乞假臣便宜，宽其岁月，俾得从容规画，以要其成。”

六年春，提兵万二千以西。议以砲车制贼马，而以马队当步贼。捻倏见砲车，皆不战狂奔。时陕西巡抚刘蓉已解任，总督杨岳斌请归益急。诏宁夏将军穆图善署总督，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军务。分军三道入关，而皖南镇总兵刘松山率老湘军九千

人援陕，山西按察使陈湜主河防，其军皆属焉。松山既屡败捻，又合蜀军将黄鼎、皖军将郭宝昌，大破之富平。捻掠三原，沿渭北东趋，回则分党西犯，麇集北山。宗棠以捻强於回，当先制捻。檄诸军凭河结营，期蹙而歼之泾、洛间。捻乘军未集，又折而西渡泾、渭，窥豫、鄂。已而大军进逼，势不复能南，乃趋白水。乘大风雨，挺走入北山。宗棠防捻、回合势，且北山荒瘠，师行粮不继，因急扼耀州。十月，捻败走宜川，别党果窜耀州，合回匪攻同官。留防军不能御，典、连升军驰救，大破之。诸军将虽屡败捻，终牵於回，师行滞；而捻大众在宜川者益北扰延长，掠绥德，趋葭州，回亦自延安出陷绥德。宗棠自以延、绥迭失，上书请罪，部议革职。时北山及扶、岐、汧、陇、邠、凤诸回，所在响应。捻自南而北，千有馀里，回自西而东，亦千有馀里。陕西主客军能战者不及五万，然回当之辄败。松山等克绥德，回走米脂，捻复分道南窜。於是刘厚基出东北追回，松山等循西岸要捻。师抵宜川，回大出遮官军，留战一日，破之；而捻遂取间道逾山至壶口，乘冰桥渡河。宗棠奉朝旨，山右毗连畿辅，令自率五千人赴援，以刘典代督陕甘军。

是年十二月，捻自垣曲入河南，益北趋定州，游骑犯保定，京师戒严。诏切责督兵大臣，自宗棠、鸿章及河南巡抚李鹤年、直隶总督官文，皆夺职。宗棠至保定，松山等连破贼深、祁、饶、晋。当是时，捻驰骛数百里间，由直隶窜河南、山东，已复渡运越吴桥，犯天津。鸿章议筑长围制贼；宗棠谓当且防且剿，西岸固守，必东路有追剿之师，乃可掣其狂奔之势：上两从其议。於是勤王师大集，宗棠驻军吴桥，捻徘徊陵邑、济阳，合淮、豫军迭败之，总愚走河滨以死，西捻平。入觐，天语褒嘉，且询西陲师期。宗棠对以五年，后卒如其言焉。

七年十月，率师还陕，抵西安。时东北土寇董福祥等众十馀万，扰延安、绥德，西南陕回白彦虎等号二十万，踞甘肃董志原。松山至，破土寇，降福祥；而回益四出剽掠，其西南窜出者，并力扰秦川，黄鼎破之。宗棠进军乾州，谍报回巢将徙金积堡，分军击之，遂下董志原，连复镇原、庆阳，回死者至三万。督丁壮耕作，教以区田、代田法。择嶮荒地，发帑金巨万，悉取所收饥民及降众十七万居焉。遂以八年五月进驻泾州。

甘回最著者，西曰马朵三，踞西宁；南曰马占鳌，踞河川；北曰马化隆，踞宁夏、灵州。化隆以金积堡为老巢，堡当秦、汉两渠间，扼黄河之险，擅盐、马、茶大利。环堡五百馀寨，党众啸聚。掠取汉民产业子女。陕回时时与通市，相为首尾。化隆以新教煽回民，购马造军械，而阳输诚给穆图善。董志原既平，陕回窜灵州，化隆上书为陕回乞抚。宗棠察其诈，备三月粮，先攻金积堡，以为收功全陇之基。及松山追陕回至灵州，扼永灵洞。化隆惧，仍代陕回乞抚，谋缓兵，穆图善信之，日言抚，绥远城将军至劾松山滥杀激变。然化隆实无意降也，密召诸回并出劫军饷。十一月，宗棠进驻平凉。九年，松山阵歿，以其兄子锦棠代之，战屡捷，而中路、南路军亦所向有功，陕回受抚者数千人。及夺秦坝关，化隆益窘，诣军门乞降，诛之，夷其城堡。迁甘回固原、平凉，陕回化平，而编管钐束之，宁、灵悉定。奏言进规河湟，而是时有伊犁之变，诏宗棠分兵屯肃州，乃遣徐占彪将六千人往。

十年七月，自率大军由平凉移驻静宁。八月，至安定。寇聚河州，其东出，必绕洮河三甲集，集西太子寺，再西大东乡，皆险要。诸将分击，悉破平之。时回酋朵三已死，占鳌见官军深入，西宁回已归顺，去路绝，遂亦受抚。河州平。

十一年七月，移驻兰州。占彪前以伊犁之变率师而西也，

於时肃州阻乱，回酋马文禄先已就抚，闻关外兵事急，复据城叛。及占彪军至，乃婴城固守，而乞援西宁。陕回白彦虎、禹得彦亦潜应文禄。会锦棠率军至，西宁土回及陕回俱变，推马本源为元帅。西宁东北阻湟水，两山对峙，古所称湟中也。贼据险而屯，俄败走，遗弃马骡满山谷，窜巴燕戎格。大通都司马寿复噉向阳堡回杀汉民以叛。十二年正月，锦棠攻向阳堡，夺门入，斩马寿，遂破大通，捣巴燕戎格，诛本源，河东、西诸回堡皆降。文禄踞肃州，诡词求抚，益招致边外回助城守，连攻未能下。八月，宗棠来视师，文禄登城见帅旗，夺气。请出关讨贼自效，不许。金顺、锦棠军大集，文禄穷蹙出降，磔之。白彦虎窜遁关外，肃州平。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，加一等轻车都尉。奏请甘肃分闱乡试，设学政。十三年，晋东阁大学士，留治所。自咸丰初，天下大乱，粤盗最剧，次者捻逆，次者回。宗棠既手戡定之，至是陕、甘悉靖，而塞外平回，朝廷尤矜宠焉。

塞外回酋曰帕夏，本安集延部之和硕伯克也。安集延故属敖罕，敖罕为俄罗斯所灭，安集延独存。帕夏畏俄逼，阑入边。据喀什噶尔，稍蚕食南八城，又攻败乌鲁木齐所踞回妥明。妥明者，西宁回也，初以新教游关外。同治初，乘陕甘汉、回构变倡乱，据乌城。帕夏既攻败妥明降之，遂并有北路伊犁诸城，收其赋入。妥明旋被逐，走死，而白彦虎窜处乌城，仍隶帕夏。帕夏能属役回众，通使结援英、俄，购兵械自备。英人阴助之，欲令别立为国，用捍蔽俄。当是时，俄以回数扰其边境，遽引兵逐回，取伊犁，且言将代取乌鲁木齐。

光绪元年，宗棠既平关陇，将出关，而海防议起。论者多言自高宗定新疆，岁糜数百万，此漏卮也。今至竭天下力贍西军，无以待不虞，尤失计。宜徇英人议，许帕夏自立为国称藩，

罢西征，专力海防。鸿章言之尤力。宗棠曰：“关陇新平，不及时规还国家旧所没地，而割弃使别为国，此坐自遗患。万一帕夏不能有，不西为英并，即北折而入俄耳。吾地坐缩，边要尽失，防边兵不可减，糜饷自若。无益海防而挫国威，且长乱。此必不可。”军机大臣文祥独善宗棠议，遂决策出塞，不罢兵。授宗棠钦差大臣，督军事，金顺副之。

二年三月，次肃州。五月，锦棠北逾天山，会金顺军先攻乌鲁木齐，克之。白彦虎遁走托克逊。九月，克玛纳斯南城，北路平，乃规南路。令曰：“回部为安酋驱迫，厌乱久矣。大军所至，勿淫掠，勿残杀。王者之师如时雨，此其时也。”三年三月，锦棠攻克达坂城，悉释所擒缠回，纵之归。南路恟惧，翼日，收托克逊城，而占彪及孙金彪两军亦连破诸城隘，合罗长祜等军收吐鲁番，降缠回万余。帕夏饮药死，其子伯克胡里戕其弟，走喀什噶尔。

白彦虎走开都河，宗棠欲遂擒之，奏未上，适库伦大臣上言西事宜画定疆界，而廷臣亦谓西征费钜，今乌城、吐鲁番既得，可休兵。宗棠叹曰：“今时有可乘，乃为画地缩守之策乎？”抗疏争之，上以为然。时俄方与土耳其战，金顺请乘虚袭伊犁。宗棠曰：“不可。师不以正，彼有辞矣。”八月，锦棠会师曲会，遂由大道向开都河为正兵，余虎恩等奇兵出库尔。白彦虎走库车，趋阿克苏，锦棠遮击之，转遁喀什噶尔。大军还定乌什，遂收南疆东四城，何步云以喀什汉城降。伯克胡里既纳白彦虎，乃效力攻汉城。大军至，复遁走俄。西四城相继下，宗棠露布以闻，诏晋二等侯。布鲁特十四部争内附。

四年正月，条上新疆建行省事宜，并请与俄议还伊犁、交叛人二事。诏遣全权大臣崇厚使俄。俄以通商、分界、偿款三端相要。崇厚遽定约，为朝士所纠，议久不决。宗棠奏曰：

“自俄踞伊犁，蚕食不已，新疆乃有日蹙百里之势。俄视伊犁为外府，及我索地，则索偿卢布五百万元。是俄还伊犁，於俄无损，我得伊犁，仅一荒郊。今崇厚又议畀俄额尔果斯河及帖克斯河，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归俄也。武事不竞之秋，有割地求和者矣。兹一矢未加，遽捐要地，此界务之不可许者也。俄商志在贸易，其政府即广设领事，欲藉通商深入腹地，此商务之不可许者也。臣维俄人包藏祸心，妄忖吾国或厌用兵，遂以全权之使臣牵制疆臣。为今之计，当先之以议论，委婉而用机，次决之以战阵，坚忍而求胜。臣虽衰慵无似，敢不勉旃。”上壮其言，嘉许之。崇厚得罪去，命曾纪泽使俄，更前约。於是宗棠乃自请出屯哈密，规复伊犁。以金顺出精河为东路，张曜沿特克斯河为中路，锦棠经布鲁特游牧为西路；而分遣谭上连等分屯喀什噶尔、阿克苏、哈密为后路声援：合马步卒四万馀人。

六年四月，宗棠與檄发肃州，五月，抵哈密。俄闻王师大出，增兵守伊犁、纳林河，别以兵船翔海上，用震撼京师，同时天津、奉天、山东皆警。七月，诏宗棠入都备顾问，以锦棠代之。而俄亦慑我兵威，恐事遂决裂。明年正月，和议成，交还伊犁，防海军皆罢。

宗棠用兵善审机，不常其方略。筹西事，尤以节兵裕饷为本谋。始西征，虑各行省协助饷不时至，请一借贷外国。沈葆楨尼其议，诏曰：“宗棠以西事自任，国家何惜千万金。为拨款五百万，敕自借外国债五百万。”出塞凡二十月，而新疆南北城尽复者，馈运饶给之力也。初议西事，主兴屯田，闻者迂之；及观宗棠奏论关内外旧屯之弊，以谓挂名兵籍，不得更事农，宜画兵农为二，简精壮为兵，散愿弱使屯垦，然后人服其老谋。既入觐，赐紫禁城骑马，使内侍二人扶掖上殿，授军机大臣，兼值译署。国家承平久，武备弛不振，而海外诸国争言

富强，虽中国屡平大难，彼犹私议以为脆弱也。及宗棠平帕夏，外国乃稍稍传说之。其初入京师，内城有教堂高楼，俯瞰宫殿，民间謠言左侯至，楼即毁矣，为示谕晓，乃止。其威望在人如此。然值军机、译署，同列颇厌苦之。宗棠亦自不乐居内，引疾乞退。九月，出为两江总督、南洋通商大臣。尝出巡吴淞，过上海，西人为建龙旗，声砲，迎导之维谨。

九年，法人攻越南，自请赴滇督师。檄故吏王德榜募军永州，号“恪靖定边军”，法旋议和，止其行。十年，滇、越边军溃，召入都，再直军机。法大举内犯，诏宗棠视师福建，檄王珍子诗正潜军渡台湾，号“恪靖援台军”。诗正至台南，为法兵所阻，而德榜会诸军大捷於谅山。和议成，再引疾乞退。七月，卒於福州，年七十三，赠太傅，谥文襄。祀京师昭忠祠、贤良祠，并建专祠於湖南及立功诸省。

宗棠为人多智略，内行甚笃，刚峻自天性。穆宗尝戒其褊衷。始未出，与国藩、林翼交，气陵二人出其上。中兴诸将帅，大率国藩所荐起，虽贵，皆尊事国藩。宗棠独与抗行，不少屈，趣舍时合时不合。国藩以学问自敛抑，议外交常持和节；宗棠锋颖凜凜向敌矣，士论以此益附之。然好自矜伐，故出其门者，成德达材不及国藩之盛云。子四人：孝威，举人，以廕为主事，先卒，旌表孝行；孝宽，郎中；孝勋，兵部主事；孝同，江苏提法使。孙念谦，袭侯爵，通政司副使。

论曰：“宗棠事功著矣，其志行忠介，亦有过人。廉不言贫，勤不言劳。待将士以诚信相感。善於治民，每克一地，招徕抚绥，众至如归。论者谓宗棠有霸才，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，信哉。宗棠初出治军，胡林翼为书告湖南曰：“左公不顾家，请岁筹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。”曾国藩见其所居幕陋小，为别制二幕贍之，其廉俭若此。初与国藩论事不洽，及闻其薨，乃

曰：“谋国之忠，知人之明，自媿不如。”志益远矣。

列传二百

曾国荃 弟贞幹 沈葆楨 刘坤一

曾国荃，字沅甫，湖南湘乡人，大学士国藩之弟也。少负奇气，从国藩受学京师。咸丰二年，举优贡。六年，粤匪石达开犯江西，国藩兵不利。国荃欲赴兄急，与新授吉安知府黄冕议，请於湖南巡抚骆秉章，使募勇三千人，别以周凤山一军，合六千人，同援江西。十一月，克安福，连破贼於大汾河、千金坡，进攻吉安，下旁数县。

七年春，丁父忧回籍。夏，贼麇聚吉安，周凤山军败溃。时王珍、刘腾鸿皆丧亡，士气衰沮。江西巡抚耆龄奏起国荃统吉安诸军，军复振。冬，败石达开於三曲滩，吉安围始合。八年春，克吉水、万安。八月，督水师毁白鹭洲贼船，破城外坚垒，遂克吉安，擒贼首李雅凤。以功累擢知府，撤军还长沙。九年，复赴江西，率朱品隆等军五千余人援剿景德镇。时诸军与贼相持数月，莫肯先进。国荃至，乃合力败援贼於浮梁南。三战皆捷，火镇市，追歼贼及半，克浮梁，擢道员。江西肃清。

国藩出九江，至黄州，与胡林翼议分路图皖。国荃留军巴河，自还湖南增募为万人。多隆阿、鲍超等既大破贼於太湖、潜山，十年闰三月，国荃乃进军集贤关，规攻安庆。陈玉成来援，击走之。十一年，陈玉成复纠捻众至於菱湖，两岸筑坚垒，与城贼更番来犯。国荃调水师入湖，令弟贞幹筑垒湖东以御之。会陈玉成在桐城为多隆阿所败，还趋集贤关，迎击破之。玉成由马踏石遁走，仍留党踞赤冈岭，与菱湖贼垒犄角。国荃困以

长壕，鲍超来，合攻，悉破其垒，擒斩万馀。进破安庆城外贼营，毁东门月城。惟北门三石垒坚不可下，令降将程学启选死士缘砲穴入，拔之。陈玉成屡为多隆阿所创，收馀众，纠合捻匪，复屯集贤关，袭官军后路，城贼叶芸来亦倾巢出扑。国荃凭壕而战，屡击卻，仍复进，增筑新垒，遣贞幹合水师扼菱湖，绝贼粮路。八月，以地雷轰城，克之，歼贼万馀，俘数千。捷闻，以按察使记名，加布政使銜，赐黄马褂。寻以追殄馀贼，赐号伟勇巴图鲁。於是国藩进驻安庆，国荃率师东下规江宁，克无为州，破运漕镇，拔东关，加头品顶戴。分兵守诸隘，自回湖南增募勇营。

同治元年，授浙江按察使，迁江苏布政使。诏以军务紧要，毋庸与兄国藩回避同省。三月，率新募六千人至军，自循江北岸，令弟贞幹循南岸，彭玉麟等率水师同进，拔铜城傍、雍家镇诸隘，复巢县、含山、和州，克裕溪口、西梁山。渡江会攻金柱关，乘间袭太平，克之。回克金柱关，贞幹亦克芜湖。令彭毓橘截败贼於薛镇渡口，大破之。五月，连夺秣陵关、大胜关要隘。水师进扼江宁护城河口，陆师迳抵城南雨花台驻屯，贼来争，皆击卻之。国藩犹以孤军深入为虑，国荃谓：“舍老巢勿攻，浪战无益，逼城足以致敌。虽危，事有可为。”会秋疫大作，士卒病者半。贼酋李秀成自苏州纠众数十万来援，结二百馀垒。国荃於要隘增垒，辅以水师，先固粮道。贼环攻六昼夜，彭毓橘等乘其乏出击，破贼营四。贼悉向东路，填壕而进，前仆后继。国荃督军抵御，砲伤颊，裹创力战，贼始退。李世贤又自浙江率十万众至，与秀成合攻，屡掘地道来袭，毁营墙，百计攻袭，皆未得逞。芜湖守将王可升率援师至，国荃简精锐分出，焚贼数垒，馀弃垒走，进击，大破之。先后歼贼数万，围乃解。秀成、世贤引去。是役以病馀之卒，苦战四十

餘日，卒保危局，诏嘉奖，颁珍赉。

议者欲令乘胜退保芜湖，国荃以贼虽众，乌合不足畏，不肯退。二年春，国藩亲至视师，见围屯坚定，始决止退军之议。诏擢浙江巡抚，仍统前敌之军规取江宁。四月，攻雨花台及聚宝门外石垒，克之。九洲洲为江宁犄角，贼聚守最坚。国荃偕彭玉麟、杨岳斌往觐形势，合水陆军血战，克之，江面遂清。连克上方桥、江东桥，近城之中和桥、双桥门、七甕桥，稍远之方山、土山、上方门、高桥门、秣陵关、博望镇诸贼垒，以次并下。国荃初至，合各路兵仅二万，至是募围师至五万人。十月，分军扼孝陵卫。李鸿章克苏州，李秀成率败众分布丹阳、句容，自入江宁，劝洪秀全同走，不听，遂留同城守。

三年春，克鍾山天保城，城围始合。贼粮匱，城中种麦济饥。国荃迭令掘地道数十处，贼筑月围以拒，士卒多伤亡。会诏李鸿章移师会攻，诸将以城计日可破，耻借力於人，攻益力。鸿章亦不至。国荃虑师老生变，督李臣典等当贼砲密处开地道。既成，悬重赏募死士，李臣典、朱洪章、伍维寿、武明良、谭国泰、刘连捷、沈鸿宾、张诗日、罗雨春誓先登者九人。六月十六日，日加午，地道火发，城崩二十餘丈，李臣典、朱洪章等蚁附争登。贼倾火药轰烧，彭毓橘、萧孚泗手刃退卒数人，遂拥入。朱洪章、沈鸿宾、罗雨春攻中路，向伪王府；刘连捷、张诗日、谭国泰攻右路，趋神策门，朱南桂等梯城入，合取仪凤门；其左路彭毓橘由内城至通济门，萧孚泗等夺朝阳、洪武门，罗逢元等从聚宝门入，李金洲从通济门入，陈湜、易良虎从旱西、水西门入：於是江宁九门皆破。守陴贼诛杀殆尽，犹保子城。夜半，自纵火焚伪王府，突围走。要截斩数百人，追及湖、熟，俘斩亦数百。洪秀全已前一月死，获其尸於伪宫。其子洪福瑱年十五六，讹言已自焚死，餘党挟之走广德。国荃

令闭城救火，搜杀馀贼。获秀全兄洪仁达及李秀成，伏诛。凡伪王主将大小酋目三千馀，皆死乱兵，毙贼十馀万，拔难民数十万。捷闻，诏嘉国荃坚忍成功，加太子少保，封一等伯爵，锡名威毅，赐双眼花翎。

国荃功高多谤，初奏洪福瑱已毙，既而奔窜浙江、江西，仍为诸贼所拥，言者以为口实，遂引疾求退，遣撤部下诸军，温诏慰留；再疏，始允开缺回籍。四年，起授山西巡抚，辞不就。调湖北巡抚，命帮办军务，调旧部剿捻匪。

五年，抵任，汰湖北冗军，增湘军六千，以彭毓橘、郭松林分统之。时捻匪往来鄂、豫之交，国荃檄鲍超由枣阳趋淅川、内乡防西路，郭松林由桐柏、唐县出东路，刘维楨向新野为声援。贼折而北窜，诏郭松林越境会剿。是年冬，败贼於信阳、孝感。贼窜云梦、应城、德安，郭松林击走之，克应城、云梦，又败之阜河、杨泽。松林追贼臼口，中伏受重伤，其弟芳珍战死。彭毓橘破贼於沙口，又败之安陆。国荃以贼多骑，难与追逐，欲困之山地。毓橘偕刘维楨屡战不能大创，贼窜去。总督官文与不协，国荃疏劾其贪庸骄蹇，诏解官文总督任。六年春，贼复犯德安，为刘铭传、鲍超所败，遁入河南境，寻复回窜。彭毓橘恃勇轻进，遇贼蕲州，战歿於六神港。五月，捻匪长驱经河南扰及山东。诏斥诸疆吏防剿日久无功，国荃摘顶，下部议处，寻以病请开缺，允之。

光绪元年，起授陕西巡抚，迁河东河道总督。二年，复调山西巡抚。比年大旱，灾连数省。国荃力行赈恤，官帑之外，告贷诸行省，劝捐协济，分别灾情轻重、赈期久暂，先后赈银一千三百万两、米二百万石，活饥民六百万。善后蠲徭役，岁省民钱钜万。同时荒政，山西为各省之冠，民德之，为立生祠。六年，以疾乞罢，慰留，寻召来京。七年，授陕甘总督，命赴

山海关治防，复乞病归。八年，署两广总督。

九年，内召。十年，署礼部尚书，调署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，寻实授。时法兰西兵犯沿海，中朝和战两议相持。国荃修江海防务，知上海关系诸国商务，法兵不能骤至，驭以镇静。诏遣文臣分赴海疆会办，福建疆吏遂不能主兵。国荃言权不可分，朝廷亦以其老於军事，专倚之。命遣兵轮援台湾，原议五，实遣其三。坐下部议，革职留任。兵轮终不得达，其二折至浙洋，助战镇海有功，和议寻定。十一年，京察，以国荃夙著勋勤，开复处分。十五年，皇太后归政，推恩加太子太保。

国荃治两江凡六年，总揽宏纲，不苛细故，军民相安。十六年，卒於官，赠太傅，赐金治丧，命江宁将军致祭，特谥忠襄，入祀昭忠祠、贤良祠，建专祠。孙广汉袭伯爵，官至左副都御史。

国荃弟贞幹，原名国葆。诸生。从兄国藩剿平常德、宁乡土匪。时杨岳斌为把总，彭玉麟为诸生，贞幹亟称於国藩，谓二人英毅非常，同辟领水师。初败於岳州，贞幹自引咎，言诸将无罪。国藩东征，贞幹家居未从。及其兄国华战歿三河，贞幹誓杀贼复仇。胡林翼使领千人，自黄州转战潜山、太湖。从国荃攻安庆，设计招降贼将程学启，克城之功，学启为多。同治元年，与国荃分路沿江进师，破鲁港，克繁昌、南陵、芜湖，会军雨花台。寻染疫，将假归，援贼至，被围，强起任战守，围解而病剧，卒於军。初以功叙训导，加国子监学正衔，赐号迅勇巴图鲁。既破援贼，擢知府，命下而贞幹已歿。事闻，赠按察使。李鸿章为陈战绩，诏依二品议恤，赠内阁学士，予骑都尉世职，建专祠，谥靖毅。

沈葆楨，字幼丹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，选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御史，数上疏论兵事，为文宗所知。咸丰五

年，出为江西九江知府。九江已陷贼，从曾国藩筦营务。六年，署广信府。贼酋杨辅清连陷贵溪、弋阳，将逼广信。葆楨方赴河口筹饷，闻警驰回郡，官吏军民多避走。妻林，先刺血书乞援於浙军总兵饶廷选。会大雨，贼滞兴安。廷选先入城，贼至，七战皆捷，解围去。曾国藩上其城守状，诏嘉奖，以道员用。七年，擢广饶九南道，留筦广信防务。数假客军击走窜贼，平弋阳土匪，诛安仁抗粮奸民，加按察使銜。以伉直忤大吏，乞养亲去官。

十年，起授吉贛南道。以亲老辞，未出，命留原籍治团练。曾国藩屡荐其才，十一年，诏赴安庆大营委用。未几，超擢江西巡抚，谕曰：“朕久闻沈葆楨德望冠时，才堪应变。以其家有老亲，择江西近省授以疆寄，便其迎养；且为曾经仕宦之区，将来树建殊勋，光荣门户，足承亲欢。如此体恤，如此委任，谅不再以养亲渎请。”葆楨奉诏，感泣赴官。时浙江沦陷，左宗棠由江西进军规复。贼酋杨辅清、李世贤合扰江西，冀断皖、浙运道。同治元年，葆楨亲赴广信筹防，令士民筑堡自卫，坚壁清野。倚用湘将王德榜、段起及席宝田、江忠义诸人，客军并听指挥，贼至辄击退。二年，破黄文金於小路口，又破之於祁门。会浙军克黟县，贼由太平、石埭、建德扰江西，督军进击走之。是年秋，因病请假。

初，曾国藩军饷多倚江西。葆楨以本省军事方殷，奏留自给。江宁前敌需饷亟，而江西协解不至，国藩疏争。御史华祝三亦疏言两人龃，虑误大局，诏两解之，命各分其半，别以江海关拨款济江南军。三年，大军围江宁急。贼聚扰江西，图牵后路。诏杨岳斌移师督剿，命葆楨会商机宜。既而江宁、杭州相继复，黄文金拥洪福瑱由浙、皖窜江西，为入粤计。葆楨令席宝田追剿，至石城，大破之。阵擒洪仁玕、洪仁政、黄文英

等，搜获洪福瑱於荒谷中，皆伏诛。以擒首逆功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，加头品顶戴。葆楨推功诸将，疏辞，诏嘉其开诚布公，将士用命，且江西吏治民风，日有起色，宜膺殊赏，不允所请。寻乞归养，温诏慰留。四年，以亲病请假省视，因防务急，未行，丁母忧，命治丧百日，假满仍回任。坚请终制，乃允之。

六年，命为总理船政大臣。初，左宗棠创议於福州马尾山麓濒江设船厂，未及兴工，宗棠调陕甘，疏言非葆楨莫能任。葆楨释服，始出任事。造船坞及机器诸厂，聘洋员日意格、德克碑为监督。月由海关拨经费五万两，期以五年告成。附设艺童学堂，预募水勇习练驾驶。事皆创立，船材来自外国，煤炭亦购诸南洋，采办尤易侵渔。葆楨坚明约束，一无瞻徇。布政使周开锡为提调，延平知府李庆霖佐局事，皆为总督所不喜，齟齬欲去之，葆楨疏争得留，藩署吏玩抗，以军法斩之，众咸惊服。

九年，丁父忧，仍请终制，暂解事，服阕始出。当其居忧，内阁学士宋晋疏请暂停船工，诏下酌议。葆楨上疏，略谓：“自强之道，与好大喜功不同，不可以浮言摇动。且洋员合同不能废，机厂经营不可弃。不特不能即时裁撤，五年期满，亦不可停。”推论利害切至，诏嘉纳之。十一年，再莅事。先后造成兵舰二十艘，分布各海口。寻以匠徒艺成，议酌改船式，督令自造，不用洋员监督。疏陈善后事宜，并如议行。

十三年，日本因商船避风泊台湾，又为生番所戕，藉词调兵，觊觎番社地。诏葆楨巡视，兼办各国通商事务。日兵已登岸结营，葆楨据理诘之。晓谕番族遵约束，修城筑垒为战备。提督唐定奎亦率淮军至，日人如约撤兵。乃议善后事宜，疏陈福建巡抚宜移驻台湾，吏治军政方能整顿，诏如所请。甫内渡，

狮头社番戕官滋事，光绪元年，复往，督唐定奎等伐山开道，攻破内外狮头等社，毁其巢，胁从者次第就抚。中路、北路亦分军深入，诸番皆听约束。先於琅玕增设恆春县，至是奏设台北府，淡水、新竹、宜兰三县隶之；噶玛兰通判移驻鸡笼山；台湾府同知移驻卑南；鹿港同知移驻水沙。连疏陈营伍积弊，请归巡抚节制。购机器，开台北煤窑，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，以作台民忠义之气，并报可。遂撤军内渡，事竣，擢两江总督，兼通商大臣。

江南自军事定后，已逾十年。疆吏习为宽大，葆桢精覈吏事，治尚严肃。属吏懍懍奉职，宿将骄蹇者绳以法，不稍假借。尤严治盗，莅任三月，诛戮近百人，莠民屏迹。皖南教案，华教士诬良民重罪，亲讯，得其受枉状，反坐教士，立诛之，然后奏闻，洋人亦屈伏。淮南引地以次归复，濬河、积穀、捕蝗、禁种罌粟诸政，并实力施行。数以病乞退，五年，入覲，皇太后温谕勉以共济时艰，毋萌退志，自此遂不言病。是年十一月，卒於位，赠太子太保，祀贤良祠，立功各省建专祠，谥文肃。子玮庆，赐举人，袭一等轻车都尉世职；瑜庆，恩廕主事，官至贵州巡抚。

刘坤一，字岷庄，湖南新宁人。廪生。咸丰五年，领团练从官军克茶陵、郴州、桂阳、宜章，叙功以教谕即选。六年，骆秉章遣刘长佑率师援江西，坤一为长佑族叔而年少，师事之，从军中自领一营。长佑既克萍乡，令进战芦溪、宣风镇，连破贼，逼袁州，招降贼目李能通。於是降者相继，守城贼何益发夜启西门，坤一先入，复袁州。累擢直隶州知州，赐花翎。

七年，克临江，擢知府。八年，长佑以病归，坤一代将其军。偕萧启江渡赣江规抚州，克崇仁。启江在上顿渡为贼所困，往援，大破贼，遂复抚州，连克建昌，擢道员。九年，石达开

犯湖南，坤一回援，解永州、新宁之围，加盐运使銜。贼窜广西，从刘长佑追蹙，复柳州。长佑擢抚广西，令坤一驻柳州清馀匪，悉平之，加布政使銜。进攻浔州，十一年七月，拔其城，以按察使记名。石达开回趋川、楚，坤一扼之融县，掩击败之，贼溃走入黔，授广东按察使。

同治元年，迁广西布政使。刘长佑赴两广总督任，命坤一接统其军，赴浔州进剿。贵县匪首黄鼎凤，在诸匪中最狡悍，屡议剿抚，不能下。二年，坤一破之於登龙桥，遂驻守之。鼎凤老巢曰平天寨，倚山险树重栅，守以巨砲，覃墟相距十馀里，为犄角。坤一阳议抚，撤军回贵县，潜师夜袭覃墟，遂围平天寨，复横州，鼎凤势蹙。三年四月，擒鼎凤及其党诛之。浔州平，赐号硕勇巴图鲁。四年，剿平思恩、南宁土匪，复永淳，擢江西巡抚。令席宝田、黄少春会剿粤匪馀党於闽边，五年，聚歼於广东嘉应州，加头品顶戴。军事既定，坤一治尚安静，因整顿丁漕，不便於绅户。十一年，左都御史胡家玉疏劾之，坤一奏家玉积欠漕粮，又屡贻书干预地方事。诏两斥之，家玉获谴，坤一亦坐先不上闻，部议降三级调用，加恩改革职留任，降三品顶戴。寻复之，命署两江总督。

光绪元年，擢两广总督。广东号为富穰，库储实空，出入不能相抵。议者请加盐釐及洋药税，坤一以加盐釐则官引愈滞，但严缉私贩，以暢销路；又援成案，筹款收买馀盐，发商交运，官民交便。药釐抽收，各地轻重不同，改归一律，无加税之名，岁增钜万。吏治重在久任，令实缺各归本任，不轻更调。禁赌以绝盗源，水陆缉捕各营，分定地段以专责成，盗发辄获。

二年，调授两江总督。六年，俄罗斯以交还伊犁，藉端要挟。诏筹防务，坤一上疏，略谓：“东三省无久经战阵之宿将劲旅，急宜绸缪。西北既戒严，东南不可复生波折。日本、琉

球之事宜早结束，勿使与俄人合以谋我。英、德诸国与俄猜忌日深，应如何结为声援，以伺俄人之后。凡此皆赖庙谟广运，神而明之。”九年，法越构衅，边事戒严。坤一疏：“请由广东、广西遴派明幹大员统劲旅出关，驻扎凉山等处，以助剿土匪为名，密与越南共筹防御。并令越南招太原、宣光黑旗贼众，免为法人诱用。云南据险设奇，以资犄角。法人知我有备，其谋自沮。云南方拟加重越南货税，决不可行。重税能施之越人，不能施之法人。越人倘因此转嗾法人入滇通商，得以依托假冒，如沿海奸商故智，不可不虑。越南如果与法别立新约，中国纵不能禁，亦应使其慎重；或即指示机宜，免致再误。越南积弱，若不早为扶持，覆亡立待。滇、粤藩篱尽失，逼处堪虞。与其补救於后，曷若慎防於先。此不可不明目张胆以提挈者也。”疏入，多被采纳。

十二年，丁继母忧。十六年，仍授两江总督。十七年，命帮办海军事务。二十年，皇太后万寿，赐双眼花翎。日本犯辽东，九连城、凤凰城、金州、旅顺悉陷，北洋海陆军皆失利。召坤一至京，命为钦差大臣，督关内外防剿诸军。坤一谓兵未集，械未备，不能轻试，诏促之出关。时已遣使议和，坤一以两宫意见未洽为忧，濒行，语师傅翁同龢曰：“公调和之责，比余军事为重也。”二十一年春，前敌宋庆、吴大澂等复屡败，新募诸军实不能任战，日本议和要挟弥甚，下坤一与直隶总督王文韶决和战之策。坤一以身任军事，仍主战而不坚执。未几和议成，回任。坤一素多病，卧治江南，事持大体。言者论其左右用事，诏诫其不可偏信，振刷精神，以任艰巨。坤一屡疏陈情乞退，不许。

二十五年，立溥俊为穆宗嗣子，朝野汹汹，谓将有废立事，坤一致书大学士荣禄曰：“君臣之分久定，中外之口宜防。坤

一所以报国在此，所以报公亦在此。”二十六年，值德宗万寿，加太子太保。拳匪乱起，坤一偕李鸿章、张之洞创议，会东南疆吏与各国领事订约，互为保护，人心始定。车驾西幸，议者或请迁都西安，坤一复偕各督抚力陈其不可，请回銮。二十七年，偕张之洞会议请变法，以兴学为首务，中法之应整顿变通者十二事，西法之应兼采并用者十一事，联衔分三疏上之。诏下政务处议行，是为实行变法之始。洎回銮，施恩疆吏，加太子太保。

二十八年，卒，优诏赐恤。嘉其秉性公忠，才猷宏远，保障东南，厥功尤著，追封一等男爵，赠太傅，赐金治丧，命江宁将军致祭，特谥忠诚。祀贤良祠，原籍、立功省建专祠。赐其子能纪四品京堂，诸孙并予官。张之洞疏陈坤一居官廉静宽厚，不求赫赫之名，而身际艰危，维持大局，毅然担当，从不推诿，其忠定明决，能断大事，有古名臣风。世以所言为允。

论曰：曾国荃当苏、浙未复，孤军直捣金陵，在兵事为危机，其成功由於坚忍。铲其本根，则枝蔓自绝，信不世之勋也。屡退复起，朝廷倚为保障，以功名终。沈葆楨清望冠时，力任艰钜，兵略、吏治并卓然。其手创船政，精果一时无耦。后来不能充拓，且听废弃，岂非因任事之难其人哉？刘坤一起家军旅，谋国独见其大，晚年勋望，几轶同侪，房、杜谋断之功，不与褒、鄂并论矣。

列传二百一

李臣典 萧孚泗 朱洪章 刘连捷 彭毓橘
张诗日 伍维寿 朱南桂 罗逢元 李祥和 萧庆衍 吴宗国

李臣典，字祥云，湖南邵阳人。年十八从军，初隶王珍部下，后从曾国荃援江西，隶吉字营。咸丰八年，战吉安南门外，国荃受重创，臣典大呼挺矛进，追杀至永丰、新淦。国荃奇其勇，超擢宝庆营守备。克景德镇，复浮梁，皆为军锋。十年，从战小池驿，晋都司，赐花翎。进规安庆，战菱湖，逼贼屯，扼其北，国荃伤股坠马，臣典驰救以归。偕张胜禄、张诗日战枞阳，破援贼，水师得以进屯。十一年，攻安庆西门贼垒，陈玉成纠杨辅清数万人围官军数重，战至日中未决，驰告诸将曰：“事急矣，成败在此举！”臣典横槊前驱，与诸营合力决荡，贼大奔，斩首数千级，遂拔安庆，擢参将，赐号刚勇巴图鲁。

同治元年，从国荃乘胜下沿江各城隘，进军江宁，臣典会取丹阳镇，夺秣陵关，以总兵记名。军中疫作，李秀成大举来援，逼垒鏖战，国荃督阵，砲伤颊，臣典与副将倪桂节力卫之，桂节阵亡。贼方攻西路急，臣典曰：“此虚声也，请备东路。”既而贼果萃东路，参将刘玉春死之。砲弹穿壁墙如雨注，臣典死守，卒不能入。围解，加提督銜。二年，偕赵三元夜袭雨花台石城，束草填壕，缘梯将上，贼惊觉，燃砲轰击，军少卻。臣典搴旗大呼跃而上，诸军继之，掷火弹毁敌楼，城立拔，以提督记名。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。偕萧孚泗、张诗日等攻夺紫金山，又败诸校场，连克近城诸垒。三年，克天保城，江宁之

围始合。五月，克地保城。

六月，诸军番休进攻，贼死拒，杀伤相当。臣典侦知贼粮未尽，诸军苦战力渐疲，谓国荃曰：“师老矣！不急克，日久且生变。请於龙膊子重掘地道，原独任之。”遂率副将吴宗国等日夜穴城，十五日地道成，臣典与九将同列誓状。翼日，地雷发，臣典等蚁附入城，诸军毕入。下令见长发者、新薙发者皆杀，於是杀贼十馀万人。臣典遽病，恃壮不休息，未几，卒於军，年二十七。

捷上，列臣典功第一，锡封一等子爵，赐黄马褂、双眼花翎。命未至而臣典已歿，诏加赠太子少保，谥忠壮，吉安、安庆、江宁各建专祠。

萧孚泗，湖南湘乡人。咸丰三年，入湘军，从罗泽南转战江西、湖北，洊擢守备。六年，从曾国荃援江西，克安福、吉水、万安诸县。七年，克峡江，擢游击，赐花翎。八年，从攻吉安，贼出扑孚泗营，开壁奋击，毙悍贼多名。旋克吉安，擢参将。九年，江西肃清，擢副将。会攻太湖，十年春，大战小池驿，复太湖，孚泗功多，赐号勳勇巴图鲁。进攻安庆，战菱湖，孚泗於东路横壕倚水筑新营，会击屡破贼。分道攻安庆城外诸垒，贼援迭至，与城贼相应，更番扑官军营垒，孚泗等且战且筑垒，贼不得逞；又偕水师副将蔡国祥截获贼粮。八月，以地雷坏城，复安庆，以总兵记名。加提督衔，授河南归德镇总兵。

同治元年，国荃循江东下，孚泗为前锋，攻拔西梁山。会水师克太平、芜湖，破金柱关、东梁山，进克秣陵关、江心洲，乘胜逼江宁，以提督记名。李秀成来援，分党趋江心洲截运道，孚泗等逆击败之。贼攻孚泗后营砲台，相持十馀日，贼以地雷毁营墙，孚泗以火药数十桶掷轰，贼不得入。伺贼疲，孚泗与

彭毓橘突出夹击，踏平贼垒数十，赐黄马褂。二年，偕总兵李臣典袭克雨花台石城，追至上方桥，斩馘数千，又破秣陵关贼卡。夜袭上方桥，结筏渡河，扼双桥门，连破贼隘。偕彭毓橘纵火焚其桥，袭贼屯，擢福建陆军提督。三年，既克天保城，孚泗出鍾山北，於太平门筑三垒守之，绝贼粮道。

六月，进占龙膊子山石城，孚泗与李臣典筑砲台山上，距城仅十馀丈，积沙草高与城齐，作伪攻状，潜於其下凿地道。贼宵攻毁砲台，副将陈万胜战死，明日，会师逼城下，总兵郭鹏程、王绍羲复中砲死。及地道成，火发城圯，将士争登，贼掷火药抵拒，死仆相继。孚泗手刃退者数人，士气乃奋，尽从缺口入。李秀成匿民舍，孚泗索获之，并擒洪仁达。论功，赐封一等男爵，赐双眼花翎。寻丁父忧归。光绪十年，卒於家，优恤，谥壮肃。

朱洪章，字焕文，贵州黎平人。咸丰初，应募为乡勇，从黎平知府胡林翼剿新宁窜匪，又剿黄平榔匪，擒匪首刘瞎么，以功奖外委。四年，从林翼援湖北，会克岳州。从塔齐布攻武昌，破贼洪山，遂隶塔齐布军。战大冶、半壁山、田家镇、孔垅、小池口，攻九江，无役不从，以勇名。塔齐布卒，从周凤山。凤山败，隶毕金科。六年，克饶州，擢千总。金科战歿，代领其军。江西不给饷，张芾倚蔽皖南，资之，军始不散。又以会攻四十里街，他将败绩，被劾，降把总。九年，从曾国荃复景德镇，复官，以守备补用。遂从曾国荃部下，战绩始著。

十年，从攻太湖，解小池驿之围，晋都司。进攻安庆，争壕夺垒，斩刈甚多。十一年，克安庆，超擢参将，赐号勤勇巴图鲁。从国荃由皖东下，连夺沿江要隘，擢副将。进屯雨花台，江宁城贼出扑，屡击破之。及援贼至，大营被围，迭以地雷毁营墙，悍贼拥入，口衔利刃，匍匐而进。洪章督队发枪砲，掷

火焚烧，毙贼无算，伤亡士卒甚多，久之始解。洪章先以迭克城隘，以总兵记名，至是加提督銜。

同治三年，攻江宁久不拔，及开地道於龙膊子山麓告成，议推前锋。国荃召诸将署名具军令状，洪章署第一，武明良第二，刘连捷第三，其他以次署毕，共得九人。发火城崩，洪章率所部长、胜、焕字三营千五百人，从倒口首先冲入，贼仓猝从城头掷火药倾盆下，士卒死四百余人。洪章入城后，结圜阵与贼排击。诸将毕入，乃分军为三，洪章趋中路，直攻天王府之北，短兵巷战一日夜，搜斩逆酋尤众，赐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，无论提镇缺出，俟先题奏。初叙入城功，李臣典以决策居第一，洪章列第三，众为不平。洪章曰：“吾一介武夫，由行伍擢至总镇。今幸东南底定，百战余生，荷天宠锡，已叨非分，又何求焉？”

四年，授湖南永城镇总兵。光绪二年，调云南鹤丽镇，署昭通、临安、腾越诸镇。鹤丽地卑下，水潦常没民田，有新河泄水，通塞无常。洪章在镇，躬率士卒开濬数次，水患为纾，民感之。十四年，因病乞开缺，病痊，曾国荃调留两江，洪章凭吊龙膊子山，祭死士瘞所，国荃为树碑纪事。十五年，署狼山镇总兵。二十年，张之洞檄募十营防金沙卫。二十一年，卒於军。之洞疏陈战绩，称其收复江宁，功实第一。诏宣付史馆，从优议恤，谥武慎，附祀曾国藩、国荃、胡林翼专祠。

刘连捷，字南云，湖南湘乡人。以外委隶同族刘腾鸿湘后营，转战湖北。罗泽南荐诸巡抚胡林翼，檄领副后营，擢千总。咸丰六年，从腾鸿援江西，战瑞州，腾鸿中砲殒，连捷率所部攻城，拔之。为曾国藩所重，荐改文职，以知县留江西补用。从曾国荃克吉安，擢同知，赴安徽助剿，十年，大捷於小池驿，擢知府。由集贤关攻安庆，破援贼。十一年，复破援贼於集贤

关，克安庆，擢道员，赐号果勇巴图鲁。

同治元年，攻巢县东关，贼立石墙於罗星山，连捷率死士夜渡河纵火烧贼营，进克西梁山、濡须口，渡江克太平府、金柱关、芜湖，乘胜进军江宁。连捷军屯颜行，李秀成、李世贤纠大众来攻，以炸砲破营壁，连捷筑横墙拒之，常乘贼懈夜出破贼垒。及贼退，以按察使记名，加布政使銜。大营恃无为州通饷道，连捷率三千人往守，营城外石涧阜。二年，李秀成困以长围，军粮垂尽，彭玉麟劝突围出，连捷誓死守。彭毓橘来援，合击贼，走之，再复巢县、含山、和州，赐黄马褂。偕水师进攻九洑洲、下关。

三年，龙膊子山地道成，偕诸军冲入城。江宁平，以布政使记名，加头品顶戴，予骑都尉世职。湘军凯撤，曾国藩留连捷军三千人驻守舒城、桐城防捻匪。会霆营叛卒扰江西，连捷督军追剿，驻防吉安、赣州，会剿粤匪余党於广东嘉应州，尽歼之。连捷以伤病归，家居十载。光绪中，曾国荃抚山西，奏起连捷练军包头，从国荃移屯山海关，又从至江南治江防。十三年，卒，赐恤，赠内阁学士，建专祠，谥勇介。

彭毓橘，字杏南，湖南湘乡人。从曾国荃援江西，积功叙县丞。及进安徽，小池驿、菱湖诸战皆有功，又屡破援贼，累功擢知府。会诸军下沿江诸要隘，渡江克太平府、金柱关、芜湖，擢道员，赐号毅勇巴图鲁。

大军逼江宁，毓橘与诸将分路取丹阳镇、秣陵关诸要隘，夷贼垒数十，进攻雨花台石城，贼死拒未下。李秀成率众来援，大营被围。毓橘方染疫，力疾御战，伺懈出击，破贼垒。解围后，毓橘与刘连捷援江北，合水师连复江浦、和州、含山、巢县四城，江北大定。削平江宁附近诸贼垒，毓橘功为多。龙膊子地道火发，督军冲入，手刃退者。论功最，以布政使记名，

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

寻授福建汀漳龙兵备道，未之任，曾国荃疏调毓橘统湘军赴湖北，擒匪窜扰黄州、安陆，毓橘进剿，战比有功。同治六年，师次蕲水，毓橘率小队数百，周览地势，至麒麟凹，贼大至，被围，搏战，死伤略尽。毓橘马陷泥淖，被执，{匹马}贼被害。事闻，诏视布政使阵亡例议恤，建专祠，赠内阁学士，谥忠壮，加骑都尉世职，并为三等男爵。

张诗日，湖南湘乡人。咸丰五年，以外委随罗泽南战江西，克义宁。六年，改隶曾国荃军，克安福，战吉安。八年，复万安、吉水，超擢守备。九年，以克吉安及景德镇、浮梁，累擢游击。十年，援小池驿，复太湖、潜山，晋参将。

从攻安庆，率三营破援贼於枞阳。十一年，克安庆，擢副将，加总兵衔，赐号幹勇巴图鲁。同治元年，从克沿江要隘。及抵江宁，力守大营，破援贼。累擢，以提督记名。二年，屡破江宁城外贼垒，赐黄马褂。

三年，克天保、地保两城。方开掘龙膊子地道，李秀成夜自太平门突出来犯，又诈为官军，别从朝阳门东隅出，倡营纵火，诗日偕诸将力战卻之。地道火发，城崩，诗日率士卒登龙广山，夺太平门；复循神策门转战至狮子山，夺仪凤门。论功最，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。

四年，授直隶宣化镇总兵。五年，从曾国藩剿捻，破张总愚、牛洛红於西平，又败之万金寨，进攻双庙贼巢。贼以马队袭官军后，诗日分军回击，追败之洪河，又败之郾城、召陵。因伤发回籍，六年，卒。曾国藩疏陈诗日克复江宁，当西北一路，论功在李臣典、刘连捷、萧孚泗之次，优恤，谥勤武。

伍维寿，湖南长沙人。从曾国荃援江西，攻安庆，克沿江要隘，擢副将。夺雨花台、聚宝门外石垒，累擢记名总兵，赐

号毅勇巴图鲁。偕朱南桂破神策门，入城，率马队追逸贼至湖熟镇，擒斩贼酋李万材等，以提督记名，赐黄马褂，予骑都尉世职。六年，授陕西汉中镇总兵，调甘肃宁夏镇，光绪元年，卒。

朱南桂，湖南长沙人。罗泽南旧部，转战两湖，积功至副将，赐号勳勇巴图鲁。同治元年，解金柱关围。二年，克薛镇、博望镇，以总兵记名。及克江宁，南桂先破神策门月城，梯而入，赐黄马褂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寻授河南归德镇总兵。五年卒，赐恤，谥勤勇。

罗逢元，湖南湘潭人。由武生入伍，从剿广西。曾国藩治水师，充营官，转战湖北、江西，累擢副将。继从曾国荃克安庆，以总兵记名，赐号展勇巴图鲁。进克沿江要隘，抵江宁，还守太平，屯金柱关。贼酋陈坤书大举来犯，逢元坚守，屡战，以少击众，擒斩逾万，以提督记名。及克江宁，由南门旧陷口梯登，赐黄马褂，予云骑尉世职。以伤发假归，光绪四年，卒，赐恤。

李祥和，湖南湘乡人。初从罗泽南，积功至游击。嗣从曾国荃，克吉安，复安庆，累擢副将，赐号著勇巴图鲁。同治元年，从大军进江宁，力守大营，破援贼，以提督记名。三年，攻克地保城，先登，筑砲台俯击城中，地道始成。论功，赐黄马褂，予云骑尉世职。四年，授安徽寿春镇总兵，从刘松山赴陕西剿捻匪。六年，战洛川大贤村，中砲阵亡，赐恤，谥武壮。

萧庆衍，湖南湘乡人。应募入湘军右营，转战江西、湖北，积功至副将。克太湖、潜山，以总兵记名，赐号刚勇巴图鲁。同治二年，援江浦，复含山、巢县、和州，加头品顶戴。三年，渡江会攻江宁，克上方桥，进鍾山，筑三垒太平门外。城破，於缺口冲入，夺朝阳、洪武二门，赐黄马褂，予云骑尉世职。

吴宗国，湖南长沙人。以勇目从剿湖北，累擢守备。同治元年，从曾国荃沿江东下，迭克要隘，功多，累擢参将，赐号资勇巴图鲁。二年，破聚宝门外上方桥、江东桥各贼垒，会水师破九洑洲、印子山贼巢，擢副将。从李臣典重开地道，城贼防益严，砲弹雨下。宗国手藤牌，持长绳，冒砲弹，狙行而前，抵城下测丈而返，始兴工开掘。大功克成，以提督记名，予一品封典。五年，偕提督郭松林剿捻德安，战罗家集，中伏，歿於阵，依提督例赐恤，予骑都尉世职。

论曰：洪秀全踞江宁十有馀年，曾国荃於苏、浙未定之先，孤军直捣，城大援众，事势綦难。及援贼既破，困兽之斗，人人致死，历两年之久，竟蕝大功。固由指挥素定，而在事诸将，同心效力，奋不顾身，其勇毅之烈，纪太常而光紫阁，无愧色焉。掇其尤者著於篇。